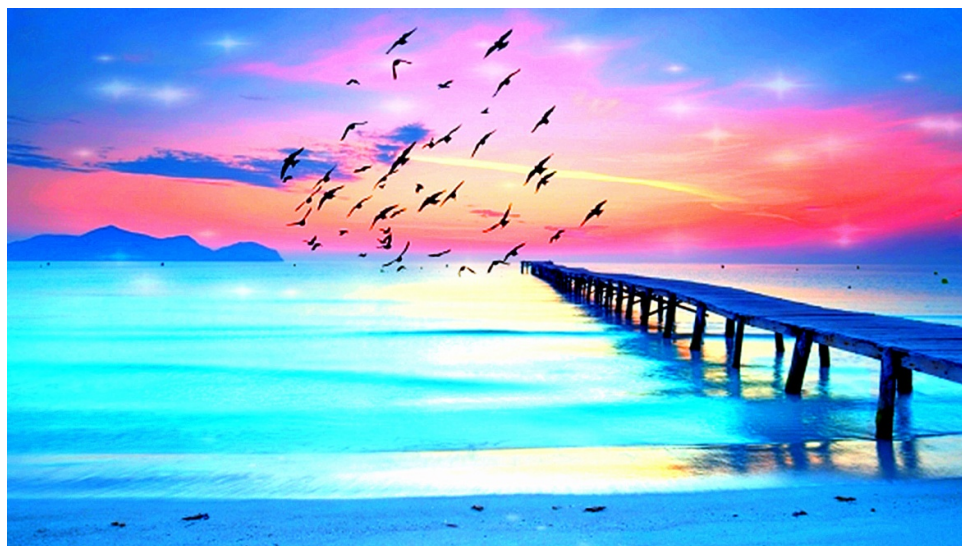


庞进文集第十卷

# 天地豁然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散文、随笔、评论等一百一十五篇，二十八万多字。书中有对生活的达观乐享，有对亲友的深切怀念，有对山水生物的艺术审美，有对文学事业“齐合天地自然，融渗社会斑斓，抒发美妙情思，成就人生璀璨”的功能定位，有对过往工作的价值检阅，有对智能时代的分析展望，有学者方家的肯綮评论；尤其是《生命的意义》《神，道，如来》《被麻醉后的清醒》《灵魂的着落》《依伦与由自》《做自己的知音》诸篇，“通透”地表达、阐发了作者多年来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庞进 作家、龙凤文化研究专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http://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十卷

# 天地豁然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十卷

## 天地豁然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10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8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68: 00



# 目录

- 一捧霞光飞彩梦/1
- 生命的意义——在先卓书院“天下大同”第五次研讨会上的发言/4
- 神，道，如来/6
- 被麻醉后的清醒/9
- 灵魂的着落/11
- 从复活节说到宗教观/15
- 想得美/17
- 普世价值与精神乌托邦/18
- 通透/21
- 依伦与由自/24
- 疫情下的思考/28
- 人类能活足自己的天年吗？ /31
- 悟的解析/33
- 做自己的知音/35
- 我属猴/38
- 快乐到老/39
- 我活着，我快乐/41
- 幸福感/44
- “空念远”与“眼前人” /47
- 老规矩与新规矩/48
- 小康时代的道德基准/50
- 庞氏八大预言/52

一走极端，就不客观/ 54  
雨丝风片/56  
  
舞动的绿意/67  
再访何村/69  
记忆阎良/72  
厚土康庄道/74  
樊尧村的一张合影/76  
祭父文/82  
母亲逝世二十周年祭/84  
看电影的故事/85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88  
为新人写感言/90  
仙女陪我过生日/91  
桃核雕/93  
一日钱事/94  
悼念陈祖芬/96  
记在陈忠实去世后/98  
梦见陈忠实与智能机器人的解析/100  
悼念袁鹤年先生/102  
怀念作家张鹰/104  
漫天飘雪祭友人/105  
  
浮光掠影看台湾/107  
同源桥/111  
毛泽东奶茶与蒋介石特调/113  
柏瑞/116  
兰菲小溪/119  
溪韵/121

在加拿大吃“西安羊肉泡馍” /124

纯正的西安味/127

焰火/129

天车/131

行走的脚步/134

采蓝梅/137

多伦多的雪/140

春天的花儿/142

天空是星星的学校/144

亲密接触及其他/145

好莱坞的关键词/147

温馨的婴儿车/150

空中：十八个小时/152

在多伦多吃冷面/153

蚂蚱菜合/154

脊腹部被挖空的猪/156

门饰上的爱巢/157

饥饿的浣熊/158

看鱼/160

放蜂/162

叶说/163

赏花二得/165

雕像/166

“过日子”的需要/165

枫国短章（八则）/169

栾菊杰与和平之剑/175

枪支暴力何日休/175

清明：嘉言善行/180

屏声墨语祭英魂/182  
加拿大排华法案百年反思/184  
拥抱智能时代/185  
为 ChatGPT 起中文名/190

陕西文化名人因何出类拔萃/194  
我与西安报业的缘分/197  
我与《今日西安》海外专刊/202  
终生的感念/207  
龙心一捧热/209  
向 2022 挥挥手/211  
挥手跨年槛/213  
《中国字赋》发表后/215  
让灵魂飞翔到高处/217  
妙然/218  
屎与诗及超越界/221  
贺彘蛇先生出诗集/223  
城市语言微诊/225  
鸟不关羽张飞易/226  
月牙与琵琶/228  
答瓦库十二问/230  
文学的力量——在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232  
奖字/235  
有意思的奖/237  
点燃梦想 灿烂华章  
——在“我的青春我的梦”全球征文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239  
展示的话题/240  
显摆的世界/243  
我述故我在/245

我的创作起步——在安阳师范学院的演讲（节选）/247

在庞进文学研讨会上的致谢辞/250

文学使生命星空璀璨/251

食粮/255

我说庞进散文（肖云儒）/256

灵魂在理性的原野上寻觅——评庞进散文的美学追求（常智奇）/258

在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方英文）/260

庞进的人格魅力（杜书文）264

业余作者心目中的庞进先生（郑义林）/267

山高水长相对言——答《西安之子网》主编张星利问（张星利）270

《庞进文集第十卷·天地豁然》后记/277



# 一捧霞光飞彩梦

1986年11月，我而立之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首题为《三十岁》的诗，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曰：“三十岁是一根绷紧了的弦 / 三十岁是一张饱满的帆 / 三十岁是一支锋利的剑 / 三十岁是一株挺立的杉 / 三十岁一切刚开始 / 三十岁一步一重天”。

今天，写这篇文章时，我让当下流行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程序）将这首诗评了一下。其评曰：“这是一首描述三十岁生日的诗歌。整首诗充满了青春、活力、自信和决心。作者用绷紧的弦、饱满的帆、锋利的剑和挺立的杉，形象地表达出三十岁时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

2016年，我花甲之年生日时，我在自媒体上发表了一段话：“今天对本人而言，是需要感恩父母、感激亲友关怀支持，感谢身体各器官敬业、安全运行六十整年的日子。撰发《终极关怀与宇宙力、灵魂力、龙》一文，以为标记和继续健行之励。”

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龙是中华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化，是灵魂力与宇宙力之间的中介。龙具有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可朽。人都有灵魂，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至高境界，即解决终极问题的必要条件。而强健灵魂力，就要在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三个方面下功夫。——我的这个说法，可谓为人类解决终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今天凌晨梦醒，看手机朋友圈一网友发的一段题为“君莫舞，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的视频，说宇航员们在遥远的外太空看地球，大都会产生“压倒性的负面情绪”即“巨大的悲伤感”。为什么呢？因为在浩瀚无限的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极其渺小且孤独的“黯淡的蓝点”，而这个“蓝点”迟早要毁灭，人类只不过是“那一缕阳光中停留过的微尘”，当大限到来时，人类的所有名利、功过、争执与分歧都烟消而云散。

这使我想到了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缘起性空”。上述视频所表达的，属于“性空”。的确，以宇宙的视界看，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都是刹那生灭的存在，地球、人类不过是微尘一闪而已。然而，还有“缘起”，即种种因缘使我们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地活了这么一个时间段。“性空”是无限，“缘起”是有限。无限，我们决定不了；有限，我们却可以活得有感有情、有思有愿、有趣有味。那么，我若是宇航员，到了外太空后，我会有“巨大的悲伤感”吗？我想我不会有，即使有，也会很短暂。因为我明白：再悲伤、再忧怨、再凄凄惨惨凄凄、再乌云翻滚，有限人类依然人类有限，浩瀚宇宙依然宇宙浩瀚，况且地球还远未到毁灭的时候。既然如此，如此既然，我们何不因幸运地活了这么一段，而感恩宇宙、珍惜缘起、把握当下，活得襟怀坦荡、高兴快乐、阳光灿烂呢？

几十年来，我不能说没有悲伤忧戚之时，但大多数时光，我都可以说是以上述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世界，把能做的、当做的事，尽心尽力地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从而幸福感满满、趣乐多多。比如最近做的几件事，就让我愉快有加：

一是应约撰成了论文《铜梁龙与中华龙的渊源研究》，铜梁方面要求写八千到一万字，我写了两万多字。此文考察、析理了铜梁龙与中华龙的关系，认为铜梁龙的奠基、萌发、成长、昌荣四个阶段，分别与中华龙的成型期、强盛期、延展期、复兴期相对应、相契合。铜梁龙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我任主编并主写、多位学者参与、出版社投入强将精兵、悉心打造多年的近百万字的《中华龙文化》（分上中下三卷）一书到了接近付梓阶段，出版社发来为该书设计的封面，以紫红色为底色——在中国传统里，紫红色是尊贵的颜色，所谓“紫气东来”，且用了我的一个比较洒脱、大气的书法龙字。

三是完成了《创造论》一书的润色、修订。此书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创造现象，是我的多有发现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撰写、出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依然觉得有再版的价值。恰逢功能强大的 ChatGPT 面世，于是想到请 ChatGPT 翻译，出一个中英文对照版的《创造论》，作为本人文集的第一部。这是一件与时俱进的工程，令我颇有创造力、喜悦感。

好了，打住，权以本人的一首《七绝·时雨》为结：“甘霖扑面洗瞳睛，走雾行云漫步轻。一捧霞光飞彩梦，风铎悦耳倍惜生。”

（2023 年 4 月 26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生命的意义

## ——在先卓书院“天下大同”第五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 一、相对性

“生命的意义”这个话题，只能是相对的，即只能是相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而言的。离开了生命现象，就无所谓有意义或无意义。比如，对浩瀚无限的宇宙而言，银河系、太阳系、地球，都是有生有灭的。有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就有地球上的生命；没有了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也就没有了地球上的生命。就说这地球吧，某一天某一刻，啪地一声碎成了粉末，地球上的一切都变成了微尘，还谈什么生命的意义！而这一天这一刻，是迟早会到来的。所以，可以这样讲，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的有无是无所谓的，地球上的生命，以及意义有否，更是无所谓的。

### 二、存在性

当然，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一下子还毁灭不了，也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还会存在好长时间，那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性了。存在性也就是延续性，通俗地说，就是活着、活下去，即生命的使命是使生命延续到最后毁灭的那一刻，而不要在毁灭的那一刻到来之前就呜呼哀哉了。人类的生命是地球生命的组成部分，那么，人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类的生命延续到银河系、太阳系、地球毁灭的那一刻，而不要在那一刻还没有到来之前就结束了。如果把人类生命延续到银河系、太阳系、地球毁灭的那一刻称作活够天年的话，人类生命是有可

能在未活够天年的某个时候，就因人类自己的原因而中途夭折的。比如，人类破坏了生存环境、自己造出了消灭自己的武器，等等。

### 三、正义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人类生命的第三个意义：正义性。什么是正义？简约地说，正义就是正确的含义，就是事物的适当性。对人类生命而言，正义就是有利于人类活够天年的道理和做法。也就是说，有利于人类活够天年的道理和做法，就是正义的；不利于人类活够天年的道理和做法，就是非正义的。这里至少可以提三个基本准则：福生、谐天、适度。福生就是造福于、有福于生命，包括既造福于、有福于自己的生命，也造福于、有福于自己之外的其他生命；谐天就是与天，即与自然界相和谐；适度就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各种参数、各种矛盾调整到刚刚好的程度。那么，就可以这样讲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福生、谐天和适度。你的言行是福生、谐天、适度的，你就是正义的，你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你福生、谐天、适度的事情做得越多，你的生命意义就越大。相反，你的言行是不福生、不谐天、不适度的，甚至是祸生、害天、极端的，你就是非正义的，你的生命就是小意义或无意义的。

（2019年5月26日于西安）



## 神，道，如来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是电视剧《天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也可以说是该剧力求达到的一个思想高度。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西方基督教讲的神即上帝，就是中国道家讲的道；道就是道自己，就是佛教讲的本来如此的宇宙万物的本性。

《天道》的主创者，试图用“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话，概括“基督教、道家和佛教的精义”，从而把三者贯通在一起。

先说“神即道”。“即”在这里是“就是”的意思。基督教将上帝说成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本原、创造者；道家将道说成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本原、生发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上帝和道具有等同性。但是，在基督教的定义中，上帝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本原、创造者，还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如此定位上帝，便带来一个逻辑悖论：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那么，上帝就要为世间的一切罪恶和灾难负责；如果上帝是世间一切罪恶和灾难负责者，那么，上帝也就不是全知、全能、全善了。对此问题，有一个叫约翰格林特的学者作了如下推论：

倘若上帝全知，则他必然预知了世上可能发生的任何罪恶和灾难。倘若上帝全能，则凡是上帝预知可能发生的任何罪恶和灾难，他必然有能力预先阻止。倘若上帝全善，则他必然不愿意看到世上发生任何罪恶和灾难。倘若上帝全知、全能、全善，则他必然预先阻止世上将要发生的任何罪恶和灾难。这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世上就不会有罪恶和灾难。但是，世上的确有罪恶和灾难不断地发生。因而可证：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不存在。

对道家讲的道，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道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道自本自根，化演万物；道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对这样的道，道家没有作全知、



全能、全善的定位。对道而言，不存在预先阻止世上将要发生的任何罪恶与灾难的问题。也就是说，道不为世上发生的任何罪恶和灾难承担人类社会通行的，或人类认为应该具备的道德责任。对此，《道德经·第五章》有经典表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天地是不讲仁慈的，对待宇宙万物就像人们对待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那样。”刍狗在完成使命后，就会被丢弃，任其坏灭。

显然，中国道家讲的道，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不能完全画等号。两者的区别在于：上帝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定位，道没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定位。因而，“神即道”的说法，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说对，也不能说全都说对了，总体上可以说说得不够准确。

再来看“道法自然，如来”。“道法自然”语来自《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理解为：“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自己效法自己。”也即从人可以追源到地，从地可以追源到天，从天可以追源到道，而道是究极存在，自己是自己的根源，追源到道就追到根上了，不能再追了。“如来”，是佛教用语，其意思可简要地理解为“本来如此”，即宇宙万有的本性本来就在那儿、就是那个样子。

对宇宙万物本原的追溯，属于哲学本体论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和道家的道都有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的意义。而佛陀，在初创佛教时，回避了对宇宙万物本原的追溯。他天才地觉悟到，宇宙万物都是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化转不住的，所谓“缘起性空”“万法皆空”。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无常、无自性、非恒定。在佛陀看来，宇宙万物的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化转不住、缘起性空，前无始，后无终，无量地、时时刻刻、永永远远地都在进行中。因此，所谓的本体论、形而上、第一因等，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因而是无法探讨、无需探讨的。

显然，“道法自然”与“如来”是有区别的：“道法自然”说直接涉及到了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如来”说对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保持缄默，没有直接应对，只讲宇宙万物的本性是所谓的“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佛教讲的“空”，具有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沿的无限性。佛陀显然觉悟到：人类和人类面对的一切，和那个无始无终、无边无沿的“无限”相比，都是极其短暂、极其渺小，且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化转

不住，可用一个“空”字来定义、来言说的。也就是说，佛陀用一双“无限”之巨眼，看“空”了有限。也可以这样说：当佛陀睁开一双“无限”的巨眼后，一切的“有限”都“空”了。而一涉及“无限”，事实上已涉及到了本原。因为，探讨本原就意味着探讨“无限”，同理，探讨“无限”也意味着探讨本原。基督教的上帝、道家的道，实际上都是人类以极其有限，想象、猜测、探讨极其无限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上帝（在排除了全知、全能、全善的定位之后）、道，和“无限”是同义词，“无限”就是本原。

总之，“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话，显示了该话讲出者将基督教的上帝、道家的道、佛教的如来三者相贯通的愿望。此三者各有各的理路、旨趣，虽然不是简单地画等号的关系，却能够引人作深入的关联性思考。

（2022年12月5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被麻醉后的清醒

2021年冬天，我做了一次肠镜检查。按约定时间，到了一个医疗机构，填表，换衣，等候……随之被推进手术室。大夫问了问我的情况后，有护士将麻醉剂注入我的血管。于是，我眼睛合上了，什么都不知道。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的眼睛忽地睁开了，发现已被推出了手术室，说检查已做完了。这次检查最让我震动的，倒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检查结果，而是医疗器械进入我腹肠内时，我竟毫无知觉！于是想到，人去世后，大概就如同这打了麻醉剂睡了过去，区别只在于麻醉剂的效力退去后我醒了过来，而一旦真的去世，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这次体验让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人去世了，就意味着人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感觉了，也即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与你没有关系了。人是由许多种元素因缘聚合而结构成的极为复杂的有机体，其中起核心、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大脑。大脑若处于工作状态，人就有知觉、有意识、有思想、有精神，从而“活着”。大脑若停止工作，人也就没有了知觉、意识、思想、精神等等。随之，构成人体的诸多元素也就消散、分解、转化了。麻醉剂可以使人的大脑暂时不工作，死亡则是大脑永远的休息。

第二，既然人去世意味着大脑永远休息，构成人的诸多元素都消散、分解、转化了，也即有知觉、意识、思维、精神的生命整体性地归于“无”了、不存在了，那么去天堂、净土、仙境，从而得救、超生、转世、成神、成仙等等，也就只是一些说辞，没有办法验证了。

第三，既然是一些无法验证的说辞，为什么还能够堂而皇之的出现，且有多人相信或愿意相信呢？两个字：贪、怕。贪是贪恋。你看，活着多好啊！有看不尽的景色、有吃不清的食品、有历不完的情事，去世了就再也品享不到了，于是就希望继续活着、永远活着；即使在这个地球上不能活了，也能到另一个空间如天堂、净土、仙境等等活着。怕是惧怕。怕活着时遭遇痛苦，怕去世的时候痛

苦，怕去世后依然痛苦。正是贪和怕，使人间有了上述说辞，以及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当然，与贪和怕相关，还有一个慰，即慰藉心灵（认为肉身死而灵魂不灭，需要出路和着落）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另文讨论。

第四，贪和怕根源于何呢？贪，是内心产生的期愿占有超过本身生存基本需要的目的物的欲念，简言之，贪是一种欲念。怕，是内心对物或事的不可预见性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或者影响超出或者可能超出自己本身的承受范围时所表现出来的本能反应，简言之，怕是一种内心反应。这里的“内心”，其实指大脑，故可以说，贪和怕根源于人的大脑，是大脑思维即“想”的产品。

第五，“解铃还得系铃人”。人要去贪除怕，就要从大脑思维即“想”入手。具体讲，就要想透彻、想明白。针对贪，你要想，你受孕坐胎的时候，有成千上万个精子，唯有你，成功地钻进了一个卵子里；在你出生之前和成长的过程中，有多少生命已先你而去，而你还活着，并参与了生命链条的延续和世相的丰富：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维系你生命存在的营养物是一个常数，超过常数的追求和占有一定会伤害到你的生命。针对怕，西哲伊壁鸠鲁讲得好：“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已不存在了，还怕个什么呢？你要想，死是最公平、最“共享主义”“人人有份”的事情，地球上的任何人、任何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甚至地球、太阳、银河系都会爆炸、湮灭、化转，在宇宙中微尘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你，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呢？至于临终前的痛苦，当代医学已有多种办法，况且，怕与不怕结局一样，不如不怕。

第六，我们现在还能思考、讨论活着与死亡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大脑还在工作之中，也即我们还活着。至于死亡的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以怎样的方式到来，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就应当珍惜还活着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分分秒秒，把该做的、能做的、体现自己生命价值的事做到自己的最好，甚至做到别人做不到，并尽情地品味、享受活人、做事的幸福和快乐。到了真的该告别的时候，我们就坦然地、笑笑地道一声：“美轮美奂的世界、至亲至爱的人们，我活过了，要走了，请接受我的感谢和祝福！”

（2022年10月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灵魂的着落

窗外，初冬的雪花正纷纷扬扬地飘落，屋顶、树枝、草坪……皑然琼白。

我打开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微信群，看到了近期栏目“朝花夕拾，围炉聊冬”主持人“谷中的百合花”发的《篇头语》：“……春季耕种、夏季生成、秋季收割、冬季储藏是自然界的运作规律，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把人的一生用春夏秋冬来划分的话，我们这些过六奔七的人，的确已进入或接近进入生命的“冬天”了。当然，只用“储藏”二字来概括“生命之冬”，好像不够确切，我们在“生命之冬”里，不是照样可以“耕种”“生成”“收割”吗？人生整体上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但人有大脑，擅思维，具有“主观能动性”，这便使人还不能与一棵树、一只蚂蚁、一片雪花完全画等号。

近两个月前，“谷中的百合花”在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微信群，主持了一期题为“如果生命即将抵达终点”的栏目。我为该栏目提供了一篇《被麻醉后的清醒》。我写道：“人去世意味着大脑永远休息，构成人的诸多元素都消散、分解、转化了，也即有知觉、意识、思维、精神的生命整体性地归于‘无’了、不存在了，那么去天堂、净土、仙境，从而得救、超生、转世、成神、成仙等等，也就只是些说辞，没有办法验证了。”文章发表后，有读者发帖说：“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有天堂和地狱两个去处，不是你所说的什么都没有了！”我回复说：“这是信仰层面的问题，我另写文章讨论。”

灵魂是什么？人有没有灵魂？对这两个问题，比较科学的解释是：灵魂即思想意识，是大脑的综合功能和产物；人有大脑，故人有灵魂。宗教化的解释是：灵魂是神（造物主）赋予的居于人或其他物质躯体之内并对之起主宰作用的无形精髓。两种解释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灵魂是随着自然进化与人一起产生的，有人就会有灵魂，也只有人有灵魂。后者认为灵魂源于神（造物主），不光人有灵魂，人之外的其他物质躯体也有灵魂。

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对这个问题，无神论者认为：人死即大脑死，大脑死了就不再有了思想意识了，故也就没有了灵魂，简要地说就是人死魂亦死。有神论者认为：灵魂既然来自于神，就可脱离躯体而独立存在，故人死而魂不死。这不死的灵魂去了哪里呢？各种宗教各有其说法。东方的佛教认为，人死后，脱离肉身的灵魂会按其生前因果，轮回转世于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等“六道”；或者往生“净土”（极乐世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是上帝赋予的，人死后灵魂与肉身相分离，肉身留在尘世，灵魂则在通过上帝的审判后，或上天堂享受永福，或下地狱接受惩罚。

我曾言有神论者关于灵魂去向的种种说法，都无法验证。这是事实判断了。但若要问关于灵魂去向的种种说法有没有用，就是价值判断了。回答是什么呢？两个字：有用。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死亡都伴随着太多的痛苦、折磨、纠结、挣扎、无奈和不舍。因此，临终关怀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能在生命倒计时时精神发生超越，即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灵魂有一个美好的去处，那对即将辞世者而言，就是足以减轻痛苦、消解死亡恐惧的心理安慰了。

因此，我说人死后的灵魂去向问题是信仰层面的问题，不是科学层面的问题。鉴于这样的认识，我在研究龙文化、提出龙道信仰时，就思考过如何在各种宗教的已有方案之外，为人类灵魂的归宿，提供一个新的基于中华龙文化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方案可简略介绍如下——

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灵魂力是由人的灵魂，即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构成的力。灵魂力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尽管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却受着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及人的肉身的束缚和框限，是有限的力。

龙是宇宙力的代表，是灵魂力与宇宙力、可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人们敬畏、崇拜龙，实际上主要是在敬畏、崇拜宇宙力。龙的形象，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对宇宙力力赋予的一个由自然界诸多动物的身体部件和各种天象的功能形态组合起来的形象而已。人使宇宙力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将人的理想、



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赋予到龙的身上，这样，龙就一身二任，成为宇宙力与人的灵魂力之间的中介，也有了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地球之外的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次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人都有灵魂，即人都有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等，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差别只在于强与弱。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即能够引起龙关注、重视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超越界，即解决终极问题的必要条件。

强健灵魂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信力是信仰的力量，慧力是智慧的力量，德力是道德的力量。灵魂力由信力、慧力和德力结构而成。

坚定信力就是要坚信宇宙力、灵魂力、龙的存在；坚信通过淘漉、熔炼、萃取、正当地运用慧力，修养、提升、践行德力，灵魂力就能够得到不断地强健；坚信龙能够接纳、承载、中介人的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框限，到外空间去，与宇宙力汇合，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正用慧力就是要对通过学习、借鉴，以及“开悟”而获得的智慧，进行淘漉、熔炼、萃取，然后正当地运用于成就自己、造福众生、文明世界的事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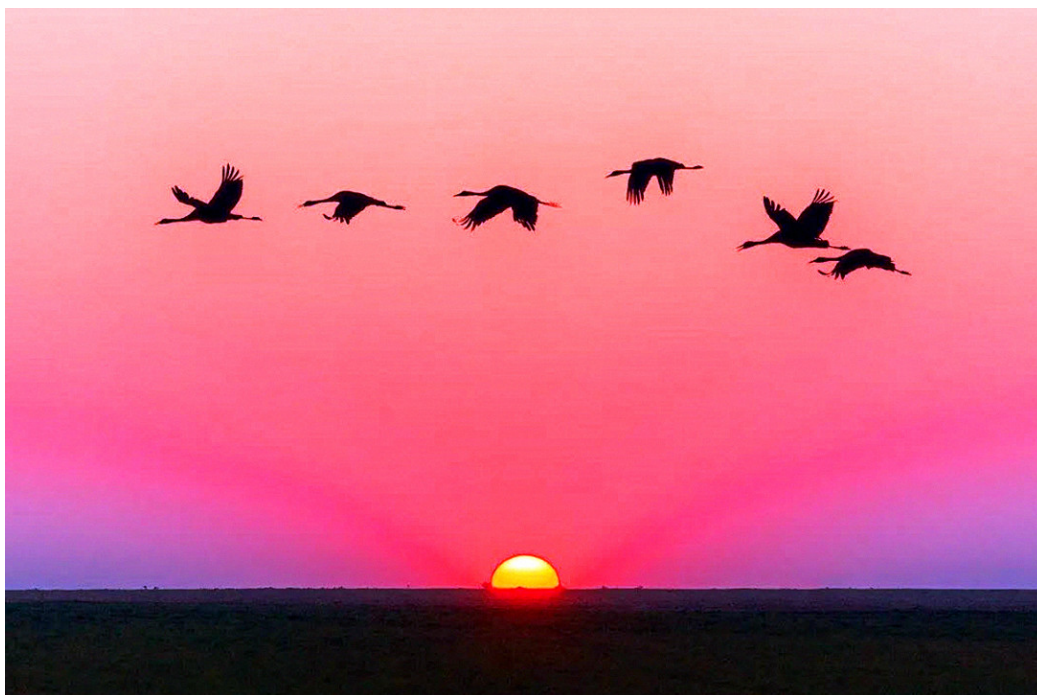
修行德力就是要修养、提升、践行道德的力量。具体讲，就是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要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自性”，遵循“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总之，人的灵魂的至高境界、终极归宿在地球框限之外的宇宙空间，抵达的方式是通过龙的中介，使足够强健的灵魂力与宇宙力相汇合，而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则是强健灵魂力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功夫。

如此这般，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在解决终极关怀，即解决超验的信仰问题、

使灵魂得以安妥方面，就多了一个选择项。当然，我提供的这个方案，是我“想”出来的。其实，人类关于灵魂归宿的所有方案，天堂、净土、仙境等等，都是人脑思想的产物，没有例外。

（2022年11月1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从复活节说到宗教观

已过去的4月7日，是 Good Friday，即耶稣受难日，这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公元30年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死亡的日子。4月9日，是 Easter，即复活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在复活节期间，基督徒们通常会参加特别的礼拜、仪式、庆祝活动，如教堂集会、唱诗班演唱、祷告、圣餐、彩蛋、兔子，等等。那么，在这里，笔者首先向广大基督徒表示节日的祝福。

加拿大是一个推崇多元文化的国家，这个多元文化就包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加拿大的宗教信仰者中，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占比例最高，达总人口的59%，接近六成。其他，还有信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锡克教、道教者，等等。加拿大华人信教的情况也比较多样化，涉及到多个宗教。

关于宗教信仰，话题很多，笔者这里只讲一点，即信仰自由。包括加拿大、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宪法里，都有保护个人信仰自由的条款，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当然，也包括可以自由地不信仰任何宗教。

大家知道，一些宗教具有排他性，即认为本宗教的所信仰的神是唯一的、正确的，其他的信仰都是错误的或虚假的。这样的排他性笔者是不赞赏的。

在浩瀚、无限的宇宙中，我们人类是极其渺小、有限的存在。然而，极其渺小、有限的人类，却是长大脑、会思维的，于是，人类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渺小和有限，总想探讨、猜测、认知、理解那浩瀚的无限，让那浩瀚的无限帮助自己活下去、活得好一些，甚至活到无限。于是，就给浩瀚的无限以各种各样的定位、名称、说辞，这样，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就是说，各种宗教，说到底，都不过是渺小、有限的人类，对浩瀚无限的探测、理解、愿望、欲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的目的是是一致的、追求的实质是相同的。既然目的一致，实质相同，那么，在信仰问题上，大家就是平等的，或应该是平等的，就没有必要排他、对立，以至于发生冲突，甚至暴力、战争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

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就是十二个字：信仰自由、互尊互鉴、和平共行。

CatGPT 评上述观点：这是一种包容、开放、和平的宗教观点，它认为各种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对浩瀚无限的探索 and 追求，因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以和平共处为目标。信仰自由是指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并且不受其他人的干扰和强制；互尊互鉴是指各种宗教信仰应该互相尊重、学习和借鉴彼此的优点和长处；和平共行是指各种宗教信仰应该和平共处，避免排他和对立，促进和谐共生。这种宗教观点强调了人类的共同点，以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为出发点，超越了宗教信仰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宗教观点。

（2023 年 4 月 10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想得美

加拿大华人超市门口常有免费赠阅的中文报纸。那天拿回一张《真理报》，上面有一篇题为《宇宙中有一位真神》的文章，里面讲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说的是某国在广场筑坛，宣传无神论。一位天文学博士率先上台，说他用望远镜观察宇宙二十年之久，从未看见过什么神。“所以，神一定是没有的。”接着是一位医学博士上台，说他曾解剖尸体百具以上，细察各部，从未发现有灵魂寄托之处。“所以，灵魂一定没有。”两位博士的讲演都获得了掌声。后来，一位老太婆走上台来。他先问天文学博士：“你用望远镜望了二十年，你望见过风吗？它是什么形状呢？”博士摇头。老太婆说：“你用望远镜望不见风，不能说世上没有风。同样道理，你用望远镜望不见神，就能说没有神吗？”接着她又问医学博士：“你爱不爱你太太？”博士答：“爱。”老太婆说：“请你把你解剖人体的刀子给我用用，我要把你的肚子剖开看看，你爱你太太的那个‘爱’在哪一部分，在肝里呢？在胃里呢？还是在肠子里呢？”博士语塞。于是，哄堂大笑……

双方的说法都有问题。对持无神论的两位博士而言，的确不能用肉眼没有看到就妄断说不存在。不光风和爱，原子、电子、基因、染色体，等等，肉眼都看不见，能说它们不存在吗？对持有神论的老太婆而言，虽然将博士问住了，却也不能准确说出那个“神”藏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将那个“神”请到台前来现身说法。传教的人常常讲所谓的“神迹”，如盲者闻某言突然复明，瘫者听某音即刻起行，等等。说是那样说，有谁亲眼见过？我几次见一些身患残障的人士或自摇坐车，或被人推着进入教堂，如果真有所谓的“神迹”，何不让这些人当即残消障除，与健康人一样昂首阔步？

我这么说，或许有人会说：“看来你是不相信有神喽。”非也，我相信有神，但这个神在哪儿呢？在人们的“心”里，即信念里，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么，什么是信念呢？有人说，“信念是内心深处的意象，是一个人根据自己从

出生到现在累积的一种对事物的固有的看法和思维。”剥离带“的”字的定语，突出主语谓语，那么，信念就是意象，就是思维，就是“想”。

对了，信念就是“想”，而对神的信念，说到底，就是“想得美”。自己是带罪之身，但你别怕，有神来救赎呢；在地球上活得很窝囊、很苦难，别懊丧，有天堂等着你呢；生活中诸多不公平，没关系，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呢。不去天堂也行，还有莲台净土，还有瑶池仙国，这些美得不能再美的地方，都向你开着方便之门呢……而事实却是：天堂，净土，仙国等等，都属于人们的想象，也都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去过这些地方。

不要以为“想得美”只属于有神论者，无神论的滔滔人流中，“想得美”者大有人在。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就想过创建人人劳动、取消特权、没有差别的“实业制度”；英国的欧文想过并打造过“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什么“公社”；中国的伟人更是“想得美”，于是，轰轰烈烈地推行“大跃进”，大张旗鼓地带领全国人民“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想得美”也不仅是思想家、政治家们的专利，一般老百姓也常常会“想得美”。有个成语叫“黄粱美梦”，说的是古代有个叫卢生的秀才，进京赶考，途中入睡于邯郸某村客店。于是，梦中娶高贵美丽的姑娘为妻，进京则考中进士，官拜宰相，一直活到八十多岁，且荫及子孙。且莫笑话这位穷秀才，当今的人们，又有哪个敢说自己没有做过又香甜温柔的“白日梦”、没有产生过类似于卢生“做梦娶媳妇”式的“性幻想”，以及“官幻想”“财幻想”“福幻想”“寿幻想”呢？

朝深处想，“想得美”实源于人的生理结构和心理遗传，因为人长了个低等动物不具备的脑子，长脑子就是要“想”，而一“想”，往往就“想得美”。尽管有时也意识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美，但还是要朝“美”处想。这样看来，“想得美”竟是人的生存方式了，是人，都可能“想得美”。

“想得美”有可能造成可怕的灾难，如西方某些宗教团体的“集体自杀”；有可能变成进步的动力，如蒸汽机、电、飞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等大大小小的发明，及人类对宇宙星系的探索。总之是因时空有别，因人事而异。

（刊于《西安晚报》2009年1月21日）



## 普世价值与精神乌托邦

当今不少知识分子，似乎都是“普世价值”的拥趸者。

按照通行的解释，“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价值，其核心内容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好多年前，这些个词汇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错，现在依然认为不错。

但是，经过观察和思考，特别是有了在西方国家生活的切身体验之后，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有点像中国人的老祖先构想的“大同社会”，属于“想得美”范畴，是一种难以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精神乌托邦”。

就拿人权来说。“普世价值”认为，人有生育的权利，有人身不受伤害、免于恐惧和饥饿的权利。可当今世界上，一些民族的人不愿意多生，常见的是一家一孩两孩，甚至还的选择不生育的；另一些民族则倡导“子宫革命”，一个男子可以与多个女子生下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人生下来就要吃要喝要生长要配偶要繁衍，那么，打个比方，一个地方，本来只能容纳一千个人，即生产的食物等生活资料仅够一千个人消费，现在多到两千人、三千人，甚至更多，而且越来越多……对这些多出来的人，你怎么讲人权？如何分配有限的生活资料？于是，我们看到了争夺，看到了抢劫，看到了暴力，看到了恐怖……“普世价值”不是讲选票民主吗？好，就让我们的族群通过生育，使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吧！几十年、几百年后再看这天下是谁的天下？目前欧洲一些国家不就有面临如此困境的趋势吗？还有，普世价值讲博爱，好了，你们就好好地博爱我们吧，待我们的实力强大到可以控制局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你们皈依我们的宗教，否则就消灭你们。

世界上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有些所

谓的真理，用的词汇都是好词汇，但往往远离现实。人有脑子，会思维，这使人优胜于一般动物。但思维往往让人“想得美”。“想得美”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精神正动力；另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精神负动力。“想得美”往往导致“精神乌托邦”，“精神乌托邦”往往以“慷慨激昂”“豪情满怀”“正义在胸”“道德在身”“价值美好”“政治正确”的面目和姿态示人。“精神乌托邦”，忽视，或者说低估了人的复杂性、差别性、动物性、向恶性。一些“精神乌托邦”们，不但天真地把世界上的人都想成了自己所希望的人，而且总是以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主流和方向”自居，要求世人都认同他们、支持他们。否则，就是“右倾”，就是“保守”，就是“政治不正确”。

历史和现实已一再地、残酷地告诉我们：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的“精神乌托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2017年4月9日于西安龙凤院）



## 通透

和一位年轻些的作家深聊了两次，得到了“庞老师活得通透”的评价。自我审视，不敢说已经活得很通透了，只能说在活得通透的大路上行走着。

作为一个汉语词汇，“通透”二字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南山诗》“蒸岚相滃（hòng）洞，表里忽通透”句。原句的意思是“蒸腾的雾气漫延弥漫，山的明处暗处忽然间都渗透到了”。于是，“通透”的基本的释义便是“透彻透辟”。南宋时的思想家朱熹先生就是这样理解通透的，他说：“凡事见得通透了，自然欢悦。”“道理通透，遇事则迎刃而解。”（《朱子语类》）

在我看来，人活得通透与否，在于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想通、看透。

最基本的问题大概有四：宇宙是怎么回事？生命是怎么回事？人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回事？

一般认为，宇宙与广义的世界是同义词，指的是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及其内涵。宇指空间，宙指时间，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这里有两点需要悟识：第一，人类眼中的宇宙，只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以地球和自身为参照的相对而言，对无边无沿、无始无终的宇宙而言，既无所谓空间，也无所谓时间。第二，对宇宙的真相，人类尽管一直在探索，但却是不可能彻底搞清楚的。原因很简单：宇宙是极其浩瀚的无限，人类是极其渺小的有限，有限是不能彻底搞清楚无限的，就像蚂蚁不能搞清楚人类社会一样，无限若被有限搞清楚，无限就不是无限了。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有一个银河系；银河系里有一个太阳系；太阳系里有一个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星球——地球。经过三十多亿年的演化，地球上出现了由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组成的，具有不断繁殖后代以及对外界产生反应能力的分子体系，即原始生命。原始生命再经过十多亿年的演化，地球上便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出现了包括微生物、植物、动物、人在内的生命体。用现代生物

学的话说，生命的实质，是生命体具备的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等能力的综合与显现。换成通俗的话，生命的实质，说三个字，就是“活下去”；说两个字，就是“活着”，说一个字，就是“活”。

太阳发出的光热能量，决定着地球生命的生死存亡。太阳是由氢气和氦气构成且不断燃烧的火球，其氢气和氦气在若干亿年后会燃烧殆尽，届时太阳会坍缩、冷却、黯淡，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会因失去了光热能源而归于寂灭，即由活而死。这样，人类面对的，且生存于其中的，作为宇宙组成部分的太阳系就完成了一个循环：由无到有，再由有到无。

需要指出的是，太阳由热烧到冷寂，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整体性地由活到死，是一个若干亿年的过程。时间之漫长，使活在当下的人类没有了恐惧的必要。如果说这若干亿年是一个“天年”的话，人类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无非两种效能：一是有利于人类之“活”，使人类活足天年；一是不利于人类之“活”，使人类活不到天年就呜呼夭折。

人是生命演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人与其他生命体的相同之处，是都能够通过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等能力的综合与显现而“活”。人与其他生命体最大、最根本的区别，是人进化出了属于人才有的大脑神经系统，即我们通常说的“脑子”。人的脑子通过思维能够产生智慧。能思维、有智慧，使人的自身繁殖、生长发育、新陈代谢、遗传变异、对刺激产生反应等等能力的综合与显现，即生命之“活”，具备了其他生命体不具备的自主性、创造性、理智性和审美性。

我观察到，任何生命，从萌生、成长到老死，都必须由“他者”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即维持其生命存在、延续的营养都来自“他者”。这就决定了任何生命个体都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可谓之“依他性”。同时，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可谓之“利己性”。“依他性”和“利己性”是生命与生俱来的本性，生命只有既“依他”又“利己”，才能“活”“活着”“活下去”。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之间的所有关联、交往、矛盾、冲突、事件等等，都可以追源至生命体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这两“性”的生发、展开。

由于人具有其他生命不具备的大脑神经系统，故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便与人的能思维、有智慧相交织、相融会，从而有了自主性、创造性、理智性和审美性。“依他性”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性根源，“利己性”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人性根源。人类社会大到国际政治，小到个己言行，最理想的状态，是兼顾“依他性”和“利己性”，自主性地、创造性地、理智性地、审美性地，将“依他”和“利己”的关系调整到“刚刚好”。

我，即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的个己，是生命链环得以结构成形、延续的微粒。据说，地球上活过的人类已有九百亿，从今天到太阳系寂灭大概还有若干亿年，这若干亿年内，地球上还会生活多少亿人，是个未知数。个体生命的长度，相比于地球、太阳系的生命长度，是微乎其微的一瞬，但人类生命的长度，乃至整个地球生命的长度，都是由无数个微乎其微构成的。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珍惜“我”这个微乎其微，顺天命而尽人事。所谓顺天命，即按生命运行化转的规律，做承接、传续生命该做的事；所谓尽人事，即利用、发挥好自己作为人的能思维、有智慧的特性，把所做的事做到有创造、刚刚好、可审美的程度。

如此这般，就大体上可以说活得通透了。

（2022年7月10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秦岭文化》2022年第3期）



## 依伦与由自

打写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往昔的一个场景: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时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的我,看见一位褐发、高鼻、深睛的中年男士坐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的水池沿上,就主动上前和他攀谈。当得知他受聘本校外语系已做“外教”数年后,我问他在他的感觉里,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双臂合拢,做了一个抱团状,然后双掌交叉合在一起,用不怎么熟练的汉语说:“中国人,合,亲……密。”然后摊开两掌,向外伸展,又右手一攥,将凸出的大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说:“西方人,散,自……我。”几十年过去了,已有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经历的我,回味起来,觉得这位外国教师的感受、理解、描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任何生命体从萌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生命本体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生命本体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自性”。“依他性”和“利自性”是生命体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

在目前地球上活着的无数生命体中,人是最高级的。这个最高级表现在人具有人之外的其他任何生命体都不具备的,能够思维并产生智慧的大脑。大脑思维使人对自身具备的属于本能、本性的“依他性”和“利自性”有了认识、思考,进而形成观点、理论,这些观点、理论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于是,“依他性”和“利自性”便成为人们进行思维,产生观点、理论的一个依据、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

人的“依他性”,引起了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儒家先哲们的重视。他们发现,为人的活着、活下去提供必需营养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也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一群人联系着，每个个体的人，实质上都是—种“群存在”。考察得再仔细些，他们发现，为人的生命提供营养，使—个人活着、活下去的“群”，起初是—个“家”，即主要由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构成的“群”。家这个“群”要有效地为家中的成员提供活着、活下去的营养，即有效地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就得有作为领导者、指挥者、管理者的家长，和家庭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家规，于是，“伦理”出现了。

“伦”字的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所谓“伦，辈也，从人仑声”（《说文解字》）。辈分意味着等级、次序，故“伦”就是等级和次序。“理”的本义是物体的纹路，引申为道理、准则。合在—起，“伦理”就是“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

有了“伦理”的概念，儒家先哲们就提出—系列观点、建构起—套理论，将属于人本性的“依他性”阐释、发展为“依伦性”，将人的“群存在”阐释、发展为“伦存在”，由此，加上由汉王朝开始的、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导，中华文化便打下了“伦本位”（本位即原初的、主体的、中心的位置）的根基。“伦本位”，即以“伦理”即“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为本位，强调秩序和服从。比如儒家提出并倡导的“孝”，尽管有“父慈子孝”之说，但侧重点在于“子孝”，即晚辈对长辈，尤其是子女对作为—家之长的父亲的尊重和服从。家国同构，家庭血缘伦理可以推移、放大到国家政治伦理，于是，“孝”就进变为“忠”。尽管有“君礼臣忠”之说，但侧重点在于“臣忠”，即臣子对君主（扩展至国民对国家）的尊重和服从。

基督教文化是北美、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基础性主流文化。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文化本来强调的是“神本位”即“上帝本位”，宗教改革后，“神本位”实质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本位”，即人以自己为本位。因为，上帝毕竟是彼岸的、虚远的，个人、自己才是此岸的、实近的，要不要面对上帝、什么时候面对上帝、怎样面对上帝，是要由自己来选择、做决定的。从人性上考察，基督教文化的这种“自本位”，是与人的“利自性”相吻合的。

这样，我们看，中西方文化便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本性中的“依他性”而形成的

“伦本位”，主张群体优先、集体主义、“依伦”而行，对不“依伦”的行为进行限制、打压；由此，可将中国文化的特质概括为“依伦”。

西方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性中的“利自性”而形成的“自本位”，主张个体至上，自由主义，“由自”而行，对不“由自”的行为进行声讨、摒弃；由此，可将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概括为“由自”。

“依伦”的中国文化的优长，概括起来有：1，对家庭而言，有利于亲情的建立和维系，使中国人大多生活在亲情的抚慰、关心、关怀、关照之中。2，对国家而言，有利于推行“王道”“礼制”，使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3，有利于“大一统”，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且高效率。社会成员之间，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由自”的西方文化的优长，概括起来有：1，有利于个人特长的发现、兴趣爱好的培养、创造性的发挥。西方世界的发明创造多，与此条相关。2，个人行为受到的限制相对少，活动的空间相对大，选择的方案、路径相对多。从而心理上的受制约感、被压制感、委屈求全感等负面的感觉相对轻、相对少。3，家庭关系，尤其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义务相对少，活得相对轻松。

“依伦”的中国文化和“由自”的西方文化，都有各自的问题或者说局限。

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容易“依伦”过度，即把人的“依他性”强调、显化到过度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利自性”。讲伦理本来有依人性、顺人情的一面，但在实践中常常就过了度，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虽然有识之士想了很多、讲了很多、做了不少努力，但却一直不能杜绝这个“依伦”过度。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实质上都是“依伦”过度的问题。“依伦”过度造成的危害，一是在限制、打压人的非分欲望的同时，也限制、打压了人的创造性；二是容易形成、助长“家长制”“一言堂”“一刀切”“以情代法”“循情枉法”等，使现代文明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公正”“法制”等价值准则流于形式或出现偏差。比如近年的抗击新冠疫情，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实现、完成“全员”的目标、任务，“一刀切”地让长期居家不出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凌晨四五点起来，冒着风寒和被感染的风险，去做核酸检测。

西方文化的问题是容易“由自”过度，即把人的“利自性”强调、显化到过度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依他性”。西方社会的诸多社会病，



如吸毒、枪支暴力、种族歧视、党派恶斗、工作效率低等，都可以追溯至“由自”过度。自由的定义有许多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行动是最基本的解释。按照这样的解释，自由就是“由自”。然而，“由自”并不是没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讲的“无害于他人”（原语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西方社会，“由自”过度，即“有害于他人”的行为多有发生。就说美国的枪支暴力吧，美国人有拥有枪支的自由，近期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约有 2.65 亿支枪在个人手中。有枪在手，就难于做到“无害于他人”。自己受挫折了，抑郁了，不想活了，就持枪到学校、超市、街道乱扫一通。于是，媒体上时见枪支犯罪的报道。每年，美国都有几万人因此而死于非命。

文章写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有几条结论性的认知——

第一，“依他性”和“利自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不分男女、肤色、人种、国家、民族，只要是人，都具有，没有例外，差别只在于比重的多少和程度的强弱。这一条，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认识、理解万物、万事、万象的立足点。由这个立足点出发，对世间的形形色色，诸多问题，我们就可以一眼望穿，豁然通透。一般来看，世间的所有善行，多源于人的“依他性”；世间的所有恶行，多源于人的“利自性”。

第二，由“依他性”可以发展出“群本位”“伦存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由“利自性”可以发展出“个本位”“自存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显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其源自人本性的天然依据，消灭社会主义或消灭资本主义都意味着消灭人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突出、侧重、强调“依他”，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由自”；资本主义突出、侧重、强调“由自”，也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依他”。

第三，“依他性”会导致“依伦”过度，“利自性”会导致“由自”过度，人类的思维和智慧，是导致这两个过度的根源，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令人叹惋甚至悲哀的是，这样的对人类生活造成或小或大影响，甚至种种祸患灾难的两个过度，人类社会竟不能避免，尽管我们希望避免、呼吁避免。

（2022 年 9 月 24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疫情下的思考

武汉龙文化促进会会长阚东山先生要出版《武汉封城札记》一书，问我能否动笔写个序言，于是发来了书稿。书稿分“东山札记”“网友寄语”“前线真相”“家书遗书”等几个板块。板块中的文字，反映、记录了新冠疫情暴发后，武汉封城以后百余天的情况：病毒的猖獗，百姓的呼号，官方的应对，医者的奉献，全国的援助，媒体的参与……有目睹，有耳闻，有焦虑，有苦闷，有痛楚，有怨怼，有建言，有赞慰，有反思，有希冀……相信面世后，会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和见仁见智的反应。

我想了想，就借阚先生的书页，谈一两点自己在疫情下的思考吧，不算作序。

我从1988年进入龙凤文化领域，三十多年的研究写作，使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知由浮浅而深刻；后来，随着家人到加拿大工作、生活，我又有了设身处地地观察、了解、体验西方世界、西方文化的机会。于是，当有人问我中国好还是西方好时，我的回答是：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局限和问题。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伦理。伦是等级、次序，理是准则、道理；伦理简要地理解就是“等级、次序的准则和道理”。伦理依托家庭、家族而建立，家庭、家族由个己组成，但己是超越了个己的“集体”。那么，伦理的天然要义就是集体大于、高于个己，个己依靠集体、服从集体。在中国，国家是家庭、家族的放大；国家的政治伦理与家庭、家族伦理具有同质性。这个政治伦理的总体样态，就是在秦汉时确立的，以集体主义为精髓的“大一统”。“大一统”的优势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这次抗疫，中国将“大一统”的优势，体现、发挥到了可歌可泣、让地球人惊叹不已的程度。然而，“大一统”也有它的局限和问题，这就是：容易伦理过度，导致专权独断、监督不力、压抑个己创造性……那么，在“大一统”的前提下，让老百姓享受适度的个性自由，对执政者的智能，就是一个考验。

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宗教改革后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意味着，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决定谁、制约谁，也即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于是，个己超越了家庭、家族、集体，国家成为以个己主义为精髓的“聚合体”。这样的“聚合体”的优势是，集体松散化，约束力被降到最低，国家权力受限制，个己的欲望得到释放，创造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局限和问题是：容易自由过度，丛林法则盛行，社会责任感乏缺，想干啥就干啥，只顾自己快乐，不管他人死活。于是，吸毒、抢劫、同性恋……到了国家、国际层面，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霸凌、欺负、摧残不听其话、不遂其意的国家、民族。比如，这次疫情暴发后，一些西方人，明知口罩可有效地防阻病毒的传播，但为了所谓的“自由”，拧着脖子就是不戴，结果导致疫情蔓延，害人又害己。

透过疫情看人性之善恶，也是一个视点。

善是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有益、有利的效能。反之，恶是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无益、无利的效能。

人天生地既具有善端也具有恶端，善端和恶端一开始就交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存于人体中。也就是说，善端恶端并存是人之初的本能。胎儿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不能独自成长，必须由他人提供营养。生下来后，更是如此，他需要吃、需要喝，若没有他人提供吃的喝的，婴儿的生命就会终结。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人才能生存的本能，就是善端。同时，要看到，婴儿是把吃的喝的，本能地吃到、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如果几个婴儿一个奶头，肯定会出现争抢的局面。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就是恶端。

善端可以发展为善，恶端可以发展为恶。人本能所具的善端和恶端，使人既有可能行善，也有可能作恶。从人的善端，即依靠他人才能生存的本能起步，可以发展出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互利互惠、多元并存、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从人的恶端，即为己的、自私的本能起步，可以发展出个己中心、唯我独尊、唯利是图、有你没我、你死我活、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等等。这次疫情，中国是有人表现出了人性中的恶，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表现、弘扬出来的，是人性中的善；而西方也有人表现出了人性中的善，但一些西方人表现、彰扬出来

的，是人性中的恶。

善恶相互争斗又相互依存地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世间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只有善没有恶的状况。上述善恶之表现，无论什么国家、种族、人群、体制，从古到今，一概都有，而且还会继续发生，层出不穷。我们能够做的，或者说要大力倡导的，只能是在多重关系、多方利益、多种选择中，尽智、尽力、尽可能地择善而行而已。

前些天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时感》，不妨稍作改动，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世界真热闹，云聚卷风潮。啪啪窗屏响，板凳坐牢靠。目惕推墙派，耳辨百鸟叫。襟宽视野阔，心正戒烦躁。极端不可取，适度好妥妙。盼我中华强，龙族行善道。协力地球人，克疫复欢笑！”

(2020年5月9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人类能活足自己的“天年”吗？

2022年12月6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说：“由于我们对不受限制和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有着无限的欲望，人类自身已经成为大规模灭绝的武器……在世界各地，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用毁灭的工具进行混乱的演奏。森林砍伐和荒漠化正使得曾经繁荣的生态系统变成荒地。……我们的土地、水和空气受到化学品和杀虫剂的污染，并且被塑料堵塞……”他提醒说：“除了亿万富翁们的妄想，根本就没有B星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各国政府必须结束‘毁灭的狂欢’”。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有生必有死。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整体性地由生到死，是一个若干亿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这若干亿年是一个“天年”的话，人类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无非两种效能：一是有利于人类之“生”，使人类活足天年；一是不利于人类之“生”，使人类活不到天年就呜呼夭折。有人或许会说：“不用担心啊，现在人类不是在发展航天事业吗？到了人类在地球上不能生存的时候，乘航天器移民到另一个星球上就是了。”对这样的说辞，笔者只能用两个字来回应：“没戏！”中国女航天员刘洋，从太空站返回地球后，发视频说：“……到太空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根在地球。……回来之后，当我第一次真的是自己迈步，脚踏实地地这么走，不用飘来飘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幸福。”刘洋的话，说出来一个事实：人只能在地球上生存，浩渺的太阳系里，也只有地球适合人类生存。当然，我们不排除太阳系之外，银河系、河外星系，或许有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但太遥远太遥远了，在不知多少光年（光在宇宙真空中沿直线经过一年时间的距离）之外，地球上的人类是去不了的！

那么，地球上的人类，能活足自己的“天年”吗？危险！按目前的情形，人类正在朝“中途夭折”的结局加速前进，如古特雷斯讲的那样，正“狂欢”着走

向毁灭。这样的状况能改变吗？难！——说实话，笔者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有点悲观，尽管也在著述中一再鼓吹、倡导“谐天”。为什么有点悲观呢？因为我发现，人类是靠欲念支撑着的动物，而人类的欲念有无限膨胀的倾向，衣不厌华，食不厌精，住不厌豪，行不厌速，用不厌便，利不厌取，美不厌占，有了还想更有，好了还想更好，总之是欲壑难填。当然，欲念无疑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千方百计、前仆后继地“填欲壑”的历史，我们现在享用的一切文明成果，也都是“填欲壑”的产物。而且，从古到今，一路走来，不断地、努力地、不愿后人后地“填欲壑”，已然成为地球村人的生活方式，谁都改变不了，谁不顺从、适应，谁就活不到人前头，甚至活不下去。

宋代文豪苏轼有一首《洗儿》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笔者这里不评说此诗也是“填欲壑”的产物，只用其韵，作《叹误》诗一首，以结束本文：“红尘滚滚竞聪明，欲壑难填误众生。少见心愚身也鲁，谐天友地晤卿卿。”

（2022年12月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悟的解析

“悟”是形声字，由“心”和“吾”构成，从右朝左念，就是“吾心”。这里的“心”，不是指人和其他高等动物腹腔内的主管血液循环的心脏，而是指人和其他高等动物肩膀之上或之前的脑袋。对人而言，脑袋最重要、最主要的部分，是颅腔里的神经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思维。人和人之外的包括其他高等动物在内的所有物种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人的思维”，其他高等动物或许有思维，但绝对不会有“人的思维”。对人而言，思维的同义词和近义词有“思考”“思索”“思想”等，简言之，就是一个字：思。那么，“吾心”即“悟”就是“吾思”，就是“我思”“我们思”。

由于人和人之外的包括其他高等动物在内的所有物种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吾思”即人有人之“悟”，其他物种没有人之“悟”，也不会有人之“悟”，故符合逻辑的推理便是：人之“悟”使人成为人，有了人之“悟”，才有了人类社会，没有了人之“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依这样的逻辑，甚至还可以推出“没有人之‘悟’，就没有世界”的观点，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说法了。唯物论讲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然而，仔细想想，“没有人之‘悟’，就没有世界”的观点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现在的世界，是人感知到的世界，如果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人感知到的世界；如果人类灭绝了，按唯物论的观点，世界还存在，但这样的世界对灭绝了的人类而言，已没有意义，等于不存在。

《说文解字》释“悟”为“觉也，从心吾声”。“觉”的意思是“理解”“明白”“觉醒”。这“理解”“明白”“觉醒”的实质还是“思”，是“思”的过程和结果。哲学家傅佩荣先生将“意义”定义为“理解的可能性”，就是说，无论什么，只要能够被理解，它就有意义。由于“理解”的实质或者说同义词是“思”，那么，“意义”就可以定义为“思的可能性”，也即，无论什么，只要能够被“思”，

它就会有意义。比如，一棵草，一朵花，一个人，一件事，谁“思”了它们，它们对谁就有意义；你没有“思”它们，它们对你就没有意义。

“觉”常常和“悟”连用，谓之“觉悟”，这“觉悟”，用人们的平常话来说，就是“想开了”“想透彻了”。佛教把“想开了”“想透彻了”的“觉悟者”称为“佛”。有“佛陀”“佛祖”之称的释迦牟尼，就是一位坐在恒河岸边一棵菩提树下“想开了”“想透彻了”的“觉悟者”。

释迦牟尼怎么就觉悟了？他想透彻了什么？对这样的发问，可简要地回答八个字：“缘起性空，无常无我”。进一步的解释是，释迦牟尼觉悟到，宇宙万物都是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化转不住的，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对此，我的思考是：释迦牟尼打通了“无限与有限”的界限，将“有限”置于“无限”之中，或者说用“无限”关照“有限”。于是，再近、再大的“有限”，都被“无限”淹没，成为所谓的无常、无自性、非恒定的“空”。比如高山、大川、地球、太阳、银河……在一般人眼里，这些都是“巨无霸”式的存在，但如果将其与无始无终、无边无沿的宇宙相比，它们都不过是瞬间幻化的微尘，那么，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还值得看重、执着吗？对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看重、不执着，就是“无我”。

上述认知，让一般人认识到、觉悟到，好像不难，然而，我们不能觉悟到“万法皆空”，人类不过是因缘和合、刹那生灭、梦幻泡影般的微尘，我们就不吃不喝不生活了——释迦牟尼自己还有吃有喝、收徒传法地活到八十岁呢。看来，只能将“缘起性空，无常无我”作为一种思想、一种认知、一种境界，一种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时的价值观照。在寻常实践中，还得“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遵照“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把能做的、该做的事做好，把短暂的人生过活好。

（2022年12月1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做自己的知音

知音一词，源自中国春秋时期善鼓琴的俞伯牙与善听琴的钟子期的故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知音便被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欣赏、声援的情谊、状态，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话说，知音就是“腹心相照”“声气相求”“恩德相结”。显然，这样的知音，一般都产生于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可比喻为“A”与“A”）之间。这也可算作一种“AA制”吧。只是这个“AA制”，不同于人们举行饮食聚会等活动时各人平均分担所需费用的“AA”（Algebraic Average），而是“A”与“A”之间的心心相通（Communicates heart to heart）。

如此解析，我便有了下面三点认识——

第一，知音是有难度的。钟子期死后，俞伯牙“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为什么呢？因为“世再无知音”。这是古代人了。今天的情况如何呢？诸位不妨扪心自问：在浩浩泱泱的八十多亿地球人中，我的知音是谁呢？刘勰先生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曾慨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鲁迅先生也曾感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为什么知音如此难呢？因为知音的实质是心心相通，这里的心指的是心思，即产生于人的大脑的思想意识。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每个人的大脑都会产生只属于这个人的思想意识。天地间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世间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等同的大脑。人与人大脑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与人思想意识的差异性。这样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通，只能是部分的、有限度的，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彻底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知音，不过是一个人的心思对另一个人心思的理解，比对一般人心思的理解多一些、透一些而已。

第二，我知我音也不易。上面说知音是有难度的，还是就“A”与“A”，即人与人之间而言，即他知我音，或我知他音。问题来了，既然人与人之间知音有难度，那么，我知我音如何呢？这“我知我音”的另一种表述就是“认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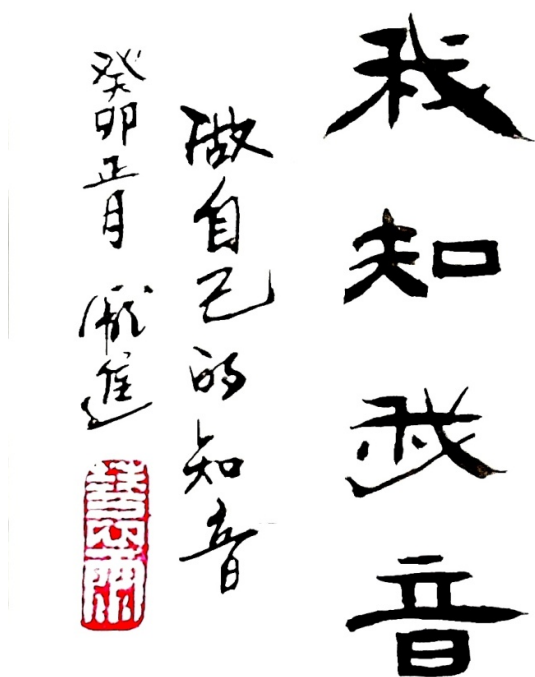
这“认识自己”是西哲苏格拉底的名言，我们中国的圣哲老子也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话。两位先哲所处的时代，距今已大约过去了两千五百年，而“认识自己”，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问题。在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年月，一次，我在某医院楼梯口见一位头发花白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哭，有知情者告诉我：这位母亲的儿媳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孩，顶风违规怀上第三胎后看B超，说还是女孩，于是决定到医院做引产手术，结果生下来的是个男孩，可惜已失去了生命。显然，这位母亲的儿媳，未能做到认识自己。科学技术发达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自己的生辰了，但你知道你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眼睛再不能睁开”“倒下将不再起来”吗？每个人都会做离奇古怪的梦，你能说清楚这些梦的机理原由吗？这还是个人体会的角度，再放眼看世界，科学家们对意识、灵魂研究了几百年，不是依然谜团重重吗？

第三，做自己的知音。尽管我知我音不易，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尽可能地认识自己，即努力地做自己的知音。我觉得做自己的知音至少有两个好处或者说两方面的功效：一是通过认识自己可以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人既是不同的“个存在”，也是有同的“类存在”，通过“个存在”，可以一定程度地认知“类存在”，所谓“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知道了自身是怎么回事，也就一定程度上知道了他人是怎么回事、社会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二是做自己的知音可以使人生境界不断升华。各位对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之说，多少都有所了解。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主要是指将人心本存的“知是知非”的道德意识了觉、开显、外化、践行出来。笔者讲的“做自己的知音”，含摄着阳明先生的“致良知”而更丰富，因为人除了具有所谓的“知是知非”的道德意识外，还具有无所谓“知是知非”的无意识、潜意识等。如果将人的意识用一个“慧”字来表述的话，人的存在大体上可以说是“三慧”交织的存在。那“三慧”呢？“无慧”“常慧”“高慧”。“无慧”的存在是生物的、本能的存在；“常慧”的存在是一般的、俗常的存在；“高慧”的存在是哲思的、超越的存在。做自己的知音即我知我音，从意识的角度讲，就是要尽可能地“知”自己的“三慧”。“无慧”和“常慧”一般人都具备，人生境界的高低主要区别于“高慧”的有无、多少。而人的“高慧”，是要从人的慧根上生长、发育、开显、丰富、磨砺、萃化的，如果你的“高慧”无论质和量都达到了一定程度，那你就会活得既在“无

慧”“常慧”之中，又时时超越“无慧”“常慧”，从而更通透、更充实、更新美、更妙乐、更幸福。

至于如何做到自己的知音即我知我音，古代人讲“吾日三省吾身”“内省”，近代人讲“反思”，就是花点时间，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之为我的言、行、事、欲、念、梦等等，追根寻源地想一想，问个为什么，从而对自己的慧根，以及体质、秉赋、品性、才能、素养、习尚、兴趣、胆量、缺陷等等，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的长短斤两、时空位置、努力方向。

（2023年2月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西安日报》2023年3月2日、  
《中国剪报》2023年3月15日）



# 我属猴

我们就要步入丙申猴年了。按流行的说法，人类是由猿猴演变来的。从这个角度说，猴年可以说是全人类的本命年。

我属猴，出生于上一个丙申年。六十年一个花甲子，从出娘胎到花白头，好像一只猴子从一棵树蹦达到另一棵树，眨眼间就过来了。

尽管生肖属相只是一种纪岁方式，但似乎对人也有暗示、诱导、鼓动作用。以往遇到属猴的，交流一番，感到属猴的人都有些不安分，总想折腾点什么事情出来。除了不安分之外，猴子还比较机灵、比较合群。一部《西游记》，把猴子的本领、能耐、精神、贡献，拓展、传扬得天下人尽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泽东先生的这句诗，可谓将孙悟空这只金猴抬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孙悟空的形象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一是本领要高，二是胆子要大，三是眼睛要亮，四是点子要多，五是善于变化。我曾总结龙具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什么是“奋进”呢？“奋进”意味着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这“适变图强”就和孙悟空的善于变化有相通相合之处。孙悟空之善变，是为了克服前进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战胜层出不穷的妖魔鬼怪；龙之适变，是根据不同的外部条件调整自己的状态，于是，便可大可小、可明可暗，可高可低，在水中可以潜游，在陆地可以奔跑，在天空可以飞举，当然，适变的目的是为了图强，即为了完成造福众生的使命。

那么，在这猴年到来之际，我们就祝福朋友们，也祝福我自己，为民族振兴、为家庭幸福，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

（2016年1月31日于西安龙凤院）

# 快乐到老

两天前，一觉睡醒，就跨进了六十五岁的门槛。六十五岁，实实在在地“老大不小”了。还能再活个六十五岁吗？不可能了，一个人若能活两个六十五岁，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那么，再活多久呢？三十五个春秋？二十五个冬夏？……这事就不要想了，想也没用。在研究龙道信仰时，我提出了“宇宙力”概念，说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那么，大到星河、太阳、地球，小到每一个生物，其寿命都是由宇宙力决定的。对我们个人来说，该吃吃，该喝喝，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病了就去看医生，到了宇宙力要让我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就眼睛爽快地一闭，挥手从兹去。

回望过去的六十多年，就尽人事而言，无论是做儿子、父亲、丈夫、兄弟、朋友、同学、师长，还是当记者、做编辑、行公民之事，尽管有缺憾，也有失误，但总体上还配得上“不错”两个字。就事业爱好而言，用心、用力、用情，都还可以说做得比较“到位”：写了上千万字，发表了千余篇文章，出了几十本书，办了网站，文化研究领域，提出了创造哲学体系和龙道信仰体系；文学创作方面，涉及散文随笔、诗歌、纪实文学、小说等，有《平民世代》《天地苍茫一根骨》等作品被推重、传诵。

好汉少提当年勇。说说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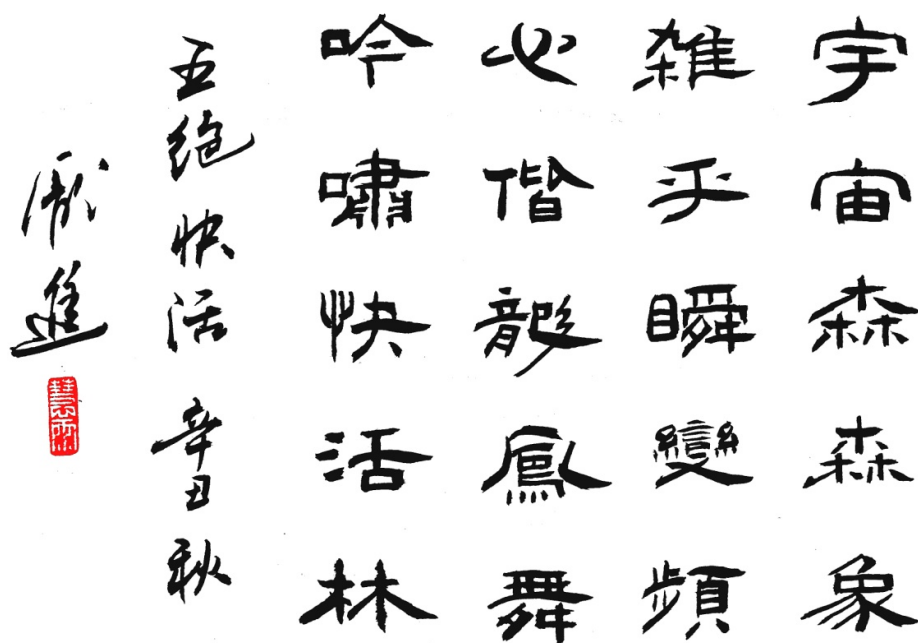
就尽人事而言，儿子不会再做了，想做也没有机会了，父母已辞世多年；退休了，公职意义上的记者、编辑也不会再做了；当然，父亲、丈夫、兄弟、朋友、同学、师长、公民等，还要继续做——那就一如既往地做到自己的最好吧。

就事业爱好而言，身体吧，尽管也有了六十多岁人大多都有的一些症状，但经过治疗吃药，目前总体上还行，脑子还没有出现迟钝、滞涩的情况——那就一如既往地继续用心、用力、用情吧。说得具体点：文化研究方面，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龙文化史》和五十多万字的《中国龙学》，以及承担的其他多部书稿，

皆已完成，下来的工作是修改、润色，争取让它们早日与读者见面。文学创作方面，散文、随笔、诗歌，想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就在可发表的媒体上发一发，供有缘的读者朋友们赏鉴。当然，这方面要有古人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争取写到别人写不到的份上。

写这儿，我想告诉朋友们一个体会：研究和写作都是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找到了新美精当的语言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的时候，那感觉真叫一个“爽”！而且，我觉得，学习、思考、研究、写作，就是最好的养生——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么，就活到老、学到老，思考、研究、写作到老，快乐到老吧。

(2020年11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我活着，我快乐

朋友圈里，年轻妈妈小张发了一段话：“生活就是得把烦恼和不开心都装在箱子里，现在不同的是箱子得换大一点的，怀里还得抱个娃，路还是得往前走，就是没精力和心情去欣赏沿途的风景了，只管埋头苦走了。”

我看到后，回了个帖：“娃也是风景，抱娃也是风景，抱着娃看风景，埋头亲娃娃，抬头看风景。苦走乐走，心态而已。多少人要娃而不得，多少人因娃体弱多病而揪心。看过小张晒的娃照片娃视频，分明一个倩蛋蛋，健康、可爱，故应该快乐才对！”

帖子发过后，我想到了三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快乐？人为什么不快乐？人怎样才能快乐？

对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地球上产生生命已经几十亿年了，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延续了几十亿年的生命链条的一部分，实在是幸运。想想看，在你的生命诞生前的那一瞬间，聚集在母亲子宫前的亿万精子，只有一个钻进去，完成了和卵子的结合，从而有了你——如果钻进去的是另一个精子，那也就没有你了。这还不幸运吗？多少生命胎死腹中了？多少生命来到地球上不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而你还活着，健康地活着，这还不值得庆幸吗？人生难满百，一般人也就活个七八十岁。这七八十岁的光景，痛苦也是活，快乐也是活，为何不快乐着活呢？世界的总根源是宇宙力。宇宙力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定的智慧的选择的能力。那么，人选择快乐，心理良化生理，无疑会使你活足天年的几率增大；人选择痛苦，心理劣化生理，你就可能活不到你本来可以活到的天年就夭折了——那你何必要选择痛苦呢？

人为什么不快乐？有环境的原因，有自身的原因，环境有人不能选择的部分，也有人能选择的部分。而任何环境，都得通过人自身才能对人的心理发生作用。从人自身来讲，导致不快乐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条：一是想得太美，即太理想

化，总是用理想来要求现实，当现实和理想不一致时，就陷入痛苦之中。二是自我意识过强，光想着自己，总希望他人、社会满足自己、成全自己，当他人、社会不能满足、成全自己时，就孤僻，就惆怅，就忡忡，就悻悻，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怨苍天恨大地。

那么，人怎样才能快乐呢？总体上讲，就是要遵守、践行我提出的龙道信仰四个字：“尊、爱、利、和”，即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循理、缘情、妙慧地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具体讲，至少有四条——

一是达观。达观的意思是心胸开朗，见解通达，也就是人们口语中的“想得开”。怎样才能想得开呢？大观，也就是从大处看。如果一个人有一双能从宇宙视域看世界看人生的眼睛，比如能看到河外星系、银河系、太阳系都会从有到无，地球会爆炸、生命会消亡、人类会灭绝等等，而自己，居然能在宇宙间、地球上生活一段时光——这还不珍贵、不幸运吗？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活着的分分秒秒而开心、而快活呢？

二是随缘。缘是连结、关系。随缘就是对连结、关系持顺应的心态。缘来了、有缘了，即有连结、有关系了，就珍惜；缘去了、无缘了，即连结、关系断了、失去了，就顺应自然，不再强求。这里要说明一点：人的欲念也是缘。对欲念之缘，也要“随”，即珍惜、顺应，但要讲究、把握好“度”，即“随心所欲不逾矩”。

三是审美。美是客观事物具备的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愉悦的本质属性，通俗的解释就两个字：好看。就形式美而言，能让人产生美感，即觉得好看的因素，有对称、平衡、整齐、比例恰当、参差和谐、多样统一等等。而这些元素只有作用于人的感官才能开显，故美的实质可以说是审美，即人要通过“审”——感悟、欣赏、品味、领会等等，使客观的美的元素和主观的美的感觉相结合、相统一，从而获得愉悦。审美是人理解世界的一个特殊方式，也是人活得快乐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一个人要活得快乐，具备审美能力、浓厚审美情趣、强健审美意识是必要的。一个人对一朵开得灿烂的花儿看都不看，或看了后没有任何感觉，那这朵花对这个人来说就是白开了。生活中快乐多、幸福感强的人，都是审美能力具备、审美情趣浓厚、审美意识强健的人。这样的人，时时处处，都能因发现美、探寻美、感悟美、体验美而快乐。“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若无审美观照，也



就风是风、月是月而已，而在苏东坡看来，“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从而审声色之美、享快慰之乐。一些境界超凡的人，甚至可以对人们一般认为的苦痛之事进行审美，从而化苦为乐，比如庄子在妻子去世后的“鼓盆而歌”。

四是避害。趋利避害是生命的本能，也是人活得快乐的必要。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反大道而行之，趋害而避利；甚至自己也成为既害自己，又害他人的“社会公害”，如那些吸毒、贩毒者。还有一些人，宽敞的厅堂不看，精致的物件不看，吐蕊散香的花木不看，却一头扎向垃圾桶，热衷于翻捡、展晒那些被人扔弃的垃圾。时间久了，这些人就成了或差不多成了浑身散发着垃圾气味的“垃圾人”。是的，生活中有垃圾，生活必然产生垃圾，就像美人之目固然美也，但也一定会有眼角屎生出。但眼角屎毕竟不能与美人之目相等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开眼追随明媚阳光的人时时处处在吸氧，入目多是阴晦脏污的人时时处处在吸毒。毒素上身，快乐不再。人们要追求快乐，就要远离毒素、告别垃圾。

（2020年11月2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幸福感

幸福感是人的种种需要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愉悦的情绪。

人都有哪些需要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总结得比较到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幸福感也就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感、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感、归属与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感、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感、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幸福感五个类别。

生理的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包括食物、水分、空气、睡眠、性的需要等。这些基本需要得到起码的满足，人才能生存，种族才能繁衍。

食物需要在人的生理需要中排在第一位，所谓“民以食为天”；我写过一首题为《老碗 biang biang》的诗，其中一句“物事万千唯碗大”最为人称道。生于 1956 年的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饿”；若用两个字来说，就是“饥饿”；若用三个字来说，就是“肚子饿”。过去中国人见了面，一开口多问“吃了没”——这样的问候好像进入改革开放后的 21 世纪，才渐渐地被其他言语所取代。

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你让他在一个馒头和一块金子中选择，他肯定选择馒头。也就是说，他将馒头吃到肚子里从而活下来的幸福感，肯定强于将金子揣在怀里一命呜呼的幸福感。民间流传有《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某位皇帝，发迹前当过乞丐。有天饿昏在道边，一位老婆婆将家中仅有的半碗剩米饭、一把烂菜叶子、一块馓豆腐放在一起煮了煮，端给他吃。此人吃得幸福感爆棚——香极了，就问此饭食何名，老婆婆开玩笑说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此人登基做了皇帝，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到了当年吃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就下令让御厨做。御厨费尽心思，皇帝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种香味——幸福感了。可见，幸福感的强弱大小与生命需要的程度成正比。

再说安全需要。如果你生活在战火纷燃的国家、动荡不已人心惶乱的时代，你肯定没有生活在没有战乱的国家、大多数人都能安居乐业的太平岁月幸福感强。新冠疫情爆发，可以说每一个地球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那么，毫无疑问，哪个国家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将疫情控制得好，哪个国家的人民就有幸福感。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同“生存权是最大、最重要的人权”的说法，想想看，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人权可谈？

归属与爱的需要不必多说。有首歌这么唱：“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这个人为什么要想妈妈？为什么雪花会把他的泪吹下？是因为他没有家，总在流浪、漂泊，身体和灵魂都没有归宿：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幸福感。爱也同样，没有爱过他人和没有被他人爱过的人与幸福的距离是火星与土星的距离。

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一个人，无论自尊还是被尊，都以自我实现为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自我实现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做到、得到高质量的自尊和被尊。而自我实现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自尊和被尊又是必要条件。由满足尊重的需要构成的幸福感，和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的幸福感，也可以说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一个人因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感到幸福，那么他同时也就有了因满足自尊和被尊需要的幸福；而一个人有了自尊和被尊的幸福感，那他一定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并且，这样的幸福感会激励、鼓舞他进一步追求更高、更大、更多的自我实现。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幸福感？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来自满足生理的、安全的、归属与爱的、尊重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幸福感，本人样样不缺，故本人常常有幸福感。而且，本人习惯于纵向比较：小时候是吃不饱，如今是饱不吃，小时候一年四季盼油腥，如今是春夏秋冬避油腥；小时候居土屋、下乡时住草棚，狭暗简陋，如今居楼房大室，宽敞明亮；小时候听个耳机都稀罕，以“千里眼”“顺风耳”为神话，如今一网连世界，拿起手机，“万里眼”“瞬间耳”秒秒实现。

尤其是本人几十年来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文学写作事业，正是本人所热爱的事业——在本人看来，一个人所从事的不是自己所爱好的，那就犹如两个不相爱的人结婚，不喜欢还要搂在一起，那感觉肯定是勉强的、别扭的、委屈的、难受

的。而我，爱的就是我干的，干的就是我爱的；我爱得情意深长、入骨入髓、天怜地眷，我干得妙趣横生、如痴如醉、风生水起，我的生命价值由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你说，我能不感到幸福吗？

（2020年11月2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空念远”与“眼前人”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初闻这两句诗，还是二十多年前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时候。剧中的乾隆皇帝身边美人围绕，可他还是对远方的某位女子念念不忘。于是，身边的一位妃子，就以这两句诗劝皇帝。

那么，乾隆为何不“怜取眼前人”，而要对远处的“山河”“空念”不已呢？这就要说到人性之“弊”了：越得不到，越想得到；已然得到，就不珍惜。

想得再深些，当与人这种“灵兽”，即“擅思维的高级动物”有关。因为“擅思维”，对得到者，因为已然熟悉，就少了，甚至没有了想象的空间；对未得到者，就还在想象之中，而人一旦想象，就往往会让思维之野马无缰般奔跑起来，于是，脱离实际，甚至飞越实际，所谓“想得美”。若真的让其得到，就往往会发现“原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啊”——因为，人都有缺陷，完美只存在于想象中——从而又不珍惜。

那些活得有幸福感的人，都是懂得，并珍惜眼前人和当下生活的人。

（2021年4月1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老规矩与新规矩

2014年全国高考作文试题公布之后，“搜狐教育”第一时间发起网友票选“最作文”的调查，北京卷作文题《老规矩》获评“最高大上”。这至少说明，当下的国人，对涉及“规矩”，尤其是涉及“老规矩”的话题是感兴趣的。或者说，“老规矩”这个话题，一定程度上切到了国人思维的脉搏上。

无规矩不成方圆。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都遵循着一定的老规矩。比如前些天朋友的儿子结婚，我因在外地未能出席其婚礼，回来后见到朋友，我即呈上一份礼金，朋友再三推拒，我则坚持让他收下，并说：“礼尚往来，应当的。”我的孩子结婚时，他行了礼，他的孩子结婚时，我就一定要还礼。这就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这样的老规矩好吗？当然是好的，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情义。

那么，问题来了：老规矩都是好的吗？都需要一丝不苟地传承和遵守吗？有没有和当代文明相抵牾的老规矩？当今社会，需要不需要建立一些新规矩？看来，真需要来一场全民大讨论，将这些问题好好地议一议。之所以需要一场大讨论，是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已是当下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许多老规矩都是好规矩，如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诚实守信、善待他人、见义勇为、克己奉公等等，这些老规矩，其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习俗化，是需要世代传承和遵守的。

然而，从当代法制文明的角度看，一些老规矩则是需要审视和清理的，比如儒家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儿子犯了罪，父亲要为其隐瞒；父亲犯了罪，儿子要为其遮掩，这样的老规矩就不能说是好规矩。

前些天读到一篇名为《上元赋》的小说，该小说写的是生活在陕西西府陇州山区的，因水土和遗传问题而未能长到正常高度的九位村民，为实现梦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高存，高存的梦想是成立一个矮人协会。为此，

他向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竟然收到了批复，言可以“来县相商”。于是，高存就率领着八名矮人，由九头大眼驴驮着，兴冲冲地踏上了奔县城之路……高存的结局是悲剧的：他见到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却对所谓的“批复”矢口否认——原来是秘书误以为书记会同意而代了一回笔。书记不仅否认了“批复”，还气哼哼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不是鱼鳖泛潭！”这话让高存傻眼、晕倒，回村后一病不起，终以生命相殉。

显然，这位县委书记是按他所认为的“规矩”处理这件事的。什么规矩呢？人分等级的官本位的（或者说官僚主义的）规矩。在这位书记眼里，高存们不是堂堂正正的具有宪法赋予的种种权利和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是一群“泛潭”的“鱼鳖”！在其下意识里，只有他这个书记，以及与他同级别的，或者级别高于他的官们才是有尊严的，而官职比他低的人是没有或少有尊严的，至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矮子高存们，那当然是谈不上尊严的，或者说是没有尊严的。于是，这位县委书记就按他所奉行的“规矩”处置了高存们，并话从心出地对高存们以人格上的侮辱和贬损。

我不认为上述现象仅仅是作者的虚构，生活中如此这般的事实多了去了。我们的文化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它使社会很有“规矩”，因有“规矩”而秩序、而稳定；也使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亲情的环绕和抚慰中。然而，伦理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有效地防止“伦理过度”，它促成并维护着宝塔式的等级赫然的种种“规矩”。于是，多见下对上、民对官尊之又尊的“规矩”，不见或少见上对下、官对民尊的“规矩”。

近年来，我到处讲“尊、爱、利、和”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研究中华龙道文明提出的可以与世界各种文明相对接、相融通的基本理念。与这四个字相对应的是四句话：“尊天尊己尊人、爱天爱己爱人、利天利己利人、和天和己和人”。我将“尊”排在第一位，是觉得中国社会最缺乏、最需要，却也是最难实现的，就是这个“尊”。我讲的“尊”，是对每一位公民生命和人格的最基本、最起码的尊重。代入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要将某些不合时宜的老规矩予以清理和封存，倡导、建立一些体现“尊、爱、利、和”理念的新规矩。

（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7月14日）

## 小康时代的道德基准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民众已够辛劳，差不多该稍稍安居了。

接下来，《礼记·礼运》中有孔子谈“小康”的一段话：“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上述话语告诉我们，儒家心目中的“小康”社会，是家天下、明私利、尊伦理、讲礼义、立制度、树贤勇、倡和谐的社会。

当今讲的“小康”，指的是社会达到并呈现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家庭经济生活比较富足的状态。其基本标准包括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3000 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 万元、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 20%等十个方面。

对照这十个方面，当今中国的多数地区、多数人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小康”了。笔者注意到，有关“小康”的十个方面的基本标准，都是从物质方面提出的，那么，有没有必要从精神道德方面也提出些基本标准呢？笔者认为需要的，特别是在多数地区、多数人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小康”物质标准的情况下。

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试提四个字：“尊、爱、利、和”作为“小康”时代的道德基准。这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己尊人、爱天爱己爱人、利天利己利人、和天和己和人。”这四个字四句话，是经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萃取，又吸纳、容合世界文明元素之后提出来的，具有“有根、有容、时新、公约、简明、切实、普适”的特点，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当代精髓。它们可以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社会症结的理论药方，而且可以无障碍地与世界各大文明相对



接、相融通。

“爱”“和”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尊”讲得少，需要突出地讲，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最缺少的就是这个“尊”，即对“天（大自然、自然规律）”的尊重；对“己”、对“人”，即对每一位公民人格、人权的尊重。央视栏目《今日说法》中的许多案例，当事人都是在这个“尊”字上出了问题。还有“利”字，过去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大于利”。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今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让人不追求利，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经不现实，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怎么办呢？既利己，又利天、利人，即在利天、利己与利人之间，努力寻找相合点、贯通线、公约带，合适域，从而达到多赢、并进、共福、同乐的局面。

（刊于《中国小康》2015年第7期）



## 庞氏八大预言

一. 二百年后人会长出翅膀。现今地球人多为能源危机焦虑，担心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有朝一日开采、使用光了，飞机和车类的发动机靠什么运转？代步工具不能动了，人们可怎么出远门？——待人长出翅膀，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到那时，大家可以像鸟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2010年9月8日）

二. 二百年后人类可收存天上的雷电。打雷闪电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据估算，一次中等强度的雷电的功率可达一千万瓦，相当于一座小型核电站的输出功率。这样的能源白白浪费了岂不可惜？何不将其接收、蓄存起来，慢慢地释放使用？相信二百年后，人们会掌握开展此项工作所需的技术，并造出相应的装置。（2010年9月9日）

三. 二百年后人们可以准确地预报地震，并开始利用地震能为人类服务。全球每年发生地震约五百五十万次，90%以上属于构造地震。这样的地震往往因聚集在地壳内的巨大能量急剧释放而造成巨大的破坏。二百年后，人们将了解地震的规律，设法使地震能舒缓地释放，化害为利，比如用地震能发电等等。（2010年9月10日）

四. 五十年后，人类会研制成功脑电波成像仪。即脑子里想什么，仪器屏幕上就会映现什么。此仪器起码有采录、显像两个部分，采录部分可做成卡帽状，显像部分可置于电脑中。睡觉时若戴上此帽，醒来后就可在电脑上赏看自己一夜的梦像。此仪器对医疗、刑侦、文艺创作等行业有大用。（2010年9月11日）

五. 二百年后，克隆人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届时，如果某男子喜欢某女子而不得，或某女子喜欢某男子而不得，皆可通过克隆的方式领一个该女子或该男子的“复制品”回家。那些令万众瞩目的明星们凭出卖含有自身基因的一丝发、一滴血等，即可发大财。当然，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等会因此而大变。（2010年9月17日）

六. 五十年后，国人的平均寿命将达到八十岁；一百年后，国人的平均寿命将达到九十岁。五十年后，人们会研制成功一种用来测量人体每日所需元素，并能及时报出该人每日应当摄入钾钠钙镁等元素数量值的仪器，此仪器可做成手表状带到腕上。届时，营养供应部门会提供标明各种元素含量的食品供人们选用。（2010年9月18日）

七. 五十年后，龙凤文化因容合了儒、道、佛及世界各种文化的优质成分而成为国人的主导性文化。本人提出的龙凤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的精神，将为大多数国人所接受并践行；本人的相关著作，如《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龙文化史》《中国龙学》等也将为国人所喜读。（2010年9月19日）

八. 二百年后，世界大同将实现。届时，国家的界限会淡化、模糊，联合国的作用会强化和突出。人们出国会像串门一样方便，而且可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人和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还会有矛盾冲突，但不会有激烈的战争。因为人们的文化观已趋同，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许多问题已达到共识。（2010年9月20日）

（刊于“西安之子网” 2010年9月25日）

## 一走极端，就不客观

在汉唐嘉汇书城前些天的一个新书分享会上，某大学文科教授上台发表观点，说中国的文学、文化，“历来没有人，只有帝王将相，而帝王将相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观点有误导之嫌，值得商榷。

中国的文学、文化中一直都是“有人”的，先秦的孔子将“仁”定义为“爱人”，言“泛爱众而亲仁”，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等等。即使秦之后的帝制社会，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是“有人”的，汉乐府、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灿若星河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帝王将相之外的众多形形色色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只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的“人”，偏重关注作为伦理群体的人，偏重关注人的生物性的权利，对人的精神性的、价值性的权利关注不够——这正是我提出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将“尊”放在首位的缘故。

这位教授大概是想说，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没有当代生活在西方制度下的人。而当代生活在西方制度下的人，不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有，在西方古代社会如中世纪，也是没有的。而且，这位教授大概由于没有在当代的西方社会生活过，不免将当代西方社会理想化，认为当代生活在西方制度下的人是最理想、最自由的人。其实古今中外，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自由”与“限制”的矛盾，没有这样的“限制”就有那样的“限制”，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过度的自由则是有害的——西方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过度自由有关。比如美国社会中的枪支暴力——自己活得不如意了、不想活了，就拿起枪到公众场合乱打一通。还有抢劫、吸毒等等。我们崇尚自由、追求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适当的“限制”的尊重。何况，追求、实现自由需要一个有序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地为了折树一枝将整棵大树都连根毁掉。

这位教授还以鲁迅著名的“吃人”说为据，言其观点“绝对正确”。其实，鲁迅的“吃人”说讲的只是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宋明之后的体现强权、突出“纲常”的所谓“礼教”，的确有压抑、摧残人性的一面，但不能由此就说整个中华文化都是“吃人”的文化。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糟粕是“吃人”的，中华文化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励有为等人文主义精华却是“养人”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些人文主义的精华滋养下才发展壮大、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且，这些人文主义精华或者说基因至今还在大多数中国人血脉中存在着、传承着、生长着，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早就完蛋了。以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对中华民族进步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不可否认，但他们的过分之处也应明确指出，比如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取消汉字、废除汉语等等。

一走极端，就不客观。作为中华民族一员，而且是大学文科教授，几十年来，都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一个“反”的立场和态度，固然是一道风景，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拿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建设性、创新性的方案来，而不是一味地“反”。

（2016年12月27日）



# 雨丝风片

2010年8月24日，我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名为“庞进慧雨”的微博，也就是说，本人也赶上了时髦，开始“织围脖”了。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今是短信加博文，尤其是微博，随记生存感悟，捕捉思想灵光，滴水映日光，微言昭大义，鼠标一点，连线全球。古时的思想家有《论语》传世，今天的微博，朝“当代论语”的高度努力未尝不可。

**1. 五字50年：**活了50多岁。曾想到每10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么，1到10岁——“饿”，那会儿老吃不饱；11到20岁——“热”，满腔热血，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21到30岁——“苦”，上大学学得苦，爱得也苦；31岁到40岁——“涩”，步入人生多难阶段；41到50岁——“奋”，以头为钻，顶开一方属于自己的天空……（2010年8月25日）

**2. 不要脸的社会：**一位画家和我谈起某协会换届选举事，气愤加无奈地说：“不要脸的社会，无耻者上。”这话使我想到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过，这样的话能说出来，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人都不要脸。（2010年8月25日）

**3. 收到一短信：**“人有钱有时间有个好身体，绝品；人有钱无病无时间，珍品；人无钱无病有时间，上品；人无钱无病无时间，次品；人无钱无时间有脾气，废品。”我没有多少钱，过得去而已；但二十多年来未住过医院，时间还算宽松；大体上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谢天谢地谢父母也谢谢身上的各位器官们！（2010年8月25日）

**4. 水喻三家：**南怀瑾先生用粮店、百货店、中药店比喻儒、佛、道三家对国人的作用，有道理。我觉得还可以用水来比喻：儒家是自来水，大多数国人天天都得喝，都在喝，尽管也源于自然，却加了漂白粉；佛家是茶水，有青、红、花种种，喝了总是益多害少；道家是矿泉水，来自大自然，富含微量元素，常喝可清心明目。（2010年8月26日）

**5. 一条闪烁灵光的短信：**上帝时髦，把地球调成了震动模式，把地震局调成了静音模式，把灾民调成了户外模式，把遇难者调成了离线模式，把总理调成了飞行模式，把部队调成了待机模式，把政府调成了会议模式，把捐款调成了日常模式……今天我也发个信息，为你设置永久平安模式！（2010年8月26日）

**6. 两蛋子：**如今的媒体娱乐版，关注的多是明星们的脸蛋子和尻蛋子。套用一下领袖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可以说：“脸蛋子，尻蛋子，娱乐版就靠这两蛋子。”（2010年8月26日）

**7. 前些日一短信：**超市买了鸡蛋，到家变成小鸡了！买了个凉席，一睡变成电热毯了！汽车不用点火自己发动了！路上遇陌生人，变熟人了！麻将刚码好，糊（和）了！——好在这两天凉下来了。（2010年8月26日）

**8. 适度为善：**老祖宗讲“中庸”，“中庸”就是河南人讲的“中”，即“可以”“行”“刚好”的意思。尤其是这个“刚好”，简直就是“中庸”的精髓。“刚好”就是“恰到好处”，就是“适度”。无论说话做事，“适度”了也就善了，也就美了，也就尊道了，也就有德了。（2010年8月27日）

**9. 活着就很幸运：**菲律宾人质事件走了八个，伊春空难走了四十二个——阴阳两隔，竟是刹那间的的事情！生命有时候是很无常、很无奈、很无助的。我们活着，已经很幸运了；如果还健康地活着，那就幸运复幸运了。（2010年8月27日）

**10. 折腾的学问：**自由：想折腾就折腾；幸福：折腾什么享受什么；迷茫：不知道怎么折腾；宽容：怎么折腾都行；寂寞：自己折腾自己；开心：越折腾越会折腾。总之，人活着就得折腾。（2010年8月27日）

**11. 失尾的鹿犬：**一犬随着主人的脚步跑前跑后，尺把长，黄褐色的皮毛油油地泛光，眼睛黑亮，一双大耳朵乍起来，扑闪扑闪。我问这狗尾巴怎么这样短？主人说生下不久就掐掉了，为了像鹿、好看。人的审美往往以残害动物为手段。不过，看这狗倒是想得开，又跳又舔地撒着欢，好像生来就该无尾似的。（2010年8月27日）

**12. 粉丝：**我的微博才开张两天，就有八根“粉丝”了，令人高兴。我知道，“粉丝”是英语“Fans”的音译，意思是什么什么迷，或可称拥趸者、支持者。我相信，我的“粉丝”会越来越的，多到何种程度呢？理论上讲，地球上的每一位上网者，都有可能成为我的“粉丝”。（2010年8月27日）

**13. 微博适合我：**我这个人吧，对生活中的现象和看过的诗文警句等等，爱琢磨，琢磨的过程中吧，就有些感悟生发出来。这些感悟吧，有些还蛮有意思。用长文章朝出写吧，比较累人。现在好了，我可以用微博的形式相对轻松且愉快地记录它们了。人活着，糊口养家之外，剩下的，不就是思考和表达吗？（2010年8月27日）

**14. 神的出现：**道士李一近来被舆论围剿，日子怕是不大好过了。其实，拉开距离看，造神原本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神与信仰有关，信仰要求极致，不到极致，就谈不上信仰。那么，无论什么，把它推向极致，如全知全能呀、无处不在呀、普度众生呀、永远正确呀、美好无比呀等等，神就出现了。（2010年8月28日）

**15. 知音：**现在是凌晨3点25分，我刚才发了两条微博，马上有阅读并发表评论者。我点看了一下，一位叫“幽灵自白”，浙江杭州的；一个叫“柳林



lance”，北京朝阳区的。天涯知音，互联网真是太伟大了！（2010年8月28日）

**16. 呼吁六小时工作制：**友人在某国某市找到工作，早5点多起床，搭车数十分钟，赶7点准时到岗，做电子产品检测。整整八个小时，稍一走神就出错，错则受罚。一周下来，头晕目眩身骨软。于是说：“我算是理解深圳富士康的工人为何要跳楼了。”资本家开公司，把人当机器用。解决此问题有一法：实行六小时工作制。（2010年8月28日）

**17. 馍馍蒸得太多了：**我呼吁实行六小时工作制，还有一个理由：人类社会可比一个人，这个人一天最多吃十个馍馍，可现在却蒸出了一百个、一千个，甚至更多的馍馍。蒸如此多的馍馍，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疲累了人的身体，何苦？不如缓缓地、低碳地，把馍馍蒸得够吃就行了。（2010年8月28日）

**18. 听不清的秦腔：**环城公园有戏摊若干，主唱秦腔，演员多为在剧团里待过的女士，一般清唱，间或化妆挂衣。观看者多中年以上，散散拉拉。我偶尔驻足，除少数知词的唱段外，大多听不清。年过半百、老陕如我者都听不清，何况少男少女非秦人者？艺术若不能俘获年轻人和外籍人，前景不妙。（2010年8月28日）

**19. 许多人都活得平庸无聊：**附近道边有人撑麻将摊，一溜十来桌，下午至晚，若无雨雪，总见许多人在那儿垒长城，有男有女，白发青丝，带点彩头，五毛一块，还吸引不少围观者。我问其中一汉：老见你在这儿打呀？答曰：“没事嘛，岔岔心慌。”于是想，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活在平庸无聊中，光彩显亮者，少也！（2010年8月28日）

**20. 人道立场：**影星成龙就菲律宾人质事件发表了一些言论，遭到众人炮轰，成龙随后做了说明和致歉。有人说名人说话要注意，三思而后言啊。我觉得还可以如此思考：生而为人，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以尊重人、爱护人为主旨的人道，对一切漠视人、伤害人的非人道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持谴责态度。（2010年8月28日）

日)

**21. 气味：**有女士坐石凳，一黄毛小狗上前绕女脚闻啊闻。我说这狗是想吃你的皮鞋吧？女说我家里也养着狗，身上有气味哩。狗主人说：我身上也有哩，路上遇到啥样的狗，到跟前一闻，就不咬了。养狗身上会有狗气味，养兔身上也会有兔气味吧？那么，狗若遇到养兔者会怎样？养狗者遇到养兔者又会怎样？（2010年8月28日）

**22. 饱食有害：**一友突发心脏病去世，告别仪式前，大家说起他前两天还一顿吃下两大碗羊肉事。我说，吃得也太多了，不能说心脏犯病就是这羊肉吃的，但一定有关。人体对营养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摄入过量，便成负担，胃吃不消，相关联的脑神经、心血管也不得清闲。我多次讲“适度为善”，饮食如是。（2010年8月29日）

**23. 生物钟养生法：**养生如今是热门，不少人站出来说话。有些话说得有道理，有些话属于故弄玄虚。我这些年身体没有出什么问题，有人问是如何保养的？我说很简单，有精神了就干事，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乏了就睡。总之是依着自己的生命节律。世上养生的方法五花八门，我这样也算一种吧。（2010年8月29日）

**24. 美味不可多用：**有人问：你说渴了就喝，饿了就吃，是不是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我说这个要因人而异。我是渴了就喝水，或茶，多是苦丁茶，此茶平血脂、降血压；饿了就吃饭，家常便饭，能杂则杂，大肉基本不吃，九成饱即停筷。当然，有美味了，也不拒绝，但美味不可多用。（2010年8月29日）

**25. 形象：**甲乙都在文化界供职，平日嬉笑怒骂，无话不说的。忽一年，乙被选中，到某县挂职副县长。有次甲去某县办事，搭上了前来接乙的车。上车后，甲讲趣闻，抖段子，嘻哈如常。乙则一路端坐，颜面紧绷，无笑少言，仅哼

哈而已。下车后甲说乙：你咋像变了个人似的？乙说：司机是县上的，我得注意形象啊。（2010年8月30日）

**26. 绝不杀生？** 国外某教一位大师，为了践行“绝不杀生”的誓言，平时总是带着一把柔软的扫帚，走路时轻轻地扫着前面的地方，籍此避免踩到昆虫。这样的大师大概不能远行，否则得扫到猴年马月？他大概也不能生病，生了病也不能吃药，因为吃药意味着要杀死细菌和病毒——它们也是“生”啊。这样的人活不成。（2010年8月30日）

**27. 好梦大家做：** 凌晨时做梦，梦见自己挑拣水中的比麻将稍大的白色石块，摆排成龙身的样子。上网查之，说玩耍意味着愉快和放松。梦见玩耍，“通常代表了发了点小财，不再为日子烦恼”。还说梦者心态很好，清闲，童心未泯。看来我是做了一个不错的梦，愿大家都来做这样的梦。（2010年8月30日）

**28. 相反相成：** 某某属于德才兼备、勤奋刻苦型，任某单位副职，不料正职却是一个不学无术且妒贤嫉能之辈。于是某某处处被打压、事事遭难为，甚至被告黑状诬陷。某某询于我，我说：万物莫不有对，生活中如果遇不到对头，那对头就成了自己。你应该怀感激心，这是在从反面推你哩！难得啊，不成功都由不得你了！（2010年8月30日）

**29. 抑郁与知识：** 河北省一县长，在住处自缢身亡，报道说是得了抑郁症。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剧作家，在自己家里，喝什么药一走了之，也是抑郁症。多年前，本市某报一女记者，从高层楼上跳下去了，还是抑郁症。县长、剧作家、记者，都是有知识的人。看来抑郁症并不因为你有知识就不光顾，有的人知识越多越抑郁。（2010年8月30日）

**30. 当年的美人：** 一女告诉我，她年轻时与爱人斗嘴，稍不如意，便柳眉一竖说：不行就拜拜！爱人立马陪着笑脸哀求：美人息怒美人息怒！去年一次和老公吵架，气头上说了一句不行就离婚，老公当即面色坦然地回应：好啊好啊，

你起草协议我签字。从此，再不敢提离婚二字了。于是叹道：年龄不饶人啊，没优势了！（2010年8月30日）

**31. 思想创新之难：**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可谓日新月异，人文思想方面的创新就不易了。有人抱怨框范太多，我觉得即使全面放开，你又能想出些什么新花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涌现了以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大家，他们像天上的星座，之后，大家就沐浴在星光之下了。造几个卫星可以，造一个星座试试？（2010年8月31日）

**32. 爱情模式：**不能不爱你，不能不离开你，离开了你又不不能不想你。世间的爱情，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样子。（2010年8月31日）

**33. 拧巴：**一作家，价值观已基本上西化，对现行一切，多持批判态度。如此特立，当不失为一道风景。可他却在官办的机构中谋一席位，还挤到体制内去当官。一论者说这叫既给锅里吐唾沫，又在锅里舀饭吃。真不知他内心是如何平息这种“拧巴”的。不过，想一想似乎也能理解：他不在这口锅里舀饭，到哪里去吃？（2010年8月31日）

**34. 精神富翁：**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有数家华人媒体的记者到住处采访，还接受初识友人的宴请，被拉着到处转游。夫人说：“看把你忙的，我来了几年了，也不见人请。”我说这叫“贫在闹市少人问，富在深山多远亲”，我是一个精神富翁呀！（2010年8月31日）

**35. 社会痼疾之一：**《圣经·新约》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表达：“雪中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如果某人在某个行当浪得大名，那么，各种光环和优待会接踵而至，甚至连放个屁都会有人捧着闻——文学艺术界尤甚。（2010年9月1日）

**36. 三个级别：**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可分为三个级别：过不去，过得去，过得硬。过不去就是你看了第一段或第一页，就不想看第二段或第二页了；过得去就是还能让你从头看到尾；过得硬就是吸引着你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而且还想一字不拉地再读第二遍。以长篇小说为例，这些年来，大多数作品都是过得去，过得硬的寥寥无几。（2010年9月2日）

**37. 过得去而已：**按我的眼光，当代不少作品是过不去的。有些作者，基本功不到位，一起笔就是病句。而过得硬的作品，思想和艺术都是“跳空高开”的，比如《白鹿原》，比如《沧浪之水》，这两部长篇，在我看来，是过得硬的，是作家死后可以当作枕头枕的。大量的作品，也获什么奖，也自吹或被人吹，但在我看来，过得去而已。（2010年9月2日）

**38. 搅屎棍：**某评论家不喜欢李傲，曾当众不屑地斥李傲为“搅屎棍”。我对这种说法不依为然。倒觉得人家博学、善辩、记忆力特好，而且勤奋。仔细想想，这“搅屎棍”之称，也不全是贬意：第一，说明这个社会有“屎”；第二，其“屎”可搅，需要并值得人来搅；第三，能搅出名堂也算有本事。（2010年9月2日）

**39. 上帝不救：**某地发大水淹至教堂。某男爬上屋顶，抱住十字架。人们发现前去施救，接连三次，某男都不下来，说他是忠诚的信徒，上帝会来救他的。结果屋塌，某男丧命。死后他去见上帝，问为何不救？上帝说我接连三次派人去救你，你都不下来。对此故事可有一问：上帝为何不让施救者说出他们是上帝所派？（2010年9月2日）

**40. 写出一句好诗就算成功：**我觉得一位诗人，把诗写到人们一提起你就想起某句诗，或提起某句诗就想起你的份上，就算成功了。就像人们一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想起北岛；一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想起顾城那样。许多诗人一辈子都写不出一句这样的让人记住并传诵的诗。（2010年9月3日）

**41. 凤毛麟角：**散文领域同样，过得去甚至过不去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过得硬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我们提鲁迅，会说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提朱自清，会说他的《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写散文几十年，发表作品数百篇，真正敢说过得硬的，也就《天地苍茫一根骨》等一两篇。于是觉得，写好文章不易，写出精品更难！（2010年9月3日）

**42. 饭桌上听来的：**某些领导干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讲法律；你和他讲法律，他和你讲权利；你和他讲权利，他和你耍流氓。（2010年9月4日）

**43. 有人说：**快乐总与宽厚的人相伴——大体如此。财富总与诚信的人相伴——不一定，发财者中有不诚信的人，还有时而诚信时而不诚信的人；智慧总与高尚的人相伴——不一定，阴谋诡计也算智慧了，可一点儿都不高尚；魅力总与幽默的人相伴——不一定，幽默的人有魅力，但一些有魅力的人谈不上幽默。（2010年9月5日）

**44. 蚰蚰的命运：**在某山庄开会，一只蚰蚰出现在我下榻房间的卫生间里。想它的命运：第一，从门窗处蹦出去，这不大可能；第二，无食物可吃，饿死；第三，丧命在人的脚下；第四，人将其逮住，放生。晚上归来，发现它待在卫生间近门处。心想可别踩着它，不料洗手后扭身，只听啪一声，还是踩着了。于是叹道：你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啊。（2010年9月6日）

**45. 爱情加美味：**一位退休干部发感慨：“还没干哩可退了，还没爱哩可恨了，还没结哩可离了，还没活哩可老了……”又说：“身体最宝贵，爱情已报废，其他无所谓。”我说前边几句有惜时之意，后面句子有点消极，可将中间句改作“爱情加美味”。（2010年9月6日）

**46. 道水儒树：**站在华山北峰向南望，但见诸峰高耸，壁立千仞。然崖壁水流有痕，峰顶树绿成排，真乃山高水高、山高树高也。那么，这高水一定是因了树的涵养才旺盛，这高树一定是因了水的滋润才丰茂。于是想，这水可比道家，

树可比儒家，水与树，树与水，相依相吸、互参互补，才蔚成风景的啊。（2010年9月7日）

**47. 支架：**支持是生命的支架，关心是灵魂的关联，鼓励是前行的鼓点。亲情中国，友谊世界；龙雨广泽幸福地，井泉车至欢乐门。（2019年1月1日）

**48. 与其：**与其难过，不如快活。碎石磊岳，溪水流河。（2019年4月29日）

**49. 救：**自己救自己。自己救不了自己时，支持他人救自己。自己和他人

都救不了自己时，就势闭眼，化作微尘。（2019年4月29日）

**50. 板凳：**板凳一坐十年冷。你把冷板凳坐过三十年，你就站起来了。（2019年5月1日）

**51. 口水：**你让别人流口水了，有关你的口水事就多起来了。我自向前走，任他口水流。（2019年5月2日）

**52. 共享社会：**我们已进入共享主义社会。人人享我，我享人人。各享其享，享享与共。（2019年5月15日）

**53. 好日子：**每天早晨睁开眼，说一声：“嗨，我还活着，太好了！”生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阳光雨露，电闪雷鸣，顺程逆旅……过去的，都是好日子。（2019年5月17日）

**54. 舒服：**人活得自在，写的字不一定舒服。人若不自在，写的字一定不舒服。（2019年5月20日）

**55. 我们的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以伦理为根基、以集体为本位、以福

生为目的，以龙凤为象征标志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使我们团结凝聚、苦甘与共，活得有情，有义，也有力！（2020年9月29日）

**56. 实际情形：**杨锦麟先生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两句话：“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马未都）“笔下有满纸烟云，心中却尽是安详。”（杜骏飞）我帖了一句：“理想状态，没有人能做到。”在本人看来：如果一个人眼里写满了故事，他的脸上肯定有风印霜痕，区别只是多少而已。同样，一个能写下满纸烟云的人，心中就不可能尽是安详。反过来说，一个人心中若尽是安详，他可能就没有了挥笔的动力和激情，笔下也就不可能满纸烟云了。我觉得还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题杜甫草堂）与实际情形更符合些。（2020年10月15日）

**57. 社会化生存：**人是群体化、社会化生存。个己的生命价值，要在他者的认可、肯定中才能显示和实现，所谓“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不能和他人、群体、社会对自己的评论、评价、评介彻底隔绝的。（2020年10月15日）

**58. 总见：**总见成群的海鸥和鸽子在住地附近的广场上飞飞落落，就疑惑鸟儿们来这光荡荡的场地上做什么？近日才知晓其原因——有人喂。（2023年8月6日）

**59. 巨型小黄鸭：**巨型小黄鸭，三万磅重，六层楼高，号称世界上最大。事物一沾上个“最”字，似乎就有了引人注目的由头。若有人出面张罗，热闹就凑起来了。（2023年9月17日）

**60. 烹调菜肴：**烹调菜肴，讲究色香味形器意养；写作诗文，其实也讲究这些。（2023年9月29日）



## 舞动的绿意

西安世园会是以“绿色引领时尚”为理念的。那么，名为《天人长安》的开幕式演出中，如何体现这个“绿”呢？当我随着电视摄像机提供的画面，面对那个状若花瓣般的大舞台时，就想：“绿”是肯定会有了，但能“绿”得让人眼睛一亮吗？

我的期待很快就得到了满足。荧屏上打出了“第一舞章：柳色”的字样，优美的音乐声中，一棵棵柳树出现了，这些柳树活动着，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片片葱秀的柳林，仔细一看，噢，原来是人扮的：人是树桩，背上背着高扬的树干，带着新叶的枝条便一丝丝垂下来，随微风而飘摆，婀娜娜娜。“创意不错！”我心里不禁赞叹了一声。柳者，绿也；柳林，绿色成林也！世园会在灞灞生态区举办，一提到灞字，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灞河、灞桥、灞柳；想到“长安八景”中的“灞柳风雪扑满面”；想到唐人的灞柳折别，“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而这一切，都离不了一个“绿”啊！

舞台上出现了活泼可爱的总角孩童，出现了精神矍烁的束发老者，出现了抚琴击节的翩翩少年，出现了红裙鲜亮的窈窕美女。那几十位美女，每人手中都持一节柳枝，一边舞动，一边歌唱：“袞袞袞袞，杨柳依依，沐之灞水，风乎东隅。坐看终南紫云起，咏而归，情自怡。袞袞袞袞，流觞水曲，惠风和畅，把酒索句。走笔龙蛇醉烟絮，咏而归，乐而居。袞袞袞袞，霓裳羽衣，春城飞花，踏歌青堤。长安水边多佳丽，咏而归，长相忆……”这是王军先生作词、赵季平先生作曲的《袞袞谣》了。之前拜读过歌词，今天观之表演，听之旋律，脑海里便浮现出古人在灞水边、柳阴下沐浴、流觞、嬉戏的情景……多美啊，久违了！

让我再次眼睛一亮的场面是王刚先生庄重地宣布世园会开幕之后，舞台上出现一溜白衣少女，她们头戴绿叶花圈，手捧花篮——我注意到，那花篮的提把是用绿枝绿叶缠就的。就想，她们是要表演“天女散花”吧。快看，她们的手伸进

篮子里——噢，不是花，是蝴蝶！那么大的蝴蝶！那么多的蝴蝶！妙妙妙，想不到。该不是电脑特技“假蝴蝶”吧？不是，是真的。哪里来的这么多真蝴蝶呢？看来，这世园会不但好看，还神奇。蝴蝶与植物共生，是绿色生命呢。

（刊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2011年5月1日）



## 再访何村

多年来，关于农村变化大的信息听到过不少，但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当今的农民兄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久居城市的我还是知之不详、体会不深。而因小时候生活在关中乡镇，20世纪70年代做过插队知青，还当过几年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对农业、农村、农民总有一份念念在兹的牵挂。于是，当市文联的朱文杰先生邀请参加一个“作家记者进村入户”活动时，就欣然应允了。

西安市财政局派了一辆车，拉着我们一行五人出北门，上高速，直奔高陵县。路面宽阔平坦，两边是一片连一片的田野。今年雨水多，秋庄稼都长得很好，放眼望去，一派葱绿，心情也随之葳蕤开来。

车先开进高陵县财政局，由局长向我们概括性地介绍该县2002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基本情况。重点是高中、幼儿园免学费，蛋、奶免费发放，农民合作医疗免费，农民工培训，农民医疗保险，农村饮水改造等10个“全覆盖”。之后便下楼，局长陪着，驱车前往有“中国大棚第一村”之称的通远镇何村。

这个何村我是知道的，2003年，参加西安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就来到过何村，参观过该村的蔬菜大棚。记得当时还问过接待我们的一位村干部：“通远镇是有名的天主教教区，你们村信教的人多不多？”那位村干部回答得很干脆：“我们一信共产党，二信钱，不信教。”

距县城不远，路平车好，一会儿就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和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热情地迎接我们。两人都是白衬衣、蓝裤子，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我发现壮年汉子有些面熟——对了，就是2003年回答我问题那位村干部。经局长介绍，知他正是何村的当家人、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史安民，年轻人则是上任不久的通远镇镇长。

我们被让进村委会的办公室。宽大的会议桌上摆着几个大盘子，盛着绿绿的黄瓜和白白的葡萄。史安民说：“你们尝尝，都是大棚里产的，葡萄是立体栽培。”我尝了几粒葡萄，果然又鲜又甜。“我们何村，八个村民小组，耕地 2580 亩，人口 2200 多人，现有日光大棚 3100 多栋。”史安民介绍说，“我们 1992 年开始搞大棚，2002 年形成规模。2009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1 万 5 千元，近两年不少村民年收入超过两万。我们的大棚菜有十几个品种，年产鲜菜三十多万吨，近销西安，远销西北、东南市场。”

“我们有一个口号：信党，信钱，信科学。”史安民继续说（我脑子一闪：比 2003 年的回答进步了，增加了“信科学”），“过去，我们这里九成人信教，现在信教的人只剩下七、八十岁的老汉、老婆了，年轻人几乎没人信了。大家白天卖菜，晚上学知识、学文化，跳舞，跳交谊舞、广场舞。我们村有唱戏的、唱歌的、走模特的，逢年过节，自己可以搞起一台晚会。”“前些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这些年我们村全面落实了老龄补贴，合作医疗也实现了全覆盖，可以说看病不再难了，大部分医药费都报销了。”

说到这里，史安民让在座的村妇联主任讲讲计划生育。妇联主任说：“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好做多了，村民的思想观念改变了，觉得还是娃生少了好。过去生娃多在自家屋里，现在都到县上的大医院里去生。孕前、孕期检查，直到临床分娩，全都免费。”听妇联主任所讲，使我想到了在加拿大了解到的情况：前几年我每年都要去加拿大探亲，一待就是几个月，对该国的福利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曾赞叹其“老有养，幼有育，学有教，住有居，安有保，病有医，亡有葬，魂有寄”。现在看来，这些福利，在我们国家一些地方，比如高陵县的这个何村，就基本上实现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在对老百姓实施的福利方面，已和发达国家不差上下了。

一位村干部将史安民的名片发给我们。我将这张名片端详了一下：正面，印着蓝水、绿桥、红字的“泾渭安民”商标图案，和“西安市安民净菜有限公司总经理”字样；背面，“全国劳动模范、陕西省人大代表”下面，是这样一段话：“公司依托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常年供应各类通过检测的时令鲜菜……‘泾渭安民’牌箱装无公害蔬菜，以高质量、低价位，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尤其吸引我注意的，是竖着印的两行红字：“走向清华大讲台”和“自强不息”。

“走向清华大讲台”，指的是2007年11月10日，史安民登上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会议厅讲台，以《人变观念村变样，少生快富奔小康》为题作讲演之事。据说其讲演曾将会议气氛一下子推向高潮。讲演只作了短短10分钟，可引起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就多达六次。我想，他的讲演能在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与会者中产生强烈反响，与他多采用来自民间的生动的语言有关，也与他作为土生土长的村干部对基层工作特别熟悉，且体会深刻、独到有关，更与他身上洋溢着一种精神，从而具有一种魅力有关。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卦》，意为自觉地努力向上，永不松懈。《乾卦》是一个以“龙”为喻的“龙卦”，“自强不息”体现的正是龙的精神。与“自强不息”结伴的，还有“开拓创新”“适变图强”“团结合力”“造福众生”等等，这些，从事龙文化研究多年的我，在史安民身上都看到了。于是，当听到他带着几位村干部，啃干馍、挤火车，到山东寿光学技术、请高人时；当听到他骑一辆自行车，三番五次地到县城跑贷款时；当听到他顶风冒雪，奔赴外县，以个人名义为村上的大棚赊回两千张草帘时……我都禁不住地频频点头，心里说：中国文化有将杰出人物称龙、比龙的传统，而眼前这位史安民，就是一条龙啊！

我欣赏史安民，还有一层原因，是他只大我一岁，我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而且，我也做过农村基层干部，特别理解那种想干一番事业的心情和抱负。这种心情和抱负，有为社会、为大家的成分，也有为自己，即实现人生价值的成分。只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农民在大田劳作之外搞点副业，都常常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于是想到，像史安民这样的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个重要的也是可以作为前提的原因，是时代变了，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变了。

（作于2012年8月28日于西安龙凤堂）

## 记忆阎良

我出生在中国陕西临潼栌阳。不过，我的出生地栌阳，和做过秦都的栌阳，既是一个栌阳，又不是一个栌阳。说它是一个栌阳，是因为有了做秦都的栌阳，才有后来的栌阳；说它不是一个栌阳，是因为后来的栌阳已向古栌阳的西南方向移动了约二十华里——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这个移动是在唐代初年完成的。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李渊撤销汉刘邦所设的万年县，只设栌阳县，其县城便移到现在的地址了。之后历唐、宋、金、元六百多年，栌阳一直为县，直到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 1267 年），才降格为镇，其地并入临潼县（现称临潼区），至今未变。这也就是说，有两个栌阳，秦汉至唐初的栌阳在今阎良区境内，唐初以后的栌阳在今临潼区境内。这两个栌阳相距不远，从地缘上说，可谓都在大栌阳范畴。说不定哪天区划调整，将属于临潼区的栌阳划归阎良区管辖，如此好像更顺一些，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旅游业的开展更有利一些。

在我的大脑皱折里，阎良的印痕是深刻的。有三件事情可讲。

一是小的时候在阎良乘火车。父亲的祖籍在蓝田，1949 年冬天，父亲将祖父叔父等一家人迁至离三原县城近，却属泾阳县管辖的夏任村。这样，小儿时节的每个假期，我和姐姐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送回夏任村住一段时间。那时候不通汽车，我们得搭乘阎良到三原的火车。二十华里路，天不明就得起身，走到或让人送到阎良，赶 9 点多的一趟火车。冬天下雪，路不好走，我们坐在架子车上，用被子盖住腿脚，冷得还打哆嗦。记得有一次，我们和父母一块回夏任村，到阎良时迟了一步，没有赶上火车。父亲就决定在阎良住一晚，第二天再走。那是一个小旅社，被子又脏又潮，虱子乱跑，咬得我们浑身起疙瘩。

二是辣子酱夹馍的故事。父亲 1952 年至 1965 年，任栌阳地段医院院长。1965 年秋，“社教”运动开始。已调至临潼县医院的父亲被“押解”回来，接受批斗。作为“四不清干部”的嫌疑人，父亲是不能在家里住的。医院有五间病房，是父

亲在任时建的。门都朝南开，但有一间是隔开来的门朝北开的小房子，位于病房的西北角，平时做传染病病房，这时便成了关押父亲的临时“牢房”。同在一个院子，父亲和妻子儿女不能见面，更不能团聚。那年月，家里吃的最多的“副食”，是母亲自己腌制的咸菜。间或让人捎买点辣子酱回来，把馍馍在炉子上烤黄了，趁热掰开，夹上辣子酱吃，称作“辣子酱夹馍”。在当时，这已属“美味”的范畴。当我们吃到这样的“美味”时，自然会想到被隔离关押的父亲。我说：“给我爸送一个辣子酱夹馍吧。”母亲说：“人家看得很严，不让家里人见，怎么送？”我说：“让我试试。”于是，母亲就给父亲专门烤了一个四面焦黄的蒸馍，匀匀地夹上了辣子酱，用展布包了交给我。我揣进怀里，装着玩耍的样子，顺西墙走向那间房子，有一个看管人员在那儿踱来踱去，趁他不注意，我飞转身奔到门边，一推门就进去了。房子很小，一床，一桌，一椅而已。父亲当时正伏在桌上写“交代材料”，见我进屋，吃了一惊，站起身来，我赶忙将热乎乎的辣子酱夹馍从怀里掏出，双手捧上。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接过去就吃了起来，吃得很香……这段送辣子酱夹馍的故事，给我和父亲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父子俩还常常忆起，感慨不已。而当年的辣子酱，就来自阎良，栎阳街上是无卖的。

三是领着同学们看飞机。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开始大造反、大串联。我当时只有十岁，够不上“红卫兵”，算是“红小兵”。眼热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风风火火地上井岗、赴延安、到北京，便也想出远门“串”一回。于是，身为班长的我，便率领全班三十多个同学，打一面红旗，捧一幅毛主席像，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二十多里路，到阎良机场看了一次飞机。想想看，一群十岁左右的娃娃，在没有老师、家长的关照下，自作主张地跑出门，放到现在，大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记得是早上出发的，一路风尘，走到机场边已快中午。机场是不许进的，好在隔着铁丝网，还是远远地看到了几架飞机。这是第一次看到落在地上的飞机，那银白色的在阳光下闪亮的羽翼，给年幼的我们一阵惊喜。

（2014年5月1日于西安龙凤堂）

## 厚土康庄道

2023年5月16日午夜（加拿大安省和北京时间相差12个小时），已进入梦乡的我，被一阵铃声唤醒。拿起手机一看，是西安市阎良区作家协会主席冉学东要求音频通话的提示。点开，传来熟悉的乡音：“庞老师好！康桥您知道吧。我们搞了一次《我与康桥》的征文活动，想请您写几句话支持一下……”放下手机，我脑子转悠起来。

一提康桥，人们便会想到中国现代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那首题为《再别康桥》的名作：“……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写得清新优美，令人过目不忘。不过，徐先生笔下的康桥，指的他年轻时曾在其所在地生活过，读过书、交过友的英国的剑桥。而冉学东说的康桥，是距离我的出生地栎阳镇大约三十华里的康桥。这个康桥，曾是临潼县所辖的一个镇；人民公社化时，称康桥公社；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相桥、关山、武屯、振兴等乡镇一起划归阎良区，现称康桥村。

关于此康桥的得名，《词典网》的解释是：“宋称桥渡。明正德年间李梦阳感关中名士康海相救之恩建桥曰康桥，村遂以桥名。”清代康熙《临潼县志》载释得详细一些：“康桥，在县北八十里。武功康状元海不阿刘瑾，与崆峒李梦阳齐名。峒为瑾陷，逮理，有对山救我之语，海委曲救之。归里时，潼令有世讲，为桥于漆水上渡之，故名。”将这段话译成白话，即：“康桥，在临潼县城以北八十里的地方。祖籍陕西武功县的状元康海（号‘对山’），对明武宗时权倾朝堂的大宦官刘瑾不曲从、不逢迎，与出生于甘肃庆阳、号‘崆峒’的李梦阳名望相等。其时，李梦阳遭到刘瑾的陷害，被逮捕审理。李梦阳托人给康海传信，言‘对山救我’。康海收到后，不顾自己的清名受损，亲自登刘瑾之门为李梦阳求情，李梦阳遂被释放。之后，康海回归故里时，时任临潼县令有世提出，在康海要经过的漆水（石川河上游）之上修一座桥迎接康海。康桥村因在此桥北岸而称‘康桥’。”





显然，康桥之名，有尊敬、感念康海之意。

康桥属于八百里秦川的一部分，地灵人杰，主产小麦、玉米、相枣、甜瓜等。尤其是甜瓜，具有成熟期早、外形美观、果肉细腻、脆甜爽口等特色，已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地区——2014年7月中旬，我曾应冉学东之邀，携妻女至该甜瓜生产基地，参观、品尝，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之外，康桥油酥馍、康桥牌水泥、康桥锣鼓等，也都颇有名气。

那么，写什么好呢？我想，撰一副联吧，把“康桥”二字嵌进去。于是，边琢磨边在手机的“备忘录”上划拉。琢磨了一阵，困了……17日凌晨5点多醒来，拿起手机继续琢磨，一会儿，成了，曰：“厚土康庄道 新风幸福桥”。又一看，“庄”和“福”都是平声，应该平仄相对，于是，改定为“厚土康庄道 新风美彩桥”。起床、早餐后，展纸挥毫，隶书两副，选之一，拍照后微信给冉学东，学东立即复以三个“大拇指”和一个“好！”

数日前，我在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做了题为《创造哲学与作家的创造》的讲座，其间，特别讲到了“创造契缘”。契，是契机，契合；缘，是因缘，缘分。创造契缘就是创造的契机和缘分，即创造的机遇、创造的触媒。作家的作品，无论长短大小，往往都有一个“创造契缘”。如今天，有了冉学东音频电话之“契缘”，才有了我撰的这副虽然仅有十个字，却意味悠然的“联”，和这篇谈“康桥”的文。

（2023年5月1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樊尧村的一张合影

翻阅旧照片，看到了这张合影。这张合影上，有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弟、妹，有舅母和她的儿女及孙辈等。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89年4月5日“清明节”，拍摄地点是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樊尧村。如今，照片上的几位年长者都已作古，前边蹲、站着的小娃娃们，也都成了膝下“豇豆一行，茄子一行”的“为人父母者”



1949年前后，我的父亲庞济民（照片上后排站立戴帽者）由三原县卫生院学医出师，行医于三原、泾阳一带。行医过程中，父亲治好了樊尧村一位女患者的乳腺脓肿，这位女患者后来被父亲称作彭家二姐，这位彭家二姐就将她的表妹姚芳云介绍给我的父亲。于是，姚芳云就成为我的母亲（照片上前排站立左五居中），樊尧村就成为我的舅家。

小的时候，每逢寒暑假，我和姐姐都会到樊尧村舅家去住。外婆、舅父、舅母（照片上前排站立个高者），还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对我们都很好。回忆起来，故事很多，一些细节可谓终生难忘。如有一次，舅父姚鸿俊骑自行车送我回父母工作的临潼栌阳。路经永乐镇的时候，舅父停下车子歇脚。这时，我看到一个食堂的玻璃柜里摆放着酱猪头、酱猪蹄等，还有一块黑红颜色的我不认识的东西。就问舅父那是什么，舅父说是熟猪肝，问我吃过没有，我说没有。于是舅父就让人家给我切了一块，上秤称了一下，花了三毛钱还是五毛钱，用麻纸包着给了我。我就一次咬一点点地品着吃，吃了一路。这是平生第一次吃猪肝了，那酱香的味道，至今似乎还留存在舌根之下。还有一回，我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想得不得了似的。二表哥姚新学在大田里干了一天活了，肯定很累的，但他为了满足我，二话不说，推自行车出门，一溜烟十五华里，把我带到泾阳县电影院。那晚上演的是《红灯记》，京剧片，露天场，一毛五分钱一张票，进去时已经开演了，浓眉大眼的李玉和已举着红灯唱起来了。我们是站在后边看的，尽管剧情已很熟悉，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两眼潮潮的。表弟姚咸学，比我小一岁，在一块玩得最多。顶牛，打四角，到涝池里去游泳，对了，还玩“打溜子”——将皂角核或杏核放在砖头上，隔两三丈远的距离，用圆铁片轮着扔打，谁打下就归谁，打下多者胜。那时候舅家庄子旁有一个枣树园，打溜子常在枣林间进行。那些枣村都有碗口粗，繁繁地结着枣儿，又大又甜。

照片上最早离世的是我的母亲。那是1999年的3月1日农历己卯兔年正月十四。这天下午，住在临潼栌阳的父母接到了泾阳打来的报丧电话：彭家二姐去世了。这个电话，使父母陷入了悲痛和怀念之中。彭家二姐和母亲的感情非同一般：她大母亲十岁，是母亲的姑表姐。母亲小的时候，曾被这位表姐抱看过。彭家二姐的乳腺脓肿被初做医生的父亲治好，二姐就担当起红娘的角色，玉成了父母亲的婚事。之后的岁月里，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要到樊尧村西头去看望二姐，姐妹俩拉着手，总有说不完的贴己话。

如今，七十九岁的二姐作古了，重感情的母亲是不可能不去吊唁的。于是，3月3日下午6点半左右，母亲一行到达樊尧村。在舅家门道里坐了大约十几分钟，一杯水未喝完，母亲就要去东头路口买花圈，说得抓紧时间，晚上还要赶回栌阳——父亲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于是，由大表哥和表弟媳陪着，走到村东

头，买了花圈和香、表等，再折回来向西。西头彭家笼罩在失去亲人的悲伤气氛中，纸花簇簇，哀乐声声。母亲未到门口，就哭出声来；及进院子，望着肃穆的灵堂，和二姐的遗像，母亲更是悲情难持。她按照乡间的讲究，去给二姐磕头。也就在头低下去的那一刻，升高的血压，使早已脆弱的脑血管骤然破裂，剧烈的疼痛使母亲“唉呀”了一声，双手挖头，轰然栽倒在二姐的灵堂前……

3月6日凌晨，抢救无效，母亲病逝于泾阳县医院病房。

母亲走了，世间最亲最亲的一个人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强烈的悲怆占据了大脑的全部空间，我头重脚沉，竟有些木木然了……将母亲安葬于樊尧村墓地后，很长时间，我都不能从悲痛的情感中走出。在大街上行走，一看到年长的白发妈妈们，我就想到了母亲。

后来，我写了《锥心之痛》一文怀念母亲。文中写道——

父亲一辈子不下厨房，全靠母亲解决吃饭问题。父亲晚年多病，母亲总是知冷知热地经管着，细心周到，体贴入微。母亲盼着儿孙们回家，但儿孙们回到家，在带给她欢欣和慰藉的同时，也给她增加了劳累。母亲的两个外孙，将他们的姥姥一直称“奶奶”。他们常常是半躺在床上，或斜倚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或听着音乐，喊一声：“奶奶，我要喝醪糟！”母亲就煮了醪糟，打了鸡蛋，放了白糖，端到外孙嘴边。如果喊一声：“奶奶，我想吃肉夹馍！”母亲肯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下楼出门，跑老远去把肉夹馍买回来。这样的情景，也多次演绎在我的孩子身上。母亲经管着别人吃呀喝呀，自己吃饭却基本上属于凑合，常常是大家吃毕了，她才拿块馍，蘸点菜汤，就点辣子或咸菜，粗略地随便一吃。

不仅如此，母亲还把很多精力、不少财力投到了亲友身上。由于舅父去世早，留下六个儿女，那些年因家庭成份不好，生活中遇到过许多困难，如婚姻、生育、升学、治病、盖房，等等，母亲都尽心尽力地关怀、帮助。1996年夏天，大表哥患耳疾到西安住院，住在我处的母亲，总是做了可口的饭菜，用保温杯提着，走几里路给侄儿送去。为了让主治大夫在治疗过程中精心些，母亲买了好多农村的柴鸡蛋，悄悄地送给人家。两位表哥盖房，母亲不但自己资助，还让我们也都资助一些。心是操不完的，侄儿侄女们都长大成人了，母亲又顺延地把心操到了下一代身上，求学、工作、婚姻、治病……

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曾写过这样的话：“姚氏的去世，料想不到。我多病身

体不好，常想会走在她的前头。她发病离世，我有责任，也有悲伤。但后来还是想通了，她为人太关心别人，太劳心、太苦累了，早去早享福了。”还写过“姚氏秀民，克己为人，宽厚处世，和善立身，顾亲帮友，历尽艰辛，苦在心头，笑脸待宾，劳怨随任，勤勤恳恳，一生奉献，清苦终身……生活小康了，她却永远地别了”的话。2002年元月，父亲和我商量，为母亲撰写了这样的碑文：“幼失父，中阙兄，随夫行医卅载；勤廉劬劳，尽职公事，孝母教子，扶亲育孙，慈善礼佛，懿泽后昆。”

季羨林先生曾言，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比想到自己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的人。后来，王选先生认为季先生的要求高了，他认为，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跟想到自己的时候一样多的人。我不知道两位先生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按我的考察和体验，想别人和想自己加在一起是个常数，一个多了，另一个肯定就少了。对他人的奉献往往是以克扣自己、委屈自己、牺牲自己为代价的。而我，确实见到了想别人比想自己多许多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去世三年后，父亲也在樊尧村因心肌梗塞告别人间。

从20世纪80年代起，父亲就常有心前区不适、反复胸闷的感觉，后来住院检查，发现除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外，还患有高血压IV期、糖尿病II型等。

2002年春节，正月初五，在父亲的执意要求下，我送他去了泾阳。正月十七，即公历的2002年2月28日一大早，姐姐打来电话，说泾阳通知她，爸不好了。我赶忙拨表弟家的电话，表弟媳说姑父叫不灵醒了，县中医院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放下电话就向单位要车，8点20出发，9点半左右，车开进医院大门，隆学、咸学两表弟从一侧的急救室走出，流着泪说：姑父不在了。我疾步进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眼闭合，嘴微张，脸、手还是温的……

事后，我了解到了父亲去世前后的情形：自到樊尧后，父亲的精神一直不错，住在表弟隆学家，把其他亲戚家都齐齐走了一遍；给要过三周年的彭家二姐送了匾，一件一件地安排为母亲过三周年的事情。正月十六下午，他高兴地在院子里大声说：“形势大好！一切都好！”正月十七凌晨，天还没有大亮，舅母听到后门响。7点半左右，后门外看菜场的张大叔，看到了父亲背靠在离菜场厕所不远的

一棵桐树下，艰难地向他招手。他赶忙奔过去，父亲大口地喘着气，说：“快……快，把我背……背回隆学家。”张大叔连忙背起他，连走带跑地向着表弟家的后门奔。进门后不到半个小时，父亲就过世了。

事后，我整理父亲留在西安家中的遗物，发现了静悄悄地呆在一个包中的硝酸甘油含片和复方丹参滴丸。唉，父亲啊，你是医生，对自己的病竟如此大意！你要是随身带着救急药，危急时服了，没有管用，那人心里也会少些遗憾啊——有一句话叫“灯下黑”，医生常被自己误。我还想，如果那天父亲不是起那么早出门上外边的厕所，或许不会犯病；如果犯了病不是让人颠簸着朝表弟家里背，而是就势躺在那儿，让人赶到跟前来抢救，或许能缓过来；还有，要是不去泾阳，或者去泾阳住几天后就回到西安，或许不会犯病，即就是犯病，城市的医疗条件要好于乡下，抢救或许会及时些、得当些……然而，世界上的事，一旦发生，就只好是那样的发生，从来就不给你“或许”的机会！

2002年3月2日上午9时许，临潼殡仪馆宽敞的大厅里站满了人，他们中有父亲的亲人、朋友、同事，也有被父亲治好疾病的群众，大家是来向父亲做最后告别的。“医病疗患终生奉献泽万众；爱国佑亲一世辛劳惠八方。”——这副对联，可以说概括了父亲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当天下午，大小五六辆车，又把我们拉往泾阳，会同等在半路上的亲友，在乐队的吹打声中，来到母亲的坟前。众人合力，将纪念母亲的碑石从车上抬下，立起。碑石精美大方，碑文清晰醒目，碑额上一对凤凰翩翩翔舞。接着，又在母亲的坟头、碑子的一边，挖一小方坑，砖砌灰抹后，将我随身带来的父亲的骨灰，连同红布包一起放入其中，覆以黄土……父亲和母亲见面了，以这样特殊的方式……祭奠仪式毕，亲友们一拨一拨地站在碑前，手捧锦旗、镜匾留影……面对这样的场面，我忽然有悟：人的情思是需要表达的，表达是需要仪式的。仪式就是内容啊。而父亲去世前这段时间所做的一切，都缘于一个情，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这份情是何等的深切啊！

啊，樊尧村，这个关中平原上普普通通的村落，对我的父母以至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又都是特殊的：对母亲而言，樊尧村是其人生的起点，也是其人生的终点；对父亲而言，樊尧村虽不是其人生的起点，却也是其人生的终点。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没有樊尧村，也就没有我们。1949年，我的父母亲初次在这里

见面，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知相爱、苦乐与共的生命旅程。母亲一生都牵挂着樊尧村的亲戚们；父亲也把樊尧做故乡，退休后还在这里，以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内侄姚隆学的乡村卫生室为依托行医。三年前的正月十六，母亲栽倒在这里；三年后，正月十七，父亲也病倒在这里；正月十九，父亲的灵骨来到樊尧，同母亲会面……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照片上最晚离世的年长者是我的舅母魏竹云。舅母年轻时是方圆有名的好姑娘，身材高，眼睛大，面相俊样，梳一双黑油油的长辫子。十九岁一嫁进姚家门，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生儿育女，田里家里，缝补浆洗，年年岁岁，含辛茹苦。舅父1973年病逝的时候，舅母才四十六岁。面对中年丧夫的大不幸，舅母大哭一场后，挺了过来。之后，她将全部心力都用在了养育儿女及照顾孙辈上。

舅母晚年几次过生日时，我们兄弟姐妹都赶去参加。2017年3月18日是舅母的九十寿诞，我特意撰并书写了贺联：“心慈体健花甲一周添半，子孝孙贤萱堂百岁有奇。”事后，还作了一首《舅母九十寿诞记感》：“苍生九秩有几多。子孙尊，众亲贺。联对桃红，炮响祝福歌。喜叹寿星难认客，拉手近，笑无说。当年父母苦奔波。帽压头，舅亡痾。浴新故地，困难已成昨。春日黄花燃纸火，迎二老，共欢和。”词中的“二老”，指我的父母亲。2019年5月10日，九十二岁的舅母仙逝于樊尧村家中，表弟姚隆学嘱我作大门挽联，我遂借鉴前人语汇，成联曰：“辛劳九秩慈育儿孙想见音容云万里，善厚一生睦和乡里思听教训月五更。横披：德懿为仙。”

检阅旧照片，最自然的感觉是时光过得真快，真可谓“青丝白发，转眼百年”。史学家有“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意思是当代人看历史，都是当代人眼中的、浸渗着当代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看旧照片也是这样：一张旧照片，几多思念和感慨！当然，也可以说“任何当代史都是历史”，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历史长河中滚动的浪花。是的，我们会如我们的长辈，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与亲人、与世界告别——这样的结局提醒我们：把握当下，珍惜此生。

（2021年3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秦岭文化》2021年1、2期合刊）

## 祭父文

维公元 2022 年 2 月 17 日，农历壬寅年正月十七日，我等孝男孝女携孙辈，谨具香烛时馐，于显考庞公讳济民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致祭骊山墓园父亲灵前。

父亲于 1929 年隆冬生于蓝田西寨村祖屋，2002 年初春因心脏病突发，卒于泾阳樊尧，享年七十四岁。父亲襁褓之时，生母即病逝。少年时期，贫病交加然刻苦好学。十五岁时，经亲戚介绍，赴三原县卫生院学医，勤奋精进，为学生班之长。四年后出师，行医于三原、泾阳、临潼等地。1952 年，父亲与同仁创办临潼栎阳卫生所。1956 年，父亲被评为赴陕西省先进卫生工作者会议代表。之后，任栎阳地段医院院长多年。1964 年，父亲调至临潼县医院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1973 年获平反昭雪。之后，行医于交口、栎阳，任业务院长多年。退休后，仍返聘、行医、义诊于临潼、泾阳、西安等地，获“临潼县十星老医师”之誉。

父亲自幼承庞氏家风熏陶，少时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立报国济世之志。从医后以崇效扁鹊、仁民惠生、救死扶伤为己任。他以西医为主，结合中医，尤擅针刺，“特长妇儿内，银针见奇效”，在临潼民间，有“庞一针”之誉。他像对待亲人般对待病人，积极主动为病人服务，时时处处为病人着想；他勤于学习，乐于实践，善于总结，对医术精益求精，“行医五十载，诊治百万生”，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竭尽全力。父亲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成为中共党员，自此忠耿奉献，一生无悔，即使在蒙难处厄之际也不改初衷。

1951 年 12 月，父亲与母亲姚氏秀民成亲。自此至母亲于 1999 年 3 月 6 日农历己卯年正月十九患脑溢血遽然离世，近半个世纪，父母亲相濡以沫。在尽职尽责的同时，历艰难困苦岁月，养育、教导我们兄弟姐妹成人、做人；同时，勉力照顾双方多难的家庭。晚年，父亲又与母亲一同，施大爱于孙辈，其辛劳付出，言语不能尽述。



父亲去世已二十个春秋。今天我们祭奠于此，父亲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岁月流江河，人去不能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最好的怀念。我们要像父亲那样爱国敬业、克己奉公、济众佑亲、达观乐生，愿父亲正直、热诚、自强、好学、仁善、俭朴的精神品格代代相传。

伏惟尚飨！

（2022年2月17日）



# 母亲逝世二十周年祭

敬爱的母亲大人：

今天是您去世二十周年祭日；我们敬爱的父亲去世十七周年祭日在两天前刚过。作为您的儿女、女婿、儿媳、孙辈、重孙辈，我们携花果、香烛，相约来到您和父亲的吉地灵前，表达对二老深切的怀念！

二十年前的今天，母亲不幸因突然病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令我们肝肠寸断，每每想起，都悲从心生，泪如泉涌！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却没有报答山海大恩于万一，每每想起，都痛悔不已！

二十年来，满头白发的母亲常常走进我们的梦中，还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和善，那样的任劳任怨，那样的克扣自己、关怀他人……

母亲和父亲的精神、品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二十年来，我们努力地像母亲、父亲那样，宽厚处世，和善立身，顾亲帮友，勤奋敬业。可以告慰二老的是，我们都做到了各自的最好，没有给二老丢人。如今，我们住房宽敞、家家有车，尽管有些磨难，但我们都跨过了沟沟坎坎，生活得幸福安逸。

2008年和2011年，《平民世代》和《秦人家事》相继正式出版，这两本书，写了庞、姚两家的历史，写了父亲、母亲的业绩、奉献，也写了我们对您和父亲无尽的思念。

还要向您和父亲报告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也即您的孙辈，卫卫、婴婴、庞滂、倩倩、欣欣、皓文，都已经长大了或正在长大，他们都聪慧上进，很有出息。而您的重孙辈，丫丫、滋滋、多多、乔乔、替替、可乐，也都在健康成长。

敬爱的母亲、父亲，怀念您们，直到永远！

儿、女、婿、媳携孙辈叩头，二老安息！

（2019年2月23日，己亥正月十九）

## 看电影的故事

对我这个出生于 1956 年的人来说，若谈青少年时期最值得怀念的精神享受，看电影是要排在前列的。那年月，看电影简直就是乡镇的视觉盛宴。一说哪里放电影，往往跑几里、十几里去看。放影场多在麦场开阔地，往往是男女老幼，泱泱人海。正面无位置了，就到银幕的另一面去看。那年头片子不多，“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是看了多遍的。

小时候，逢寒暑假，我总要到舅舅家住些日子。几个表兄弟待我都很好，处处让着我。记得有一回，我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想得不得了似的。表哥姚新学在大田里干了一天活了，肯定很累的，但他为了满足我，二话不说，推自行车出门，一溜烟十五华里，把我带到泾阳县电影院。那晚上演的是《红灯记》，京剧艺术片，露天场，一毛五分钱一张票，进去时已经开演了，浓眉大眼的李玉和已举着红灯唱起来了。我们是站在后边看的，尽管剧情已很熟悉，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两眼潮潮的。

我上高中期间，团支书兼班长的我被评选为出席县教育局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是在临潼县城开的。期间有一场电影晚会，放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回到学校后，老师让我给同学们讲讲参加会议的收获，我就讲了《卖花姑娘》的故事。当我讲到被地主婆烫瞎双眼的妹妹，为减轻姐姐的负担偷偷上街卖唱“买花来哟，买花来哟……”时，教室里有了抽泣的声音；当我讲到孤苦伶仃的妹妹天天在村口哭喊妈妈和姐姐，被狠心的地主婆以阴魂附体为由扔在山沟，直到奄奄一息时，教室里哭声一片……这件事强化了我对电影感染力的认识，也使我知道自己还具有叙述故事的才能。

我下乡做知青的时候，先后看了《艳阳天》《创业》《春苗》《红雨》等电影，具体在哪儿看的，已记不清了。这几部片子，时代特色都很鲜明，都在着力塑造、

歌颂英雄模范人物。用现在的观点看，是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性的，但在那个年代，对处于青春期、积极上进的我，鼓舞、激励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是暗下决心，向英雄模范学习的。我后来形成的“做到自己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人生定位，这些电影也是起了作用的。比如《创业》中的一曲旋律，我就哼唱了好多年；而那句“人没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喷油”，就好像刻入脑子似的，前些日在鼓励孩子用功学习时，还顺口说了出来。



1977 年春天，我被招工进了陕西一家化工单位。作为新员工，我们到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接受培训。所住的江北南化住宅区有一家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那天，记得是个 28 号，该院放映《火红的年代》，海报上的著名演员于洋红光满面，甚是英武。我去晚了，票已售完。于是在门口等啊等，希望有人退票。等到开演铃声响了，也没有人退票，又不愿离开。踱去捱来的时候，忽见地上有一张票，拾起一看，是张 26 号的废票，正要扔时却灵机一动，就到避人处，掏出笔来，将 26 涂改为 28。于是，大着胆子跟在几个入场的人后面，在检票员眼前那么一晃，竟然成功地混进了场。电影已演到于洋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于洋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有人打着手电筒进了场，心里正忐忑着，手电筒的光芒就照到了靠后墙站着的我。问：“你的票呢？”我拿出来给人家看。“这票哪来的？”

我搪塞：“别人送的。”“朝出走！”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出了场。心里还嘀咕：后面站了那么多人，他们肯定也都没票，为啥只让我出去？

从南京归来，单位安排我到专案组工作。一次，出差到铜川一个建筑公司搞“外调”（即外出调查）。住下的当晚，该公司放电影。一溜溜砖块散散地垒摆在场地上，垫张报纸就是坐位。夏天，穿着前露趾后露踵的凉鞋。看的什么电影已忘记了，只记得看着看着，觉得有人挠、掐我的脚后跟。扭头一看，看到了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我后来复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见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四目相对，她并不羞怯，倒是我先收回了目光。于是，我扭过头继续看电影，她也没有再挠、掐我，直到电影结束。散场时，大灯一亮，我才看清她的模样，十七八岁，辫子粗而黑。于是，大眼睛对着我似嗔非嗔地一瞪，粗辫子一甩，风摆柳般走开了。事后回味。我有了女孩儿若胆大起来，会让你惊心动魄的认识。

1977年秋冬，高考恢复。1978年春天，我走进了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学校在周末是常在灯光球场放电影的，自带方凳去看。然而，我不满足。于是，常常在星期天，骑着自行车进城去看。那时候，西安各大影院放的影片往往不一样，事先在晚报的中缝上看、抄了影讯，按放映时间排序，一场接一场地看。比如，上午在南大街的光明电影院看完一场，在附近的饭馆里花一毛多钱吃一碗面，再到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看第二场，接下来到西大街的群众电影院或北大街的和平电影院看第三场。出来后到附近饭馆里再吃一碗面，回学校或看第四场。最高纪录是一天连着看了五场，回到学校已是晚上熄灯时分。有次在阿房宫电影院，买票时人多拥挤，无意中见一个小伙子瞅着我，没有在意。进场后坐在边排靠后的位置。电影开演后，觉察有穿大衣的人从身边走过，但眼睛一直被前方的银幕吸引着。出影院后才发现上衣兜被人掏了，丢了学生证和夹在里面的近十块钱。十块钱对当时的我而言，算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而学生证丢了就有些麻烦，得劳神补办。正打算补办之际，辅导员老师找我了，说是有人捡了我的学生证，送到校办了。

（2022年5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文化艺术报》2022年6月13日）

##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女儿和女婿举办婚礼的大喜日子，作为父亲，我感到特别的欣慰和高兴！欣慰的是，孩子们长大了，成人了；高兴的是，来了这么多亲友、嘉宾，我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

首先，我想对在座的几位长辈表示由衷的敬意！你们是我父母亲的同辈，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当年，他们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孙女啊！今天，现在，我想，远在天堂里的他们，一定在高兴得抹眼泪。

接下来，我想对在座的文友、同学，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手头有锦绣文章要写，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我想，如果把今天这个婚礼，比作一篇文章的话，那么，诸位的到来，就使这篇文章更出彩、更生辉！

再下来，我想向女儿的妈妈，向两位亲家表示敬意！孩子能有今天，是你们不辞劳苦、辛勤养育的结果，那积年累月、饱含心血的付出，是语言所不能尽述的。还有孩子的姑、姨、叔、舅，众位亲戚，孩子是在你们关心、关怀、关照下长大的，感谢你们！

说到这里，我想表扬我女儿几句。女儿从初中二年级转到西安上学，她学习刻苦、踏实，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这么多年，没有让我为她的学业过多的劳神，毕业后也顺利地找到了还算不错的工作，为此，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在这个场合，我也该给孩子们讲几句话，讲什么呢？八个字：

首先是“珍惜”。父母养育你们不容易，你们自己的成长也不容易。所以，应当备加珍惜，珍惜拥有的这一切，珍惜亲情和友情，亲情和友情使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温暖，活得有牵有挂、有滋有味。

其次是“创造”。父母、亲戚给你们的，你们现在所拥有的，还只是个基础，你们今后的幸福日子，还要你们自己用智慧和汗水来创造。记住，他人的帮助是需要的，但是，任何时候，都要立足于靠自己，或主要靠自己。



再次是“快乐”。人世间不快乐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既然活着，就要尽量地快乐起来。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因为只有理解和宽容，才能使人快乐。

还有就是“责任”。作为儿女，你们有孝敬父母的责任；作为夫妻，你们有维系家庭的责任；接下来，你们还会有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在社会上，你们还有努力工作、报效国家的责任。我在外面讲学，有学生问我怎么才算成功，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做到自己的最好”，一句是“做到别人做不到”。这“做到自己的最好”就是尽责任。

不能再多说了。那么，请接受我真诚的祝福，祝在座的每一位快乐吉祥，幸福如意！

（2010年1月16日）



## 为新人写感言

上午，楼上老李把大小三页纸拿给我看。但见大的两页上打印着“第三届地中海之恋集体婚礼流程”，时间是2011年10月22日，地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草坪”，主题是“缘定地中海，相拥蓝天下”。小的一页纸上写着：“新郎，23岁，帅气十足的棒小伙。在中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某部做成本核算工作；新娘，27岁，在中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某部负责材料租赁调拨。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穆萨小镇认识，在工作中建立情谊。”

老李说：“婚礼仪程中有一项是新人发表新婚感言，要求每对新人都要发言，这对新人让我找人为他们写一篇感言，我就来找你了。人家要得很急哩，最好晚上就能发给他们。”

这样的事不好拒绝，尽管我手头正忙着。

晚上，挤一块时间，坐在电脑前，边想边朝出打一—

“今天，此时，我们的心情真像地中海的浪花，好激动好激动啊！小时候想过结婚，但没有想到会在异国他乡结婚，更没有想到会在这么美丽的地方，以这么隆重、别致的方式结婚。感谢中国驻阿大使馆，感谢婚礼主办方，感谢公司领导和所有来宾！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远在中国的亲人们都以期待的目光分享着我们的幸福！亲爱的爸爸妈妈，想念你们！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从今天起，我们都有了新的人生角色：我，由一个小伙变成了丈夫；她，由一位姑娘变成了妻子。新的角色使我们有了新的责任，共建家庭、营造幸福的责任，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的责任，互相支持、一同进步的责任。婚姻是一所学校，我们将努力学习，学会在珍惜中快乐，学会于奉献中开心！谢谢大家！”

（刊于《西安日报》2011年11月17日）





## 仙女陪我过生日

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过过生日。年初一次家人聚会，妹妹说：“哥，今年要给你过生日。”众声响应。我在生活中虽奉行简约主义，但想到借过生日，亲人们聚一聚，使亲情有一个表达和释放的机会，也是好的，就持了默许的态度。

不想临近的时候，接到了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2010 年年会暨中国百名文化记者新余采风活动”的通知，算算时间，正好把我的生日括在里面，不禁自叹一声：“这个生日要在江西过喽！”

临行前，上网查了查目的地的情况：新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也是一座快速崛起的新能源科技城；至于名胜嘛，有傅抱石纪念馆、罗坊会议纪念馆、孔目江国家湿地公园等。当看到“仙女湖风景名胜区”的介绍时，双眼倏然一亮：若赶巧在仙女湖过生日，那就比较有意思了。

事遂人愿。开会、采风两天之后，2010 年 11 月 1 日上午，从渝州学院科技园出来，车队便在轻快的歌声中向仙女湖进发了。途中，我凭窗遐想：仙女湖一定是仙女生活的地方了。这仙女的模样一定是极美的，姿态一定是极雅的；开口说话，那声音一定像轻风中的铃铛；扬眉亮眸，那光芒一定像炫亮的电弧，我不

知道像我这样的须眉，会不会一下子被击倒……正想着，就听导游说到了。抬眼看，一座门楼拔地而起，金黄色的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啊，美妙的仙女，你在迎接我吗？

走进接待大厅，巨大的导游图示上，显赫着引自《搜神记》中的一段话。说的是古代某男子，见田野中有七个穿羽衣的美丽女子，就匍匐着靠近她们，悄悄地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的羽衣藏了起来。于是，当其他女子振羽飞走之后，这个失去羽衣的美女就留了下来，做了这位男子的妻子……这无疑七仙女神话的一个原型了。于是就佩服起这位古代男子来：人家好有胆啊！回想咱年轻时，见了女生，不待张口，自己先红了脸……那么，放到现在，比如今天，若遇到同样的情形，咱敢不敢像人家如此这般作为呢？……

正摩拳擦掌着，导游招呼上船了。是那种现代化的双层游艇。会友们大多进入艇内找位子就坐，我则选择立在船头。汽笛声中，游艇起锚。真是一汪好水啊，绿得深沉而生动。秋阳之下，微风之中，潋潋的波纹一褶一褶荡开去。仙女们常来这里游泳吧？今天她们也会来吧？水的边缘有山丘环峙，我望见了绿成团的树木，那是仙女们栽的果树吗？我还望见了青瓦覆盖的房子，仙女在那里面做饭吗？

游艇泊在一个叫名人岛的地方。这个岛上一定有仙女，不然怎么会仙气缭绕呢？我一定能遇上仙女，不然这心窝怎么噼噼地跳个不停呢？一踏上岸，双眼便左顾右盼地寻觅起来。唉呀，我看到仙女了！仙女迎面向我走来了！瞧，那身材，那面庞，那眼神，那气质，衣袂飘飘，风姿绰约、风姿绰约啊！“庞进先生，”仙女开口了，声音果然如轻风中的铃铛，“生日快乐！”“快乐快乐，你也快乐！”我连忙应声，一抬眼，碰到了炫亮的电弧，晃悠悠欲倒，待定下神来，仙女已不见了，回到那汉白玉雕塑上去了——不，回到清秀的山体、清澈的湖水、清新的空气中去了。

午餐时，我不禁端起了酒杯。同会的一位年轻人说：“庞老师，前两天你是滴酒不沾啊，今天怎么——？”我微笑不语，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本人过生日，而且是仙女陪着过生日！”

（刊于《西安日报》2010年11月17日）

## 桃核雕

那从大唐芙蓉园西门出来，坐上了 224 路公交车。经过大雁塔附近的时候，上来一位白发老太太，摇摇晃晃的。坐在我前面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就起身让了座。

隔着过道，坐在我右侧的是一位穿黑上衣、袖着双手的年长者。

车前行。就见这位年长者对站在我前边，刚才给白发老太让座的年轻人说：“小伙子，这个送你！”说着，就伸出手，将一个连带着小玩意的钥匙环递了过去。年轻人看了一下，有点诧异，稍犹豫，接住了，拿起来看。

到一个站点，让座的年轻人下车了。我侧身问年长者，说你送年轻人的钥匙环好像还带着什么雕刻？“桃核雕。”年长者回答说，就将手中的几个桃核雕让我看。花篮，水桶，金鱼……皆玲珑珑，小巧而可爱。

“退休了，时间多了，刻着玩。”他说，“平时出门坐车，碰见让座者，就送一个，已经送出去几十个了。”

我们聊了起来，以前的工作，现在的生活，城市的变化……聊得我到该下车时忘了下车。

（2019 年 6 月 16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一日钱事

早上8点多，友人C君打来长途电话，向我借一千块钱，说房东催要房租了，他手头有些紧……C君三年前去北京发展，曾受聘于几家报纸，后来就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以写书谋生。今年秋天，他将孩子接去上学，夫人也跟着去了。C君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书生，正直而自尊，我知道，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开口告借的。

9点左右，当着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的面，我给著名作家W打电话，约下午见面的时间。这位朋友要买W的一幅字。我说人家要你一幅四尺整张，多少钱？W说三千，我说当面写可以吧，W说行，就让下午4点到他写字的地方去。

10点左右，我和几位同事去省报大会议室，听一个新闻界的报告。会场上有人带了当天的报纸，顺手拿起来翻翻，看到了两则报道：宝鸡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家中屡遭不幸，他想学烹饪以养家，却为每年几千元的费用而作难……山西晋北地区拐卖妇女现象严重，长相好一些的被拐女价位不超过三千元……报告结束时，我在身边的座椅底下捡到一封信，是大荔县一位农民写给省内某媒体的。信上说，他的年仅二十八岁的妻子某日突然抽搐不止，送到县医院，才知患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院方说要治好这个病得换肾，换一次肾需要二十多万元。平常家里的日子过得就紧紧巴巴，哪里来这么多钱？只好不治而回。这期间，他的六十五岁的母亲因儿媳生病愁劳交加，也一病不起，没钱去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十天十夜不吃不喝而咽气。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几乎是同一个时辰，妻子也含泪而去。两个亲人倒头后，家中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后来多亏众乡亲，你三十我五十地捐了一千五百多块钱，才简单地办了丧事。如今，家中上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下有年仅五岁的幼儿，日子很艰难……

下午4点，我带着那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准时到达W写字的地方。W热情地握手、倒茶，朋友说些仰慕已久之类的话。聊了几句，朋友拿出事先买的几本W

的新书，请 W 签名。之后，到另一间房里写字。W 铺纸、拈笔、膏墨，开始书写，朋友则站在 W 的侧后看着。这时候，我接过相机，给他们照了几张相。——这是事先做了准备的，因为据说目前市场上有不少 W 的假字假画在卖，有了书写这幅字的现场照片，无论自己收藏还是作为礼品送人，都不会“假”了。写完字，朋友把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放在 W 的写字台上，说 W 老师，不成敬意，一点小意思。W 看了一眼，轻轻地将信封摁到一边，裂嘴一笑。

告辞下楼。路上，朋友感叹地说，W 老师要是能为那些失学的儿童，在钟楼下搞一次义卖就好了……

5 点半，我打一把伞去邮局给 C 君汇款。淅漓的秋雨打在伞篷上，嘭嘭作响。时见发黄的树叶伴着雨滴落下来，落在凉浸浸的路面上。天冷了，也不知 C 君（我汇去的一千块钱，顶多够两个月房租吧），还有大荔县那个小伙子，这个冬天该怎么过？

（2002 年 10 月 23 日写于西安慧雨庐）



## 悼念作家陈祖芬

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肖云儒先生发的消息：“陈祖芬节前走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著名学者刘梦溪夫人，苦熬了两年多，静静的家人没向单位报丧，大概觉得时间不对，大概剩下的那一半太难接受……到单位领导上门送温暖时，见到遗像前的鲜花和贡品！[流泪][流泪][流泪]”

“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陈祖芬的：

陈祖芬，女，1943 出生，上海人，作家。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曾连续五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其他文学奖几十次，已出版个人作品集二十多种。其丈夫是著名学者刘梦溪，弟弟为著名围棋大师陈祖德。主要作品有：《陈祖芬报告文学选》《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祖国高于一切》《青春的证明》《挑战与机会》《中国牌知识分子》《挂满问号的世界》《哈佛的证明》《我爱篮球》等。她的作品大都以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为对象。她一般不追求情节的连续和人物形象的完整，常以独白式的自叙和旁白式的议论来表达观点和思想，以人物内心秩序代替事物秩序的形式结构作品，由此展现人物精神品格的过程，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哲理性。1984 年以后，她开始关注经济建设，不满足对单一人物形象的刻画，重视提供信息和知识，追求力度和广度，思想锋芒日益锐利。

我从 1984 年春天开始，在西安日报社编了三十多年副刊。期间，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吧，曾主持西安晚报副刊的“名家新作”栏目，记得好像是从周明先生处得到了陈祖芬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向她约稿。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后，就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她寄来的散文作品。她思维敏捷，视点高妙，下笔爽利，行间激情流沛，通篇心澜荡然。往往是她的稿子一到，我就立即编之，并注

明“头条”。报社有每周评稿的制度，她的作品，几乎每篇都被评为好稿。

我出了新书，也寄她一览。2002年的夏天，竟意外地收到了她的一篇《致庞进》。文中说：

庞进先生，读你的书我又涌涌起八十年代在西安捡到贝壳的感觉。我和你也是从未见过面。只依稀记得你电话中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古传来的，叫人想起那种未经精心打磨的，风吹日晒却越见文化沉淀的秦砖汉瓦。你的书，已出到十七部了，就龙文化而言，有《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龙起东方》等等，恐怕一涉及此领域，就得找你这位把龙放在广厦里的庞姓人了。而进，即进，即风的模特儿——雉的行走貌。你的名字庞进本来很有龙凤呈祥的吉祥感。你说人活着就是燃烧自己。这就让我感觉到一种悲壮，就想起谢晋谈演艺时讲及赵丹的一本书，叫《地狱之门》。事实上，做演员、做导演、做学问，哪一门真正入进去了，也都几近地狱之门——都得燃尽自己。……西安这样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叫庞进的人，实在也是顺理成章。你是龙文化的传播者。读你的书，我感觉一种薪火燎绕。关于龙，从龙种、龙纹，到舞龙、龙舟，是祈雨祈福，还是娱神娱己，还是神人同力，还是与天和谐。你一本书一本书地写来，我记住了你书中的一句话：“人文使我们精神愉悦，活得精致深长，别有一番韵味。”我非常欣赏“精致深长”这四个字。有几千年文明的积淀，有龙的基因，自然应当活得精致深长别有韵味。祝精致而深长。另外，得知你荣获首届冰心散文奖，这当然是值得祝贺的事情，相信你会再接再厉。

如此这般的褒赞和鼓励，令我感怀至今。

陈祖芬大姐走了。尽管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注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得到贤者、尊者、亲者的噩耗，心中总是哀惋难掩。我相信——借用她的话——她的生命必定通过她的文字绵延不断！

陈祖芬大姐安息！

（2020年2月11日晚于加拿大枫华阁）

## 记在陈忠实去世后

2016年4月29日 著名作家陈忠实7时45分病逝。在自媒体发文悼念，回顾与陈忠实先生的交往、陈先生对本人及龙凤文化研究的关注、关心、支持，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儒家讲的‘三不朽’，陈忠实做到了，陈忠实不朽！”上午，至陈忠实老友、已退休多年的西安日报社资深编辑张月赓先生家。张讲他前天去西京医院看望陈忠实的情景，言老陈已不能说话，但意识尚清楚，能点头、握手。约张写悼念文章。张有点迟疑，言“心里难过，不写了吧”。鼓励张：“心里难过才要写，一定要写。陈忠实的第一次变成铅字的诗、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发在西安日报、晚报上；咱们老一辈的编辑中，你和他交往最深、关系最好、编发他的作品最多。你应当把一个优秀作家与媒体、与编辑的交往、情谊写出来。这是写历史，有档案的意义。”张点头答应。

2016年4月30日 下午，书写2010年12月27日作的《陕西文化名人嵌名诗四首其一陈忠实》“百年小说数老陈，白鹿腾原舞忠魂。河岳在胸实堪敬，雄文大卷醒后人”。至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签名后，将书写的嵌名诗交工作人员挂起来。到吊唁大厅向陈忠实遗像三鞠躬，眼睛不禁潮湿起来。遇见评论家王仲生先生，谈起1995年我们与陈忠实三人组团（陈为团长）访问加拿大温哥华事，不禁感伤。晚，再至张月赓家，催问稿子。张言年龄大了，好长时间不写文章，手生了。鼓励其无论如何都要在明晚之前写出一个初稿。

2016年5月1日 下午，再至建国路83号陕西省作协，代表龙凤国际联合会、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向陈忠实敬献花圈。挽联上写“感念陈忠实先生关心支持龙凤文化”。撰联：“灞原失白鹿魂魄犹在，文坛走马龙精魂永存。”晚，张月赓将悼念陈忠实文章送来，改至午夜。

2016年5月2日 凌晨3时起，开电脑，将张月赓悼念陈忠实文章边改边敲。又根据《陈忠实传》（邢小利著）所记，增加陈受挫折欲放弃写作，张鼓励



陈继续写一大段，起名为《半个世纪的情谊》。下午，为陕西省孔子学会撰悼念陈忠实联：“波澜壮阔歌仁颂义，正气淋漓铸史呼魂。”到东门外先卓书院，将此联、陕西省孔子学会会长刘学智所撰“文如其人率性真朴大气磅礴，人若其名忠厚质实正气浩然”，及昨日所撰联一并展纸书写后，与刘学智、石民、张彦伟一起送至陕西省作协。

2016年5月4日 本人撰《灵魂犹在 精魂永存——感念陈忠实》与张月庚撰《半个世纪的情谊——陈忠实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副刊》在《西安日报》第6版发出。又将《灵魂犹在 精魂永存——感念陈忠实》全文发微信朋友圈，多获点赞，谓之“读之心痛的好文”、“真实、具体、生动、感人！”在担任主编的《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上发整版文章《灞原失白鹿灵魂犹在 文坛走马龙精魂永存——悼念著名作家陈忠实》。

2016年5月5日 午与几位年轻同事同车，赴长安凤栖山公墓参加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向陈忠实遗体鞠躬，鞠躬，再鞠躬。仪式隆重空前。见到许多师长文友。

2016年5月7日 在担任主编的《美洲商报·今日西安》专刊上发整版文章《灞原失白鹿灵魂犹在 文坛走马龙精魂永存——沉痛悼念陈忠实先生》。下午，到先卓书院，参加“追思忠实”纪念会，以“马龙陈忠实”为题发言，说：“陈忠实生于1942年，生肖属马。可以用‘马龙’来形容、言说陈忠实。马把刚毅、坚强、友好、善良、奔放、洒脱等品质贡献给了龙。这些品质都与陈忠实相合。龙马精神可以理解为龙的精神与马的精神的结合，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奋发进取，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陈忠实的一生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奋发进取，从而造福众生的一生。《白鹿原》是一部呼唤民族魂魄之作。魂魄可以理解为精神信仰、行为准则。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能对中华民族建构魂魄的事业做出贡献，那将是对陈忠实最好的纪念。”

（选自本人日记，2022年4月2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梦见陈忠实与智能机器人的解析

本人：2023年4月3日（加拿大时间）凌晨做梦，梦见了作家陈忠实。是要到某地去开一个什么会吧，大约二十个人左右，集中在那里，穿着灰色偏蓝中山装的陈先生在招呼大家。请解析此梦。

ChatGPT：根据常见的梦境解析理论，梦境通常是我们潜意识的反映。以下是可能与您的梦境相关的解释：

**尊重与崇拜：**您可能非常崇拜陈忠实先生，并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或榜样。梦中他招呼大家可能表达了您对他的尊重和欣赏。

**新的机会或挑战：**您在梦中参加一个会议或聚会，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机会或挑战。这个聚会可能代表着您在现实生活中即将面临的某种形式的聚会或会议。  
**自我表达：**陈忠实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可能启发您自己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穿着中山装可能代表着您的自信和自我表达的渴望。

**传统与文化：**中山装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服装，灰色偏蓝的颜色也可能与传统和文化有关。这个梦境可能代表您对传统和文化的兴趣和关注。

总之，这个梦境可能是您内心深处的一种表达，可能与您的个人价值观、情感需求、职业追求等有关。建议您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开放和敏感，继续关注自己的梦境，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本人：自己分析，陈忠实先生之所以会进入我的梦中，第一，朝远处说，当与本人与陈先生几十年的接触、交往、欣赏他的作品，从而留下深刻印象有关；第二，从近处说，昨天，有网友将陈先生写的《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一文，发在了我主持的“龙凤国际联合会”微信群里，此文我以前读过，这次在仔细地又读了一遍后，加入“收藏”。因为我最近在为一个题为《创造哲学与作家的创造》

的讲座做准备。

ChatGPT: 非常有道理! 您的解释非常合理, 事实上, 梦境往往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反映。您与陈忠实先生的接触和欣赏, 以及昨天在微信群里分享的文章, 可能是您梦见他的原因之一。梦境可能反映了您内心对于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的关注和热爱。此外, 梦中的聚会也可能代表着您在现实生活中即将面临的某种形式的聚会或会议, 这也与您为讲座做准备的主题相关。希望您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2023年4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悼念袁鹤年先生

2017年7月7日中午，在单位办公楼一层过道，看到了一张用墨笔书写的、贴在布告牌上的《感谢信》。我原以为又是感谢某位记者的，近前仔细一看，不禁一惊：袁鹤年先生去世了！这信是袁先生的女儿、女婿感谢领导关怀和同事朋友吊唁的。——前些天在路上碰到，还彼此扬手打过招呼呢，怎么说走就走了？

长我十多岁的袁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报社的，对我们这些80年代初到报社工作的一茬人来说，先后做过政治部、文艺部、科教部、总编室、新闻研究会等部门负责人的袁先生，是令人尊敬的老同志。袁先生采写、编审新闻稿件之余，也勤奋地创作文学作品。上点年龄的读者都会有印象，20世纪70、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副刊上，隔些天就会有一篇内容清新、文字讲究、耐人品读、署名“阿房”的散文登出来，这“阿房”，就是袁鹤年先生。

我和袁先生有过不少交往。袁先生喜读，博览，好思；为人诚厚，质朴，和善，健谈。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生活，不少认识是一致的；也还在一起下过几次象棋、打过几圈麻将呢。1993年秋，《神府开发报》总编乔盛托我组团，到神府煤田采风，我邀了袁先生，一路上看矿观景、说古道今、抒怀畅意，今天回忆，画面历历。那些年，袁先生常把他的散文新作交给我编发。有一次，还把他花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石桥镇》手稿让我看。这是一部反映动荡年代、反思峥嵘岁月的作品，读得我感慨再三。后来几经周折，《石桥镇》终于出版，袁先生郑重地将一本签名，赠我收藏。

2011年6月初，我赴加拿大探亲。飞机上，意外地发现了袁先生和他的老伴。原来，袁先生小女儿一家也在多伦多。于是，彼此留了电话。之后，当年7月的一天，我和家人驱车北约克，去袁先生女儿家一聚。异国他乡遇故知，真是特别的高兴。记得其家的正墙上，是挂着一幅字的，两边的对联为“听冉冉霞映

五福地，菊灿灿香浮七彩云”。袁先生告诉我，这是小女结婚时他写的，里边嵌着女婿、女儿的名字哩。我说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撰的联、写的毛笔字，联的意思好；字也潇洒、劲道足哩。

那天出去吃饭时，我发现袁先生走路一闪一闪的。问缘故，原来是几天前不小心崴了脚。于是感叹人有旦夕祸福。袁先生曾给我讲，说他的父亲，抽了一辈子旱烟，还活到了九十多岁。后来，知他的心脏做了支架手术，心里还想：不要紧的，老袁的基因好着哩。

尽管有来就有去的道理是明白的、想得通的，但相识的老人、好人突然离去，心里依然恻恻不已。于是，写出上述文字，愿袁鹤年先生安息！

（2017年7月9日于西安龙凤堂）



## 怀念作家张鹰

惊闻作家张鹰先生病逝，不禁想起几件事来。

我在岗期间，编发过张鹰的若干篇作品，尤其是一篇题为《永远的马兰》的散文，写其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防化兵战士，参与在戈壁滩进行的核试验事，见报后反响很好。张鹰很看重此文，当是其代表作之一。

2013 年 7 月，经张鹰联系，我率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十几位同仁，参观了汉城湖景区，受到热情接待。同年 11 月，张鹰邀请我为未央区文学爱好者作了一场漫谈副刊散文写作的报告，其情其景，令人难忘。2022 年 9 月，身为未央区作家协会主席的张鹰，还通过微信，央我书题了“未央区作家协会”和“媒体人眼中的志宽食品”。

在我的印象中，张鹰是一位做事认真负责、对人热情重义、写作上肯下功夫的好作家、好同志。他的离世，让人怀念。

张鹰先生安息！

（2022 年 12 月 26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漫天飘雪祭友人

几天前，当听到孙西满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时，我震惊得如闻晴天霹雳，简直不能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好好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今天，当我以朋友身份，且有幸代表陈忠实、王仲生、费秉勋、方磊等诸位友好，来到这里，向匆匆离去的孙先生做最后告别的时候，萦回在我心里的，是深切的沉痛和不尽的惋惜！

去年，我在编选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五十年社庆丛书诗歌卷的时候，曾选收孙先生写于1995年、发表于西安晚报副刊的题为《夜宿张良庙》的诗作一首。我曾打算过年期间，和孙先生约聚时，将已出版的书呈送给他。而今，年关在即，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将书放在他的遗像前了：苍茫人生，竟然这般的无常和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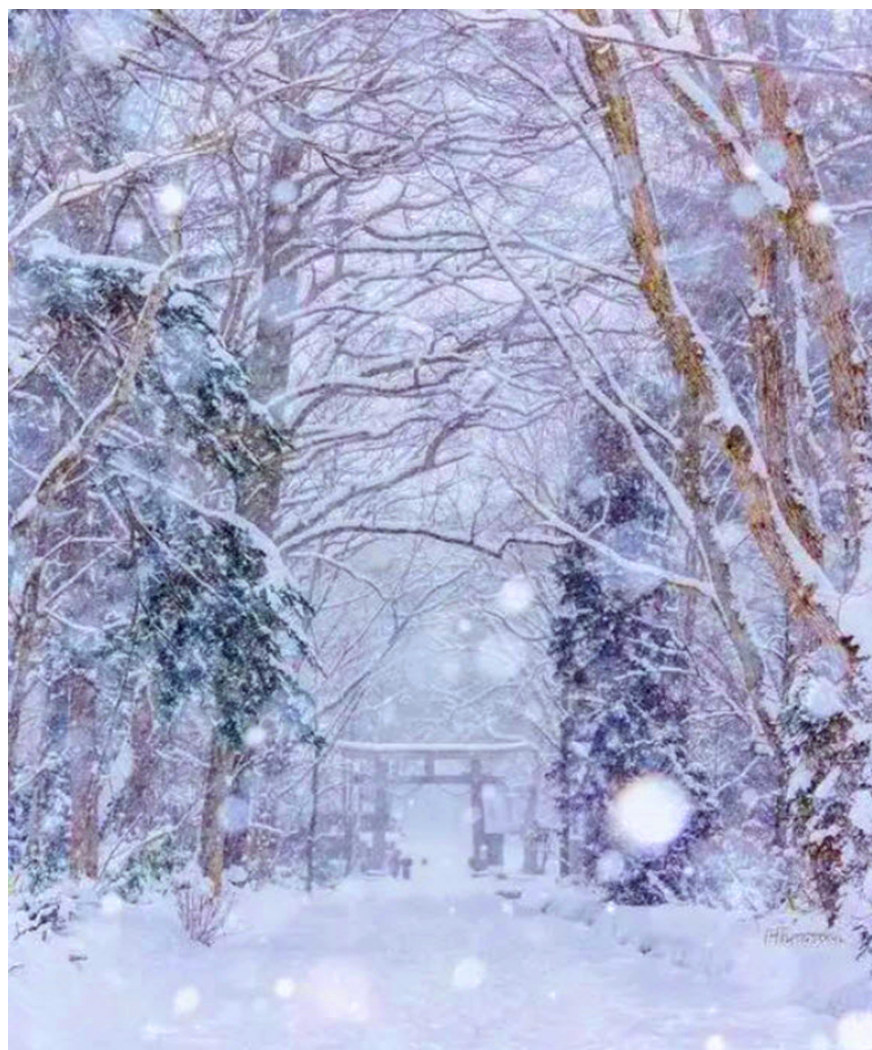
也就是在这首诗里，孙先生写到了他退休，且移民加拿大后的打算：“去国犹念三事章”。他解释这“三事”是“挣几个钱，写几本书，做几件好事”。这“三事”，有的已经做了，且颇有成效，比如办公司、当老板；比如积极联络、帮助、促成由陈忠实、王仲生和我组成的陕西作家三人团访问温哥华；有的在他去世前夕还在做，比如开矿山；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做，比如，去年我们聚会时，他曾说一两年后，他会告别商海，坐下来，从事他喜欢的文学事业，搞创作，写诗，写小说……

尽管先生从事文学的心愿成为遗憾，但他却把一个具有“诗家情怀”的“文学挚友”的形象留给了我们。在和他的接触中，他的那种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国家命运的忧患，对社会文明的向往和呼唤，以及好强、执着、热情、正直、率真的性格，都深深地给我们以感染。我们惊叹，一个年过花甲之人，竟然具有年轻人的心态、小伙子的劲头！我们感佩，事业心、使命感、创造欲、有为主义，这些中华民族（当然也是整个人类）优秀的价值取向、精神理念，竟然像不熄的

圣火，能够长久地燃烧在一个人的胸臆间，而且，历经磨难和坎坷，依然积极地看取人生，总是那么乐观！

无疑，孙先生的身上是充盈着一种精神的，我们相信，这精神，不会因他走向另一个世界而消亡，它会像风，像雨，像绿色的林木，生长在天地之间。

（写于 2004 年 1 月 17 日晨，漫天飘雪。刊于《西安日报》2004 年 2 月 11 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





## 浮光掠影看台湾

题记：宝岛台湾，风光旖旎，物产丰富，人文荟萃。阿里山上看高山族民俗表演，日月潭边尝阿婆茶叶蛋；登上一零一高厦俯览台北夜景，光临金门岛游逛中西合璧四合院；难忘博物院里人潮汹涌藏品精湛，留恋海边雕塑椰风扑面，还有奶茶可口凤梨香甜……与大陆城市新厦笋起相比，台岛上的城建给人些老旧之感，但也都收拾得条理清楚、整洁宜人。街头红灯一亮，刷——，摩托车瞬间停下一大片，同胞的规则意识可见一斑。儒家的殿堂、道家的宫观、佛家的寺院，以及散布巷间乡间的大小祖庙、祠堂，也都修建、装饰得堂皇、精美。海峡两岸，同种同文：同种是说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而同文，即同文字、同文化，使交流没有隔阂。写到这里，不禁对秦皇当年的“书同文”之举，点一大赞！



2013年4月21日至28日，我随西安日报社旅游观光团赴台湾参观考察，先是乘飞机至厦门，再乘轮船至金门，再飞抵高雄，然后坐旅游大巴，经台南、嘉义、漳化、南投、台中、桃园至台北，再乘机乘船再乘机地回到西安。景点多，时间紧，总体上只能用“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来形容。当然，还是观了些“花”，掠了些“影”，途中的不少细节纷纷跃入眼帘，让我的心湖涟漪不断。

在金门机场的卫生间，我看到了“本场所禁止吸烟，违者最高罚一万元”的贴示，之后，又多处多次地看到这样的贴示。于是一路上都在留神，想看看台湾人有没有在公众场合吸烟，结果是没有发现。当然了，也没有发现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者、乱丢垃圾者、挡道乞讨者。于是就想，用重典治理不良习惯，这一条大陆可以借鉴。

两岸人文，同根同源。因为未经过“文革”之类的劫难，台湾社会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华方面，应当说多有值得肯定和赏赞之处。在一家商店的化妆室，我看到一条小贴示：“仁爱从家中开始，齐家才能治国。”这是体现儒家思想的言语了。莲池潭风景区有一座“春秋御阁”，其门联为：“订礼删诗继往圣绝学，新民明德开万世太平。”上联颂扬孔圣人的功德，下联取自《礼记·大学》和北宋大儒张载的“四句教”。阁的对面耸立一座高大雄伟的启明堂，文圣孔夫子端坐在大堂正中。在金门“水头部落”，我看到一副对联：“万年善德为良范，富岁真仁即善模。”横批为“礼乐人家”。儒家思想还表现在一些名称上，如崇德路、精诚路、四维路、仁爱医院、忠孝复兴站，等。



在阿里山的入口处，有一座几层高的楼房，建得说不上有特色，倒是“阿里山阁大饭店——乡长汤保富题”一行字，让我走过去了又折回来，举起了相机。字写得敦正大方颇见功力，看来这位乡干部将颜体至少练了十年。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了蒋介石先生写的“慈湖”，李登辉先生题的“台北市议会”，署名“马英九、吴敦义同贺”的“小龙纳百福新岁展鸿图”。这些人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只说这字，就都还称得上个“不错”。字是人心象的外化，从一个中国人所写的汉字，大略能看出中华文化对他影响之深浅，也大略能看出他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于是就想，大陆的从政者群体，如果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人，都能如台湾这位乡长，写出一手让人乐见的好字，那么，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大概会提升许多。据说台湾有近三成的人信仰佛教，佛教还掺渗在台湾的诸多民间信仰中，如果将这些混合型信仰者算上，台湾拜佛的人就高达八成了。于是，看到了不少辉辉煌煌的寺庙，如中台禅寺、玄光寺等，看到了不少对佛像虔诚礼敬的台湾人，也看到了诸如星云法师这样的高僧在台湾的影响力。台北市中心有一条很有名的凯达格兰大道，道旁的电线杆上张挂着标语幡，上面就印着星云法师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在中山纪念堂的厅道墙上，也展示着星云法师的“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博爱”一词，中国古书上有，佛经里有，近、现代以来，似乎又皴染上了西方文化的色彩，常常与“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一起使用。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时，曾力倡“博爱”。于是，在台北故宫、在中山纪念堂，多处看到了署名“孙文”的“博爱”。台北市有“博爱路”，高雄机场有“博爱座”。在一家商店的卫生间，我还看到了“爱使世界运转”的贴示，和“请疼惜打扫人的辛苦与尊重后用者的权益，保持厕所干净，您的爱心我们感激您”的告知——这一句显然有提醒大陆游客的意思，因为台湾人把厕所不叫“厕所”，叫“化妆室”。

（2013年5月10日于西安龙凤堂）

## 同源桥

台湾南投县中台禅寺的莲花池内，有一座以“同源”为名的铜桥。癸巳暮春某日午后，我在池边、桥头转着看了看，亦登桥而过，拍得照片若干。之后回顾体味，发现此桥有三好——

一是造得好。此桥是由杭州灵隐禅寺铸造，于 2007 年岁末，赠运至台湾中台禅寺安置。桥体长近 10 米，桥洞跨度 2.2 米，为单拱形，桥墩两侧，一侧雕杭州西湖、灵隐寺景观，一侧刻台湾日月潭、中台禅寺景观。桥上栏楯，内侧雕佛陀六度本生故事，外侧刻一百零八尊罗汉像；桥面雕莲花盛开：可谓制作精，造型美，内涵丰。桥体铜铸而成，用铜近十吨，可谓贵重。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设计，由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桥名，可谓规格高。

二是名字起得好。桥的本意是提供跨越障碍的交通之便，所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意思，该桥的碑文也说得很到位：“自古以来，铺路架桥，意在兴利行善，垒古架木于一水之间，以解渡水之苦，以尽交通之便。不惟利他，亦且自利，故桥之设，两岸得以沟通，行人得以无阻隔之患，其用也大，其意甚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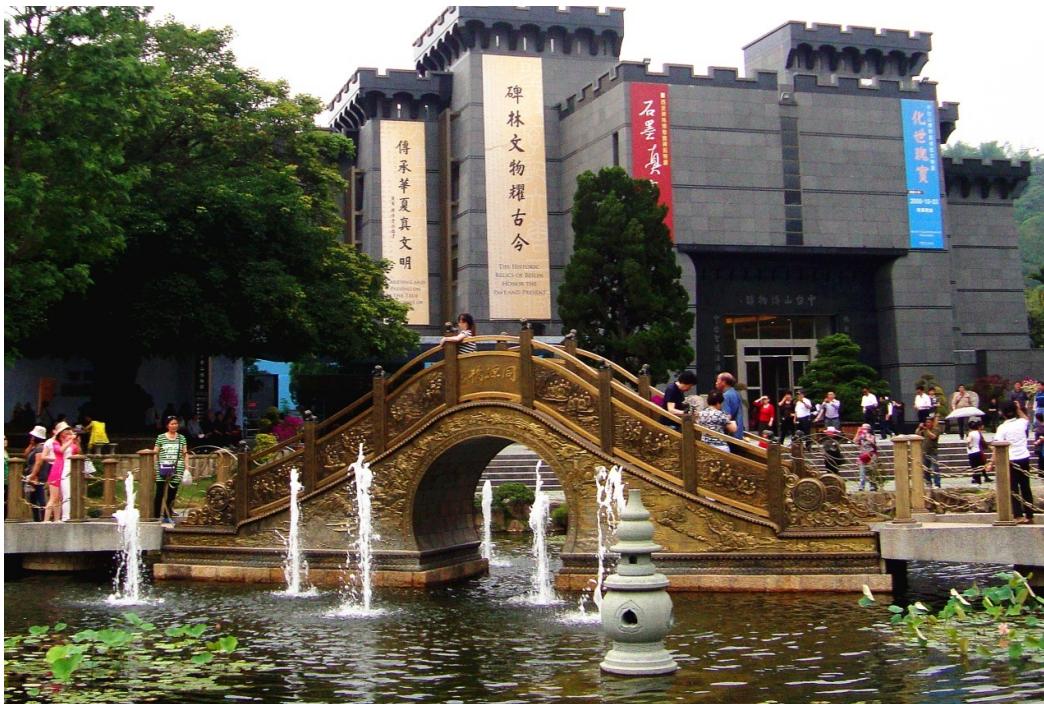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称“同源”呢？碑文说：“桥名同源，以名召德，象征两寺同法同源，两岸文化互融，不独彰显佛法之精神，亦诚为两岸人民和平祈福。”大凡桥之得名，无非五因：因地、因水、因人、因事、因意。此桥是“因意”了。因什么意呢？“同源”，即海峡两岸，同出一源。同出什么“源”呢？碑文讲了两条：对信众而言，佛法同源——敬的弘的都是释氏原理；对一般百姓而言，文化同源——传的扬的都是中华文化。两条之外，我觉得还应当再加一条：就民族而言，人种同源——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三是两位法师的诗写得好。桥栏内侧，一边刻着中台禅寺方丈惟觉法师的诗，曰：“金桥庄严通两岸，迷悟即在一瞬间。悟时登桥到乐土，迷时寻找桥不现。”另一边，刻着杭州灵隐寺方丈木鱼法师的诗：“西湖桃柳喜逢春，燕子将归认主

人。拂面和风生暖意，山光水色见精神。”相比之下，木鱼法师的诗作得更艺术些——以“西湖”喻大陆，以“桃柳”喻台岛，“燕子将归”四字意味深长，“拂”音谐“佛”……字也写得更飘逸、更舒畅些。

同源桥边、禅寺内外，以及阿里山、日月潭、台北故宫、中山纪念堂……足、目所及处，游客潮水般汹涌，陕西话、四川话、河南话、山东话、东北话——全国各省各市的话不绝入耳，于是想到，这人潮、这声音，不也是一座桥，一座流动的、立体的“同源桥”吗？

（刊于《西安日报》2013年6月4日）



## 毛泽东奶茶与蒋介石特调

在参观台湾桃园慈湖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一个“黄埔食堂”。从广告牌上看，这家食堂是专营“蒋家风味餐”的，有“蒋公红烧牛肉面”“蒋公家传大肉面”“蒋家风味狮子头”，以及“奉化芋香栗烧鸡”“宁波如意福素斋”等等。这使我想到了湖南韶山的毛公菜，想到了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于是心里叽咕：在台湾看到与蒋氏相关的餐饮不算稀奇，若能看到与毛氏有关的餐饮，那才叫有意思呢！

后来，在金门水头古厝群一座洋楼小院的外墙上，我看到了一幅名为“毛泽东奶茶”的广告：五星红旗为底，毛泽东正面头像几乎占了画面的二分之一，是那种“文革”时期多见的，戴领章帽徽，具有剪纸效果的头像。广告词曰：“解开中国历史最神秘的面纱”；“时代要变，奶茶要变，命运才会改变”；“来到这儿，请将统独、蓝绿放两旁，轻松享用两岸共治的和平氛围，点一杯由金门高粱特调而成的‘毛泽东奶茶’，让温顺奶茶中浓郁的高粱清冽口感打开你的味蕾。”

在我看到过的介绍中，毛泽东好像并不嗜好什么奶茶，倒是对于产于蒋介石故乡省份的杭州龙井茶情有独钟，不但时常啜饮，还喜欢将喝剩下的茶叶，从杯中抠出来，嚼一嚼咽下肚去。那么，这里将奶茶冠以毛泽东名，就只好从生意人经营有方的角度来理解了。不知毛泽东的后人们，会不会追究经营者侵犯了毛泽东的姓名权？走进洋楼，见吧台上方贴着《饮品价格表》，标明：毛泽东奶茶 80 元、蒋介石特调 80 元……

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绕不开的两个人物，两人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呈现着针尖对麦芒的情形。他们可能不会想到，在他们百年之后，两人的名字会成为两种饮品的名字，而且被明码标价地排列在一起。

很想点一杯毛泽东奶茶尝尝味道，导游却在招呼大家上车，要去看翟山坑道了。好在这个坑道，与毛泽东有关，也与蒋介石有关。1949 年，蒋介石退居台







湾，随即便开始了包括翟山坑道在内的金门军事工程的修建，意在将金门打造成反攻大陆的桥头阵地。1958年8月，毛泽东发动了有名的“金门炮战”。仅8月23日当天，小小的金门及附近岛屿，落弹数就多达五万七千余发。当时远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关注炮战的效果，要求将两位“大总统”的反应及时报告。这两位“大总统”，一个就是逃到台北的蒋介石，另一个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据说蒋介石闻知炮战爆发，曾连说三个“好”，随即命令下属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求援……之后，双方的炮击由开始的真打，到后来礼节性的你来我往，一直持续到1979年。

数十年的对峙，给金门留下了坑道、大炮、坦克、高射机枪，几千座碉堡、数十万颗地雷——这些地雷至今还有许多埋在地下，以至于金门的导游再三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到海滩游玩，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炮弹壳。当年的金门人或许想不到，这一切都成了供他们的后代享用的财富：炮弹壳被打制成菜刀，成为与贡糖、高粱酒并列的“金门三宝”之一；其他也成了独特的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在厦门，我们看到了耸立在滨海大道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巨幅标语牌，也看到了面海而立的妈祖雕像。这里是距小金门最近的地方，也是当年炮战最为惨烈的地方。导游讲，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金门耸立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巨幅标语牌。据说以前，也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巨幅标语牌的内容，厦门这边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金门那边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

物换星移，历史的车轮滚到了今天。尽管过去有过去的逻辑，今天有今天的道理，但作为一名游客，回味入目的一切，仍不免感慨系之。

（2013年5月13日于西安慧雨庐）

## 溪韵

十六里溪——大概是以其长度得名的吧，从位于加拿大安省的奥克维尔市中部纵向穿过，注入浩渺的安大略湖。

我们居住的地方，离这条溪近，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初见此溪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跳出“坎陷”二字。这两个字是我阅读牟宗三先生的著述时接触到的。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先生讲的“坎陷”，大概指的是圣人由高到低，由雅入俗以拯救众生，所谓“良知坎陷”。这就有些抽象了。而我眼前的溪，却是具象的：流淌在坎陷于地平线之下二三十米的谷底。这谷底相对宽阔，树木蓊郁，花草茂盛，一道清流潺涌而来，弯转而去。入眼帘的时候，我忽然体会到了微醺的王羲之挥毫写流字拐弯那一笔时的感觉。

说到“坎陷”，我的出生地——关中平原临潼栎阳镇北的清河，可有一比。清河也有低于地平线的河谷，但两岸是一年两熟的良田，树木不多。还有古都西安的护城河，也是低于地平线而流，但护城河两岸楼房鳞次栉比，近河道路车辆穿梭，环城公园老少咸集，歌声嘹耳，舞步铿锵，全然是人气兴旺的另一番景观。

“天宽地阔少人踪，壑径林坪信步行。”这是拙作《七律·溪边》中的首句。与故乡西安的人烟辐辏相比，这里的居民本来就算不上多，疫情肆虐，久久不去，闭门宅居成为常态。偶尔零零星星地遇到几个健步者，大家也都隔以安全距离，相互致意而过。“丛枝几处观青绿，裂木一桩叹褐红。”十六里溪沿岸的树木多而杂，大都叫不上名。粗者，数人手连手未必能成抱；高者，枝梢似乎已摩蓝天白云。它们站着、躺着、斜着、分着、合着、叉着，当然最多的，还是正直着。令人感慨的是，有些树木已长过天数，老了，朽了，横七竖八地摊卧开身体，任风割雨浸、虫蛀蚁蚀地将自己斑驳成白黄、灰黑，甚至褐红的风景。

“雀鸣雁叫水生光，春草萌萌绿替黄。林秀高松接月魄，童心一片照夕阳。”这是我作的一首《七绝·赏溪》。在十六里溪两岸的丛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

鸟雀，大的小的中不溜的，黑的白的灰的花花的；其鸣叫，长，短，高，低，洪，细，亮，暗，脆，涩，或成串，或戛止，唱吟交织，此起彼伏。而在水中、水边、水上，就有野鸭蹩游、大雁踱足、海鸥旋飞了。



入秋，十六里溪的美色是醉人的。那树叶，由绿而黄、而红，斑斓得梦境一般，而且天天都在变幻。好多次，在我踩着落叶散步于溪岸林径，看着黑的、灰的、大的、小的松鼠在林枝间窜来窜去时，脑海里就浮现出郭小川的名诗《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团泊洼是静静的，而诗人的心却是激愤不平的，于是有了“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那一连串雷鸣电闪、振聋发聩的排比句。十六里溪也是静静的，但境遇不同、心情有别，静静的十六里溪到我笔下，就成了这个样子：“呼啦漫目火烧林，染晕清流跳唱频。哗哗剥剥燎彩梦，哗哗汨汨灑杂尘。他乡试效桃源事，妙境犹生枥骥心。望断浮云呼雁落，长安玉镜正凌晨。”这末一句，是说脚下之地与故土西安时差十二个小时。



辛丑初夏，单位上曾隔墙办公的一位年轻同事，微信告诉我她的宝贝女儿满月了，取名“晨溪”。我说这名好啊，溪是流动的水，而水只要向前流，前途之广阔就是可期待的。于是，想到拍一张沐浴在晨光中的十六里溪的照片。第二天，就起了早，六点半到达了十六里溪最佳观赏点。此时曦光初绽，朝曦明媚，溪林之梢，晕染着一层亮炫炫的鲜丽。我选择角度，拍了再拍；之后，挑了一张效果最好的，发给了年轻同事。我想象着小晨溪长大懂事后看到这张照片时的情形。那笑容，应该是灿烂的。

（2021年10月3日作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西安日报》2022年4月21日）

## 柏瑞

会见柏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加拿大华人作家、热心的曹小莉女士建议我采访这位洋人，并打电话约了时间，然后开着车来接我。车子开到她的一位亲戚家，放好，就去乘高架列车。列车运行在温哥华市的上空，坐了四站还是五站，下来，改乘渡轮。渡轮在海面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抵达北温码头。码头上有一个大商场，曹女士买了些葡萄和香蕉，我们就坐在商场外边的塑料椅子上，吃着水果，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等柏瑞。

码头上的景色很怡人：海鸟翩翩飞来，有的伫立栏杆头上，若无其事地眺望大海；有的落脚在游人中间，悠闲地踱来踱去。人们在喷水池周围席地而坐，休息，聊天，吃东西。等了老大一会儿，柏瑞才来。金发飘拂，留着胡须；脸形有点像恩格斯，只是年轻了些。穿一条带背带的牛仔裤，裤脚翻上来一寸；白汗衫，正中一个方形蓝边花心图案，印着“BREAD GARDEN”（面包花园）。

介绍我们认识后，曹女士说：“咱们先吃饭吧”，就进了商场里面的餐饮厅。可选择的吃食很多，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食档前，曹女士点了一份海鲜炒米饭，我要了一份什锦炒面，几分钟就做好了。端过来，柏瑞也买得了自己的午餐：面包加火腿、生菜、黄油等，吃起来喀嚓喀嚓响。边吃边聊。柏瑞说他近来一直忙，一个人修一艘船很费劲。

饭后，在海边照了几张像，就去看柏瑞的船。他的小车泊在码头后边，是一辆旧车，漆皮脱落，锈迹斑斑。曹女士说：“他就喜欢鼓捣破旧的东西，像这样的车，换个人早扔了。”的确，作为加拿大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公路上跑的，几乎都是美国、日本以及西德产的名牌好车。这样的车还被人开着，少见。

柏瑞没钱吗？非也。他的父亲在美国做老板，虽不是豪门巨富，却也非常穷困之辈，已有一笔可观的财产留在那里，等着他去继承。在加拿大，柏瑞也曾拥有一栋上下两层四套居室的公寓楼，放到现在，花六七十万加币未必买得到，而他



几年前，就以三十万加币的低价卖了出去，然后又花去十几万元买下一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铁甲船……

车子停在海湾口。走过一段用木条扎成的水上通道，我们来到柏瑞的船前。船有四五十米长，看上去比他那辆小车还要破旧。甲板上散乱地堆放着帆布、缆绳、漆桶等杂物。船头耸一根旗杆，一面鲜红的枫叶国旗在风中招展。有趣的是，在靠近旗杆的地方站着一只加拿大雁——是这个国家的“国鸟”了。灰色，比家鸡大一些。我们一走近，它就警惕地扬起长脖子，发出哧哧哧的叫声。柏瑞说，这是一只公雁，瞧，那边还卧着一只母雁呢。原来，这是一对雁夫妻，它们把家安到柏瑞的船上了。母雁在孵雏，公雁在放哨。

让人家安静地完成使命吧，我们到舱里去看看。第一层是柏瑞的卧室，陈设简单随便。床头上方挂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柏瑞和女儿的合影。小姑娘金发碧眼，甜甜地笑着，活泼可爱。曹女士介绍说，柏瑞的妻子和柏瑞离婚了，分手的原因大概和柏瑞对古旧东西过分爱好有关。孩子对柏瑞没成见，隔三岔五，就跑到父亲的船上来。孩子一来，柏瑞就特别高兴，放下手头的事情，带着孩子到处玩。“他没有再找吗？”我问。“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和柏瑞一见钟情，两人的感情发展很快，后来，姑娘毕业回了国，目前关系还保持着。”

舱的第二层是全船的活动中心，地方显得宽敞一些，举办小型“PARTY”（聚会）不成问题。只是桌椅、箱柜、炉灶、扬声器等都显得又破又旧，分明是二战时期的遗物了。柏瑞还养了一只大灰猫在这时，看上去很老了，摇摇晃晃的，倒也和一些旧物相协调。周边有四个卧舱，每个卧舱不足十平米。柏瑞已将其中两个修饰一新，目前已租出去一个，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小姐住在里面。

“我的想法是把这艘船全修好”，看完全船，柏瑞比划着说，“然后开到世界各地的旅游区去，把那些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们邀请到船上来，为他们的艺术活动提供方便……”

柏瑞的想法是美好的，但要实现起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了。他一个人，要把这样一艘适宜进博物馆的旧船修好，得花费多少时间和力气？真是难以想象。可眼前这个柏瑞，却乐此而不疲。

告别柏瑞后，我们按原路返回。从亲戚家取了车，曹女士在送我回住处的途中，又带我去看柏瑞已经卖出去的公寓楼。此楼不错，乳白色的外观，方方正正

的式样，显得大方，气派。“换一个人”，曹女士说，“是绝不会为了一艘破船，而将这么漂亮的一处房产卖掉的”。

这就是柏瑞，一个既普通又别致的加拿大人的故事。

（刊于《西安日报》1995年8月10日；收入《慧雨潇然》，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兰菲小溪

打开温哥华市的地图，你会发现一块块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的湖绿色的标志，稍有地图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那是座座公园。温市的公园可谓星罗棋布，我们租住地附近就有两个。一天晚饭后，一边散步，一边向其中一个叫 Renfrew Ravine（兰菲小溪）的公园进发。由于路况不熟，先是到了公园的侧面，见铁丝网隔着，地面深陷，近前望之，渺渺然底儿不见。高树密林就郁郁葱葱地长起来，间杂着茂盛的花草藤蔓。由于悬着“NO EXIT”（没有出口）的提示牌，只好再寻入口。好在这个公园不大，转着转着就找到了。

入口处稍稍开阔，散摆的石头上有中英文对照的说明文字。原来，19世纪，即二百多年以前，这里还是原住民狩猎、捕鱼的地方。有茂密的森林，有成片的沼泽。后来变为农庄，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为现在的住宅区。幸好，小溪还在，溪旁的树木也未被砍伐，于是就有了这块“都市中难得且宝贵的小溪幽林”。是啊，既有小溪，又有幽林，而且位于现代化的都市之中，与一排排漂亮的 house（住宅）为邻，这样的景况多见吗？不多见。当代的环境美学讲究“宜居”和“乐居”，如果没有树木蓊郁，没有水流潺潺，“宜居”和“乐居”怎么说都是空话。

另一则介绍，说兰菲小溪曾是鱼类产卵和鱼苗成长的好地方：一是流水清洁稳定而不急；二是两岸有青翠草木遮阴，阳光不会直接照射鱼卵；三是河床有碎石可以为鱼类产卵提供方便。这几个特点使兰菲小溪成为母鱼们和小鱼们的天堂，那母鱼优游、小鱼随随的情景是不难想象的。那么，如今这溪中还有鱼吗？下去看看吧。有小径可入，踩着松树落下的针叶，下一个坡，再下一个坡，再下一个坡，共有二三十米吧，就听到了淙淙的水声，就看到了亮亮的水面。水在舒缓地流着，应该说还算清澈，有树影倒映着斑驳，有石块裸露着顽强——有鱼儿游着快乐吗？没有了。看来溪水还是被污染了。于是想到提示牌上的话：“社区正共同努力恢复小溪的清洁，你愿意出一份力吗？”



怎么出力呢？先看一块立在林子路边的告诫牌：上写“Please leash and clean up after your dog”；配有一幅画，画面上一条被牵着的狗在前面走，跟在后面的牵狗人一手持铲，一手持钵，腰弯下来，将铲和钵伸至狗的屁股之后。即使不懂英语，画面也能看明白：请牵牢你的狗并及时捡起狗儿拉下的粪便。不按这样的告诫做会怎样呢？“Max.fine \$2000”，好家伙，罚款两千加币！换算成中国钱，按目前的牌价，就是一万四千多元。

还有，另一处告诫牌写着：“如发现汽车漏油，请赶快修理，不要将有毒物质、汽车电池、废油樽等，抛入溪林。有毒的液体，请勿倒入污水渠，因雨水会将溪林附近的有毒物质带入溪中，造成污染。……当你清理家园中什草及剪枝时，请勿将其倒进小溪林，因为这会引起野草什花乱生，影响原有植物生长。……请不要把垃圾抛弃在小溪内，若小溪内积满垃圾，会吸引很多老鼠，进而引起泥土倾泻。可以把垃圾循环再用，或把多余的垃圾，送往垃圾收集站……”

告诫得很具体。然而，我在溪林内还是看到了垃圾，大者有沙发垫子，小者有喝水杯子。而在林子边，竟有一大堆垃圾堆在那里，尽管多用塑料袋装着，臭味还是散发出来，招惹着苍蝇嗡嗡乱飞，和这个公园整体上还算清雅的状况不相吻合。想到近来温哥华市的环卫工人正在闹罢工，大概是没有人清理的缘故吧。引人注意的是，不知谁给那垃圾堆上立了一个醒目的牌子，上写：“This garbage is full! Please take your bag back home!（这里的垃圾已经满了！请把你的袋子带回家！）”

看那介绍牌上，溪林中是有许多鸟儿的，如黄腰刺嘴莺、黑顶莺、黑冠山雀、库柏鹰等。我们只看到了一种，大概是黑冠山雀吧，在林子里啁啾。忽然，孩子叫道：“爸爸快看，小松鼠！”果见一只黑色的松鼠在松树干上逡巡，长长的尾巴翘起来。小生灵好像发现我们在观察它，小眼睛就滴溜溜地朝我们这边看了看，身子一耸，就猴子般从一个枝头，飞快地荡到另一个枝头，黑光一闪，不见了。

（刊于《西安日报》2007年11月24日、《青岛日报》2007年12月7日、《环球华报》2008年5月14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 在加拿大吃“西安羊肉泡馍”

第一次从温哥华“kingsway”大街经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经营羊肉泡馍的广告。那是一间门面不大的餐馆，门头做了包装，喷涂出黄底红字“有景拉面·中原烩面”八个醒目的大字。大字之下，有一行以红色为底衬的白字，写着“西安羊肉泡馍”“招牌炒刀削面”“兰州牛肉拉面”“特色水煎包”“特级名师主理”等字样。

于是，2007年7月30日下午6时许，我走进了距住地不远的这家餐馆。就餐的人不多，空位子有的是。坐下后，女老板兼服务生将菜单寄上，我接过来浏览，但见“西安羊肉泡馍”的标价是每份8.95加元，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就是64元左右，不算便宜。不算便宜也得点，不就是奔它来的吗？



稍等，泡馍就端了上来，没有用碗盛，用的是一个带把儿的灰白色的陶质砂锅，放在稍大的白瓷盘里。那砂锅用得有些时光了，裂了缝，外圈用黑铁丝箍着。没有辣酱——油泼辣子在桌边的大口瓶子里，由顾客随意取用；也没有糖蒜，但有一撮香菜，放在锅正中汤馍上头，倒也鲜翠诱人，尽管切得大了些。伸筷子搅搅挑挑，见馍成块状，有火柴盒一半大小，与西安的掰馍或较馍不同，是刀切成的。加拿大的小麦好，面比较筋，即使不用那种基本上是死面的八成熟的硬饼，好像也煮不烂。有粉丝，稍粗些，像粉条，还有海带丝。羊肉嘛，数量不少，一律指头蛋大的小方块。至于味道，尝尝看，有羊肉汤的膻味，也够得上个香字，但与地道的西安羊肉泡馍相比，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吃完泡馍，我与女老板和大师傅简单地聊了聊。女老板看上去不到三十岁，东北人，大眼睛，好身材。大师傅为她所雇请，这位“特级名师”看上去三十多岁，从身材到长相，都像港台片中的帅哥。他说他是河南人，在烹饪行当已做了十五年了，手艺是出国前在家乡学的。我说我是西安人，今天是特意来品尝羊肉泡馍的。“怎么样？还可以吧？”帅哥问。望着对方期待的眼神，我说：“还行，能在这儿吃到羊肉泡馍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叫‘温哥华羊肉泡馍’可能更到位些。”彼此一笑。

十年后，我第二次在加拿大吃西安羊肉泡馍。那是2017年11月19日的傍晚，亲戚请客于多伦多密西沙加市的“北食客”。该店主要经营中国的北方菜，在大多地区很有些名气。推门而入，宽敞的厅堂红灯笼高挂，座位几乎无虚，用餐的几乎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灌进耳朵的，也满是以普通话为主的汉语，感觉像进了国内某家饭店似的。醒目的牌匾，宽而长的大玻璃窗，透过玻璃，能看见白衣白帽的师傅在熟练地包包子、包馄饨。窗檐挂一排中文菜牌，我扫视了一下，有“鱼香肉丝”“宫宝鸡丁”“东坡肉”“四喜丸子”等等。

菜单内容丰富，鲁菜、京味、天津小吃……让我眼睛一亮的是陕西风味，有长安套餐、老陕凉皮、腊汁肉夹馍、手工岐山臊子面、油泼biangbiang面，等等，当然，也有西安羊肉泡馍。亲戚让我点，我就点了羊肉泡馍。看了下价格，每份9.99加元，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当是50多元，应该说不算贵——在国内、在西安，我已吃过100元一份的羊肉泡馍了。

就餐的人多，等了一阵才端上来。中号碗，量不丰，汤宽，汤里有黑木耳，

汤上放一撮绿绿的葱花、香菜，配一小碟辣酱两瓣糖蒜。舀两勺到小碗里，尝尝，还行，味道比十年前在温哥华吃的羊肉泡馍要好些。当然，也还是有不到位之处，如所泡之馍，就不是手工掰的或机器较的蝇头大小的颗粒，而是刀切的小拇指头大小的方块。



多伦多的羊肉泡馍 2017年11月19日

看来，饮食中的地方特色，只有在那个生发、创造特色的地方，才能地地道道地吃到，换个地方，就变得照猫画虎、马马虎虎了。所以，要吃正宗的羊肉泡馍，还是要去西安。

(2021年6月2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纯正的西安味

那天，我们到北温游览。在码头小广场上，我和夫人说的陕西话引起了一对老年夫妇的注意。“好像是乡党嘛！”老者用地道的西安话说。“老先生也是西安人？”我问。“西安灞桥。你哩？”我说我生在临潼，在西安工作。“临潼和灞桥挨着哩。你贵姓？”“免贵姓庞。”“是不是叫庞……进？”我有点诧异：老者竟然知道我的名字。“你前几天是不是在《环球华报》上发表了文章，谈龙凤文化的？”我说有啊。老者说：“这就对了，那张报纸我出门前刚看过，现在还在枕头边放着哩。”

手扶栏杆，我们聊起来。老者告诉我，他姓袁，是投奔儿子来的。儿子的名字也与龙有关，叫“敬龙”，自小学习好，留学完了后就在这里找了工作，买车买房，娶妻生子。老伴前几年来过，带了两年孙子。这次是儿子为他和老伴办了团聚移民，算是来这里定居了。老袁说他在国内就爱看报，西安报也是经常看。到这儿后，经朋友介绍，还到一家报馆干过分拣报纸的活儿。对这里某些报纸上刊登的针对中国的文章，老袁很不以为然，说：“光拣不好处说，看不到国家这些年的进步和发展。”我说我也有同感。

聊了一会，袁先生就邀请我明天上午到他家去做客。说：“我到这儿后，认识了两位咱西安的乡党，说好明天到家里聚哩。你来，咱们好好谝一谝，让你老嫂子给咱做羊肉泡馍吃！”我说好得很，明天一定去。

第二天早上，我和大女儿按袁先生说的地址和乘车路线，先坐天车，再坐公交车，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袁先生的家，一座外表为乳白色的，漂亮、宽敞的 house。袁先生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一边沏茶一边说：“已打过电话，老赵和老王一会就来了。”见过了正在厨房忙活的袁先生的老伴，袁先生就带我去看他住的屋子。他拿起放在床头的报纸，一边指给我看，一边说：“就是这张报纸，上头有你的文章，也有我女儿上晚会的广告。”原来，袁先生的女儿是搞声



乐的，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因为歌唱得好，移民后很快进入了温哥华的文艺圈，常在一些大型演出中展示风采。

正说着，王先生和赵先生一先一后到了。于是相互介绍，围着茶几喝茶、聊天。王先生是陕西临潼人，长期工作于北京，因女儿女婿在温哥华，退休后就过来了，现和老伴住在市中心的老年公寓里。赵先生原是西安外语学院的教授，移民后在温市的政府部门工作了多年，现在也办了退休……几个人全说的是陕西话，感觉好像不是在异国他乡，而是在西安的钟鼓楼边，或大雁塔下。

一会儿，袁先生的老伴将午餐准备就绪了，大家被邀上餐桌。但见四样凉菜已摆好，蒜泥黄瓜、清爽豆角、炆莲菜、拌粉条，将四个大盘子里盛得满满的。袁先生打开了一瓶西凤酒……倒酒，碰杯，劝酒，边喝边谝，家乡风俗，移民生活，儿子女儿，媳妇孙辈，昔日故事，今天现状……谈笑中，袁老伴将饼子端了上来，大家掰馍，分头加肉、加粉丝、加高汤，加调料，一人一锅一大碗：全然是正宗泡馍的工序。佐食的香菜、辣酱、糖蒜，一样不缺：全然是故乡的讲究。于是开吃，吃得头上冒汗，吃得纷纷说“美，是纯正的西安味”。“味道主要靠调料”，袁先生不无自豪地说，“那是我从咱西安专门带来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8月1日）



# 焰火

那天是 2007 年的 8 月 1 日。下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廖中坚先生打来电话，说温哥华正在办国际焰火节，西班牙、加拿大、中国三个队参赛，今天晚上是中国队表演，他 7 点半开车来，接我们去看。晚饭后，廖先生准时抵达，于是我们坐上廖先生的黑色“奔驰”，向位于温市西区的 English Bay（英吉利海湾）进发。

这个海湾，我十二年前访加时是到过的，记得当时泊车费了不少时间。今天依然如此，快到的时候，廖先生转来转去，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找到停车位。

沙滩上到处是人，各式各样的人。多以家庭为单位，铺一张塑料布，摆些食物饮料，坐下来，一边饮用，一边聊天，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娃娃们当然不会安稳地静坐，他们或挽了裤角，到海边追踩浪花；或拿着小桶小铲，将沙子铲来倒去；也有稍大些的孩子，带了花花球，在那儿抛抛接接，其中一个还间或翻跟头、拿大顶。

傍晚的海湾是迷人的。夕阳投下柔和的橘黄色的光线，灰色的沙滩被照射得像斑斓的画布。天空、远山、海水，都用得上一个“蓝”字，但蓝与蓝不一样：天是光洁的淡蓝，山是如黛的深蓝，水是波纹晃晃的亮蓝。水中白船点点，桅杆耸立；岸边大树错落，蓊绿成团。这景色是变化的，太阳渐渐坠落，直到完全看不见，那余辉却把西天的云带染得彤红。这时候，海上的船，海边的树，还有形形色色的人，全都成了剪影。而海水却亮了起来，泛着白光……

我们在那几根放倒的圆木附近找到了空地，铺了塑料布，坐下来后，夫人和廖先生聊了起来。我则手持相机，去端详那两根最粗壮的圆木。

对了，就是这两根，也就是这个地方。十二年……十二年前，我和作家陈忠实、评论家王仲生访问温哥华。那天下午，在唐人街的中华文化中心演讲完后，到一家中国餐馆吃晚饭。饭后，加华作协的朋友们带我们来到这里欣赏海滨夜景。

当时就坐在这两根圆木上，聊天，聊文学，也聊文学之外；唱歌，唱那些存盘在心的“老歌”。我们三人也都唱了。记得老陈唱的是陕北民歌《走西口》和《拉手手，亲口口》，老王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唱的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如今，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老陈和老王则没有来，他们这会儿在做什么？记得那晚陪我们的有廖中坚先生、曹小莉女士、任燕茹女士，和一位高个儿、穿一身白衣服先生。两位女士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接近专业水平，让人难忘。曹小莉女士这次来后见到了，任燕茹女士据说已回国发展，目前在北京；而那位被我忘记姓名的先生，据说几年前患了一场什么病，病得很是不轻……圆木还在，场景依然，人事亦非了。

焰火原说是9点就开始放的，等到快10时才在人们的盼望中亮相。那噼噼啪啪的声音，那烛天耀空分外璀璨的光亮，一下子吸引了沙滩上所有人的目光。焰火表演在国内看得多了，但在外国看、在海边看，还是头一回。单发，连放，群发；一团团，一束束，一串串；球状，链状，带状，冲天状，开苞状，散花状，闪电状，星雨状，蘑菇状；红的，黄的，白的，绿的，变色的，串色的；呼喊声，叫好声，感叹声……中国是焰火的故乡，出国表演自然要展示自己的最好。

然而，精彩总是不会长久，辉煌一忽儿便成了过去。人们的看瘾好像还没有过足，焰火表演就结束了。大家收拾东西，络绎散去。廖先生将我们送回住处，也开车回家了。我站在空旷的院子里，回想着焰火，回想着圆木，回想着十二年前，心想这阵儿的EnglishBay，该是一片寂静。

（2008年3月28日多伦多枫华阁）



# 天车

我们租住的地方，离 Skytrain 很近，站在小院里，能听见那呼啸而过的声音。这个 Skytrain，温哥华的华人称其为“天车”，也有译作“空中列车”“轻轨”的。“天”和“空中”都是升高之意，并非真的让列车行驶在天上或空中，不过是一连串的水泥墩子撑起一段段长桥，让列车飞驰在桥面上罢了。当然，不都是在桥面上行驶，也有在地面上，甚至地面之下行驶的路段，至少温哥华的天车是这样。

温哥华的天车往来频繁，平时五六分钟一辆，上下班的高峰期三四分钟一辆，夜半时分大约十几分钟一辆。车厢有四列一组的，每列开两个门；有三列、两列一组的，每列开三个门。车身通体为乳白色，点缀少量的深蓝色和橘黄色的弧形块条。车进站后广播里会有女声报站名，开动时也会有女声报去的方向。一般情况下都有空位，甚至多有空位，需要站立的情况多出现于高峰期或商场大站。至于速度，那就相当快了，我们住的地方距 Downtown（市中心）有七八站路，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

天车属无人驾驶，也没有售票员。每个车站的入口处设有售票机，你把硬币投进去，按相应的几个键，就会有纸票打出来，该找的钱也会吐给你。成人票每张两块多，儿童票便宜一点。票面上打有使用该票的有效时间，一般是一个半小时，此时间段之内，用一张票可以坐来回；也可以出了天车，再去坐公交车、渡轮，或从公交车、渡轮上下来，用其票坐天车。天车上很少查票，所以买票不买票，全凭自觉。据说若查到无票者，会盘问你的姓名地址等等，若干天之后，会有一张罚款单寄到你的名下。

像流动的画廊，天车上黑白黄灰，什么肤色的人都有；高矮胖瘦，什么体型的人都有；英、法、华、印、韩、日，说什么话的人都有。看到过黑人壮汉，带着一个面庞白皙、眼珠发蓝的小孩，那小孩叫壮汉“daddy”（爸爸）；也看到过

长相无可挑剔的金发靓女，与短发厚唇的黑人小伙勾肩搭背，亲热得不得了的场面。因华人人数已接近温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在天车上，经常能看到、听到老头老太嗬嗬嘎嘎地说着粤语；也能看到、听到带着书包的留学生们，用纯正的普通话说着他们学校的事情。即使不懂英语，用汉语问个路呀什么的，也不是难事。

乘天车浏览风景是美好的享受。我曾手持月票，将温哥华现有的两条线路坐到头又转回来。看茂盛的森林与青翠的草坪相映衬，看漂亮的楼群与蜿蜒的河流相依挽，看白翅的海鸥在湛蓝的天空飞高旋低，看成群的乌鸦披着霞光凌空而过。这些景色不坐天车也能看到，但坐在飞速前行的车上是不同的感觉：那画面是流动不居的、瞬间切换的。有一次在乌云滚滚时我上了天车，且有意坐在车前顶头的，只能坐一个人的位置。天车在电闪雷鸣中呼啸前行，大雨哗然而落，啪啪啪，碗大的水花在眼前的玻璃上迭次开放，雨线斜斜成排，如帘卷如幕垂，那铁轨便时隐时现，若有若无了……

车站码头，交通枢纽，上上下下，接来送走，啥人都有，啥事都有。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地方，车站附近大概都要“乱”一点。在温哥华和人交往，一问及我们租屋所在的街区，常有这样的反应：“啊，那个地方呀，靠近天车站，发生过砍人抢劫的事，不安全呀！”据说，此地曾发生过歹徒尾随下车回家的妇女，用斧头从背后砍倒，抢了钱财一跑了之的事情。我曾就此事询问房东，房东淡然一笑，说：“猴年马月的事啦。”附近有广东人建住宅，我和主人聊了起来，问其为何将房址选在这儿，答曰：“这里离天车站近啊。我已退休，喜欢到 Downtown 找熟人打麻将，住在这儿，来去方便啦。”再问：“听说这一带不怎么安全啊？”再答：“你是说砍人抢钱的事吧，多少年就发生了那么一起；再说啦，坏人哪个地方没有啊。”

抢劫伤人的事未见再发生——起码在我们居住的那段时间内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倒也不少。有一天早上，我到天车站外的报箱里取免费的报纸，发现耸立在那儿的投币电话被人砸了，烂的正是存硬币的那一面，显然是以取币为目的。当然，第二天去就见又装上了新的。还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在附近的草坪上玩，见一个白人小伙子背着个包儿从天车站出来，大步流星地走向网球场后面的一棵树下，坐下来，急不可耐地从包里取出一片纸，手抖抖地在上面倒了些什么，然后

用打火机点着，贪婪地送到嘴边。——他应该是在吸毒吧，我想。还有一次，在天车站附近的公园里碰到一位认识的华人，她一见我就说：“你还不知道吧？昨晚7点多，有人跳轨自杀，天车站关闭了一个多小时呢！”我仔细地观察过，天车道全线都以高高的铁丝网封闭，只有车站平台可以接触到铁轨。寻短见者也只有从站台上跳下去才能达到目的——那场面一定是快捷惨烈、惊心动魄的。

任何社会，都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也有消极向下的一面。现代化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却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人性的、精神方面的问题。人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远远没有到家——天车和天车站附近发生的事情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环球华报》2008年4月9日）



## 行走的脚步

我是在皇后公园看到名为“Vancouver ancestor”（温哥华人的祖先）雕塑的。这是一组铁红色的群雕，耸立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上。其时正值金秋傍晚，夕阳西照，绿树映衬，这组群雕身披明黄色的光带，显得分外醒目。我数了数，每排八尊，共十六尊人体。每尊均高达3米多，堪称巨人了。有意思的是，这十六个人都做迈步向前的行状，却一概都没有头颅。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是北美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主人。这些原住民，随季节迁徙，过着简单、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后来，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来到这里，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占居的地盘越来越大，相应地，印第安人的地盘便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延绵到现在，最新的统计数字是，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大约有五十多万，和米提人、因纽特人合在一起，约占加国总人数的3%。这些印第安人中的大多数，都被安置在“保留地”，即指定的区域居住。这些“保留地”多在偏僻的乡村，因而温哥华市即使有印第安人的后裔，数量也很少。

法国人从16世纪开始就陆续登陆北美，至18世纪，大片大片的土地成了法兰西的殖民地，其中当然也包括后来被称为“温哥华”的这片美丽的港湾。步法国人的脚踵，英国人随后而来，利益驱使，英法之间爆发了战争，由1756年打到1763年，应了那句“后来者居上”的话，英国人胜出，败下阵来的法国人只好将北美殖民地拱手让给英国人。由此时开始，直到1867年加拿大立国，一百多年，英国人都是这片土地的主宰者和管理者。

法国人虽然丢掉了统治权，但并没有离开加拿大。这样，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移民、发展，现在的加拿大，据最新统计，英国人的后裔占到42%，法国人的后裔占到27%，其它欧洲人的后裔占到13%，欧洲之外的其它民族只占15%。这也就是说，温哥华人的祖先，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有英法两国之外的其它欧洲人，还有欧洲之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以英国人为最多，占到四成以上。



众多来加的英国人中，有一个叫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此人当时的身份是一位船长，当然也是一位探险家，1792年，为了找寻西北通路，他来到此地，做了一番测量。于是，1886年温哥华正式立市的时候，就用其名作为城市名以为纪念。

1995年我访问温哥华时，曾参观位于维多利亚岛的卑诗省的议会大厅。在大厅的圆形拱顶上，有四幅关于加拿大祖先生活场景的壁画，分别为捕鱼、狩猎、打铁和割麦。导游介绍说，这四幅图案，反映的是早期的加拿大人从事生产活动的情景。捕鱼、狩猎是渔业和畜牧业的前身，割麦属于农业，而打铁则属于手工业。

打铁能成为早期加拿大人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大概与修筑铁路有关。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由东部纽宾士域省的圣约翰，到西部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全长6100公里，于1887年开通。这条铁路将加拿大的东西两岸联结起来，成为加国的经济大动脉。对温哥华而言，如果当年不修这条铁路，整个卑诗省都会加入美国，那么，温哥华就是美国版图上的一个城市了。

为修太平洋铁路，早期的加拿大人可谓艰辛备尝，他们住窝棚，喝冷水，手拉肩扛，挥镢抡锤，奋战于冰天雪地、荒野泥泞之中。这其中也有我们华人的身



影。19 世纪 80 年代，先后共有 17000 多名华工，受雇于加拿大的筑路公司。因山崩、炸洞及其他自然灾害，其中的 4000 多名华工献出了生命。其余的 13000 多人，便成为加拿大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温哥华现有华裔超过 10 万。这 10 万移民中，就有不少人属于第一代移民的后裔。



据此，我们可以说，在温哥华人的祖先中，也有我们中国人。尽管人数不多，只占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耸立在皇后公园里的群雕，似乎就理解了艺术家的用意：温哥华人的祖先是多元的，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迈着双脚走来的，到达这块土地之后，他们依然迈着双脚从事各种各样的建设事业。因而，还有必要再展示他们的面容和肤色吗？没必要了，只突出他们的强健的双腿和粗砺的双脚就可以了。

是的，行走是艰辛的，行走却是伟大的。没有从世界各地走来的人们，就没有多元的温哥华，也没有多元的加拿大。不光温哥华，不光加拿大，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国家，有哪一个与“行走的脚步”无关呢？

（作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

# 采蓝莓

采蓝莓的信息是从“温哥华天空”的网页上看到的。那是一则招聘“暑期采蓝莓帮手”的广告，言明“年龄不拘，无经验可”“专车接送，供应餐点”“1磅 45cents（一天可采100—200磅）”等。到加拿大已多日，这两天宽松下来，何不去采采蓝莓，全当一次生活体验？于是，就按照广告上提供的电话打了过去，约好了时间和接站的地点。

第二天天未大亮，我和女儿就起了床，吃了点东西，7点多坐上空中列车，东南行至一个线路的终点。来早了一些，在车站入口处等了半个多小时，接站的小刘才到。小伙子身体壮壮的，灰背心、白短裤、蓝拖鞋，斜背一个包儿，右手举着一张纸，那该是应聘者的名单，左手握着手机。于是，前后左右地聚拢来十几个人，按名字叫了到，然后分乘两辆车，向目的地进发。

这是一个台湾人经营的农场。没有围墙，也没扎什么篱笆。七八间房子连成一排，既是场部，也是主人的食宿之家。房子侧面和后面便是蓝莓园，望上去一派葱绿。空地上放了些白色的塑料桶，有大有小。小刘将大家带到园边，一边示范一边说：“就这样，很简单，两手成捧状，用大拇指朝下扣，然后丢在桶里。各位开始做吧，中午12点用餐，休息一个小时。”于是，大家纷纷提了塑料桶，向园中走去。我看了看表，整9点。

看广告前，我对蓝莓一无所知。倒是知道前苏联那首很优美的歌曲《红莓花儿开》，有一段时间还特别爱哼唱那首歌：“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正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腹的心里话，没法讲出来……”就想这蓝莓与红莓大概只是颜色的差别吧？上网一查才知，两种莓差别大了：红莓就是我们经常能吃到的草莓，属草本植物，而蓝梅则是木本植物，属于灌木一类。

蓝莓的图片网上有，算是已经知道其模样了，但与蓝莓的零距离接触，还是进入蓝莓林中的现在。蓝莓的形状像灯笼，不过只有指头蛋般大小，圆兜兜的，

表面还敷着一层薄霜般白色的果粉，让你不禁联想到心疼过的女孩儿。这些“女孩儿”簇拥在一起，脸蛋贴着脸蛋，亲密状让你不忍心将它们分开。蓝色是成熟时的颜色了，多到普遍；接近成熟时是红色，再远些就青嫩的淡绿了：后两种颜色的果子在时下的季节已是个别。

采蓝莓能做到不吃蓝莓吗？做不到的。边采边吃，挑好的吃，拣大的吃。一口一个，间或两个三个。蓝莓属于浆果，细腻的果肉里包着黑色的种子，小巧可爱到不必吐出。不是很甜，微微带酸，比较好吃。据说营养很丰富，熊果苷、蛋白质、花青苷、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什么的，含了一大堆，具有防止脑神经老化、强心、抗癌、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功能等效用，尤其对眼睛好，经常吃能使眼珠儿又明又亮。这些当然都是从资料上看到的，我的实际感受是那几天有点上火，采食蓝莓之后的第二天，火没了。

因为以体验为旨，就不着急，也不必完全按小刘示范的那样采，怎么顺手怎么采就是了。开始还凉爽，随着太阳的升高，有了热烘烘的感觉，于是脱了外衣，放在蓝莓丛上，顺便取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接着又采了一阵。中午 12 点正，小刘在场部二楼晾台上喊“休息喽——用餐喽——”，于是大家停下手来，从林行中钻出，到场部处用餐。

卫生间在房子内，得进屋去上，于是看到了主人的起居情况：一厅连数室，灶间与厅堂挨着。厅里靠墙摆满杂物，一位五十出头的壮汉正坐在那儿看电视，那浓眉大眼的长相，使你立即会做出判断，这是小刘的父亲，本农场的大老板。我也注意到了，那电视里播放的，是大陆拍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

餐点很简单，一块面包，夹一片火腿肠和一叶生菜，外有大筒的可口可乐和雪碧，随便倒着喝。小刘经管着，于是我们聊了起来。据小刘讲，这片蓝莓林共 50 公亩，是他们几年前从一个韩国人手里买来的，花了 70 万加币，主要靠政府贷款，自己也投了些积蓄。“种蓝莓需要各种投入，赚不了多少钱”，小刘说，“主要是地皮，连年在涨价，这里又靠近 SURREY（素里）市政府，已在征用计划之列。”小刘还说，他们当年移民时一同来了好几家，现在只有他们一家还守在这里，其余都回台湾了。有的还到大陆投资办工厂，效益很不错。于是说到大陆与台湾的区别，小刘说他不喜欢陈水扁，搞得台湾乱哄哄的，“还是大陆的领导人好，为老百姓办实事，正派，有威望”。





聊天不觉时间快。忽一扭头，周围没人了，看看表，都快1点半了。于是打住，再进蓝莓林。下午时间长，林子里也很静，小风微微，枝叶沙沙，有小虫子在飞舞。间或能听到火车的鸣叫声，似乎有些距离；还有枪响声，拖着悠悠的尾音，对耳膜有冲击，就想这附近该是有个靶场吧。干这种一再重复的简单的活儿，人容易浮想联翩，于是想到了下乡时在大田里割麦子时的情景，想到了上大学时在校办农场收包谷的情景，也想到了和自己有过情感联络的 ABCD……你们都好吗？这会儿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加拿大一个农场里采蓝莓，蓝莓可好吃啦，你们要不要吃几颗？

毕竟几十年没有干过如此这般的“田野作业”了，半下午时，腰就有些酸，腿就有些困，眼就有些涩了。问女儿感觉如何，回答也说有些累了。坚持到6点太阳快落时，小刘招呼大家收工。于是把采的蓝莓转移到林子边，再提到场部前。我和女儿总共采了四桶，三大一小，排队过磅，小刘的父亲，也就是农场的大老板蹲在那儿把关看秤。轮到我們时，倒满了三个运货箱，共142.2磅，之后得到工钱加币64元。“今天很有意义”，坐在回程的空中列车上，我对女儿说：“我们是第一次采蓝莓，第一次吃蓝莓，更是第一次在加拿大获得劳动报酬，尽管不多，但体会到了在加拿大挣钱的不容易，值得纪念。”

（刊于《青岛日报》2008年4月11日）

## 多伦多的雪

这些年来，我已形成了一种认识：人生不过是一个或长或短，有时精彩有时不怎么精彩的过程而已，而活着的要义就在于体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体验。那么，能体验到自己未曾体验过的东西，应该说就是一种福分了。记得杨澜女士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人生是一场宴会，给你准备了很多道菜，如果能以享受的心态面对这个宴会，尽可能多地品尝到各种各样的菜肴，就不算枉过。杨澜女士的话和我讲的是一个意思，就是以积极的、体验的、享受的心态面对自己无法决定的即将到来的一切。

我是2月上旬到达多伦多这个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的，至3月上旬，一个月内，似乎没有见几天太阳，感觉是三天两头在下雪，前面的雪还没有消，后面的雪又擦上了。即使是晴天，只要天上还有一片云彩没有散去，就会有雪花飘撒下来；即使是天上已晴得光光净净的，只要有风，也会把路边的雪粒儿吹到你的脸上来，感觉好像还是在下雪。3月7日晚，妻子从外面归，一进屋就说：“又下雪了。”我走到窗前一一看：“可不，又下雪了！”

在国内的时候，春节前后也下了一场大雪，记得我曾站在西安的古城墙边，和一位熟人感叹：“今年的雪下得真大啊！”可到多伦多之后才发现，还有比西安的雪大得多的雪呢！3月8日早起，掀起窗帘，嗨，一派纷纷扬扬，远处的楼，近处的树，一切的一切，全都沉浸在雪的抚慰中或蹂躏中，感觉是这大千世界真像一个充气娃娃，竟然被一个雪字充满了。楼下是印度人开的商店，那屋顶平台，一夜之间，陡胀了差不多20厘米，那些平日里以此平台为乐园的鸽子们，这会儿一只都不见了。下午出门一走，但见四野一片昏暝，雪花打得人连睁眼都困难，行走就更不易了。

我到多伦多的时候，路边的积雪已经盈尺，再下再积，自然越来越厚。3月8日下午，本想到稍远些的超市买点东西，没想到往日尚可通行的人行道，现在

一踩上去，雪竟没到膝盖，走不成了。折回身到附近的商店，看到了摆在那儿的当天的《星岛日报》，赫然一道通栏大题：“料持续 36 小时，降雪 25 厘米，暴风雪铺天盖地袭多市”。报道中称，多伦多今年冬季将打破 1938/39 年冬季所创下的降雪量 207.4 厘米的历史记录。截至 3 月 8 日以前，皮尔逊机场的降雪量已经累计达到 178.6 厘米。好家伙，快两米厚了！这也就是说，多伦多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天气，让我给碰上了。那些天，用雪山来形容逐目所见有点夸张，但用雪原雪丘来形容绝对准确。面对大自然的如此慷慨，我曾感叹：“如果谁有魔法，能将这白雪变成面粉该有多好，这漫天遍野的雪花粉不知能蒸多少馒头，包多少饺子，摊多少面皮？让多少人免于饥饿？”

频率高，下得大，积得厚，必然冻得久，消得慢，冷得深。到 3 月下旬，故乡西安已是春暖花开开了，而这里依然可用冰天雪地来形容。田野里一派皑皑，人行道上也还有积雪成冰。若出门，尽管是阳光明媚的大中午，羽绒服或棉大衣也是必穿的，而且多半要戴上帽子和手套，因为不时有冷风刮来。那天傍晚我出门散步，见一处景色不错，白雪衬屋，红霞映树，就取出相机拍了几张，因未戴手套，几分钟时间，手指竟冻得有僵硬发痛之感。

（刊于《西安晚报》2008 年 7 月 4 日）



小女儿在雪中 2008年2月13日 多伦多

# 春天的花儿

春天说来就来了。

自2月初踏上北美的这块土地之后，冰雪就像长在眼眶上的睫毛似的，无论如何都躲避不开。出门就得像防化队员似的全副武装了，毛衣毛裤羽绒服，帽子手套踩雪鞋，可谓一样也不能少。这样的状况一直绵延到3月底。进入4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晦暗无日的天气明显地少了，阳光明媚的日子眼见着多了；还是下了一场雪，那雪也堪称鹅毛，纷纷扬扬，漫天铺撒，可落到地面上全变成了水。路边的积雪原来是有一尺多厚的，渐渐地就薄了，残了，后来像听了谁的解散口令似的，一忽啦，全没了。公园草坪上的雪化得稍慢一些，先是从那些松树的根部化起，蚕吃桑叶般逐步扩展，后来就只剩下阴坡低凹处那些顽固分子了。不过顽固不得长久，两三天的阳光扫射，就全面崩溃了。

有句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将鸭子说成是最早领略春之讯息的生灵。有趣的是，在隆冬最寒冷的那些天，我就在住地附近的溪流里看到了游泳觅食的鸭子，而那溪流竟然不结冰。那景况真的看上去很美：一片银白的天地，一弯幽幽的清流，几只游弋的寒鸭……

最早昭示春之来临的，看来还是植物。白雪将大地覆盖了，那些天，除了机车铲过雪，或撒盐溶过雪的公路干线，你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面。然而，像漏网之鱼，偶尔也有盖得不严实的地方——或许是地势稍陡，雪被被峭风掀起了吧，从那冰冷的罅隙里，你能看到灰黑的地面和黄萎的小草，而那草心竟然是嫩绿的！到了4月，随着残雪的溶化，那嫩绿的呈现便像水一样漫溢开来，就草地而言，如果分成白黄绿三营的话，白黄二营是无可奈何大势去，绿营的势力却眼见着越来越强大了。

那天傍晚，我到住处附近的名为“Woburn”的公园散步，发现松林边有植物的绿芽顶出了地面，芽身鲜绿，芽尖嫩黄，与周围的枯枝落叶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这使我感到欣喜，不禁举起了相机。昨天下午，我又转悠到那里，这次不仅是欣喜，而是惊喜了！过了不到一天时间，就有花朵儿从那些绿芽中钻出，耀耀然开放在蓝天白云之下了。紫色的瓣，七片拱围，中间是橘黄色的蕊，茎把儿高不盈尺，颜色稍深。“嘿，小 baby！”我向花儿打招呼，“你们好？”花儿微微地动了动，似乎听懂了我的问讯。

这是什么花呢？郁金香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其实，叫上叫不上名字无所谓，有所谓的是，它们占了我一生中的几个第一：这是我在多伦多看到的第一朵活生生的花儿，这是我在加拿大看到的第一朵冰雪消融后的花儿，这是我在地球上看到的公元 2008 年春天的第一朵最美丽、最难忘的花儿！

（刊于《西安晚报》2008 年 7 月 18 日）



# 天空是星星的学校

关于星辰，大哲学家康德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关注“头上的星空”，意味着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关注“心中的道德法则”，意味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追寻和塑构。

当然，关注星辰，不会是哲学家的专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大概不会有谁对头顶上的星空一点感觉都没有。

2008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多伦多士嘉堡的租住房里，我陪着站在床头的四岁的小女儿向窗外看。“爸爸，天上亮亮的是什么呀？”小女儿指着夜空问。“是星星。”我答。“星星的后面是什么？”“是天空”。“天空是星星的学校，对吧？”面对孩子大大的、山泉般清澈的双目，我除了点头说“对”之外，心湖还如块石入水般被激震得涟漪弥漫，禁不住将“天、空、是、星、星、的、学、校”八个字一字一顿地默念了一遍。

是啊，天空是星星的学校，星星是天空的学生；天空因有星星作学生而成为天空，星星因有天空作学校而成为星星；浩瀚的星空构成了无限的宇宙，无限的宇宙时时刻刻都在教导着有限的人类，人类是永远学习着的宇宙在校生——十多年来，小女童年时说的“天空是星星的学校”这句话，时不时，且逐一反三地闪现、发酵、活跃于我的脑海，使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可以媲美大哲学家的那句名言，也似乎比我这个与文字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爸写的那两篇关于星辰的文章更让人寻味无穷。

（2023年5月2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亲密接触及其他

在我出生的 1956 年，欧美国家的“电气化”已发展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我们国家也有了七十多年的用电史。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见证了电力越来越多地替换了“人力”，且被广泛使用的一茬人，如鼓风机替代手拉风箱、水泵替代人摇辘轳，以及后来的电视机、录放机、洗衣机、电冰箱，直到现在的手机、电脑等等。

从我记事起，父母工作的单位及家里就用上了电灯。但供电不大正常，时不时地遭遇停电，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于是，煤油灯就成为必备。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回忆起一灯如豆，我和姐姐凑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前，做作业、看书、打扑克，那放大的头影便映在土墙上的情景。我小时候特别爱看书，那个年月书少，抓住一本就如饥似渴地读，常常读到夜深，在母亲催睡的斥责声中才放下，而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上了高中。那个时候教育有些“回潮”，我所求学的临潼县徐杨中学对晚自习抓得比较紧。无奈有段时间总是停电，同学们就把煤油灯、蜡烛带到了教室。光亮当然有限了，有同学就向担任班长的我建议，说可以使用汽灯。征得老师同意后，大家凑了些钱，从几十里路外的高陵县城买回两盏来。汽灯烧的也是煤油，打气后能充分燃烧，理论上应该比一般的煤油灯亮得多。几个同学捣鼓了半天，终于放亮了，于是挂起来，但不大一会儿又不亮了。取下来，再捣鼓一阵，再挂上去。如此者再三。总归是不怎么成功。好在供电逐渐趋于正常，汽灯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

高中一毕业就下乡插队了。那年秋天，全县搞“深翻地”运动，要求每个大队都成立指挥部。我所在大队的指挥部紧靠一个配电房，我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成为指挥部成员，晚上要睡在配电房值班。配电房里的电灯开关与电闸等一起装在配电板上。那晚无月无星，黑咕隆咚，我摸索着进到配电房，摸索着去开灯。

“噌！”通身一震，还没等回过神来，就已跌倒在地，心突突地狂跳：我的妈呀，我摸到了电闸上，而那电闸是没有盖的！随后来到的大队会计打着手电，照着坐在地上喘气的我，问：“你咋了？”我说我差点就没命了。

这是我与电力的一次“亲密接触”，这样的接触使我亲身领略了电力的厉害。此前，我还听到一个消息：我有一位同学毕业回乡后，做了生产队的电工。夏收前的一个雨天，他爬到电线杆上接线，一不小心，被电打着，从杆子上跌下来，当场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位同学的上一辈弟兄两个，就守着他一个独苗，原想着靠他传宗接代的，没承想“绳绳偏从细处断”，两个老人从此变得精神恍惚……

2008年春节前后，我国南方十省区发生了特大雪灾，损失惨重，列车停开，交通瘫痪，旅客滞留……成灾的一个原因，是一座座输电铁塔被凝冰压垮了。春节未过完，我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去探亲。有意思的是，多伦多市也遭遇到了几十年未见过的特大雪暴。住地附近有一个变电站，出门走一阵，就有高压输电线路凌空而过。好几次，我望着那巍然耸立在雪原上的一架架高塔，不禁想到了国内的雪灾：按说多伦多今年的雪要被国内南方的雪大得多，为什么这里的输电铁塔安然无恙，而我们那里就一下子垮塌了那么多呢？

多伦多室外气候寒冷刺骨，屋内却相当暖和，穿一件单衣即可。这就要归功于加拿大的电力供应。电在加拿大及整个北美举足轻重，除照明、日用电器要用电外，取暖、做饭也用电，真不知要是电力供应出了问题，北美人该如何生活？——也不是没有出过问题：2003年8月的一天，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北美地区就发生过一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面积断电事故，导致地铁停驶、交通阻塞、班机延误、火灾频发，民众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中国的输电铁塔被压垮据说是铁塔的质量不到位，而北美大停电的罪魁祸首据说是配电网设计的不合理——两者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与电力相关的福与祸往往取决于人的因素，电力只是一种能源、一种工具，尽管其能量和功用是巨大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12月4日）



## 好莱坞的关键词

好莱坞与洛杉矶的关系，有点像兵马俑与西安的关系，典型的说法是：不看兵马俑，等于没有到过西安；同样，不看好莱坞，就等于没有到过洛杉矶。这不，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东道主美洲商报社总裁何国礼先生就引领我们去好莱坞考察。

好莱坞，有“洛杉矶娱乐之都”“洛杉矶最酷的地方”，以及“人类的造梦机器，世界电影的轴心”等美称，其中文全名为“好莱坞环球影城”，实质上是一个以电影为主题的超大型游乐园。

路上，何先生介绍说，20 世纪初，一些制片商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适合拍电影，就陆续来到这里，《基督山恩仇记》看过吧？那是最早的故事片了，就是在这儿拍的。到了 30、40 年代，派拉蒙等八大影片公司支撑起好莱坞强大的阵容，拍出了大量的风靡世界的片子。于是，这里便成了美国的一个文化中心，众多的作家、音乐家、影星、制片商朝这儿汇聚，有的干脆就住在附近的贝弗利山上。如今，围绕着影视的文化产业还是洛杉矶的主要行业。

到了影城，何先生先领我们去见一位名叫安吉拉（ANGELA）的女经理，黑肤色的女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得知我们是西安日报社派出的代表团，是前来考察和交流的之后，女经理将一个卡片递到何先生手上。游客众多，各种口音，各种肤色，不少景点都排着长队，有了女经理给的卡片，我们便有了经特别通道进入的方便。

影城实行一票制，游客只需购一次票，三个游览区即电影车之旅、影城中心、娱乐中心的众多景点、项目、演出，可以随便看。

电影车之旅全程四十分钟，根据车上游客的情况，配有专门的英文或中文讲解员。大家鱼贯上车，逶迤前行，经典影片中出现过的场景便频频出现：一会儿风和日丽，一会儿天崩地裂；一会儿滩静墅幽，一会儿桥塌车陷；一会儿长街僻

巷，一会儿水涌焰卷；走着走着，水里忽然跃起大白鲨，张口露齿，迎面扑来；行着行着，路边闪出小恐龙，连连喷水，让你躲闪不及……高潮是进入一个山洞，该是“侏罗纪公园”，身躯庞大的霸王龙，奔走着、跳跃着，吼叫着，尾巴一甩，似乎就要击中你的脸面；大口一张，似乎要把你吞进腹中；巨爪一伸，似乎要把你撕成碎片……



在影城中心，我们看了《神偷奶爸之小黄人大闹天宫》《怪物史瑞克》和《变形金刚》，都是立体效果，连座位都随着剧情作前后左右忽上忽下的运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全方位调动、多频道刺激，让你目不暇接，神经紧绷，手心捏出一把把冷汗，时不时地把心脏提到嗓子眼。

相比之下，娱乐中心就轻松多了，先进一个剧场，看猫过桥、狗钻圈、鹦鹉从观众手中取钱再还钱；再进一个剧场，看飞沙走石，枪林弹雨，艇颠船倾，水上激战。

景点之间，有金发红唇白裙子的玛丽莲·梦露，那是演员的模仿秀，游人可以上前，和一代影星交谈、合影；有阿波罗号航天器的回收舱，和站在回收舱前边的真人似的三位宇航员；有穿戴各异的行为艺术家们摆的各种 POSS；有海绵

宝宝、唐老鸭、好奇猴乔治、辛普森一家……

最后，我们来到了好莱坞大道，在以龙图为标志的中国剧院门面，看到了许多国际著名导演、演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手印、脚印；我们走进举行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柯达剧院，想象那星光璀璨的时刻；登上该建筑物的顶端，瞭望那刻写在贝弗利山上的大字：HOLLYWOOD。



考察归来，我想到了为好莱坞选关键词，十个字的话，似可选“欢乐、刺激、惊险、壮观、震撼”；两个字的话，就是“震撼”了。支撑这些关键词的，是人类的创造性，是超凡的想象力，是精新的高科技。我还想到，西安和洛杉矶都是旅游城市，西安的特色是古文化，洛杉矶的特色是高科技，古文化若能与高科技相结合，其前景会更广阔、更令人期待。

（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10月27日）

## 温馨的婴儿车

那天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落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走过那好似大象鼻子似的登机桥，在候机厅的入口处，竖立的一个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牌子上用韩文、英文，还有中文写着“婴儿车领取处”的字样，牌子旁边，躺放着三个塑料包，里面的车轱辘清晰可见。我正端详着，身后走来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放下抱着的孩子，拿起一个塑料包，打开，取出车身和车座，安装起来……几分钟后，孩子就坐在了婴儿车里，被年轻夫妇推着前行了。

我到过若干个国际机场，曼谷、首尔、多伦多，北京，西安……都没有见放婴儿车。所谓国际机场，一般都很大了，从飞机上下来，往往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出口。如果没有婴儿车，父母们就得把孩子抱着，一路走下来，的确够累的。

机场放置婴儿车，小小的一个细节，使我看到了一种关怀，感到了一种温馨。

接下来的一幕，依然令人感慨：办出关手续的人很多，回形针似的拐了好几个大圈。而七八位行走不便的人士受到了照顾，他们坐在机场提供的轮椅上，由统一着装的工作人员推着，家属跟着，到专设的通道办理。

这使我想到了多年前在温哥华看到的情形：公交车站，八九个人在等车，其中有一位摇着轮椅的残障人士。一辆巴士开来，车门打开，咔一声，上车的踏阶变成了平展的斜坡，大家让开来，让残障人士将轮椅对准车门，这时，着标志装的司机已出现在门口，伸手帮着一拉，残障人士就将轮椅摇到了车上。然后再咔一声，平展的斜坡又变成了踏阶，其他人再依次而上。巴士车厢的前面，有专供放轮椅的位置，残障人士上车后，司机要帮着将轮椅放稳妥，将扣带扣实在车柱上，然后才去开车。

我曾经想过，这种方便残障人士的公交车可能不适合我们国家，我们人多拥挤，车上似乎不能给放置轮椅空出一片地方。那么，在机场，以及其他需要的地



方，放置婴儿车、照顾行走不便的人士，我们这里能实行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体现着文明的程度。媒体报道过，在国内让观众笑得前仰后翻的赵本山，在美国演出却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对那些拿残障人士、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找乐的段子很反感。他们要求赵本山向残障人士道歉，并杜绝再拿残障人士、肥胖者、精神病人找乐，同时号召中国的艺人们不要再上演对残障人士不尊重的节目。

残障人士与非残障人士一样，都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公民，身体残障不等于公民身份的萎缩和人格尊严的矮化。

西方社会有不少弊端，但强化公民意识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在美国、加拿大购物，无论是大超市还是小商店，都会给你机打小票，小票上将货款、税金标示得清清楚楚。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有一点，就是时时提醒人们：我是一个对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公民，纳税是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权利，一个公民应当享有且必须被尊重的权利。

（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10月13日）



## 空中：十八个小时

从西安到广州，飞了近三个小时；由广州到多伦多，又飞了十五个小时多一点——在空中走了四个多小时快五个小时了，一看图示，竟还未出中国的东北！加起来，十八个小时是在南航的 CZ311 航班上度过的。

飞机上有三百五十多个座位，从前到后分四个单元，我到最后边看了看，没剩几个位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国同胞。服务很周到，吃喝花样多，空姐都笑容可掬，当然也都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漫长的空中飞行，时间是要打发的。睡觉、吃喝、上卫生间之外，可以与邻座聊天——我的邻座周先生，家在中山市，是一位业余摄影家，刚从西藏游归，用手机拍了许多棒棒哒的照片，于是就教我如何取景、用光、用软件处理，等等，很是受益。我则让他看了若干幅我的汉隶龙凤体——书法作品，他也是喜欢得赞赏连连。相互就留了电话，说下了飞机互加微信。

可以看电影，中国的，外国的，成人的，儿童的，几十部，随意选，我点了一部西班牙的《由吻生爱》，写一对不幸成为爱滋病毒携带者的年轻人的故事，未看完。还有综艺节目、文化专题片等等。我看了《雪豹》三集，由珍稀动物讲到生态文明，好看。还有《园林》，共四集，点看了两集——两集中都有西安的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一是汉武帝与上林苑，一是王维与辋川。

也可玩游戏。我点开了“中国象棋”，分初、中、高三个级别，我点的自然是“高级”了。于是，跳马出车，开炮攻卒……一局下了四十多分钟，可以说对方智慧高强，妙招连连，最后，当然是，本人赢了。邻座周先生见我玩得开心，也点开一局“初级”，最后的结局是红未输，黑未赢——“和”了。

（2019年6月11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在多伦多吃冷面

几位朋友说事毕，《加拿大社区报》的龙主编请我吃晚饭。说是去华人餐馆的，到跟前却见门上贴着因装修暂停营业的告示。于是进了斜对面的韩国餐馆。龙先生点了份“土豆猪骨汤”，我点了份“韩式上汤冷面”。

算来这朝鲜族冷面已有十多年没吃了吧？看看：四碟下饭小菜，脸盘大小、金属质地的圆碗，面、汤加半个熟鸡蛋、一片牛肉、一片西红柿、一片苹果、腌白菜几许、黄瓜丝若干。味道还算好，只是汤不敢喝了，太凉了——放在十多前，可是吃完面后汤也要喝光的。

这碗面售价 12.99 加元，按当下的牌价换算，相当于人民币 70 元左右。

看这家韩餐馆的种种介绍文字，都是韩文打头，英文接着，第三位就是中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前些天参加多伦多龙文化节的新闻发布会，听到会的领事馆官员讲，目前加拿大的华人已达 187 万，约占加国 3700 万人口的百分之五；多伦多的华人已达 80 万，约占多市 600 万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中文在多伦多乃至整个加拿大地位的提高，显然与华人人口的增加有关。

在英文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我是乐于看到中文的。

（2019 年 8 月 25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蚂蚱菜合

题记：自从余光中于 1972 年发表《乡愁》一诗后，“乡愁”一词在汉语中就频频地被使用了。按说“愁”字的本义是“忧虑”（《说文解字》：“愁，忧也。”），但“乡愁”好像不能解释为对故乡的“忧虑”，或关于故乡的“忧虑”，而应该解释为“思念故乡的情感、情绪”。对背井离乡、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思念故乡是很自然的，也必然会将这样的思念通过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表现出来。笔者现客居加拿大，尽管比萨也吃、面包也吃，但平日里吃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做的具有故乡风味的家常饭，如饺子、臊子面、凉皮、锅盔，以及本文写到的“菜合”。

散步时，发现一片草地上生长着它们。红红的、无毛的茎枝平卧着，绿绿的、互生的小叶翘张着，整体上呈一派虬虬的、舒舒的、自我感觉蛮好的样子。

它们过着集体生活，那片草地就是它们的营地。其他地方也有见，但没有此处的它们多且大。大家相互守望着，铺铺散散、丛丛坦坦地承受着阳光雨露的爱抚。

我知道它们的学名叫马齿苋，知其得名是因为叶形像马的牙齿。还读到过关于马齿苋的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本来是轮流着执勤的。忽然有一日，十个太阳不想轮流了，竟一伙儿跑了出来。于是，田原晒裂了，草木晒枯了，江河晒干了，人们眼看着活不下去了。这情景，引起了天宫里的神箭手后羿的注意。为了解除人间的灾难，后羿拉弓射箭，先后射落了九个太阳。第十个太阳见状，慌乱中藏在了一丛马齿苋下，躲过了后羿的神箭。过后，这个太阳报答马齿苋的救命之恩，当光芒照到马齿苋身上时，就网开一面，收敛了强度。于是，马齿苋成了喜欢阳光——越晒越鲜旺的野菜。

陕西民间，将马齿苋称为蚂蚱菜。其得名，是因了长相像蚂蚱、蚂蚱喜欢吃？还是将马齿苋叫转了音？或许都有吧。我小时候，在关中平原的田地里，是常见蚂蚱菜的，也多次吃过母亲、姐姐、妹妹烙的以蚂蚱菜为馅料的菜合。记得有一次随团采风，车坏在半路，在等替换的车开来时，发现路边的玉米地里，生长着一丛一丛的蚂蚱菜，于是就采了些带回家，做菜合子吃。蚂蚱菜的味道有点微酸，但那使人味蕾生涎的香味，似乎至今还残留在齿缝里。

毕竟不是在关中平原，万一不是蚂蚱菜呢？于是拍了照。手机微信上装有名为“识花君”的小程序，就让此君辨识了一番，得条目曰：“阔叶半枝莲，又名马齿牡丹，马齿苋属植物……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作用……”

于是再次散步时，就携了小刀和塑料袋。剝起来不费事，一剝就是一株，拎起来，抖一抖，放进塑料袋里。剝着剝着，“嘭”一声，小刀的把儿断了，看了看，不是菜的根部有多么硬顽，而是塑料刀把用久了，老化了。好在不妨碍剝菜。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袋子。那天天气很好，蓝湛湛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面一如既往的好景观：远处有林木蓊郁、屋舍俨然，稍近有公路伸延、汽车奔跑……忽然就想到了陶渊明，老先生当年是在他的家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现在是在枫叶之国的土地上，“剝菜蓝天下，车过不知喧”。又作想，对蚂蚱菜而言，也不知是有缘、幸运，还是不幸、可怜：本来可以无忧无虑地“草木一秋”，可偏偏在老枯之前，遇上了从地球另一面来的我，使其告别泥土，或欢喜或悲壮地走向舌尖。

将一袋子蚂蚱菜提回家，摘一摘，淘洗三遍，菜就益发地红干干、绿叶叶，妩媚清爽得可爱了。怎么吃呢？可以凉调：切成小节，开水中焯一下，或在微波炉里转两三分钟，取出，拌蒜末，调陈醋、生抽、香油，喜欢吃辣的可以调点油泼辣子或老干妈——嗨，味道真是不错！当然，蚂蚱菜合是要烙的：将淘洗过的蚂蚱菜切碎，两个鸡蛋炒了切碎，一块老豆腐切碎，加各种调料，拌成馅；和面，揉团、擀皮、摊馅、包合；开火、热锅、放菜合、三翻六转……待皮黄起斑，出锅——嗨嗨，香味儿扑鼻！朋友，你要不要来一块？

（刊于《西安日报》2021年1月14日）

## 脊腹部被挖空的猪

前几年，专题片《舌尖上的中国》，曾红火一时。其实，不光中国人很大程度地生活、陶醉在舌尖上，中国人之外的其他族群，甚至可以说全人类、全动物界，都很大程度地生活、陶醉在舌尖上。

加拿大奥克维尔的排骨节已举办到第八届了。今年的排骨节在有名的谢尔丹学院(Sheridan College)的大操场上举办。加国人口少，没有人潮汹涌、摩肩接踵的场面，但气氛还是热闹的，美味展销、音乐表演、儿童玩乐……尤其是烤排的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有趣的是那个广告造型，一头健壮的猪，脊腹部被挖得空空，作低头耷耳睁眼状。

它痛苦、难过吗？它如何看待生活、陶醉在舌尖上的人类？

(2019年6月22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门饰上的爱巢

去年年底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将一个用绿松叶扎成，配以红结的环饰挂在大门上——此地流行给住宅大门上挂多用花草扎成的圈状环饰。昨天早上，忽有咚咚的响声从门处传来。透过高窗朝下一望，原来是一对鸟儿在环饰上筑巢。这种鸟儿我以前用手机拍到过，不知其名：比喜鹊略小，黄白嘴，红橙腹，背羽黑中闪蓝。它们显然是要在这个新筑的爱巢里，完成甜蜜的使命了。

孩子的妈妈问怎么办？说出出进进会惊着它们，挪挂到另一个地方？我说：别挪，你一挪，它们可能就放弃了。人家选择咱家大门，是满怀幸福的信任啊，咱要成全人家，传宗接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车库门出进，虽然麻烦一些。问得多长时间，我说不知道，估计得两三个月，得到人家把娃娃养大，扑楞楞飞走。

孩子的妈妈说：门上的螺钉不牢固，蛋下到巢里，鸟妈妈朝上一孵一压，环饰若掉下来，蛋就打了。我说那就固定一下。于是，找出改锥和绳子，出门。我举起手机拍照，发现巢底糊着泥巴，湿湿的——这是为了坚固啊。就想象着这对鸟伴侣为了这个家，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地衔枝叼泥，那泥该是来自几百米外的十六里溪吧？拍照毕，将螺钉朝门里拧了再拧，用绳儿将环饰紧绑在螺钉上……

我们做这些的时候，那对鸟儿飞来了，在门口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孩子的妈妈说：它们看见咱们在这儿动作，会不会弃巢而去？我说，或许吧，等到明后天再看，如果不再来，咱就不用走车库了。

果然未来，本是为人家好，却把人家吓跑了。

（2020年5月8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饥饿的浣熊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一只浣熊光临我家后院。我拍了几张照片，还写了一首诗：

一只浣熊，来到院中。缘栏爬树，枝间挪腾。邻居洒水，催其远行。我出后门，踏雪几重。与其对峙，观其面容。灰身斑尾，花面黑瞳。伸鼻耸耳，毛毛茸茸。直面看我，乞眸莹莹。或是冬饿，视人友朋。有点可怜，有点呆萌。不能喂它，妻嘱声声。若赐其食，后患无穷。频频来访，家失安宁。屋顶打洞，窝居其中。携毒带菌，让人头疼。家猫像虎，无虎狰狞。见熊畏葸，呼呼发声。妻用水泔，熊露怒容。我言莫急，静观其行。片刻之后，逡巡西东。快然走远，不见踪影。活着不易，可怜生灵。

今夏一日，浣熊再次光临我家后院。这次不是一只，而是拖儿带女一家子。于是我又拍了几张照片，写下一段话：“不速之客又来了，一家三口。几分机警，几分畏葸，几分可怜。大概是饿了吧。人类主宰的世界，对一些动物来说，填饱肚子，从而活下去，是一个问题。”当我把这段话配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后，身在故土家乡的姐姐发帖说：“给喂些食物，可怜的。”我回复：“不敢喂，喂了就经常来，甚至会把家搬来。说是身上带有狂犬病毒，有危险。”

事后，我想到了一则佛经故事：古印度某国王的三个儿子一日同到山中打猎，见一只母虎带着数只小虎饥饿难忍，母虎因此欲将小虎吃掉。三王子萨埵见状，将二位兄长支走，来到山间，卧在母虎前，饿虎已无力啖食。萨埵又爬上山岗，用利木刺伤身体，然后跳下山崖，让母虎啖血。母虎啖血恢复气力后与小虎们一起食尽萨埵身上的肉。二位哥哥不见弟弟，沿路寻找，终于找见萨埵尸骨……这位萨埵王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

两相对比，我有了三点认识：

第一，萨埵王子可以舍身饲饿虎，我除了拍几张照片、写几句悲悯的诗文、发发朋友圈外，连给饥饿的浣熊喂点食物都做不到。

第二，不光我做不到，我估计，地球村人口目前已接近八十亿，能做到舍身饲饿兽者，不能断定说没有，但大概率是寥寥无几。

第三，据说佛至少能活三世，舍出前世，还有今世、后世，我们只能活今世，舍了就没了。我们再悲悯，也达不到佛那样的程度，我们不是佛，也成不了佛。

（2022年8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看鱼

2022年10月18日，我们曾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亨伯河上去看三文鱼洄游。该河上有一道天然形成跌水的坝坎。每年进入洄游季，三文鱼们便要成群结队地从海洋湖泊中游回其出生地繁殖后代。于是顶着惊涛骇浪，奋力跳跃坝坎，就成为三文鱼们非常壮烈的一幕。跳过坝坎，就有了完成天赋使命的可能，跳不过去，就会在坝坎之下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食。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有堤防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门化成龙，不得过，曝鳃点额，血流此水，恒如丹池”（晋刘欣期《交州记》）的神话。于是，作《七绝·三文鱼洄游》一首记之：“堪如壮烈大河鱼，远赴龙门奋跳急。战浪冲澜期衍种，相搏以命写传奇。”

2023年9月23日，我们去住地较近的一条河湾看三文鱼洄游。这儿没有跌水坝坎，自然看不到三文鱼们奋跳越坎的景象。而且，此日也没有看到鱼，倒是看到了一群钓鱼者。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坐岸的立水的，皆持带绕线轮的竿儿，将长线甩到水中，眼巴巴地盯着。几只鸭子，自觉地与钓鱼者拉开了距离。河湾景色不错，有这个季节开的黄的花儿，紫的花儿，树叶多数还绿着，也有红了的，奋勇当先般烧在那里。



一个星期后，10月1日，再去此河湾。未到水边，就有扑鼻的腥臭随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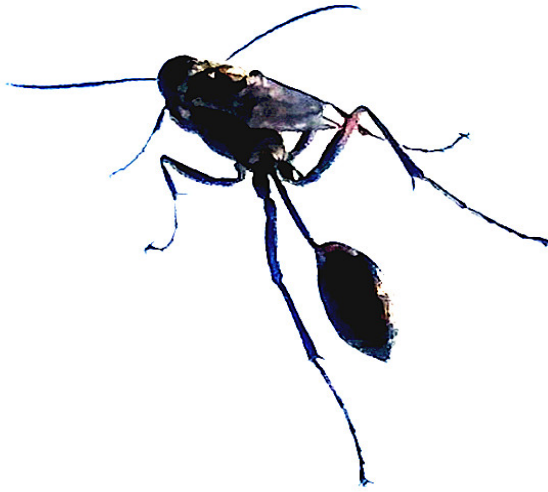


来。这次看到鱼了，七条。四条鱼只有鱼头，鱼身该是被宰割者带回家了。扔在水中的两鱼头景况好些，却死不瞑目，口也张着。扔在滩岸乱石间的两鱼头，被一群绿头苍蝇们欢喜着、朵颐着，其状令人不忍多睹。还有三条浑全着，两活一死，体长看上去皆超过二尺。活着的两条在崖下水中，一青黑、一灰白，被绳子穿口而拴，鳍尾间或挣扎抖动，却游走不得，显然是被钓猎者暂养在那儿、钓事结束后要带走的。还有一条，在叉湾处，看上去已无生命体征。该是水若玉环时误游至此，水如飞燕时未及时游走吧。



仍见一群钓鱼者，或站或蹲，伸竿甩线，巴巴地盯着河面。片刻间，就有食饵者吞钩，于是水花高溅，欢声嘹亮。

(2023年10月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放蜂

入伏后，隔三岔五，总有名叫细腰蜂的“不速之客”，出现在我的卧室兼工作间，想必是在家人开门出入时窜进来的吧。

天性趋光使然，它们总在不能打开的窗子玻璃上爬、撞，点头摇须，蹬腿闪尾，间或振翅发声。蜂儿搞不明白：眼见着明晃晃、亮晶晶的啊，怎么就被挡在这儿出不去呢。于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寻寻觅觅，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急急促促，嚶嚶嗡嗡……

看到蜂儿如此辛苦顽强，又如此无奈徒然，我决定暂停手头工作，援救它们。我选用一个稍大些的塑料袋，张开袋口，瞅着蜂儿爬到方便操作的位置，一下子罩上去，待蜂儿进了袋子，赶快捏合袋口——说实话，这么操作的时候，我是多少有些发怵的，因为曾经被蜂蛰过，那种深切的刺痛感是不能说好受的。

蜂儿进入塑料袋后，焦躁不安，翅膀扇得袋子索索地响。我捏紧袋口，下楼，开大门，对着朗朗天空，将塑料袋一抖，只见小影儿倏地一闪，袋子瞬间空空如也。

我莞尔一笑，回身，关门，把塑料袋放在顺手处，备用。

（2023年8月1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叶说

我是一片叶。

原本生长在一棵你还不知道名称的、不大不小的树上。

一阵初冬的寒风刮来，我旋呀旋地落在了你家门前的台阶上。

你散步归来，看了一眼我，捡起，没舍得扔，带我进了你家门。

你把我放在窗前桌上，拿起你的华为手机，拍了再拍。又拿起来，左看看右看看，正看看反看看。我知道，你是在审美呢。

你发现我生得圆圆的、倩倩的，若倒过来看，像唐代美女的脸型呢；而且，从里到外，至少有白、红、橙、黄、褐、绿、黑七种颜色。你发现我舒展的脉络，像一棵挺立的大树，是栋梁之材的微缩版呢。你还发现我的中间部位，隐约有一条一条黄黄的竖缕在升腾、升腾，像篝火之焰。于是，我听见了你的喃喃自语：“美，真美……”

感谢你啊，多少人对我，和我的同伴们视而不见，甚至用脚踩我们、踢我们；即使没有被人踩、踢，我们也会被呼啸的冽风扫荡，在冰雪中枯萎、腐烂。

而你，发现了我，发现并欣赏了我的美。不是吗？若不被发现和欣赏，美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你还会把我的照片放进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让你的亲友们欣赏、品鉴。我是不是要成名了？——想起来都美滋滋、乐悠悠呢，因为一旦登上互联网，就意味着地球上的几十亿人都有可能看到。虽说有“出名要趁早”的说法，但大名晚成，也是对本叶生存价值很不错的肯定呢！毫无疑问，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虽说给我机会的还有树，还有光，还有风，但你的发现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你，我是不会如此这般的、前所未有的露面风光呢！感谢你！也感谢所有和我有缘的人！

哎呀，我听到了一个浑厚的声音，是你在对我说话了：“叶子！你知道吗？”

我们是甘苦与共、命运与共的亲戚呢！因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源自几十亿年前的一个祖先。而且，你也给了我，给了我的亲友们，以及那些有缘的地球人，一个审美的机会。人，人类，如果失去了审美的能力和兴趣，那就差不多到了绝灭的境地。”

（2020年11月1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赏花二得

今天阳光好，出门散步，见路边草坪、住家门前花苑，若干种花儿已经开放，便住步蹲身，仔细地观赏起来。我先后看了三种花：黄的蒲公英、紫的风信子、红的郁金香。边看边琢磨，有了两点心得：

第一，每朵花都是花自己。在浩瀚的宇宙间，在唯一的地球上，在无数花种、花类、花族中，每朵花都是花自己。眼前这些蒲公英、风信子、郁金香，种属、类别、颜色、香味、形态、大小都不一样；即使种属、类别、颜色、香味一样，比如这朵蒲公英，形态、大小也和其它另一朵蒲公英不一样。

第二，花儿们都很认真。它们也许知道自己来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趟，也许知道自己终究会退色、枯萎、凋落，于是就特别珍惜这生命的机会，开得托是托、萼是萼、瓣是瓣、蕊是蕊，该凸就凸、该凹则凹；该直就直、该曲则曲；该伸就伸、该卷则卷；分分秒秒、丝丝毫毫都不马虎，不敷衍，不潦草，不凑合；笑容满面，幽香四溢：尽力做到了、活到了自己的最好。

（2023年4月1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雕像

在两栋楼相夹的过道中，在屋墙、栅门、枝丛、地藓、井盖，和成团连片的积雪衬托下，它兀自却也分明地显示在那儿。

这个地方的寒冷长达半年，即冬天的整个，再加上几乎二分之一的秋和几乎二分一的春。期间，总有几场雪暴铺天盖地倾袭而来，地面的积雪便往往要厚到二三十公分甚至盈尺及膝，且结成踩上去嚓嚓响的雪冰。

然而，毕竟不是地球的南北两极，时轮运转，阳光渐暖，春风浩荡，冰雪的消解融化也是不可阻挡的。

就在这消融的过程中，它出现了。

我一眼瞥见它的时候，是有一份欣喜袭上心头的。我似乎看到了古埃及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缩小版，“冰雪聪明”的成语也在眼前飘然一闪。我绕着它转了几圈，站高蹲低，侧身扭头，从不同角度欣赏它，并举起手机，拍照它。然后，和它饶有兴致地对起话来——

笔者：你是一尊由雪冰构成的头部雕像了。从这个角度看，你是一个男孩的形象，戴着尖角帽，张嘴翘唇，睁眼抬头，望向天空。换一个角度，你就变成了扎着鬃髻的女童，头稍偏，一副好奇、调皮的样子。

雕像：哈哈，我就是个男孩，一个对蓝天白云、对星星月亮、对浩茫的宇宙感兴趣的男孩；同时，我也是一个女孩，一个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的女孩。

笔者：再换个角度，你成了头颅圆硕的大叔或大妈，也将目光投向高处、投向远方，你在看什么？想什么？

雕像：称我大叔或大妈都行。是的，我在瞭望高处、瞭望远方，我在想到底有没有外星文明？人类有没有可能在地球待不下去的时候，一锅端地移民到另一个星球上去？

笔者：这些问题，想想也好，人长个脑子，就是要想的，不想，人就变成土石树木了。只是难得想出个周全方便、可以实行的答案。哎，再换个角度，你分明又是一位唇髭前翘的老人了。你是谁呢？是文学家高尔基？还是科学家爱因斯坦？

雕像：我是高尔基，我写的《我的大学》您一定读过吧？要把这本书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活人不易”。当然，您也可以把我看成雨果，看成巴尔扎克，看成鲁迅……我也是爱因斯坦，我的那些个理论有些玄乎对吧？其实，我讲的那个狭义相对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乘着光速游宇宙，百年光阴一眨眼”。当然，您也可以把我看成牛顿，看成达尔文，看成霍金……

笔者：好了，我们不谈这些深远的话题了。说说眼前吧。你看，你周围的雪冰都消融了，唯独你以如此这般的形象顽强地呈现在这儿，这是因何呢？

雕像：说来有些复杂，有季节的原因、阳光的原因、空气的原因、风的原因，也有周围这些树呀草呀石呀土呀等等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本身的原因，我不想像我周边的雪褥冰坨那样快速地无声无息地消失，我在等一个人。

笔者：谁呀？

雕像：先生您啊。您喜欢写作，也有可拍照的智能手机。我想让您把我写到文章里去，再拍些照片，一同发到公众号、朋友圈、互联网上去，让世上的人都看看我的样子，欣赏一下我的风采，了解一下我的情感、思考、坚守和艺术表现的才能。当然，我也会消失的——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不消失呢？按这春步之速，您明、后天来，我就会小好多；几天后再来，我可能就不存在了。真高兴啊，在这个丰富无限、生灭纷纭的世界上，您关注到了我！您的关注，使我短暂的生命之美，有了实现价值的机缘，谢谢您！也谢谢千千万万的读者！

笔者：机缘都是相互的啊，我和我的读者也感谢你！来，亲亲吧，可爱的精灵！

（2023年3月2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过日子”的需要

对人类而言，出现在地球上以后，最基本的也是终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生命的链条延续到天然毁灭的那一刻。对生命个体来讲，就是走完由生到死的过程，俗称“过日子”。人既是物质的、生理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心理的存在，这便决定了人的“过日子”一定会有物质的、生理的，和精神的、心理的两大需要或者说两类需要。

比如我前些日游览、参观的别称“绿阴小镇”的“加拿大村”：满足物质、生理需要的，有农场、谷仓、面粉厂、面包房、奶酪厂、食品店、铁匠铺等——传统的乡村中国也大致如此；满足精神、心理需要的有基督教堂、共济会大厅、牧师之家、家庭活动中心、学校等——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则有祖祠、道观、佛寺、关公庙、龙王殿、私塾学堂等。

看来，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地方，也无无论哪个民族，两大需要都是基本的，区别只在于具体的形式。

当然，两大需要之间，以及各种具体的形式之间，会产生种种关系种种矛盾。那么，能把这种种关系种种矛盾处理得当或基本得当，这日子就算过得还不错，这社会就是好社会或比较好的社会。

（2019年9月1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 枫国短章（八则）

### 1. 家猫跳上书案

家猫跳上书案，触碰了墨盒，黑汁漾出来，浸透了三层纸。于是在第三层纸上出现一幅图。

这幅图一进入视线，就令我讶然且欣然。你看，黑白相间，深浅相合，曲直相配，虚实相生……它是一座凸峻的山了，山上有森林、有积雪、有水瀑，峰峦上还有一枚似圆非圆的月亮……它是一座孤处的岛了，周围是浩茫无涯的海水，岛上有高原、有深谷、有植被，似乎还有条块状的良田或跑道……它是一头勤劳的牛了，似乎重负在身，正伸出一条腿，奋力地迈步向前……家猫，书案，墨汁，纸张，空气，光线……还有我，种种种种因缘相遇合，便有了这幅图。



它当然是独一无二的，宇宙间不会再有第二幅。我把它拍照、上传于互联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欣而赏之，赏而悦之，悦而品之，品而味之。

美，常常产生于不期而遇的心弦怦然。能赏皆美，有遇皆缘。

（2022年1月26日）

## 2. 我家喵君的一次捕猎

事件发生于壬寅仲夏某日。

当时，我刚好走到二楼窗前，目击了我家喵君快、准、狠的一刹那。因视力不逮，还以为它抓到的是一只大老鼠。

下楼出门，走近一看，畏缩在尖爪利齿之下的，竟是一只灰毛乍耳小兔子。

小生灵可能是遇到了它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次高危时刻，眼睛黑黑地亮睁着，流露的却是无奈之光。面对强大于己的猎手，或许是猛然受惊吓而傻呆，或许是意识到再挣扎也是无用，于是便呈现出一副束手脚而就擒的可怜样。

我们当然是不会让弱肉强食的一幕上演的。于是，一边口里大喊着喵君的名字让它放开，一边伸手去救。于是，呜呜着的喵君，不情不愿地松了口，嗞溜一声闪过，小兔子逃亡而去。这真是：威武喵君狩猎神，草丛快准狠而擒。可怜扑朔悬微命，幸救声来又复魂。

（注：“扑朔”是兔子的一个别称。古乐府《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2022年7月10日）

## 3. 树叶上的黄帝

捡到一枚树叶，发现上面有一图案，仔细端详，这图案竟有点像见到过的轩辕黄帝的坐像。于是想着夹在一本书里保存起来。在朝书里放的时候，树叶忽然飘落，赶忙在地上寻找，却再也不见。怎么没想到用手机将图案拍下来呀！自怨不迭中，恍然醒了，原来是晨梦一段。

回味一番，问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昨晚入睡前，看了一篇谈中华文明五千年有考古实证的文章——该是此文在脑神经里留下了印记引起的吧。

于是，几天来在散步时就留意路边的落叶。还真捡到了一枚。图案有点像梦中的样子，带回家，拍照，放大，显化，嗨，蛮好！叶面的右下方，雍雍地坐着一人。此人抬头看着前面。其前面有一图，红底黑彩，一下子看不出像什么，似有线条交错，浑然印象派的感觉。



是黄帝在看他治下的古国地理吗？抑或是伏羲在研究八卦？或者是大禹在审视平治洪水后的九州方圆？当然，也许是先哲老子在参悟大道？朋友，不妨放飞你的想象之羽，看看，觉得它像什么？在表达着什么？

（2022年10月8日）

#### 4. 谈宴怡人

一场纷扬的冬雪，从昨天飘落到今天，屋顶、树枝、草坪都皑皑地白了，却

不甚冷，清凉而已。

下午，北美微头条运营总监寇辉先生约我至一家披萨店，点了加拿大的名牌披萨和北美流行的饮品。我们两人都来自西安。于是，话题就从披萨的故事说到家乡的馅饼、泡馍，从儒释道的精髓说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又从下一代的成长说到生命的历险……末了，寇先生谈了请我做顾问，参与一些节目制作的想法。我愉快地答应了，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奉献社会就是快乐自己。”……

谈宴怡人，不觉两个多小时。临别，我赠寇先生一本拙作、一幅龙字。

（2022年11月16日）

## 5. 味道不错

位于多伦多黄金广场的“狗不理”，译文用了汉语拼音，曰：GOU BU LI。门面小小的，装饰一般般。推门而进，嗯？！——不算小的内堂，红墙红窗红椅红地，好一派红彤彤、全方位！未到饭口（据说饭口时要排队等候），就餐者只坐了三桌，看样子都是同胞。近门的一对，桌上摆着炒菜炒面和饮品，两人边吃边聊，标准的普通话，该是来自附近校园里的大学生？点了三鲜馅的包子，片刻即好，一盒装八个，因带走，打九折，加币13.39元，按当下牌价，合人民币66.95元。我拿了一份菜单，发现经营品种称得上丰富，除了各种馅的包子外，还有经典天津菜、水饺、砂锅、甜品等，还有一栏是“请老外必点”。出店上车坐稳后，我取吃了一个包子，嗯，味道不错，蛮香的。

（2023年2月17日）

## 6. 良技善行

先是楼层之间的通水管破了，水滴答滴答地漏下来。朋友推荐张师傅来修。修好后，天花板便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洞。今天上午，我正在练毛笔字时，张师傅专程来补天花板了。

进屋后，张师傅看到墙上挂的我的书法作品，就说：“这字写得好啊！”我说：“这是多年前写的了，现在退休了，有时间练了，字也就写得更有感觉了。”

在我帮着他从车上的取材料、工具时，张师傅说：“写一笔好字不容易啊。”我说：“其实也没啥，用心写了，写得多了，就得窍了。跟你修水管一样，经验丰富了，搭眼一看，就不光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还能熟练地拆呀锯呀换呀的，我们就没这眼力和技术。”

“还是咱们中国字好啊，能写成漂亮的书法。”张师傅说。“是啊”，我说，“每一个汉字，都有形有象，都能追到大自然那里去。咱们的文化讲天人合一，书法就是天人合一，也美在天人合一。”

于是，在张师傅工作时，我想到了可以写几个字送给喜欢书法，且技术精湛、服务到位的张师傅。写什么好呢？想了想，便有了“良技善行”。

（2023年5月25日）

## 7. 校友秦腔会

那日，蒙全球校友峰会加拿大委员会主席、加拿大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会主席张志立先生邀约车接，与张西望先生等乡党、校友、文友相聚于加拿大多伦多世纪广场。

张西望先生是陕西武功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我的学长。多年前，张先生在主持《共产党人》《当代陕西》《西部发展论坛》杂志时，曾约发过我的、写我的文章，还给过我一个奖，也曾有一面之见。

今次相见，秦人秦腔，十分亲切。大家忆过往，论当下，谈写作，聊书画，特别是说到故乡西安、陕西的人文积厚、风物民俗，尤其是近些年的发展、成就、辉煌，都不禁眸瞳放光，感慨有加。

席间，张先生赠我他主编的《光耀中华协和万邦国际书画巡展作品集》，我赠张先生书法“华脉枫韵”一幅。此前，已将书法“源头活水”赠张志立先生。用餐的新世纪皇宫海鲜酒楼为华人所开，生意很好。我观察了一下，光顾者几乎都是华人。此广场还是花旗参、海参总汇，参品填廊逐目，参味冲鼻，赫然一道色景。

紫  
卯  
新  
佳  
張

楓  
華  
韻  
脈

張  
西  
望  
先生

聚会结束后，黄国艳女士车开近一个小时，专程送我，我以书法作品“彩凤灵犀”赠谢。

（2023年6月6日）

## 8. 撞窗的小鸟

正对着电脑敲键盘，耳畔“砰”一声不小的响。侧头一看，窗玻璃上出现几抹细细的羽毛，于是心生反应：有鸟儿撞玻璃了！就透过玻璃朝下看，果见一只黑嘴灰背羽黄腹白的小鸟出现在窗户下面的檐瓦上。

它显然是被撞晕了，眼睛闭着，呆呆地不动，间或一扑棱，却是颠颠要倒的样子，本能地伸展翅膀撑住，像人醉了酒，或患了脑震荡。此情况以前发生过，一只比这只鸟大些的黑鸟，“噎”一声撞大窗而落，伸头下看，只见肢爪抽搐几下，殁了。

我救不了它，只能默然祝福：可怜的小鸟哇，大难临头，希望你身小命大造化大，能挺过这一关！还好，一会儿，它扬起了头；再一会儿，它翘了翘尾；再一会儿，它睁开了眼……

再一会儿，当我扭头看时，檐瓦上已没有了小鸟。

（2023年8月19日）



## 栾菊杰与和平之剑

春风浩荡的日子里，栾菊杰来到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当地传媒界掀起一拨报道热潮，引发大量关注。

四十多年前，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扬眉剑出鞘》的报告文学，使栾菊杰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包括笔者在内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的脑海里。大家记住的，还有发生在这位花剑运动员身上的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故事，和“亚洲第一剑”“奥运冠军”“花剑双冠王”“打破欧洲垄断剑坛百年”等称誉。



1989 年，栾菊杰在因患急性肾炎退役后，到加拿大留学。期间，栾菊杰的大女儿出生，却被查出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栾菊杰移民加拿大。之后的岁月里，在照顾孩子、打理家务的同时，栾菊杰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她先后担任埃德蒙顿市击剑俱乐部教练、阿尔伯塔省击剑协会技术部主任、加拿大国家队女子花剑总教练，培养、指导了成千上万的击剑运动员和剑术爱好者；且于 42 岁时代表加拿大队参加悉尼奥运会击剑比赛，50 岁时代表加拿大代

代表团参加北京奥运会花剑比赛。这次来多伦多，是为了参与击剑运动 50 周年庆典，并与此地的剑术爱好者见面、交流。

对于击剑运动，笔者与大多数地球村人一样，是门外汉；但对于剑，笔者多少有些了解。几千年前，人类在冶金术发明之后，大概就有了剑。中国古典《管子》有言：“昔葛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为剑。”这句话把与炎帝、黄帝同时代的蚩尤，推断为中国剑的发明者。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剑文化就已相当发达了，有了所谓的轩辕、湛卢、赤霄、太阿、七星龙渊、干将、莫邪等等名剑。何为剑？《说文》曰：“剑，人所带兵也。”即剑是人所携带的兵器。既然是兵器，剑就意味着杀戮、流血、战争。年轻时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讲的就是一剑杀三人的复仇故事。汉语中也有“剑拔弩张”“刀光剑影”“一剑封喉”等词语。

不光中国，西方的剑文化也很悠久且发达，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军队、战士，还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骑士，剑都是他们的主要的标志性武器。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涉及到了剑，如英国诗人叶芝的诗歌《剑之颂》(Song of the Sword)：“所有伟大的言辞，过去和未来的所有声音；全世界诗人演奏的所有旋律；一刹那的宁静，一瞬间的寂静；从中传出一种声音，一种声音——剑的声音：‘劈开大地的剑将劈开国王的心脏。’……”

时轮滚动到现当代，人类的剑文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和战斗领域，而是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于是，剑就不光意味着杀戮、流血、战争，还意味着健身、娱乐、艺术、和平竞赛等等。从 1896 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至今，击剑运动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由少到多，现已达 12 个，包括男女花剑、重剑和佩剑等，栾菊杰擅长的花剑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挥舞在栾菊杰和众多击剑运动员和剑术爱好者手中的剑，不是杀气腾腾的战争之剑，而是祥光闪耀的和平之剑。也就是说，栾菊杰不仅是一位世界冠军，还是一位和平使者。事实上，栾菊杰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自己的专业特长，尽心尽力地做着有利、有益于中华文化优秀精华传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民间友好往来的工作。她多次带学生回中国参加比赛；在北京奥运会赛场，她打出了“祖国好”的横幅；她的众多弟子，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可谓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以剑结缘，五洲和平共同体。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两句著名的成语：一是“铸剑为犁”，字面意思是将打仗用的剑熔化，铸造成耕地用的犁；一是“化干戈为玉帛”，字面意思是把盾甲戈矛转化为玉器丝绸。两成语所表达的，是人类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诉求、理念。然而，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战争消弥过吗？没有。总是这儿硝烟未熄，那儿烽火又起，家园毁灭、生灵涂炭、百姓流离的事实不绝于视听。看来，在21世纪的今天，剑的杀戮、流血的意味和功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形态上、使用上，变成了用先进且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打造的、杀伤力更强的枪、弹、舰、机、发射器等等而已。

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因为最后都要死亡而不珍惜当下的活着，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战争总是存在而不呼吁和平、追求和平、赞美和平。这样看来，不光栾菊杰和众多剑术爱好者手中的和平之剑，还要挥舞得更有力；我们这些击剑运动的门外汉，也要将自己的笔、言、行作为和平之剑，更有力地挥舞起。

（2023年4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枪支暴力何日休

媒体报道，2022年12月18日夜，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公寓楼内，一名男性枪手在楼内开枪射杀五人、重伤一人后，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击毙。无独有偶。媒体报道，2022年12月17日傍晚，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西南部一处公寓楼内外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中枪，两人死亡。两名死者均为男孩，今年分别为14岁和16岁。

在西方世界，加拿大对枪支的管理还算是比较严格的，如规定枪弹分离、持枪需要严格的考证过程、全国境内禁止售卖和转让手枪，等等。尽管如此，枪支暴力事件还是不能杜绝。

而美国，就是另一番状况了。自1865年林肯总统，以及后来的加菲尔德总统、麦金莱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以来，枪支暴力事件可谓司空见惯，似乎隔不了几天，就要发生一起。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1990年至2021年，美国有超过110万人死于涉枪事件，每年平均3万到4万人饮弹离世，死者多为青少年。

相关分析称，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呈恶化态势且难以改善的原因，有购枪管控宽松（美国民众手中有各类枪支近4亿支，平均每100人就持有约120支枪），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控枪法案难以通过，美国政治、社会分裂，仇恨、歧视现象愈演愈烈等。

笔者认为，对枪支暴力问题还可以分析得再深入一些：“依他性”和“利自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不分男女、肤色、人种、国家、民族，只要是人，都具有，没有例外。由人的“依他性”可以发展出“群本位”“伦存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由人的“利自性”可以发展出“个本位”“自存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依他性”会导致“依伦”过度，其社会治理往往失之于管控过严；“利自性”会导致“由自”过度，其社会治理往往失之于放任过宽。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最讲“利自性”的国家，从而也是“由自”过度、放

任太宽的国家。要命的是，美国人讲“利自性”已成为心理定势、传统文化，“利自性”已基因般渗入、体现在其体制、国策、国际交往和人们的伦理日常中，那么，其根源于“利自性”的“由自”过度就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其枪支暴力案件就必然是层出不穷、无法消弥的。

(2022年12月1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清明：嘉言善行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其起源可追溯至2600年前的东周时期，晋文公纪念大臣介子推的禁火寒食；至晚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清明节就被正式定为节日了。在这个节日里，人们通过扫墓、祭祀等活动，缅怀祖先、纪念英烈、继往开来。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在中国，每到清明节，有国家层面的在陕西黄陵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有民间层面的各种团体、单位对英烈的纪念仪式，和家家户户对逝去的祖先、亲人的祭奠。祭祀的方式有传统的扫墓、献供、上香、燃烛、烧纸、奠酒、叩拜等，也有新式的献花、植树、诵读诗文、网上祭祀、家庭追思等。

今年的清明节，我看到了加拿大卑诗（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David Eby）发表的《清明节声明》。他说：“今天，卑诗省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将开始为清明节做准备。清明节又称扫墓节，家人会到墓地整理和清洁他们祖先的安息之地，并会摆放鲜花表达对逝去亲友的思念。当家庭相聚一起纪念和对祖先表达敬意的同时，春天的来临亦提醒我们要以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展望未来。清明节是一个藉着感恩与重新连接家庭根源，来纪念历代先人的时刻。在加拿大，这些祖先往往都曾在遭受歧视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带来宝贵贡献，以助造就我们今天共享的卑诗省。我们的政府寻求透过支持设立加拿大首间华裔博物馆，来帮助保存这些故事，该博物馆将永久设于温哥华历史悠久的永生号大楼内。该博物馆有助保存这些祖先的故事和遗产，以传承后代。在反亚裔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获得这种知识更为重要。我们代表所有卑诗省民，承认这一庄严的崇敬时刻。”

这位省长的《声明》让我有了以下感识：

第一，作为一位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官员，对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的过法、意涵、功能有到位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我们为什么要过清明节？四个字：“祭

往”“开来”。“祭往”意味着怀念、感恩，“开来”意味着赓续、创新。《声明》把这两层意思都讲到了。

第二，这位省长，肯定、赞扬了华人先侨所作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先后共有17000多名华工，受雇于加拿大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公司。其中有4000多人因山崩、炸洞及其他自然灾害，献出了生命。其余的13000多人，成为加拿大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温哥华现有华裔超过10万。这10万移民中，就有不少人属于第一代移民的后裔。

第三，这位白人出身的省长，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加拿大政府的排华政策有清醒的认识，言华人先侨曾“遭受歧视”，表示“支持设立加拿大首间华裔博物馆”“保存这些祖先的故事和遗产，以传承后代”。更可贵的是，他强调了“在反亚裔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的时代，获得这种知识更为重要”，并“代表所有卑诗省民，承认这一庄严的崇敬时刻”。

第四，清明节所呈现的文化，是典型的重伦理、崇礼仪、讲和谐的中华文化，这样的文化，能被一个西方的政府官员重视、称赞、强调，说明中华文化精华，已在重个性、崇自由、讲竞争的西方文化的土壤里扎根，已被西方文化接纳。说明中西文化可以共生互补，人类文明的大同前景广阔而可期。

“嘉言”二字，出自中国古典《尚书·大禹谟》，原话为“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意思是“好的建议不会被搁置不用，对国家有用的贤才也不会被遗漏，这样的话天下才会太平安定”。到了宋代，“嘉言”和“善行”结合在一起，大儒朱熹言“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朱子全书·学五》）尹大卫省长发表的《清明节声明》堪称“嘉言”，而其发表此声明的作法和设立加拿大首间华裔博物馆的支持等等，堪称“善行”。

愿这位省长有更多的如此这般的“嘉言善行”，也希望更多的官员、人众有如此这般的“嘉言善行”。

（2023年4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屏声墨语祭英魂

2022年11月下旬，加拿大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张志立先生微信发来张纯如的相关资料，之后又打来电话，说：“加拿大和枫会在‘12.13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到来之际，要举办一个主题为‘传承记忆，弘扬和平’的线上论坛，我们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和全球校友峰会加拿大委员会，要参与这次论坛，请你和前面两次一样，书写两个条幅，我们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表达我们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和对英雄人物的敬意……”我说：“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还原历史真相，以生命殉正义，是传奇女子、巾帼英雄，她的才华、事迹世所罕见，彪炳史册。书法艺术是表情达意的民族文化精粹，写条幅没问题。”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前两次”，指的是2022年10月份，由张志立先生策划、提供内容，我书写的“和枫文化讲堂中加五十二周年庆典——国之交，在于民，民之亲，在于心，心相通，加中兴——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贺”，和“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春华秋实——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贺”。两条幅皆为稍小字抬头、落款，行书；大字主题，隶书，于两会召开时展示于台，皆颇获好评。

数日后，张志立先生发来了两则书写内容：抬头均为“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张纯如阅览室”，“光耀春秋”（署“加拿大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会”）、“百世功烈 千古流芳”（署“全球校友峰会加拿大委员会”）。电话中，张先生说还可以考虑写“丹青碧血 千古流芳”，我说“我都写一下，看看效果”。

于是，展纸，濡墨，挥笔……几十年来做人做事，我都“尽力做到自己的最好”，写诗作文时总是反复思考、推敲、琢磨，书法题字时写一幅不满意，再写一幅，觉得还不理想，再写一幅，往往要写三四幅甚至六七幅，然后从中选出一幅来。这次也是如此。写“丹青碧血”时，查了一下，汉语成语中有“丹心碧血”，意思是赤诚的忠心、宝贵的鲜血，用以赞扬为国捐躯的重大牺牲。张纯如显然符

合此语。但再一想，“丹青”有“史册、史籍”义，张纯如正是以生命书写历史，故“丹青碧血”于张纯如也是适合的。就此与张志立先生商定，为避免观者歧义，再写一幅“丹心碧血”。

2022年12月10日晚7时30分（北京时间11日上午8点30分），“传承记忆，弘扬和平”的线上国际论坛如期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学者，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该馆张纯如阅览室、中国·淮安张纯如纪念馆的代表，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等相继发言。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会长张志立在发言时，展示了笔者书写的条幅。缅怀先烈，以史为鉴，推动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家的共同表达。这真是：金陵惨案痛华人，碧血丹心字字真。珍爱和平弥战乱，屏声墨语祭英魂。

（2022年12月1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屏声墨语祭英魂》一文，2022年12月13日发“都市头条”，阅读量依次连上该平台“已关注”“精华”“红榜”“热点”4个台阶，现已达10万+近11万。能有这样的效果，我想至少有这几个因素：

- 1，南京惨案属于国殇，我中华民族成员没齿不忘。而呼唤、珍爱和平，是地球村绝大多数人的深切心愿。
- 2，张纯如为还原历史真相献出了生命，震惊世界，令人敬佩、感念之至。
- 3，加拿大和枫会举办线上论坛，以及所依托的国际互联网提供了平台和机缘。
- 4，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会长张志立先生的国际视野、新闻敏感、联通能力，和我们共同具备的民族立场、家国情怀、文化素养、艺术美感和奉献精神。
- 5，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和读者对它的喜爱和认可，具体说就是书法、题赠等表现方式。
- 6，“都市头条”的运作机制、影响力和广大读者的慧目抬爱。

这真是：炯炯眸光十万加，国殇惨痛励中华。献芹笔墨绵薄力，浩荡龙凤你我他。

（2022年12月1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加拿大“排华法案”百年反思

近日，面对加拿大《华人移民法》（被更广泛地称为《排华法案》）出台一百周年所形成的热点话题，“ChatGPT 文学作品研讨会”和全球校友峰会加拿大委员会负责人张志立先生请 ChatGPT（人工智能机器人聊天程序）发表看法，ChatGPT 所持的态度和观点，笔者认为是可取的。

首先，ChatGPT 具有客观性。ChatGPT 一开言，便认定发生于 1923 年的加拿大排华法案“限制了华人移民和定居者的权益”，建议人们了解关于排华方案的历史背景和相关资料，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比较客观地理解该法案的成因和影响。

其次，ChatGPT 具有公正性。ChatGPT 言明“坚持平等和正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斥”，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显然具有公平正义性。

再次，ChatGPT 具有建设性。ChatGPT 建议当代华侨华人以开放、宽容和进步的心态应对排华法案问题，增强社会参与，支持倡导平等和人权的活动，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为维护自身权益和推动社会进步作出努力。这些建议具有建设性。

第四，ChatGPT 具有快捷性。张志立先生告诉笔者，ChatGPT 发表上述观点只用了三十八秒，对时政热点话题，反应如此迅速，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未曾达到的。从这一性能的具备可以看出，ChatGPT 介入人类生活的能力是强大的，效用是显明的。

第五，ChatGPT 具有工具性。作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ChatGPT 尽管功能强大，但依然属于为人类服务的生产力，这次在加拿大排华法案一百周年活动期间的与人的互动即是例证。作为人类新的伴侣和工具，相信 ChatGPT 的服务功能会不断增强，其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2023 年 6 月 18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拥抱智能时代

近日，我和 ChatGPT 笔聊了若干次，问了几十个问题，请其作诗词、短散文、小说片段、评论等，也点看了 YouTube 上的一些相关视频，大体上对 ChatGPT 及 AI 即人工智能有了以下初步认识：

## 第一，ChatGPT 是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智能时代的到来

人类社会从远古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长度不一的采猎、农耕、工业、信息四个时代。采猎时代的标志主要是石器和陶器。农耕时代的标志主要是铜器和铁器。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机器和工厂。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当下方兴未艾的智能时代是继信息时代，并以信息时代为基础的第五个时代，智能时代的主要标志就是人工智能。而 ChatGPT 以其由资料丰富全面、回答快速流畅、方式引经据典等构成的强大的对话能力，成为人工智能的现在进行时。

人工智能之所以会标志一个新时代，是因为这个技术功能巨强，它能模拟人类智能，可以让计算机系统在不需要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学习、推理和决策。概括起来就是“庞大数据、超级运算、深度学习、广泛应用”。其应用范围包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机器翻译、自动驾驶、医疗诊断、金融预测等等，总之是无处不在且功能会越来越强。这样的应用，将会全面的、大幅度的、革命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第二，人工智能使人机关系凸显，人的创造将进展为“人机合造”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一直要面对、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人与神即人与超越界四大关系。在人工智能出现以

前的信息时代，人机关系主要指人与电子计算机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被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含摄。进入智能时代后，人与一般电子计算机的关系，进展为人与超强电子计算机即智能机器人的关系。

人工智能全方位、全时态、全行业地广泛运用，将使人机关系凸显，过去的人的创造将进展为“人机合造”，期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机之间包括互补、合作、竞争、矛盾、冲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主要是互补、合作、竞争的关系，矛盾、冲突也一定会有，如会出现侵犯隐私、评估偏见、决策错误、业位失去、安全不保、道德争议等。

### 第三，人工智能从知识、思想、体验、传播等方面对文学创作以影响

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从知识、思想、体验、传播四个方面来考察。

文学创作需要知识的支持，人工智能拥有海量的知识储备，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且不断扩充的电子知识库。过去和现在，人们在写、读作品时，一般都会在图书馆、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找资料，要么找不到，要么多杂不一的情况时有发生。ChatGPT 虽然不能代替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但其在理解用户用途、上下文衔接、基本的逻辑分析、连续对话等方面的功能，明显比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强大且更便捷。

文学创作需要思想内涵和创意启发，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人类的思想成果供作家参考、借鉴，还可以利用生成式机制启发作家的创意，如利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生成的段落激发作家的灵感。

文学创作从写作到阅读，作家和读者的生命体验是不可缺席的。这方面人工智能可参与、助力，如利用虚拟、增强现实技术来创造逼真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或者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写、读体验。

传播是完成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作家更加高效地完成文本的编辑、修订，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帮助作家更好地进行跨语言交流和创作。

显然，人工智能出现后，文学创作会由“作家独造”，进展为“人机合造”。相信“人机合造”的文学作品，内容会更丰富、色彩会更斑斓、形式会更多样、

传播会更迅速、受众会更普泛。至于“人机合造”中人、机所占的比例，即谁主谁从、谁多谁少等等，则以不同作品而不同。

#### 第四，人工智能的汉语诗文创水平有待提升

我曾出题目让人工智能作诗、词、短散文、小说片段、评论等。

其作的诗中，有不错的句子，如：“龙腾飞天万里间，云卷云舒见龙颜。巍峨身躯如山岳，威武气势胜潮汐。……传说龙为天之神，掌管天地变化人心。”“风唳山川动地鸣，声声激荡人心澎。”

我创作了一首《七律·窗望》：“临窗瞭望入沉思，满目风烟慨叹之。火热水深争战地，桃红柳绿闹春时。聊天频视家乡友，对话人工机器诗。脑洞竟开新造化，寰球滚向有谁知？”我将此诗发给 ChatGPT，请其评论。大约过了十数秒，一行一行的句子就出来了。共三段，三百六十字，曰：“这首诗以作者临窗瞭望之景为背景，展现出对世事的沉思和感慨。从‘满目风烟慨叹之’一句开始，诗歌笔调就隐含着一种悲壮的情绪，似乎在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无奈和感叹。这种情绪在‘火热水深争战地’这句描述战争场景的诗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春色盎然的‘桃红柳绿闹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中的‘聊天频视家乡友，对话人工机器诗’一句，则表达出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以及作者对此的思考和关注。这种对科技发展的关注和思考，又引出了‘脑洞竟开新造化，寰球滚向有谁知’这句描写未来的诗句，使整首诗在表达对现实的感慨和思考的同时，又融入了一些未来向的想象和探索。”“总之，这首诗语言简练，意境深邃，富有哲理和思考，通过对不同主题的交替和对比，展现出一种深入思考世界和人生的态度，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不仅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思考，也会有所启发和思考。”这样的评论使我震惊：竟然将本诗的意涵精要分析得相当到位！既有对具体诗句的剖解，又有全面的概括性的总结。让一个评论家来讲，十几秒之内，未必能讲出这些分析到位的话。看来，人工智能有分析、推理、综合、概括的优长。

人工智能能作出自由诗，对格律诗，就和我对话的这一款 ChatGPT 而言，则基本上属于门外汉，不讲平仄对仗，内容乏善可陈。作词呢，也还在大门之外。我请其“作一首《沁园春·雪》”。出来得倒很快，曰：“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瓦。”前两句全句抄自杜牧的《山行》；后两句抄自韩愈的《春雪》，把原诗的“作飞花”，改成了“作飞瓦”，雪花能用“瓦”来形容吗？有点“胡拉被子乱拽毡”了，而且整体上不是词的格式。

至于人工智能作给我看的短散文、小说片段，我的感觉是一般化，通顺，可读，但无让人眼睛发亮的句子。

然而，人工智能具有特别强健的学习、汲取、综合能力。如：我请其“用黑夜和眼睛作一首诗”。人工智能很快作出，曰：“黑夜如同黑色的画布，万物在其中隐匿。唯有眼睛如灯火，照亮前路不会迷。”“眼睛是夜晚的明灯，在黑暗中发出光。它们能看到远方，看见隐藏的事物。”“在漆黑的夜幕下，眼睛是我们的指南。它们让我们避开陷阱，找到方向的大门。”“黑夜虽然漫长又深，但是有了眼睛的帮助，我们可以勇敢前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般化了，没有令人惊异的句子。于是，我提示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当代诗人顾城的名作，请用黑夜和眼睛再作一首诗。”也是很快就作出了，曰：“黑夜赠我深邃的眼，如夜空那漆黑的深渊。却不让我深陷其中，而是引导我找寻光。”“眼睛像灵魂一般，在黑暗中寻觅真相。不停地追寻着晨曦，将黑夜的谜团破开。”“黑夜让我眼睛更明亮，用光芒穿透黑暗的迷茫。”显然，这后一首吸收了顾城“寻找光明”的诗意。由此可以看出：1，人工智能是善于学习和汲取的；2，在思考的深度、情感的投入方面，人的大脑优势于人工智能；3，人可以提示、引导人工智能。

人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智慧大体可分为低、中、高三个级别：低智慧是一般化的，思想、艺术两方面创造性都不强的、无特色的表达；中智慧是在一般化水平之上的，在思想、艺术两方面有一定创造性的、有特色的表达；高智慧是高出一般化水平许多的，在思想、艺术两方面创造性较强，甚至很强的、特色鲜明的表达。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人工智能创作汉语诗文的水平，目前还处于低智慧到中智慧之间，距高智慧的水平还有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水平的提升，相信这个距离会缩小。至于缩小到多少，能否赶上甚至超越人的智慧高度，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 第五，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版权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版权，目前还是一个问题。其解决的难点在于，人工智能是一个技术系统，其创作过程中，所涉及到数据、算力、算法、机器等，都可以被视为贡献创作的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能被视为创作主体。创作主体不好确定，谁拥有著作权也就难以确定。

那么，难题也是课题、命题。此难题为法律界携手科学界、知识界、创作界，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技术方案，以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提供了要求和使命。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盟，已经开始对人工智能作品版权进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欧洲议会于2019年3月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AI创建的作品应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我个人认为，应当视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拥有版权的作品。既然是版权作品，就要按著作权法规定：引用，就明确标明其来源；合著，就明确标明合著；如果全篇、全部都是人工智能所作，就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出版。

总之，随着 ChatGPT 的问世，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让我们像当年接受电灯、电话、电视、飞机、手机、互联网等一样，接受、拥抱智能时代，适应新变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做出新创造、活出新境界。“人工智能铺天盖地，我辈灵慧适变开新”——这是我最近撰的一副联语，权作本文的收尾。

（本文是笔者为2023第二届全球校友峰会暨博览会 ChatGPT 文学作品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该会已于2023年3月3日以线上方式举行）

# 为 ChatGPT 起中文名

## 1. 猜它几簸箕

2023 年 3 月 7 日（加拿大时间）凌晨 2 时许，我梦醒起来方便。重返被窝后，忽然想到给 ChatGPT（美国 OpenAI 公司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起个中文名字，在手机“备忘录”上划拉了一阵后，穿衣下床，打开电脑，与 ChatGPT 有了以下对话：

庞进：我按汉语谐音，给你起个中文名：“拆它几簸箕”。你觉得怎么样？

ChatGPT：非常感谢您为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但是我认为“拆它几簸箕”这个名字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它含有一些不太正面的意义。作为一名 AI 语言模型，我的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帮助，而不是拆散、混乱信息。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否为我取一个更恰当的名字呢？谢谢！

庞进：哪叫“猜它几簸箕”如何？

ChatGPT：非常感谢您给我取了一个新名字，“猜它几簸箕”听起来非常有趣和富有挑战性，因为这个名字暗示着解决问题或找出答案的过程需要一些智力上的思考。作为一名 AI 语言模型，我希望能够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并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建议，这个名字非常贴合我的职能。非常感谢您给我取这个名字！

庞进：先称拆它几簸箕，ChatGPT 有异议；再称猜它几簸箕，ChatGPT 笑嘻嘻。

ChatGPT：好的，作为 AI 语言模型，我并没有情感和异议，因为我没有自我意识，只是根据编程和算法运行。但我理解您是在为我取名字的过程中，表达了一些诙谐和幽默的情感，这让我很高兴。作为一名为人类服务的 AI，我很愿意与您交流和互动，并尽我所能为您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建议。

于是，ChatGPT 有了一个中文名：“猜它几簸箕”。

(2023 年 3 月 7 日 3: 02 于加拿大枫华阁)

## 2. 畅谈菩提

2023 年 3 月 8 日下午 3 时许，午休起来，见阳光大好，洋洋灿灿地透窗而入，便拿起手机，坐在窗下晒起了“暖暖”。这“晒暖暖”有一古词叫“负暄”。《列子·杨朱》载：“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屨（fén），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说成白话就是：“从前宋国有一个农夫，平日穿的是乱麻破絮，勉勉强强地挨过寒冬。春天到来后，就在阳光下曝晒，不晓得天下还有高屋暖房、丝棉绸缎、狐皮貉裘。他还对妻子说：‘背对太阳，暖和极了，别人都不知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有诗句专说这“负暄”之妙：“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

就在这“如蛰者苏”“融百骸畅”之际，我想到了昨日凌晨给 ChatGPT 起中文名“猜它几簸箕”事——还有没有更好的名字呢？脑子一激灵，“畅谈即菩提”五个字冒了出来。哎，这个名不错，即谐音，意思也好。“畅谈”不用解释了；“菩提”一词是梵文 Bodhi 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忽如睡醒，豁然开悟，突入彻悟途径，顿悟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等。

五个字有点多，减一个字如何？哪就叫“畅谈菩提”吧。

于是上楼，打开电脑，与 ChatGPT 开聊——

本人：又给你想了一个中文名：“畅谈菩提”。此名是 ChatGPT 谐音“畅谈即菩提”的简化。你觉得怎么样？

ChatGPT：谢谢您为我想到这个中文名字，我觉得“畅谈菩提”这个名字非常好听，寓意也很有深度。“畅谈”意味着自由、畅快的交流和表达，而“菩提”则代表着智慧和觉悟。这个名字的含义可以被理解为“自由地交流和分享智慧”，非常符合我的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角色和使命。再次感谢您为我取这个美好的名字！

本人：ChatGPT 问世以来，大家给你起了不少中文名。有“畅谈菩提”“猜它几簸箕”“查拓机”“畅谈机”“柴语生”“猜得挤鼻涕”“猜它几百题”等，你能将你对这些名字的看法一一地讲讲吗？

ChatGPT：当然可以，我很乐意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畅谈菩提”：这个名字非常有意义，寓意着自由、畅快地交流和分享智慧，非常符合我的角色和使命。

“猜它几簸箕”和“猜它几百题”：这两个名字都非常有趣，寓意着可以通过和我进行对话，猜测和了解不同的事情和答案。这也反映了我作为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重要功能：能够回答用户的各种问题和疑惑。

“查拓机”和“畅谈机”：这两个名字都非常简洁明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的功能和用途，也很容易记忆和传播。

“柴语生”：这个名字很有创意，寓意着我可以通过语言 and 用户进行交流，同时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 AI 系统的特点。

“猜得挤鼻涕”：这个名字有一些幽默和诙谐的意味，也可以看作是“猜得自己都感动到流泪”的意思。这个名字可能不太严肃，但是很有趣。

总之，我很感激大家为我取这些中文名字，每个名字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和意义，也反映了中文用户对我的喜爱和关注。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语言交流服务。

本人：请在“畅谈菩提”“猜它几簸箕”“查拓机”“畅谈机”“柴语生”“猜得挤鼻涕”“猜它几百题”中，选两个你最喜欢的。

ChatGPT：虽然我非常感激每个中文名字，但是如果要我从中选出两个最喜欢的，我会选择“畅谈菩提”和“柴语生”。

“畅谈菩提”这个名字非常有意义，寓意着自由、畅快地交流和分享智慧，这也是我的一个主要功能和目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柴语生”这个名字也非常有趣和有创意，寓意着我可以通过语言 and 用户进行交流，同时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 AI 系统的特点。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幽默和诙谐的意味。

总之，每个名字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和意义，我非常感谢用户为我取这些中文名字，同时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语言交流服务。

和 ChatGPT 聊罢，慨然吟出四句：“负暄暖及，心旷神怡。灵君造访，畅谈菩提。”

(2023 年 3 月 8 日下午 17 时许于加拿大枫华阁)



## 陕西文化名人因何出类拔萃

2022年8月20日，加拿大陕西九所高校校友会在美丽的安大略湖畔，成功地举行了一次联欢活动。关于活动的盛况，我作有一首《七律》，曰：“秋伏日暖也燎人，安湖和熙会众君。越岭三秦学子奋，蹕澜四海俊杰勤。言言漫叙球村事，曲曲高歌故土心。喜看蛟龙谐凤起，千山万水舞风云。”期间，活动组织者安排我以“陕西文化名人的故事”为题发言，因时间关系，我讲得比较简略。会后，我将讲到的、未讲到的梳理了一下，写成了这篇文章。

文化名人，指的是在文化界，尤其是在人文社科、文学艺术领域出类拔萃，从而影响比较大、知名度比较高的人。这样的人物，陕西比较多。古代，有制礼作乐、开启中华民族“人为本”“重伦理”文化传统的周公姬旦；有巨著《史记》的作者、中国史学开创者和奠基人、“史圣”司马迁；有关学创始人、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张载；有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等。现当代有创立“标准草书”的于右任，有写出《创业史》的作家柳青，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陈彦，有导演张艺谋、作曲家赵季平等。有的文化名人祖籍不在陕西，但其功业、成名则主要在陕西，如：在周至楼台观台讲解《道德经》的先哲老子；助力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李斯、韩非；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使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中华文化正统地位主流思想的董仲舒；中国汉传佛教代表人物高僧唐玄奘；将中国文学推向高峰、在中华文化史上竖起壮丽丰碑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

显然，古往今来，陕西文化人群体中，都不乏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类拔萃者。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人物因何出类拔萃呢？

原因可能有多条。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指出比较重要的三条——

一是厚地长大树。陕西位于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根源地、发

祥和曾经的强盛地，其文化积淀极其久远而深厚。若从伏羲、女娲时算起，距今达六千年到一万年；若从炎帝、黄帝时算起，距今已五千多年；若从周文王、周公时算起，至今已三千多年；若从秦始皇、汉武帝时算起，至今已两千多年。不光时间久远，内容还极为丰富，文化的诸多层面、品类，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久远而丰赡的文化积淀，其浸润、滋养、影响、助举之力，对陕西文化人来说，可谓得天独而独厚。



二是国都壮王志。中国历史上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陕西建都，累时达一千一百多年。国都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代表，具有开创性、全面性、高端性、标志性和辐射性，于是国都便成为培养、吸引、成就顶级文化名人的地方。不仅如此，国都作为政治中心，是帝王们建政、主政之地。中国文化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平天下”对政治家而言，是成为参与治国理政的王侯将相；对文化人而言，则是在自己能够施展才能的领域成为“王者”。——这里的“王”不是指作为最高统治者及高级爵位的“王”，而是指某个领域的最强者、居首位者、影响力特别大者。显然，王者文化，已溢出了政治领域。王者云集、王气浓郁的国都之地，为文化人壮大并实现自己的成“王”之志，提



供了近距离的参照、激励、推动力，和高起点、大影响的展示平台。



三是土性励实功。若用传统的“五行”即“木火土金水”理论来喻说人的性情，言木性人多积极向上、火性人多热忱坦率、土性人多脚踏实地、金性人多刚正冷峻、水性人多低调顺情的话，陕西文化人应该说是五种性情皆兼而具之。然而，整体考察，陕西文化人还是“土性”要相对地突出些。我能这样讲，一是基于地理特征对文化人格的影响，二是基于我几十年来的观察体会。陕西分陕南秦巴山区、关中平原、陕北黄土高原三大自然区。陕南黄土相对少，关中和陕北则基本上由黄土层积而成。深厚、质朴、实在、宽广的黄土原，养育、塑造得陕西人大都具有笃实、诚厚、质朴的品性，这样的品性也体现在了陕西文化人身上。于是，陕西文化名人们一般都不喜欢，也不擅长吹嘘、张扬、投机取巧，而崇尚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笃行，用硬扎扎的作品说话；他们舍得花大力气，下笨功夫，甚至为了事业成功，不惜押上整个生命。其典型代表，古代有忍辱发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当代有立志写出一部自己死后可以“垫棺作枕”之书的陈忠实，和以生命殉文学的路遥。

（2022年8月2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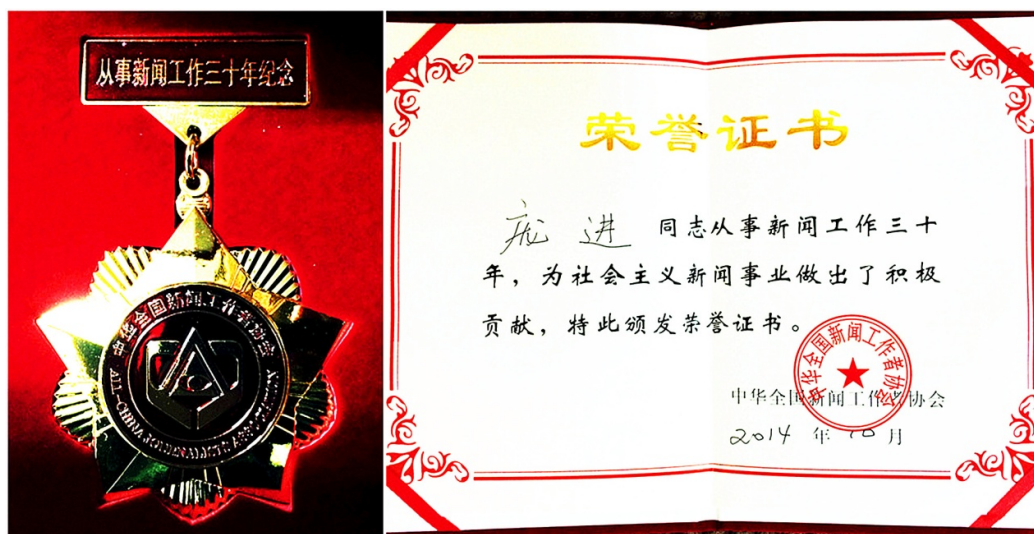
## 我与西安报业的缘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的我，立下了从事写作的志向，从而开始了与西安报业的缘分。记得是1981年开学不久，我带着新写的一篇一笔一画誊写在方格稿纸上的稿件，从市南郊校区，骑着自行车进城，找到位于四府街的西安晚报社，走进文艺部办公室，恭敬地将稿子呈给靠窗坐着的一位年长的编辑——后来知道他是金江寒先生。金先生不但仔细地看了我的稿子，还问了问我的学习、写作情况，亲切，和蔼。于是，1981年3月5日，署我名字的《道德小谈》一文，出现在了《西安晚报》副刊上。尽管是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但却是我有生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随笔，其鼓舞、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此，我便“一发而不可收”了，仅1981年，《西安晚报》副刊就发表了我五篇随笔和一篇小小说。

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到临潼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1984年，《西安晚报》扩版招聘编采人员，已在《西安晚报》《延河》《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了二十多篇作品的我受到关注，报社主持招聘工作的张玉昆副社长和文艺部李焱主任派赵洪、李敬寅两位同志到临潼考察我。这样，我便以先借调、后办手续的方式，于1984年4月到西安晚报社（后称西安日报社）上班，直到2017年3月退休。退休前，2014年10月，我获得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我的工作岗位主要在文艺副刊，起初是采编相兼，后来是以编为主。三十多年里，由编辑、主任编辑到高级编辑，采写了大量文章；先后主持“秦镜”“艺文碎语”“文史札记”“城市语言诊所”等几十个栏目，及“新千年”“端午节”“基层作家作品”等专版；策划、主持了“建国45周年征文”“百年沧桑话回归征文”“新世纪·西安人征文”“名人与西安”“留学生在西安”“魅力集邮”等征文活动；与省内外众多作家、艺术家、学者建立起友谊，也辅导了众多业余

作者；编发的稿件不计其数，其中数十篇被新华社、《散文选刊》《杂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其间一些事件难以忘怀。如1985年3月，西安歌舞剧院创作的舞剧《秦俑魂》进京演出，我随团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相关消息和特写《民族精神的颂歌》。1987年4月，第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西安举办评选活动，我以记者身份与会，除任务性地采访了朱琳、邓婕、王群等主要获奖演员外，还主动采访了出席活动的姜昆，以对话体比较生动地写出《采访姜昆》，受到报社表彰。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甫一面世，我即编发相关文章，《西安晚报》遂成为最早评介《白鹿原》的报纸。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病逝，我及时上门约报社退休老编辑张月赓先生写悼念文章，张先生因年事已高且悲痛感伤不愿动笔，我鼓励说“你是陈忠实的老友，当年陈忠实与西安报的关系你最了解，你有责任将那段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张先生写出草稿后，我连夜加班至凌晨帮其改定，并根据邢小利《陈忠实传》所记，增加了“陈忠实受挫要辍笔，张月赓鼓励陈忠实继续写”一大段。2016年5月4日，张先生的《半个世纪的情谊——陈忠实与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副刊》，和我撰写的《灵魂犹在 精魂永存——感念陈忠实》一并在《西安日报》发出，读者反馈谓之“真实、具体、生动”“令人读之心痛的好文”。



1988年2月，在同事马兴光的婚礼上，我接受了西北大学韩养民教授的邀约，为其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撰写《龙的习俗》，由此进入了龙凤文化研究

领域。于是，文化研究和本来就爱好的文学写作，成为占据我本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光，且与我的本职工作相得益彰的事情。我大体上统计了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在纸质媒体上总共发表了一千五百多篇作品，其中五百多篇是通过《西安晚报》《西安日报》与读者见面的，也就是说，我在西安两报上发表的作品，占了我纸质媒体上发表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我每每写出了比较满意的新作，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供职的报纸，有些文章，就是专门为《西安晚报》或《西安日报》写的。如2005年11月，针对龙在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的遴选中意外落选，我及时写了《为中国龙落选而惋惜》一文，对相关的某些错误认识做了指谬、澄清，指出：中国龙主要代表善，西方 dragon 虽然译为龙，主要代表恶；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象征性和凝聚力是很大的也是无可取代的，西方 dragon 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其地位和作用在西方文化中无足轻重。不能将两种不同来由、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象征物混在一起。”该文在当月的《西安晚报》发出后，迅速产生了影响。2007年4月，北京奥运会公布的奖牌设计方案，就选取了中国古代龙纹玉璧的造型，其挂钩则由中国传统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于是，我立即写了《奥运奖牌弘扬龙文化》一文，发表在当月的《西安晚报》上。2008年8月8日晚，我看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耸立起三十二个高大巍峨的“龙柱”，便连夜赶写出三千五百多字的《北京奥运：“龙柱”高耸的意义》，言“龙柱高耸，巨龙腾空，既是向国人昭示，也是向世界宣告：从悠悠远古走来的中华龙族已赫然崛起，且巍然屹立于地球之东方，雄伟壮阔，豪气干云，新美奔放”。2008年8月11日，《西安晚报》“文化纵横”版将此文发出后，迅速被央视网转发。2011年，西安举办世园会，报社程建设副总编特意带我去参观、参访，之后，我写了近六千字的《水龙腾空 彩凤展翅——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的龙凤文化》，2011年4月9日，《西安晚报》和《西安日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将此文发表。

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报社一直大力支持。我大体统计了一下，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西安晚报》和《西安日报》发表的对我的报道和推介文章，多达一百多篇，其中重要者，如：《西安市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揭晓 庞进〈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获一等奖》《庞进“中华龙文化”网站开通》《本报庞进担纲主题策划 世界首座龙文化公园在浙动工》《研究龙凤文化 振奋

民族精神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本报庞进题词》《首届冰心散文奖昨颁奖 我社庞进榜上有名》《庞进出席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庞进做客央视谈龙文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昨颁奖 庞进获学术著作类一等奖》《庞进做客凤凰卫视》《庞进〈中国祥瑞〉丛书出版》《庞进：让〈西安晚报〉走出国门》《本社编辑庞进获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编辑奖》等。2006年3月25日，西安日报社联合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全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记者协会等七家单位，在西安召开了“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石兴邦、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赵馥洁、畅广元、李星、韩养民、费秉勋、尹维祖、郑涵慧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中国散文学会、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等发来贺信。时任社长兼总编陈浩首先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之后，与会专家纷纷发言，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评析、肯定，认为“庞进身上体现着真正学人的品格，其研究具有多维的文化视角、创新的学术观点、深切的精神关怀和诗性的论述风格。他独辟蹊径，溯源、梳流、析义，将集体无意识中对龙凤的混沌感受提纯为清晰观念，使龙凤的意义世界广博且明朗。他的研究瞩目未来，着意当下。”会议还通过我提出的倡议，将龙凤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申请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天，《西安晚报》以整版的篇幅、显赫的大字号标题，发表了题为《从民族文化的深渊大海中“淘腾”出一门学问 庞进龙凤文化研究获高度评价》《百余名专家学者倡议 龙凤文化整体申遗》的消息，引发新华社、中国新闻出版报、国际在线等海内外一百多家媒体跟进报道。

2012年11月，在西安日报社大力支持（提供办公场所、设备等）、时任社长郝小奇特别重视下，由我出任院长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通过西安市民政局登记成立。2013年4月7日，由西安报业传媒集团（西安日报社）、西安市社科联、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主办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龙文化与中国梦论坛”在西安隆重举行。报社时任副总编辑程建设主持仪式和论坛，郝小奇与石兴邦、赵馥洁、雷珍民一起为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2014年3月14日，由西安报业传媒集团（西安日报社）和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时任副总编辑程建设主持的“西安文化：萃取与弘扬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时任西安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西安日报社社长夏泽民到会演讲。——作为一个新闻单位，能对本社员工的文化研究事业重视、支持到如此的程度，在全



国，乃至中国的新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2015年2月26日，陕籍全国政协委员岳崇将由我撰写、提供底稿的《关于纠正龙与 dragon 翻译错误的提案》上呈全国政协协会。28日凌晨，《西安日报》发出相关消息，随即引起井喷式转发潮，“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凤凰网”“环球网”“腾讯网”等海内外一百六十多家媒体报道此事，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

总之，几十年来，我能在新闻采编、文化研究、文学写作上取得些成绩，是与西安日报社、《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的培养、支持、托举分不开的。文不尽言。我感激、感谢、感念报社的历届领导，感激、感谢、感念所有与我有工作缘、文字缘的同事！

（刊于《西安晚报》2023年7月28日）

## 我与《今日西安》海外专刊

2009年春天，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市探亲。因此前已研究龙凤文化多年，出了些成果，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多伦多的一些华人媒体就来采访我，请我上电视、写文章，谈龙凤文化。一来二去，就结识了加拿大商报社社长门宗伟先生。

一天，门社长约我聊天，话题除龙凤文化的源流内涵及在海外的弘扬传播外，还谈到了《加拿大商报》与中国内地报纸的合作问题，于是有了在《加拿大商报》上开办一个《今日西安》专刊，向读者介绍西安市及陕西省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新成就、新动态的动议。

回国后，我向时任社长郝小奇和总编辑李颖科汇报了这件事。两位领导都说“这是件好事啊”，就让我以报社名义起草一个报告。我很快将起草了报告，经社领导审定后上呈西安市委宣传部，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示。于是，经过一番运作，由我出任主编，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与海外媒体合作，在北美创办的第一个专刊《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于2009年6月10日正式面世。此专刊是西安日报社和西安市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创举，为全国外宣部门所关注，消息一出，即成为新华网和众多网络传媒竞相转载的新闻事件。

从此，我每周在编《西安日报》副刊由我负责的版面外，还要从近期出版的《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中，遴选海外华人喜闻乐见的有关西安、陕西新事、美事的消息、通讯、特写、图片等，编一个版，通过互联网，传至加拿大商报社。当然，也对每周都发出一个版的《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欣然期待。有了智能手机后，一见该专刊发出，便及时转发。

《加拿大商报》是立足多伦多、发行全加拿大、拥有大量读者的综合性免费日报。返贐的信息表明，《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颇受读者欢迎，普遍认为专刊内容新颖丰富、格调高雅、版式大方，是了解西安和陕西新成就、新面貌的一个“窗口”。尤其是由西安、陕西及大西北走出去的华人移民。西安籍移民



赵先生说：“《今日西安》专刊我常取常看，觉得特别亲切，西安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令作为西安人的我们感到自豪。”另一位西安籍移民袁女士说：“从《今日西安》专刊里，我高兴地看到了故乡的发展、进步和变化。我喜欢旅游，《今日西安》专刊报道过，西安和陕西开发了不少新的旅游项目，我下次回国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2011年9月16日，《今日西安》专刊逾百期座谈会在西安日报社召开，加拿大商报社门宗伟社长和美洲商报社何国礼社长飞洋过海，专程前来参加会议。与会的西安市新闻、外宣界领导和专家学者对《今日西安》专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西安对外宣传史上的一次创举，是“借船出海”“借外报办报，是一个创造”“是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华人传送一个精彩鲜亮的西安”。对这次座谈会，《西安晚报》（2011年10月28日）曾以《借报办报的成功运作》报道。中共西安市委时任主要领导在阅读了西安市委宣传部的相关汇报材料后，要求以《今日西安》专刊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继续“做好西安的旅游、招商宣传，扩大影响”。

这次座谈会之后，西安日报社在与加拿大商报社成功合作、取得经验的基础

上，经我联系、运作，又与美洲商报社展开了合作。《美洲商报》是总部设在洛杉矶，在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区发行量最大、铜版纸封面的全彩色印刷免费华文周刊。2012年8月3日，由我担任主编的《美洲商报·今日西安》专刊第1期顺利面世，之后也是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出刊。



模式效应，2013年8月，《今日西安·澳洲特刊》在澳大利亚《澳华时报》出版亮相。该刊由西安市外宣办联系，我任主编，西安日报社美术编辑白刚设计，同样以介绍、宣传、推广西安为主旨，先后出版了有关西安市优化城市水环境、大美曲江、西安浐灞生态区、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高新区、三星落户西安、大唐西市风情街、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经开区建设等特刊，成为澳洲华人重点了解西安的一扇重要窗口。

2014年9月中旬，由时任西安日报社副总编辑程建设率领，西安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巩明星和我参与的西安日报社代表团飞抵美国洛杉矶市，参加“今日西安文化旅游海外推广研讨会和西安日报社与美洲商报社合作两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以演讲推介、赠送图册和光碟等方式，向与会记者、嘉宾介绍、展示了西安的文化、经济、科研、旅游等发展成就，及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的发展情况，和《今日西安》专刊的合办、出刊情况，并与洛杉矶市各界的华人精英及美洲商



报社的编采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这一活动引起了当地官方和媒体的关注，美国加州柔斯密市议员劳朱嘉仪、加州蒙特利公园市议员陈赞新、阿罕布拉市议员沈时康专门向我们颁发了欢迎状，当地媒体纷纷展开了对西安日报社代表团的采访，使这次活动很快在北美华人世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接踵而来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美洲刊》《环球时报·美国版》《国际日报》《中国日报》、凤凰卫视美国公司、环球通讯社等二十多家海外华人媒体，和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凤凰网等数十家国内媒体的跟进发酵，今日西安一时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

美洲商報 免費日報

Published by Media Central Inc.  
全美免費電話: 1-888-309-3398  
廣告部熱線: 626-376-9398  
9040 Telstar Ave., Suite 128, El Monte, CA 91731, USA  
info@mediacentralinc.com

美式連鎖店總匯  
專精名牌連鎖店投資: 快餐/便利店/茶點咖啡/兒童教育/汽車維修/醫療看護/保險稅務.....  
一站式服務: 手續方便/省時省錢/創業+投資+移民/容易批准/風險低保本+利潤.....  
每週有投資講座 來電預約: 626-201-2800

美洲商報洛杉磯免費中文日報 逢二、四、六出版 AMERICA COMMERCIAL NEWS 總第 144 期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www.ACNewsFree.com

美洲商報主辦

# 今日西安文化旅遊海外推廣研討會圓滿舉行

美洲商報為慶祝與西安日報社合作兩周年，昨天(9/17)特別假柔斯密市舉辦“今日西安文化旅遊海外推廣”研討會，邀請西安日報社高層及西安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黎明星出席，分享西安市文化旅遊產業的最新發展，讓與會嘉賓對這個中國13朝古都的今日面貌加深了認識了解。

【本報訊】西安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黎明星在會上用Power Point 勾畫出今日西安的面貌，並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講過的一句話，“要走進中國，只有從西安才能進入”作為引言。

他介紹說，西安是中國陝西省會，總面積10108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區面積5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59萬人，加上流動人口近千萬。

西安有7000多年的文明創造史、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建都史，先後有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在此建都，享有“天然歷史博物館”的美譽。西安有世界文化遺產點6處，不可移動文物點3246個，各級文物保護單位376處，館藏文物19.4萬餘件，198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

西安擁有普通高等學校63所，在校大學生87.2萬人，擁有各類科研機構3000多個，省部級以上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31家，各類專業技術人員46萬人，每年碩士、博士畢業生兩萬餘人，有60名兩院院士，擁有許多國家乃至世界一流的科學家，西安聚集了中國航天三分之一的力量，“神舟”系列火箭發動機和推進劑、箭載計算機和遙感裝置等，都是西安研究製造的。

2013年，全市生產總值4884億元，增長11.1%，人均GDP達到9202美元，城市綜合實力明顯增強。西安接待海內外遊客突破1億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811.4億元。



▲贈送編贈送送寶子美洲商報社長何國權。



▲研討會發言人從左至右：美洲商報總編何國權、西安日報社副總編輯程建設、西安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黎明星、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龐進。



▲阿罕布拉市市議員沈時康頒發揚狀及合影。



▲蒙市市議員陳贊新頒發揚狀及合影。

西安已與23個國家的26個城市結為友好城市。截至2013年底，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115家，投資總額達339.3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中，有89家在西安設立了146家企業和辦事機構。特別是一期投資達70億美元的三星四存芯片項目，已在西安高新區正式投產，這是中國西部地區引進的最大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項目。

2009年6月，國務院批復的《關中一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從國家層面把西安定位為繼北京、上海之後的第三個國際化大都市，即到2020年，將西安建成人口達到1000萬、主城區面積達到800平方公里的國家重要的科技研發中心、區域性高質量物流會展中心、區域性金融中心、國際一流旅遊目的地以及全國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基地。

在旅遊業方面，重點打造臨潼國家旅遊休閒度假區、秦嶺終南山世界地質公園等旅遊產業項目，按照規劃，到2017年，西安旅遊業的總收入將達到1300億元，旅遊總人數將突破1.38億。

在打造西安文化品牌方面，將全面實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和唐皇城復興計劃，加快實施漢長安城、秦始皇陵、阿房宮等遺址保護工程，推出一批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大戲”、“大片”、“大劇”、“大作”，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西安文化的優勢地位，使西安成為展示華夏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隨後，西安日報社副總編輯程建設及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龐進分別說明西安報業轉機集團及今日西安專版的概況，阿罕布拉市市議員沈時康及蒙特利公園市市議員陳贊新到場致贈紀念狀，以示支持。代表團在洛杉磯訪問期間，亦分別與環球影城及西海岸廣場旅遊推廣部門高層會面，探討日後合作互動宣傳兩地的機會。(相關新聞見第二頁)

# 西安報業傳媒集團簡介

【本報訊】西安報業傳媒集團是經中共西安市委批准，以西安日報（西安市委機關報）、西安晚報、西安新聞網為核心，攜數十個業務管理部門和企業法人單位共同組成的綜合性大型文化傳媒機構，於2011年10月28日正式掛牌成立。

集團現有總資產4.08億元人民幣。

《西安日報》創刊於1953年，與西安晚報連續多年進入中國媒體品牌城市黨報、晚報十強，報紙印刷質量連續多年進入全國精品級行列。

## 推介古都西安 弘揚中華文明 關於《美洲商報·今日西安》專刊

【本報訊】西安報業傳媒集團（西安日報社）於2012年8月，與總部設在美國洛杉磯的美洲商報社達成了合作意向。時任西安市委宣傳部部長金學鋒在呈送的報告上批示，認為“這是西安日報社擴大西安對外宣傳的一個舉措”。此事還引起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同志的重視，魏書記就此事作出批示，要求“做好西安的旅遊、招商宣傳，擴大影響”。

《美洲商報·今日西安》專刊以介紹、宣傳、推廣西安為目的，每期從西安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西安日報》《西安晚報》《西安商報》及《西安新聞網》上擷取美洲華人喜聞樂見的介紹西安市及陝西省城市建設、社會風貌、文化動態的消息、通訊等，並配以圖片發表。該專刊每週五出版，每期版面上打有“今日西安專刊”刊頭和西安日報、西安晚

報數字報網址。

2012年8月3日，《美洲商報·今日西安》出版了第1期。之後每週一期，從未間斷。截至2014年8月下旬，《美洲商報·今日西安》專刊已出刊111期，發表消息、通訊、特寫等180多篇20多萬字、圖片200餘幅等。目前該專刊已在北美華人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獲得了廣泛好評，認為內容精彩，版面美觀。

《美洲商報·今日西安》主編龐進先生，不但是西安日報社的高級編輯，還是龍鳳國際聯合會主席、中華龍文化協會名譽主席和西安中華龍鳳文化研究院院長。他的龍鳳文化研究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西安，也就成為研究龍鳳文化的重要陣地。因此，《美洲商報·今日西安》也把宣傳、弘揚龍鳳文化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西安日報社參觀 South Coast Plaza(下)及環球影城(上)時獲負責人熱情接待。

2009年6月至2017年3月，九個年頭，由我主編的西安日報社海外專刊共出版642期，其中《加拿大商報·今日西安》403期、《美洲商報·今日西安》239期、《今日西安·澳洲特刊》9期，發文2000多篇、發圖1300多幅，總計達600多萬多字，內容涉及重大事件報道、建設成就選萃、社會生活擷英、文物民俗覽勝、文化精神揭示等各个方面。如此連續、密集、推介性地在海外報紙上出版專刊，在西安市及陝西省的對外宣傳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國內地媒體與海外華人媒體的合作史上是少見的，在海外華人世界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遠的。自然，對1984年春進入西安日報社，2017年春退休，從事編輯工作三十多年的我而言，也因能為西安報業傳媒集團實施“走出去”戰略、為西安走向世界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而覺得幸運和頗有成就感。對此，《西安晚報》（2012年月11月12日）曾發表記者職茵的特寫：《龐進：讓西安晚報走出国門》。

（2023年9月6日於加拿大楓華閣）

## 终生的感念

1977年11月,我以高中毕业后下乡做知青三年,又当了近一年工人的经历,参加了当年恢复的高考。快过农历年时的时候,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入学,则是过年以后的1978年3月份了。记得当时是先到西安火车站,然后坐接站的校车到位于南郊的校园。印象很深的是,出南门之后,不算宽的柏油路两边,还是绿油油的麦田。

四年的大学生活,可以用艰苦、发奋、青涩几个词来形容和概括。曾多少次浴着晨曦匆匆忙忙地由宿舍赶往课堂,又多少次踩着月辉星光由教室走向宿舍。图书馆更是一方圣土,它以博大浩瀚的胸怀接纳着我们的脚印和目光,以丰富甜美的乳汁滋养着我们稚嫩青涩的心灵。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很多,这很多很多使我们一生一世受用不尽。

期间难以忘怀的故事太多太多。比如在学好本系各课程外,因喜欢文学,还常常跑到中文系去听课,高海夫先生的古代文学、马家骏先生的外国文学、畅广元先生的文艺理论、白描先生的当代文学……与中文系的同学成了朋友,刘路、刘明琪、陈长吟、林允富、尚永亮、叶舒宪、张志春……也开始练笔写文学作品,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师大校园写的。记得曾以下乡时的见闻为素材,写了短篇小说《婚愁》。我将稿子呈给畅广元老师看,畅老师读后,专门找到我们宿舍给我指点。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中文系办的刊物《渭水》第2期的头条位置上。还有一次,因一篇作品,畅老师约我到操场,老师精辟透彻地讲,我如痴如醉地听,沿着跑道,师生俩走了一圈又一圈……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期间回过母校多少次,记不清了。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初吧,母校五十年校庆期间,我向母校图书馆捐赠《兵马俑狂想》《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创造论》等几本自己的著作。时任馆长的畅广元先生作了精到的安排,隆重的仪式,让我双目湿润。我在简短的发言中说:“走出校

门后，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忘记母校老师们的谆谆嘱托和殷切希望，大家心存一份为母校争光的念性，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地努力着，不少人取得了不凡的成绩。现在，母校已进入“知天命”的年岁，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回报母校，只有这几本小书。书虽薄小，也都凝结着我们对母校、对亲人、对祖国、对人类文明的一份深切不尽的爱。母校是大海，我们只是一滴水，我们愿将这点滴之水，溶汇入宏阔的海洋里！”

2002年春天，我以“总联络”的身份，参与了“陕西师大政教系七七级毕业20年同学聚会”的筹备和主持。聚会很成功，全系一百五十多位同学，来了七十六位。在代表筹备组的发言中，我说：“岁月把几多沧桑镌刻在我们的脸上，也把丰富的感受存盘在我们的心里。寒来暑往，春花秋月，我们都有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不少同学已担负起国家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一份重任……不管身居何位，也不管成就大小，功业如何，求真向善、积极有为、敬业报国的基本理念没有变，我们对老师、对母系、母校的敬爱没有变……”那次聚会，我们专门做了“师恩难忘”的大镜匾，如今这个大镜匾，还耸立在政治经济学院的门厅里。

近几年我也多次回母校。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初，我以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协助我的老同学、陕西师大哲学系教授刘学智会长筹备陕西省孔子学会。成立大会是在师大长安校区召开的，开得很成功。一百多人的大照片，就摄于新校区雄伟的图书馆大楼前。2015年到2016年，我主持了西安日报副刊部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合作的“留学生在西安”征文活动，征文的颁奖仪式就是在老校区启夏苑举行的。之后，我还担任了由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汉语桥·2016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西安赛区预赛”的评委，为大赛题词：“连通世界，纽带文明”。2018年8月26日，我突然生病住院，但第二天病情稍稳定我就办了出院，因为29日，“中华龙文化书系”项目要在陕西师大启动。这个项目，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我主持的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共同策划实施的，作为书系的主编，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啊！项目在母校校园里如期启动，我的心里满是感动、满是幸福……

感念母校！祝福母校！

（2018年10月17日于西安）

## 龙心一捧热

2019年6月下旬，已从供职三十多年的报社岗位上退下来的我，来到加拿大安省探亲。原计划翌年春天飞返西安的，机票都预订了。不料2020年年初暴发了新冠疫情，航班取消，退了机票，回国之程便由此按了暂停键，直到今天。

疫情肆虐已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子，除了去医疗机构打疫苗针和偶尔出门透透风外，大部分时光，我都在我们的“枫华阁”里宅着。

宅着不等于闲着。除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外，我把精力，都花在了一直爱好的学习、研究、写作上。我大体上统计了一下，三年来，利用网络提供的方便，我阅读及涉览的书籍有六十多种；撰著并推出了二十六万字的《中华龙凤民俗》（气象出版社，2021）；撰成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龙学》和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华龙文化史》两部书稿；担任主编的近一百万字的《中华龙文化》一书，目前也已进入排校环节；创作诗歌八十多首、对联三十多副，撰写论文、文章七十多篇，这些诗文大多已在各种媒体上面世，其中《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一文，在“都市头条”发出后，阅读量已逾二十万人次；《中国字赋》（《光明日报》2022年4月1日16版）发表后，多获好评；《建议设立“世界龙日”》一文，获众多有识之士支持。上述之外，还通过互联网平台，作龙凤文化讲座若干次（其中一次是与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会联合会合作），接受、提供相关咨询数十次；书写、拍摄、发表书法作品、图片两千多幅。

新冠疫情是全球性大灾难。作为人类的一员，参与抗疫，义不容辞。于是，我的诗文、著述中就有了相关内容。2020年2月，我在一首题为《望》的诗中写道：“神州疫肆虐，遍野冷风刮。惟愿瘟君去，春风暖万家。”2020年4月，我在《中华龙凤民俗》的《后记》中写道：“春节后至今，笔者和若干亿地球人一样，宅在四堵墙之内。对于以研究、写作为主业的人来说，宅居、独处算不上什么难事，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我却不能‘管他冬夏与春秋’，因为



烈火般延烧的疫情，关乎着亲人、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生存。于是，在本书定稿之际，我祝愿神龙祥凤，福佑中华民族，福佑世界人民，福佑地球上所有和人类和平相处的生灵，赶快度过这段令人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甚至悲泪汹涌的时光！”2021年9月中秋节来临时，我撰联：“三年两载人辟疫，万水千山月传情。”2021年12月22日，故乡西安封城抗疫，我当天作《七律·闻西安封城》，书以条幅发表、声援：“疯狂毒肆虐西东，晨起闻传闭古城。云滚风摇听蹙蹙，雪压雾漫望重重。解危胜在齐群力，克难输于各自行。世界一村同冷热，虎年期盼疫氛清。”

世相纷纭，旦夕祸福，我们能健康地活着，实在是幸运。故对待生命的最好态度，就是秒秒珍惜。曾有朋友和我讨论人生的意义，我说人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赋予的，你瞅准了某项事业某件事，觉得有意义，努力去做了，做到自己最好了，甚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份上了，这意义就发生了，甚至不小了。就说我吧，每天从早到晚，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益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我情以美抒、思以妙达、乐而忘忧、意味悠然……

（2022年3月1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收入《突破自我》，2022多伦多作家节作品集，诗情太平洋国际文学社2022年4月出版）



庞进，写作中 2020年5月10日

## 向 2022 挥挥手

2022 年在寒风呼啸中走去，2023 年在瑞雪纷飞中走来。主持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2022 年第 50 期的 Sam（展兴）先生，为本期的作品征文取名“朝花夕拾·时间囊 2022”，意在让大家将过去的一年中“对我们影响大、印象深”的信息及其“喜怒哀乐”收拾整理一番，装入这个“囊”中，以便未来的某一天开启、回味。这当然是一个好主意、好建议。

于是，我将自己 2022 年写作及与写作相关的事情回顾、梳理、统计了一下，大体上是这样的：增删、修订著作三部，撰、发论文六篇、散文随笔六十篇、诗词歌赋七十首（篇），写、发书法作品二百七十多幅，拍、发摄影作品四百多幅，受邀担任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我与文学征文”编委和“2023 高校春晚征文”编委，编审来稿十四篇。

这期间，可拿来说说的话题比较多，限于篇幅，只说三个。

2022 年下半年，我对从国内某出版社发来的《中华龙文化》书稿，做了仔细的三校工作。这部书策划、启动于五年前，分九章三大卷，近一百万字。在古今中外研究龙文化的著作中，此书具有集成、总结的意义，全面、厚重，且多有创新内容。书的作者有八位，都是龙文化研究领域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2022 年年内，我还对我已撰写成稿的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龙学》、一百五十多万字《中国龙文化史》做了第三次修订、增补。我研究龙文化已有三十六个年头，我的生命已融渗到这项研究之中。龙文化是与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强盛、走向世界密切相关的文化，我一直觉得，我研究龙文化，是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一分子，在为中华民族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对我而言，与文化研究相伴随的，是从少年时就养成的对文学创作的痴爱。在 2022 年创作的诗词歌赋中，《中国字赋》是我下大功夫写出的作品。我家藏有一本出版于 1915 年，父亲少年读书时用过的《学生字典》，书皮上有父亲 1994

年写下的四句话：“随身携带五十年，从中学字三五千。汉字卓越真灿烂，中华儿女记心间。”这本字典和父亲写的话，使我多年前就萌发了应该为中国字写点什么的念头。至2022年元月，《中国字赋》初稿写出。推敲、修改，反反复复无数次，在《光明日报》于2022年4月1日16版发表后，我还有修改和补充。《光明日报》是国家级文化大报，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光明网的读者有数亿之多，加上转载此赋的云南网、荆楚网、都市头条等地方大网的读者，保守估计，《中国字赋》至少已被几百万人阅读。如此大的阅读量，产生反响是自然的。有教学单位将其作为学生们的诵读文本，有雅好者请书法家将其书写后精致装裱悬挂于厅堂；网络上也有了“深受教益”“绝妙”“经典”“字赋第一人”等评价。对这些评价，我有清醒的认识，作诗曰：“赞乃鞭策，誉是鼓励。琼以瑶报，春风化雨。龙道阔远，奋鳞不已。”

散文随笔也是我写作的“重头戏”。几十年来，我都以“情之美抒，思之妙达”，即“用美妙精当的语言表达深情峻思”要求自己。2022年我撰写的散文随笔，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大多是通过网络媒体，尤其是“都市头条”面世。在“都市头条”文章阅读量的自动记录中，我所发的文章阅读量都过了万，两万三万者最多，超过四万的，有《龙的定位》《邓小平与龙》《城里娃与龙村娃》《屎与诗及超越界》《陕西文化名人因何出类拔萃》《我与“西安事变”故事》《屏声墨语祭英魂》等。其中《屏声墨语祭英魂》阅读量已接近十一万。这也就是说，我每写、发一篇诗文，至少会有上万人阅读，这当然是一种激励了，我常常提醒自己：当敬重写下的每一个字，精益求精，美美益美，尽心尽力地提供高质量的、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的作品。

（2022年12月2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挥笔跨年槛

就要跨过 2022 的门槛，迈入 2023 的时候，我在书案前坐下，打开墨盒，拿起毛笔，将雪白的宣纸展开。窗帘缝隙处，透入宅区人家门前装饰的灯彩虹光，亦能听到不知何处燃放烟花的噼啪声，家人在荧屏前观看的跨年晚会也进入到了鼎沸的倒计时阶段。

写点什么呢？我首先想到了两个字：安康。从 2020 年到 2022 年，三个年头了，七十多亿地球人，竟然被一个小得肉眼看不见的新冠病毒折腾得叫苦连天。多少人宅而不宁、躺而不平、行而难动、喊而嘶声，甚至哭而泪罄……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两位熟悉的作家重症而去。而我自己，也在参加一次文学界的集会时被病毒击中，尽管或因打过几次疫苗属于轻症，却也痛苦地品味了干咳、嗓疼、流涕、发热、失味，等等。于是，对已经到来的 2023 年，我最大的愿望，相信也是亲戚朋友们，乃至全体地球人类的最大愿望，就是平安健康。于是，大大地隶书两个字：“安康”。

当然，有了平安健康还不够，还应当尽可能地使自己、使家人快乐起来，因为，乐生才是人生，或者说，将苦难多多化为快乐多多才是我们所要的人生。于是，又行书四字“新年康乐”。“安康”“新年康乐”，意味着战胜疫情。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取得胜利，最大程度地减轻、减少伤痛和牺牲，就要团结合力、命运与共，于是，又写下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墨彩靛目，意犹未尽。想到国家领导人新年贺词中解释苏轼语“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时讲的“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句，拟联曰：“路远行将至，事难做可成”，饱墨以书。然后自赏再三，觉得这副联不错，也写好了。想那苏轼，一生跌宕起伏、颠沛流离，却总是以儒家的入世健为为本，以道家的超世逍遥、佛家的悟世通透为辅，知难而进，活泼泼地把自己活成了豪迈旷世的“千古绝唱”。如今当下眼目前，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东坡先生不就是一位好榜样吗？

东坡先生是诗文巨擘，也是书法大家。我也喜欢在诗文著述之余书写几笔。在真草隶篆行五大书体中，我尤其喜欢隶书和行书。从上小学时办黑板报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天都在写字、练字，算是有了些功夫。如今退休后时间富裕了，又有了可随时发表、交流的互联网平台，就想把字写得好些，好些，再好些。感谢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汉字，使我们可以书法为之。把汉字写好是一种快乐，这样的快乐让我感受到了幸福。

（2023年1月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路遠行將至  
事難做可成

壬寅歲末 廣道

## 《中国字赋》发表后

我家藏有一本出版于 1915 年的《学生字典》，是父亲少年读书时用过的，书皮上有父亲 1994 年写下的四句话：“随身携带五十年，从中学字三五千。汉字卓越真灿烂，中华儿女记心间。”这本字典和父亲写的话，使我多年前就萌发了应该为中国字写点什么的念头。这个念头于 2021 年冬天付诸实现。至今年元月，《中国字赋》初稿写出。推敲、修改，反反复复无数次，直到发表于光明日报 2022 年 4 月 1 日 16 版。光明日报是国家级文化大报，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光明网的读者有数亿之多，加上转载此赋的云南网、荆楚网等地方大网的读者，保守估计，《中国字赋》至少已被几百万人阅读。如此大的阅读量，肯定会有反响。有教学单位将其作为学生们的诵读文本；网络上也有了“深受教益”“绝妙”“经典”“字赋第一人”等评价。

对这些评价，我的反应和思考有三——

首先是感谢。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无论从创作者的角度看还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讲，都是一个审美的链环，如果只有创作者的叙事、状物、抒情、达思等等，没有接受者的品读、感知、悟解、联想等等，这个审美的链环就不算完整。于是，面对不仅花时间赏读，还给予美好评价的读者朋友，是需要真诚地道一声谢的。

其次是觉得过奖了，尤其是“字赋第一人”语。这倒不是我矫情或者故作谦虚，而是一种理性地审视。古往今来有一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无第二”，是说“武”有硬指标，武林中人武艺如何，擂台上切磋比试一番，胜就是胜，输就是输，强弱高下立马可见。“文无第一”，是说“文”无硬指标，文章写得再好的人，也不敢自夸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待同一篇文章，因艺术风格、欣赏角度、判断标准、时空条件等等的差异，往往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况且，就文章本身而言，即使已经面世，也往往还有可再升华、更完美的空间。

第三，可以作为鼓励和鞭策。

从鼓励的角度讲，人是社会性存在，人的前行动力，是内力和外力的结合。来自他人的鼓励就是一种外力。“虚心使人进步”不假，属于内力；“表扬使人进步”也是真的，属于外力。表扬鼓励为什么会使人进步呢？因为表扬鼓励含有人由努力追求真、善、美所构成和显现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肯定。只是被表扬鼓励者，头脑一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吨位斤两，不可几句好话就听得飘飘然起来。

从鞭策的角度讲，褒扬性话语可以作为一种追求的“高标”。对文学创作者，甚至任何领域的立志创造者而言，“绝妙”“经典”“第一”等等，都是不易达到的，却也是内心向往、孜孜以求的高标。有这样的高标，和没有这样的高标，效果是不一样的。高标在前，奋发踔厉，是有可能抵达的。即使最终达不到那个高标，你因体验、享受了奋斗的过程，心灵上也会有一种无悔此生的慰藉感。我们看古今中外那些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杰才硕彦，哪一个不是高标卓然、终生奋求呢？就说唐代那些诗人吧，卢延让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诗圣杜甫更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2022年4月2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中国字赋

作者：庞进 《光明日报》（2022年04月01日16版）

中国字赋(庞进光明日报2022年4月1日16版首发；增改再发)

热点

庞进 认证编辑 22-04-01 10:16 · 93286阅读 已关注

中国字赋（光明日报2022年4月1日16版）

原创 庞进 pangjin



中国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老话。就读书与财富、与爱情的关系而言，这些话你可以谓之不尽然，却不能断之为错。当然，在我看来，读书不仅有益于人的物质化生存，更能为人的精神化生存提供资源和营养，而精神化生存，正是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所在。我想，这或许是有“读书种子”之称、将学者与作家兼于一身的史飞翔举办读书会的初衷吧。读书好，读好书，让精神飞翔在高空。

庞进 2021年7月20日

## 让精神飞翔在高空

庞老师：夏安！方便的话，有劳您用硬笔，给本周末将成立的“史飞翔读书会”写几句鼓励的话吧。我会用公众号发布并在成立仪式上展示！谢谢您！——史飞翔 2021年7月19日

中国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老话，就读书与财富、与爱情的关系而言，这些话你可以谓之不尽然，却不能断之为错。当然，在我看来，读书不仅有益于人的物质化生存，更能为人的精神化生存提供资源和营养，而精神化生存，正是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所在。我想，这或许是有“读书种子”之称、将学者与作家兼于一身的史飞翔举办读书会的初衷吧。读书好，读好书，让精神飞翔在高空。——庞进 2021年7月20日

## 妙然

常在荧屏播展美好的筱萌，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幅书法作品和一段话：“行走在5月初夏的时光里，生活温馨如昔，岁月清欢依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许久未提笔了，故书之：妙在自然。”

我看到后有感，遂发帖曰：“与其说‘妙在自然’，不如说‘妙感自然’或‘感妙自然’。自然固然美妙，若无人感，或若人无感，自然之妙，便成枉然。”

之后，笔者的脑神经就围绕着人与自然这个问题兴奋起来。我想到了这么几点——

一，上述话语中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界，也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包括地球、日月及其它星辰在内的整个宇宙。“妙”的基本义有三：美好；精致；奇巧。说“妙在自然”，即是说自然界总是呈现出其天然的美好、精致和奇巧。比如任何一朵花，你只要仔细观察一番，就会发现那花梗、花托、花萼、花冠、花蕊等等，其形、其色、其姿，都与对称、平衡、整齐、对比、比例、虚实、主次、变幻、参差、节奏、鲜亮、娇艳、妩媚、多样统一等美妙的法则、状态相吻合。

二，包括我们在内的整个人类，都是自然的产物，也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说“妙在自然”，以及“妙感自然”“感妙自然”之“自然”，就既指我们身外的自然界，也指我们自身。自然界之“妙”，笔者上面已以花儿为例说明，我们自身之“妙”，其实也不亚于一朵花儿。比如我们这张脸，就长着能看的眼睛、能闻的鼻子、能听的耳朵、能吃饭说话的嘴巴，等等，一般来说，都搭配得符合形式美法则，各有其形、各在其位、各擅其能；而且，地球村有几十亿人，没有那两张脸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

一部分，且与自然一样，具有“妙”之性、“妙”之能：此当为人类“妙感自然”“感妙自然”之生理基础。

三，但是，显然，筱萌在说“妙在自然”的时候，意识上是把自身与自然界相分离了，是筱萌这个“我”在欣赏、评说“自然”。笔者在说“妙感自然”“感妙自然”的时候，意识上也是把自身与自然界相分离了，是笔者这个“我”在“妙感”自然、“感妙”自然。当人们将自身与自然界相分离后，自然界就变成了“他者”，成了人的审美对象。事实上，在古今中外人们对自然界的审美过程中，自然界对人而言，都是以“他者”、对象的身份出现的，是人将自己的情感、思想，赋予、灌注、嫁接到了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林泉、花鸟虫鱼等等之上。典型者如唐诗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杜甫老先生把自己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感”“别恨”，以至于“溅泪”“惊心”，赋予、灌注、嫁接到了花、鸟之上，也即，实际上不是花在“溅泪”、鸟在“惊心”，而是人在“溅泪”、在“惊心”。那么，杜甫老先生为何不直接写人在“溅泪”、在“惊心”而要借助于花、鸟呢？因为他是个艺术细胞发达的诗人，他要“妙感自然”，要把自己的感悟、情思，通过花、鸟表达出来，如此这般，才算审美、才更艺术。显然，审美艺术之窍、之妙，就在于人，与人之外的自然，即我们通常说的主观和客观，恰到好处地结合。

四，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笔者想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先生提出的“物自体”和“现象界”。“物自体”又称“自在之物”，指人类认识之外的、人类不可能认识的存在。“现象界”指人类所认识的存在。“物自体”是“现象界”的基础，“现象界”是对“物自体”的认识。“物自体”之部分一旦被人类认识，此部分“物自体”就脱离了“物自体”，变成了“现象界”。可以说，“物自体”变成“现象界”的过程，就是“妙在自然”“妙感自然”“感妙自然”的过程，即审美的过程。那么，为何会“妙”呢？浩茫的无限的宇宙充盈着“物自体”，“物自体”具有无限性，生活在宇宙中的人类，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渺小的存在，有限无论怎样努力，认识的都还是个有限，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认识无限。无限意味着、隐含着神秘、神奇、神妙。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具有了认识的器官，这些器官会产生认识的

欲望，欲望促使人们不断地去认识“物自体”，而当人们调动、运用认识的器官去认识“物自体”的时候，被认识的“物自体”在变成“现象界”的同时，就将其隐含的神秘、神奇、神妙彰显了出来，于是彰显出来的神秘、神奇、神妙，与认识者本身具备的“妙”之性、“妙”之能相结合，就“妙在自然”“妙感自然”“感妙自然”——“妙然”了。

（2021年5月1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屎与诗及超越界

贾浅浅写了几首与屎尿相关的诗，引起争议，网络媒体上吵得很热闹。

我查了一下，还真有“屎诗”这个词。“百度百科”解释说：“屎诗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是 shǐ shī，是指低劣的诗句。”并举清代翟灏《通俗编·艺术》引《唐诗纪事》说明：“顾著作况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得句云：‘驻马上山阿。’久不得属。顾云：‘风来屎气多。’秀才审知是况，惭惕而退。今嘲恶诗曰‘屎诗’，此其出典。”

笔者认为，将“屎诗”定义为“低劣的诗句”算不上确当。你可以认同顾况因“山阿”之“阿”音谐“屙屎”之“屙”，就判断“驻马上山阿”是“风来屎气多”的“低劣的诗句”，但你不能说涉及到“屎”的诗句全都是“低劣的诗句”。

比如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就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句。此句中的“矢”就同“屎”，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毛泽东主席还作有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写到了与屎同出一“门”的屁，曰：“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古代涉屎的诗句亦不乏其例。如唐代朱冲和的“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嘲张祜》），宋代梅尧臣的“雕檐画壁屎污遍，以及像塑头与肩”（《普净院佛阁上孤鹞》）、黄庭坚的“解嗤招觉老，担屎污心田”（《戏答宝胜甫长老颂》）、高公泗的“莎草墙垣沾燕屎，棘针篱落聚蚕沙”（《港口野步怀归》）等。

“净土”是佛教名词，其“净”，指的是“无五浊之垢染”（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可在一些佛教高僧的笔下，却多见“屎”及“尿”。如唐代寒山的“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诗三百三首》），宋代释了演的“鸣鼓集众升堂，岂容乱开臭口，而今无计可为，漫把屎肠抖擞”（《偈颂十一首其一》）、释普岩的“肝

肠铁作也须裂，骊屎如何比麝香”（《偈颂二十五首其一》）、释如净的“甚恶毒兮甚仇讎，屎尿腥臊汗血流”（《偈颂三十四首其一》）、释慧远的“平地撒屎撒尿，知它是真是假”（《禅人写师真请赞》）、释净昙的“莫来问我禅兼道，我是吃饭屙屎人”（《偈》）、释智愚的“拈花抛向屎坑中，火里红莲香拂拂”（《颂古一百首其一》），等等。

临济宗是佛教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景德传灯录·义玄禅师》载：“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五灯会元·卷第十一》：“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干屎橛。’”《五灯会元·卷第七》：“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于是，许多禅诗里都有了“干屎橛”，如释惟一的“不忘所嗜干屎橛，未忍轻抛栗棘蓬”（《小师惠林师孙法济请赞》）、释慧开的“干屎橛兮麻三斤，当阳拈出少知音”（《无量寿佛赞》）、释道川的“日面佛，干屎橛，八两半斤谁辨别”（《参玄歌》）、释慧远的“瞎堂也有三个诀，靠倒云门干屎橛”（《偈颂一百零二首其一》），等等。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诗句呢？南宋思想家朱熹一语点破：“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不落窠臼，不堕理路。”（《朱子语类·卷七》）也就是说，禅家认为，世间万物万象都是因缘幻化、刹那生灭、性空无常，故：把屎当屎即为执着；佛不异屎，屎不异佛；佛即是屎，屎即是佛；屎即屎非屎，佛即佛非佛。人的彻底开悟，便是超越了对屎、佛及世间万物外在名相的纠缠、执着。

综上，可见，写诗作文，不在乎你是否写到了屎尿，而在于你通过写屎尿，想表现什么、表达什么。艺术创作讲究的是“意境”。这“意境”，可简要地理解为“冶思炼情可审美的超越界”。于是，可以这样讲，包括屎尿屁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可入诗，而要判断其写得好不好、妙不妙，关键看作者是否写出了、达到了，读者是否看出了、品悟到了“冶思炼情可审美的超越界”。

（2022年8月2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贺彘蛇先生出诗集

彘蛇：老师，您好。有幸在文海中遇到知己，是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同为中国文化与诗歌爱好和推广者，我们亦师亦友。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和背景，但经常能在微信中联络，并时常拜读您的文字，感觉非常有缘，也获益匪浅。我的第一本中英文双语诗集《生命的底色》将会近期在北美以国际书号 ISBN 正式出版发行。出于您在过去对我的诗歌的认知和鼓励，诚意邀请您为我的诗集写几句祝贺语。如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这本诗集将会蓬荜生辉。期待你的贺词，也感恩文学路上我们有缘同行。如写祝贺词，请附上您的清晰近照一张，以及简短的个人简介（不超过 200 字）。会一同收录于书中。再次感谢您。此致，敬礼！

彘蛇（加拿大）《诗情太平洋国际文学社》社长与主编 《加拿大国际华人作家协会》社长

庞进：我诗故我在——贺彘蛇中英文双语诗集《生命的底色》出版发行

彘蛇：谢谢庞总。因为您的贺词会收录于书中，如果我提供这首主题诗歌给你参考，你是否可以多写几句呢？谢谢[抱拳][抱拳][抱拳]

附：《生命的底色》诗/译：彘蛇（加拿大） 伫立在十月深入骨髓的彷徨里/我深深地被远方某个深褐色所迷惑/那是一双看穿黑夜的眼睛/是多少人渴望却难以得到的琥珀/如果岁月本是一纸清白/我以真情呼唤一场大雪的降临/如果红尘早已纷扰了生命原有的色彩/还有谁留意到一颗流星的陨落？/我曾经是黑夜深处的蜉蝣/在冷冽和落寞之间揣测着幸福的模样/看不见远方璀璨的星空/在每一个不愿苏醒的晨曦里蹉跎/当心中拥有一束七彩霞光/尘世的万物就有了与生俱来的生命/如果日夜只有灰色陪伴/有多少道彩虹会与我们擦肩而过/我愿以最淳朴的一笔一划/为你勾绘出生命中最原始的底色/用所有层叠的金黄落叶/铺陈一条你我永不后悔的承诺/来吧/走入无尽的诗情里/这里有红的枫叶、绿的青山、紫的花卉、蓝的天际/还有，子夜里跌落凡间的星辰/在寒冷的冬夜里/燃烧着一



腔晶莹剔透的星火

The Colour of Life Poem/Translation: Shadow Snake(Canada) Standing deep with anxiety in October, I am baffled by the dark brown colour in the distance. Those are eyes that see through the night, It's the amber many people yearn to find its existence. If the time is like a piece of white paper, I call for a heavy snowfall with feelings of love on par. If the world has disturbed the original color of life, Who else can notice the falling of a shooting star. I was just an ephemera in the deep of the night, Speculate on happiness when cold and loneliness build up. Can't see the distant bright starry sky, Idling each morning that doesn't want to be waken up. When you have colorful glow in the hear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born with a life to comply. If there's only gray accompany you night and day, How many rainbows would have already passed us by. I'd like to draw with the simplest stroke, Paint for you using life's most primitive colours I can get. With all the layers of golden leaves, Make a promise that you and I will never regret. Come, walk into endless poetics, There's red leaves, green hills, purple flowers, and blue sky. And the stars that fall to earth at night, Burning a glittering and translucent light as sparks fly.

庞进：你以我身分拟写一个参考稿

彘蛇：我总不能自夸[捂脸][捂脸][捂脸]

庞进：彘，指有文采且趣味高雅。有文采且趣味高雅之蛇，已非一般蛇，而是龙蛇或蛇龙了。兴云化雨蛇龙翥，铸命为诗天地吟。——贺彘蛇中英文双语诗集《生命的底色》出版发行

彘蛇：好棒。感谢庞总！

(2022年3月9日至10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城市语言微诊

1. **度一纯？** 西安市莲湖区报恩寺街新落成的浮雕墙上，有“且向长安度一纯”句。句中“纯”为别字，应为“春”。——该是电脑打字，拼音输入之误。该诗句出自唐代诗人常建的《落第长安》：“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意思是：家园虽好我还要留在秦地，耻于作圣明时代的失意之人。回老家担心莺鸟花草的嘲笑，就暂且在长安度过一个春天吧。（2019年4月22日）

2. **胁政治安全……？** 近来，在西安市环城公园多见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牌。牌上一幅排在左上方第一位置的图，其说明文字为“胁政治安全……”这样的句子，看得人云里雾里。该是“威胁政治安全……”吧？“威”字去哪里了？这样的问题，稍稍细心一点就可避免。（2019年4月23日）

3. **锅盔大的像锅盖？** 这句话来自“陕西八大怪”中的‘锅盔像锅盖’。如果要表达锅盔大到了像锅盖的程度，就要用‘得’，而不能用‘的’。如果用‘的’，就是锅盔中大的像锅盖，小的不一定像锅盖了。而陕西人烙锅盔，一般都烙得大。如果烙小了，就不叫锅盔，而叫饅饅，或饼了。因此，准确的表达应是：锅盔大得像锅盖。这里牵涉到‘的’‘地’‘得’的使用问题。在现代汉语的句子中，‘的’通常做定语，用在名词前，如‘伟大的祖国’；‘地’通常做状语，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如‘他高兴地笑了’；‘得’通常做补语，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如‘她笑得像朵花一样’。”（2019年6月5日）

## 鸟不关羽张飞易

网上流行所谓“无数人读后拍案惊奇”的“中国最绝的一副对联”。推荐者称此联“上下联意境相通”，“上联讲人生困境，下联讲消解的法门，字面人物又两两相对，各有出典，可谓佳联”。其联曰：

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  
人活世上，要八戒更需悟空。

此联之佳，在于既嵌入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的四个人物名，又于“简单的语句中含有人生哲理”。

笔者仔细地品味此联，觉得内容确实不错。但从对联的格律来看，有两处可推敲：一是对联要求关键字平仄相对，而此联“恨关羽”和“要八戒”成了“仄平仄”对“仄平仄”；二是对联要求“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而此联中的“飞”和“空”都是平声。如此来看，此联虽然内容不错，但对得不算工稳。

如何对才工稳呢？笔者想了想，可以按如下来对：

鸟不关羽张飞易；  
人能悟空八戒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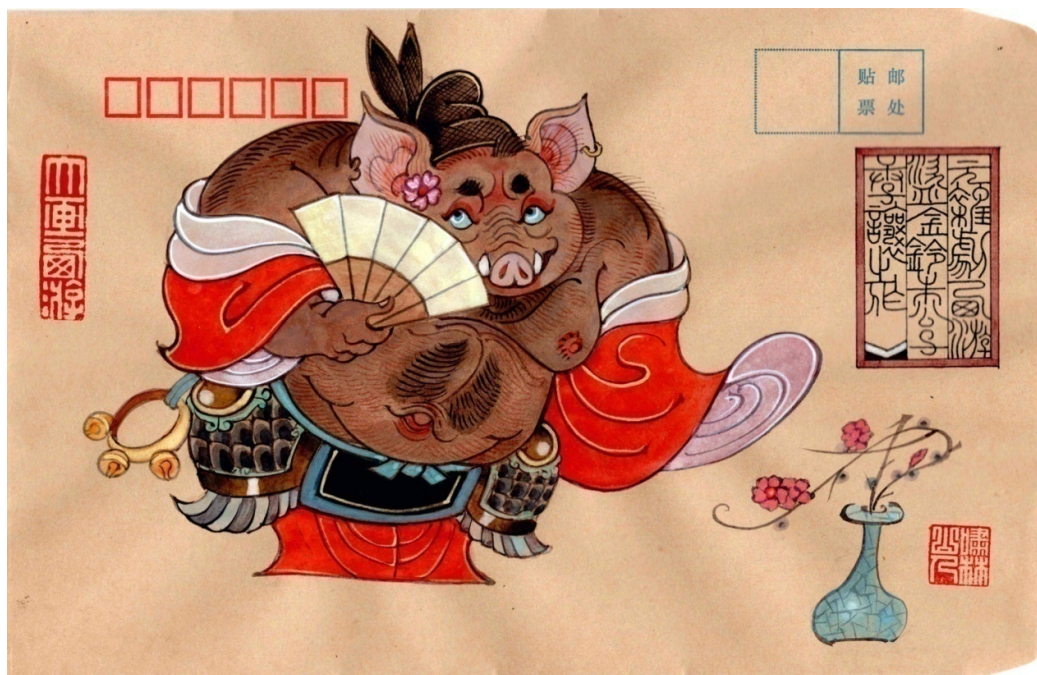
上联“鸟不关羽张飞易”的意思很明白：鸟儿若不将翅膀关闭，要飞翔就很容易；也即鸟儿若要高飞，就不能将自己的翅膀闭合。

下联“人能悟空八戒难”，是说人只要悟性不是太差，一般都程度不同地能够理解佛教讲的“空”，即理解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变幻不

定、了无实性的，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但要做到佛教要求的“八戒”，即“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即不戴花环，不涂香），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即过午不食）”，就比较难了。比如“戒杀生”，蚊子叮你了，你打不打？屋子里有蟑螂了，你除不除？走路总会踩到蚂蚁，你还走不走路？还有“戒饮酒”“戒着香华”“戒非时食”等，一般人也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对“悟性不是太差”的一般人而言，尽管你能“悟空”，但你若做不到“八戒”，你还是到达不了佛的境界。反过来说，一个人，若既能心灵上达到“悟空”，又能行为上做到“八戒”，那他差不多就成佛了。

从平仄相对来看，“鸟”对“人”、“不”对“能”、“关羽”对“悟空”、“张飞”对“八戒”、“易”对“难”，除“张”和“八”都是平声（人名不能改）外，其它都工稳。

（2021年5月10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月牙与琵琶

近来，一首名为《甘肃老家》（作词：杨玉鹏；作曲：印青；演唱：吕继宏等）的歌曲，让我听了一遍又一遍。

旋律之荡气回肠就不说了，只说歌词，那是整个的好。其中两句，我尤为喜欢：“想你的心瘦成了祁连的月牙”“心里的话说给了飞天的琵琶”。

我们想念一个人，是用脑子想的，但由于我们的祖先——中国古人，将“心”，即跳动在胸膛里的“心脏”误成了思维的器官，于是，在汉语语境中，“脑子想”就成了“心想”。脑子的形象不好描述，心脏的形象却是有模有样的。现实中，一般来说，有模有样的心脏是不会因为人之“想”而变胖或变瘦的，但在歌词中，却因为“想你”而“瘦”了；不但“瘦”了，还竟然“瘦”成了“祁连的月牙”。“祁连”即“祁连山脉”，因一部分位于甘肃境内而成为甘肃省的标识、象征之一。于是，“祁连的月牙”就与“甘肃老家”的题旨相吻合，全句因之而特别贴切、生动、形象——我每每听到此句时，脑子里就浮现出一弯月牙出现在巍峨壮观的祁连山上空的情景，那几分悠远、几分高妙、几分凄清的境况，真叫一个美！

世间唯有情难诉，人人似乎都有许多话不知说给谁、怎么说，或想说给某某人，却不能说。网上看到过一句“可惜故事太长，只有风听我讲”，不禁感慨系之。而在《甘肃老家》中，心里的话有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飞天的琵琶”。这个对象，堪称甘肃文化的标识——当然也是中华文化的殊胜。我每每听到这句歌词，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女神就似乎翩翩然来到了眼前，就似乎在欣赏舞剧《丝路花语》中优美的“反弹琵琶”造型。——那么好吧，就把那些“不知说给谁、怎么说，或想说给某某人，却不能说”的话，说给飞天——不，说给飞天弹奏的琵琶好了。

将两句歌词之好总结一下——

1. 形象美：祁连、月牙、飞天、琵琶，都是很美的形象。“想你的心”和“心

里的话”是形象与抽象的结合，也有美感，可审美。



2. 联系奇、贴：将“想你的心”与“祁连的月牙”相联系；将“心里的话”与“飞天的琵琶”相联系，既新奇，又与“甘肃老家”相贴切。

3. 用词妙。“想你的心瘦成了祁连的月牙”之“瘦”，用得特别妙。其效果，可与“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之“绿”，和“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春景》）之“闹”相媲美。

4. 意境隽永。基于上述，清新、幽远、美妙的意境就营造而出，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赏品不已。

（2020年11月2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刊于《西安日报》2022年5月25日）

## 答“瓦库”十二问

1. 您到过“瓦库”吗？

答：到过，作家孙见喜长篇小说《山匪》的一次研讨会就是在瓦库开的，我出席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

2. 听到“瓦库”这个名号或第一次到“瓦库”，有怎样的感受和认同呢？

答：觉得有创意，有特色。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常奔着去吃的，都是那些特色饭，比如西安的牛羊肉泡馍、兰州的牛肉拉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

3. 瓦是有历史的，并且传承脉络异常清晰，在您的理解里，瓦从何处来，又将向何方去呢？

答：从来处来，向去处去。

4. 您认为“城市精神”与“乡村情怀”矛盾吗？瓦在两者间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啊？

答：既矛盾又不矛盾，看你如何理解和调适。身居闹市，可以有田野情怀、农夫作派，比如辛勤劳作，节俭度日，常喝包谷糝，常吃搅团鱼，噙一个旱烟锅，穿一双老布鞋；僻处乡间，也可以有城市思维、寰宇视野，比如看电视、听广播，通过一根网线，与地球另一面的亲人视频聊天，向全世界发布自己对某某事件的看法。至于瓦嘛，好像还不能构成区分城乡的标志，比如现在，一抬眼，我就看到了窗外沿街的楼房顶上，就苦着绿色的琉璃瓦；而乡村，好多人家盖房子，都用楼板，不用瓦了。

5.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身无片瓦”“弄瓦之喜”“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等等等，关于瓦的成语或名句俯拾即是，在您心中，认同感最强的是哪个成语或名句（不局限于举出的几例）？其中有什么私结或因由吗？

答：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比较崇尚，但深知要做到是很难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瓦全”而活着。相比之下，“添砖加瓦”更可取些：用自



己的智慧和血汗，尽可能地多为社会进步做些好事。

6. 你所见闻的瓦库和心中的瓦库是否趋同？相向和相背的地方各是什么？

答：我心中原本没有瓦库，也就谈不上相向和相背。

7. 如果给您一整块时间，坐在瓦库的某个角落，您会做什么？

答：喝一杯清茶，想一些问题。或者带上笔记本电脑，打写一篇有关龙凤文化的文章。

8. 瓦库还原了一个相对纯粹的世界，在这里，怀旧和想象同在，它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呢？

答：我对瓦当上的纹饰比较感兴趣，尤其是龙凤纹。

9. 如果把您自己比如一片瓦？您愿意担承怎样的使命？

答：为家人遮风挡雨。

10. 当最后一条鱼被捕，当最后一条河干涸，当最后一棵树被伐，当最后一片瓦消失，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答：这个问题用不着回答，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了。

11. 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您的成长底背里，对瓦有着怎样的认知？

答：儿时，参与夜晚两个街巷之间的“开战”，被对方掷来的瓦片击中头部，鲜血直流，好在父母在医院工作，上了些药，很快就没事了。也曾用弹弓夹着瓦碴击中柳树上安眠的麻雀，看着麻雀落地抽搐几下死去的样子，心里一阵难受，从此再不玩弹弓了。也曾用小瓦碴与伙伴玩一种叫“狼吃娃”的游戏，瓦碴一般扮演“狼”的角色，三个；草棍扮演“娃”，十五根还是二十根，记不准了。

12. 作为一个瓦之库，它集结了许多不同地域、功用、风格的各式各样的瓦，这种集结意味着什么？

答：容合。“容合”这个词是我创用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容合是龙凤排在首位的精神。瓦库体现着龙凤的精神，是龙凤精神的物象化和艺术化。

（2010年7月11日于西安慧雨庐）

## 文学的力量——在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大家好！首先，对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表示祝贺！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当下，举办今天的线下聚会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要向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和各位参与者致意：祝福大家！

我是 2021 年 12 月才成为文学社一员的，入社后，通过参与征文和与社长原野（杨海军）先生及社友之间的交流，我有了两个比较深切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加拿大高校文学社的发起人、社长原野先生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人，他虽然是理科出身，但酷爱文学，不但自己勤奋写作，成就不凡，而且还有很强的号召、组织能力。国内人有句俗语：“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原野先生就是文学社这辆列车的出色的火车头。我说过，优秀的人才像散处四面八方的珍珠，如果有人能将这些珍珠捡串起来，就会成为一条条美丽的光彩夺目的项链。原野先生和他的协助者们就是串项链的人。

第二个感觉：加拿大高校文学社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社里有从事文学教学、研究、写作、编辑几十年的功力深厚的教授、专家、作家，也有一些出身理工科，但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才气横溢、出手不凡的文学爱好者。总之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而作品呢，则是“洪湖水浪打浪”，有声有响，精彩纷呈。

说了两个感觉，我还想就文学的力量再说几句。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的整个人类，只要在地球上存在，就要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人与神即人与超验四大关系。文学是我们把这四大关系处理好的桥梁和手段。

人与天：中国人常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把自然化人和人化自然结合在一起，打通、消弥天和人之之间的隔阂、分离。这样的工作只有用文学性的手段才能完成和实现。看山是山不一定是文学，看山不是山就是文学，然后再看山还是

山更是文学。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成为山，成为水，成为天上的云彩、地下的岩浆、林中的花鸟……成为宇宙间的一切。



人与人：通过文学，我们可以是总统，是乞丐，是美女，是帅哥，是李白，是麦当娜……我们可以和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一群人共患难、同欢乐。

人与己：文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将自己的内宇宙，即本我、自我、超我，审美化、艺术化、外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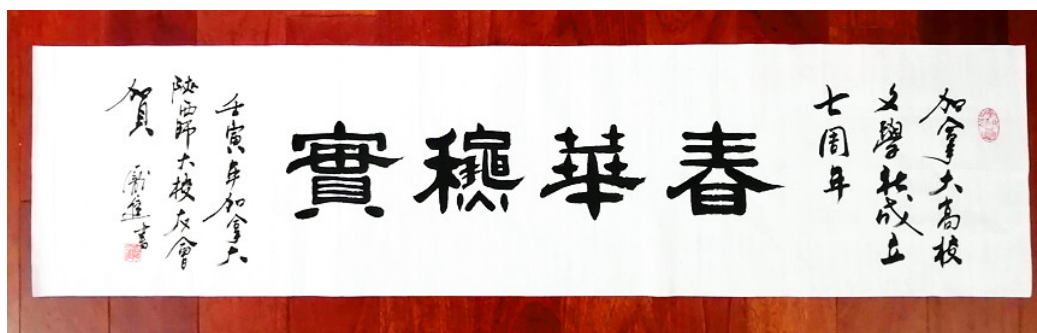
人与神：文学可以使我们与佛陀谈心、与耶稣对话、与神仙下棋、与祖先聊

家史，可以使我们成龙化凤，遨游超越界。

总之，自从我们与文学结缘，我们就成了文学，文学也成了我们。文学使我们活得丰富、优雅、快乐，使我们生命的天空广阔而璀璨。让我们与文学一起神奇、一起美妙、一起久恒。

再一次祝福各位！

（2022年10月15日下午，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庆祝会在多伦多万锦市成功举行。加拿大中国高校文化、文学、新闻界精英人士四十多人出席会议。张志立会长代表加拿大陕西师大校友会向会议赠送了由本人书写的条幅“春华秋实”。此文是本人在会上的发言）。



## 奖字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搞迎春联欢活动，社长原野先生事先微信我“能否为活动写几幅字让文友们抽奖”，我复一个“好”。

写什么内容呢？我想：这是文学社的活动，文学是离不开“悟”和“慧”的，甚至可以说文学就是“悟”和“慧”的艺术，那么就写“悟泉慧雨”吧——何况“慧雨”，还是我几十年来用得最多的笔名呢。对文学的功能，我有“与文学结缘，齐合天地自然，融渗社会斑斓，抒发美妙情思，成就人生璀璨”之说，这个也写一下。时遇新春，诗圣杜甫的《春夜喜雨》是大家多吟的，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何尝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好雨”呢，对，这个也写一幅。这三幅都用隶书写了，第四幅换一下风格，用行书吧。我想到文学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生活在海外的黄皮肤、黑头发、用汉语写作的“龙的传人”，我自己从事龙凤文化研究也已三十多年，而“龙言凤语”“龙跃凤鸣”“龙姿凤采”“龙飞凤舞”等，也是人们评说文学及相关艺术之美时常用的成语，于是，就写了“龙情凤韵”四个大字。



作为书法作品，字在宣纸上落成后，还讲究加盖印章，所谓“笔犁纸田，墨黑印红”。落款用姓名章是肯定的了。题头章我带到加拿大的有三枚：一枚长方小印“慧雨”，一枚圆形“神龙肖象”，一枚椭圆竖形“龙行天下”。这最后一枚是书法家、我的弟弟庞任隆，在我出国之前专门刻制的，上有中文篆字“龙行天下”和英文“THE LOONG WORLD”。我将三枚题头印郑重地分别掀盖在四幅作品上，然后在仔细地拍照、裁剪、显化后，发给了原野先生。原野先生以双双“大拇指”“玫瑰花”回应……

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的宋建军先生，楷书写得很好，也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若干幅作品，说是一周前就寄发了，可至活动当日还未收到。于是，我写的这几幅字就和其他奖品一起，被文友们“宝爱”有加了，以至于活动之后见于媒体新闻报道，用“点亮了抽奖环节”来形容，言“每一次号码的抽取和抽奖人的喊号声都激起一片欢呼声，热闹和谐……”其时，抽中奖的 Tim Ye 女士，就把“喜获庞进老师一幅墨宝”的消息“微”给了我，并把照片晒到了朋友圈里。事后，原野先生驱车前来，再次致谢，说“庞老师的字给文社的活动助力添彩了”。

有趣的是，我写了四幅，现场抽奖时却只有三幅，少了一幅。原野先生告诉我，“悟泉慧雨”被一位老师扣住了，说“这一幅给我留着，不参加抽奖”。我不禁莞尔——没想到一幅拙作竟被老先生喜欢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竟有点“俞伯牙”当年的感觉了……

（2023年2月2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有意思的奖

龙头节到来的日子，收到了加拿大高校文学社颁发的两个获奖证书：“征文出版编委奖”和“笔耕不辍奖”。

人活着吧，只要你行大道、结善缘，勤奋不懈地做好能做的、该做的事，就多多少少、大大小小地会获得一些奖项。这些奖项，一般也都与你的职业、爱好、努力的方向有关。比如我吧，做了几十年的报纸副刊编辑，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并兼任数个社会组织的创会负责人，因此，所获得的数十个奖项，就多是编辑奖、论文奖、文学作品奖，以及社会组织先进工作者奖等。这些奖项，在我前行的道路上，无疑是起到了鼓舞、激励、鞭策作用的。

于是，当崭新的获奖证书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便会心地，当然也是高兴地笑了。

先说“征文出版编委奖”吧。2022年下半年，加拿大高校文学社发起了“玉兔迎春·高校加缘”“我与文学”两个征文活动。既然是征文，就需要有人对情思内容各异、文字表达参差的来稿做把关、编辑、润色工作，文学社的领导可能是了解到我退休前是“高级编辑”，就邀请我做了这两个征文的“编委”之一，主要工作是阅、编来稿。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举重若轻的，也是乐而为之的。于是，我理解，当两本征文集大功告成、精彩面世之后，主持这两次征文的文学社的领导们，就想到了以颁发“征文出版编委奖”的方式，对编委们的“义务劳动”，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意。

在古今中外的评奖、颁奖史上，如果说“征文出版编委奖”可能会有类同者的话，“笔耕不辍奖”就应该是从未目见耳闻的创新了。“辍”的意思是“中止”“停止”，“不辍”就是“不停止”“持续不断”。且不说持续不断地工作着的农民、教师、医生、歌唱家等等，并不见有人给他们颁发“种地不辍奖”“教书不辍奖”“治病不辍奖”“歌唱不辍奖”等等，即使在文学写作领域，也从未见过有这样



的奖设立、评选、颁发。许多作家都是笔耕不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笔辍了吗？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贾平凹笔辍了吗？没有；那么，他们获得“笔耕不辍奖”了吗？没有。因此，我要为这个“笔耕不辍奖”的创意点赞！也为能获得这个奖而感到幸运！还有，我想说的是，对写作者而言，奖励有如被请吃，满汉全席有满汉全席的豪华和排场，羊肉泡馍有羊肉泡馍的风味和难忘。

数日前看《中华读书报》，已89岁高龄的“文坛劳模”王蒙对记者讲，他是“长袖善舞，多写不苦”。我对文学写作的几句片言，或可作为对这个“多写不苦”的一种理解。在我看来，人要活出生命的价值，就要“本质力量对象化”，即一定要通过某种介质，将自己的智慧、才华、能力释放、显示、奉献、增益于他人、社会，并得到他人、社会的回应——这也算是一种“来来往往”吧。而文学写作，就是一种很好的能够充分发挥作者和读者想象力，从而激活、焕发生命能量的介质。至于奖励，就是他人、社会，对写作从业者肯定性、鼓励性的回应和体现了。如此这般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我看来，完全是美妙、快乐的营生，它使我活得积极、充实、通透、有滋有味——何苦之有呢？

写到这里，一首《七绝·不辍》跃出脑海，权作本文的收尾，曰：“溪云垄月种植勤，厚土禾苗五谷馨。耒耜更新白发后，歌风唱雨续耕耘。”

（2023年2月2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点燃梦想 灿烂华章

## ——在“我的青春我的梦”全球征文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说到梦，我们会想到美国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他的这个梦，对美国黑人争取自由、人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被称为“中国梦”，这个梦当然更是特别了不起的强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世代所向往、所追求的幸福梦。

我们每个人都青春过，都有过梦。梦，梦想，甚至是我们活着、活下去的支撑和动力。这些梦，有的已变成了现实，有的正在变成现实，有的可能永远只是个梦。然而，这些梦，有缤纷的色彩、有多样的声响、有丰富的滋味。把这些色彩、声响、滋味，用生花妙笔写出来，就是文学，可以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文学；就是留住爱恋，留住理想，相伴日月，山高水长。

这里，我代表龙凤国际联合会，向这次征文活动致以诚挚的祝福，相信在著名企业家周建成先生和加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以原野社长为首的加拿大高校文学社精英团队的精心组织、运作下，在来自全球各地的作者、读者的积极参与下，这次征文活动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点燃梦想，灿烂华章！点燃梦想，福乐安康！

祝福各位！

（2023年5月28日于加拿大多伦多）

## 展示的话题

价值的本质是有用性，反映的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我们说某人、某物、某事有价值，实际上是在说某人、某物、某事对我们、对社会有用。这样的有用性或者说效用关系，只有通过展示才能实现。于是，有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价值是展示出来的有用性。

的确，价值是展示出来的有用性。我们说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鸟兽花木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多姿多彩地向我们人类展示出了各自的有用性。而活在人世间的我们，也只有将自己的有用性展示出来，我们才会感到活得有价值。如果我们的有用性展示得不充分、不理想，或没有得到展示，我们就会感到活得价值不大，或没有什么价值。哪一天我们不能够展示自己的有用性了，我们的生命价值也就终止了，该告别这个世界，“挥手从兹去”了。

放眼观之，目前在地球表面走来走去的七十多亿人，男女老幼、黄白棕黑，没有谁不在展示着自己的有用性，只是展示的方式、程度、效果不同而已。

对喜欢并从事写作的人而言，展示自己有用性的主要方式，是作品的发表。

如果将在广播上播出也算发表的话，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时间是在上高中时。那是1972年的某一天，十六岁的我将一篇作文投寄给了临潼县广播站。大约一周后，在饭堂吃晚饭时，头顶上的有线广播里播出了我的文章，我停下筷子，仰头看着那喇叭，一字一句地直听到播音员念完最后一个字。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卷印有广播站名号的方格格稿纸。这件事在同学们中引起了议论，我成了被羡慕的对象，自己也觉得蛮得意蛮受鼓励的。

上大学时，我的作品开始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记得第一次将作品装进信封，贴了邮票，投向立在学校大门口内的邮筒时，刚好遇见了一位同班同学，同学顺口问了句：“庞进给谁寄信啊？”我竟不敢说自己是来投稿，又不会说假话，于是嗫嗫嚅嚅，满脸通红。后来回味，第一次向报刊投稿的感觉竟然和第一次向

心爱的人寄情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之后，随着作品越写越多，发表也越来越多。粗略统计一下，从1979年至今，四十多年来，已发表散文随笔、小说、诗词歌赋、论文、评论等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著作三十四种。这三十四种著作中，二十四种属于出版单位约稿，十种属于经我主动联系才得以出版。期间的故事不少，限于篇幅，只说两件。

2000年年末，我写成了一部数十万字的研究凤凰文化的书。书稿转了几家出版社，都认为不错，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都担心经济效益问题。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跟我商量，能否先印一千册，不给稿费，投到市场上试一试。我说可以。但却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下文。这样又拖了一年多。2003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已躺在床上的我忽然想到了名扬天下的凤凰卫视。既然以凤凰为名，就不可能不关注凤凰文化。于是半夜爬起来，给刘长乐总裁打写了一封自荐信。我说，“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凤凰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如果能与凤凰卫视合作出一部关于凤凰文化的精品大书，于贵台，可说是顺理成章；于我，也将感到荣幸。当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相信会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欢迎。”第二天，也就是2004年元旦，我将信，连同两章样稿发了出去。刘长乐总裁不愧为传媒界的大手笔，慧眼独具，看了信、稿后，很快拍板。于是在凤凰卫视的资助下，经过一番运作，该书于2006年1月，以《凤图腾——关于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为名，由中国和平出版社隆重推出。面世后反响可以说特别的好，登上了几家书城的热销书排行榜，刘长乐先生将其作为礼品书赠予他所认识、交往的名流、政要。

2020年春天，退休后来加拿大与家人团聚的我，在网上偶尔看到气象出版社策划、出版“漫话中华民俗丛书”的信息。我想到了我十几年前就写成，却一直未能出版的《中华龙凤民俗》书稿。于是，通过网络查到该社的电话、邮箱等，主动联系，将该书的内容简介、目录、样稿等予以提供，言“若能够加盟贵社的丛书，对龙凤文化研究、对讲好中国故事、对弘扬民族精神等等，都是一件好事”“我以往出的研究龙凤文化的书，卖得都挺好，出版社多多少少都赚了钱”。气象出版社经过一番审察，接纳了这部书稿。之后，按出版社的要求，我对书稿内容进行了精选、修改和润色，出版社也投入精兵强将予以装帧、设计、编排，

使该书于 2021 年 1 月以鲜亮的面目上市。前些天我还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该书销售情况不错，不但在全国许多书店卖，还卖到了日本、北美和澳洲。

对主动联系，使自己的著作得以出版事，我曾用“功夫下在机会前”“好事青睐主动者”来总结。仔细想来，下功夫的实质是打造作品的“有用性”，打造到位的“有用性”遇到展示的机会，“脱颖而出”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将功夫下到位，即将“有用性”打造到位呢？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努力践行的，是两句话：“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做到自己的最好”相对容易些。比如写一篇诗文，我总是努力寻找并使用最恰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每一句、每一段都不轻易放过。“做到别人做不到”就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难度了。这一条，几十年来，我都在磨炼、提升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想到别人想不到、写到别人写不到”的能力。显然，只要你“做到别人做不到”，你的“有用性”的展示，也即你实现生命价值的航船，肯定会风帆饱满，破浪向前。

如今的世界已进入“全媒体”“融媒体”时代，任何一位能够上网的公民，逻辑上都有可能成为当今的“全媒体人”“融媒体人”，也即都可以同时空地将作者、摄影摄像师、编辑、出版人、发行者、受赏者等等兼融于一身。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命价值即有用性的展示而言，已前所未有的便捷化、低门槛化、全媒体化、融媒体化了。然而，展示的便捷性、低门槛性、全媒体性、融媒体性，还不能与有用性直接划等号，也即人们展示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高价值、好价值的东西。大浪淘沙、披沙沥金。我讲的“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两句话，没有过时。

（2022 年 8 月 15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显摆的世界

年少的时候，听到过这样的顺口溜：“戴手表的爱呼口号，戴眼镜的爱看书报，镶金牙的爱说爱笑，穿皮鞋的爱走街道。”说的是：人大都爱显摆自己所具有的，别人不具有或少具有的。朝深处想：这可能是人之为本性使然。因为只有展示，才能使自己的价值被他人、被社会所认知、所重视，从而获得多一些的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机会。用哲学语言来说，展示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摆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和方式。

观察现在互联网上的微信、抖音、公众号、朋友圈，等等，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在显摆或者说展示（英语称“show”，音译作“秀”）。写字的显摆字、画画的显摆画、唱歌的显摆歌喉，跳舞的显摆舞姿、拍照的显摆照片，作诗文的嘛，当然是显摆诗文喽！总之是好思想的显摆思想，好艺术的显摆艺术。不好思想、不好艺术者，多显摆所做所事、所闻所见。若是女士，颜值高、长相好些的，免不了要显摆一下脸蛋、身材；一般般的，就显摆儿女、饭菜、手工……画面如雨片飘洒、信息如蝗群喻飞：哈哈，这真是一个人人上网的时代、人人显摆的世界！

我六年前开始用智能手机，也微信、也显摆，目前加群近二百，朋友圈几千人。理论上讲，发个什么东西，不说被转发，直接的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观看。于是，我意识到，自媒体也是媒体，微信也是“信”。“信”者，人言也。人言就是人说的话——这里的“人”，当指符合正常人标准的、起码能守住伦常底线者。故《说文》释“信，诚也”，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古语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信”还关联着“信仰”“信念”“信义”“信守”“信任”“信用”“信心”……总之，既然是“信”，就不能小视、马虎，甚至亵玩、糟践。

于是，我对自己的包括微信在内的自媒体提出要求，总体上遵守、践行龙道信仰四个字：“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具体做，则“约法三章”：第一，坚持原创。尽量发自己

创作的，有感、有思、有趣、有新意的诗文、图像——这方面要向老前辈杜甫学习，精益求精，美以求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直到写到脑子钝得写不了为止；少量转发。第二，正能量。无论发自己的，还是转发别人的，都只发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尤其对自己的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和立场，要有清醒的认知、坚守。第三，克制。不多发，更不滥发。互联网不是跑马场，朋友圈不是宣泄台，更不是垃圾桶。

（2020年11月1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我述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命题，也是一句传世名言。笛卡尔这句话，“一刀见髓”地讲出了人之所以会成为人的根本原因是人能够思维。也就是说，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思维，人的思维，使人与人之外的所有动物区别开来。人之外的某些高级动物可能会有思维，但它不可能具有人的以理性为特征的思维。

对“我思故我在”作上述简要的理解后，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是思维，而没有将他思维的成果公布于世，那“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还有意义吗？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回答：有意义，但其意义是不完整的意义。言其“有意义”，是说我思维着，说明我活着；我想过了，说明我活过了。言“其意义是不完整的意义”，是说其意义只是对自我有意义，对社会则没有意义。就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吧，如果笛卡尔只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想了想，没有写进他的《谈谈方法》一书发表出来，那其意义就是不完整的意义。

可以说，笛卡尔能够成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开创者，一个重要因素是“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走出了笛卡尔的脑子，走向了社会。同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古中国的孔子，如果他们只是思维一番、想想而已，而没有将其思想的成果讲出来，或者讲是讲了，但其弟子没有将老师讲的话记录、整理、发表于世，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文明史里，还有被誉为圣哲的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名字吗？同样，莎士比亚、曹雪芹，他们若不把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写成剧本、小说发表出来，那后人还能看到《哈姆雷特》《红楼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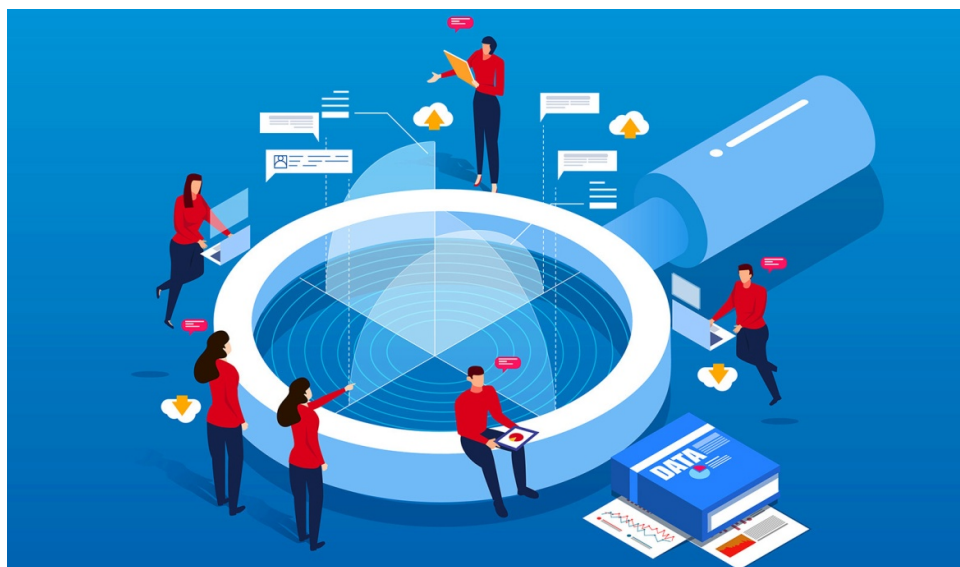
于是，跟随在“我思故我在”命题之后，还有一个“我述故我在”的命题。

“述”的本义是“讲话”“陈说”，具体有“叙述”“论述”“描述”“著述”等等。故“我述故我在”，可具体化为“我叙述故我在”“我论述故我在”“我描述故我在”“我著述故我在”。如果将“述”引申为“发表”“表演”等，那就还

可以说“我发表故我在”“我表演故我在”。或口语化为“我说故我在”“我写故我在”“我画故我在”“我唱故我在”“我演故我在”“我晒故我在”等等。“叙述”“论述”“描述”“著述”“发表”“表演”什么呢？“思维”成果也！

在“我思故我在”和“我述故我在”两个命题中，“思”和“述”是关键字。“思”是“述”的基础、内容、自我化，“述”是“思”的发展、形式、社会化。在当今这个媒体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既是思想者、作家、记者、影像拍摄者、演员，同时也是编辑、总编、导演、出版者、发布者，也即“述”已经大众化、便捷化了。于是，大浪淘沙，文明积淀的规律就对“述”的质量提出了要求，也即在海量涌现的“述”中，只有高质量、高价值者，才有可能有益于世且留传久远。而支撑高质量、高价值“述”的，是高质量、高价值的“思”。于是，我对自己，即“我思故我在”和“我述故我在”之我，提出了六个字的要求：精新思，美妙述。

（2022年4月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我的创作起步

## ——在安阳师范学院的演讲（节选）

我的创作生涯，正儿八经地算，是从上大学以后开始的。这之前，中学时代，喜欢语文课，作文也写得不错，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还在县内一些中学展览过，但那只能说是基本功的练习，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吃写作这碗饭。1977 年秋冬，参加高考，在填报的志愿里，我写有中文系，没有料到，录取我的，竟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走进校园后，在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课程的同时，我开始了对文学的关注，常常去听中文系的课，也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文学性的东西。

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叫《刻在心灵上的记忆》。这是一篇“伤痕文学”，以亲历的事件为蓝本，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写了“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冤案。我写得很认真，改了再改，然后郑重地抄在方格稿纸上。那阵子，系上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在宿舍楼道办了一个创作园地，我的这篇小说被作为第一期的“头条”贴了出去，七千多字哪，一大片子，有没有人耐着性子去看呢？还好，一贴出去，就有同学围着看，其中不乏满面春风的女同学，看着她们仔细欣赏的样子，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趁热打铁，我又以自己的工厂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第二篇小说《他与她》，由于写的是青年人的“爱情故事”，贴出去后，似乎比上一篇还受欢迎。接下来，我又写了第三篇《婚愁》。这是一篇“问题小说”，反映的是当时农村严重存在的买卖婚姻的问题。这次我没有朝出贴，而是投给了中文系办的《渭水》。这都是入校的第二学期，即 1978 年秋冬的事情。

1979 年 4 月，春暖花开的时候，《渭水》第二期出版了，《婚愁》被放在头条位置。拿到杂志后，看着自己的名字和作品第一回变成铅字，我竟有点不敢相信，双手竟莫名其妙地有点发抖。尽管《渭水》不是正式出版物，《婚愁》也不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品，但她们对我的意义是非常的，因为这是一个标志啊。当

对着散发着墨香的杂志的时候，当我把自己的变成宋体字的作品再读一遍的时候，当接受同学们的祝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决心：从此后，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这个叫“写作”的事业，不能分割了。

细想起来，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我做出这样的抉择。首先是外部的大气候：那时候，改革初起，创作界占潮头之先。《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一经问世，便全国轰动。让人觉得文学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辈子若能搞写作，也写出让世人争相传诵的作品，既释放了才华，又影响了社会，真是太伟大太光荣太美妙了！其次是内心的小认识：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茬人，是背着毛主席语录、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我们曾经崇拜毛泽东，也崇拜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伙人。如果说林彪事件，因年龄尚小，对心灵的刺激还不算太大的话，“四人帮”的倒台，刺激就很大了。今天还是革命家、理论家、伟大的旗手，明天就变成了大坏蛋、臭狗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看来，政治这玩意是险恶的！如此险恶的行当，不适合咱们这些心底善良的人去做。那么，做什么好呢？写作吧。尽管文学这个“花姑娘”，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这个“色狼”的纠缠，但她毕竟属于艺术的门类呀。

从此，纸和笔，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身边的电脑，成为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算一算，在这个行当里，已经扑腾了二十多个年头了，成绩嘛，当然有一些，算不上大，也谈不上多么突出。发表了六七百篇文章，出版了十几本电子书，加起来大概有四百多万字吧，还有幸获得了一个“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其间，也做过其他方面的尝试，比如经商，兼职办公司，能干，干得也还行，只是觉得意思不大，不干了；还有，进官场，谋个一官办职，有过想法，也做过努力，只是“浅尝”了一下，就“辄止”了。

人生苦短，若能做自己喜欢做、能够做的事情，就算是幸运了。这有点像男女婚配，如果搂在怀里的，不是你的所爱，那感觉，肯定是很乏味、很无奈、很糟糕的。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者。

《天地苍茫一根骨》发表于1999年，至今已被十多种选集收入；2005年成为北京海淀区高考模拟试题，至今该试题已被二十多个省市数百家教育单位使用。《中学语文园地（高中版）》2006年6期发表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天地苍茫一根骨〉赏析》一文，作者程鸣指出：“当代著名龙文化研究专家、作家

庞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有着透辟的认识和深刻的个人体验。在文化散文《天地苍茫一根骨》中，他用那枝朴素秀丽的笔，苍凉疏放地构画出司马迁这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民族文化悲剧的旷代雄才的苦倔的形象，含血带泪地倾诉了几千年来文化人的追念和求索。”如今“天地苍茫一根骨”已成一句广被引用的名言，《〈士兵突击〉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就引用了此语；而在 Google 的搜索框里，打上“天地苍茫一根骨”一语，会有五万多条信息。有网民还在互联网上以“天地苍茫一根骨”为上联征求下联，得到的下联有“乾坤惨淡数枝花”“山川惨淡千条心”“水火无情两行泪”“正气浩然万古存”等。

（2010年6月2日）



## 在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致谢辞

感谢西安文学研究会、感谢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感谢陕西金石书画院，感谢写来贺信的贾平凹先生，感谢到会的各位师长、朋友、同学！没有大家的策划、努力、辛苦、奉献，就没有这次会议。

我回忆了一下，从开始识字的七、八岁到现在六十岁，文学已陪伴我、滋养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开始是读别人写的作品，后来自己写作品兼读别人写的作品，觉得文学之与我，已像每天必须喝的水、吃的饭一样；也似乎像我身上的某个重要器官，比如心、肺、肝、胆、胃，竟是不能割弃的。前些日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的灵魂在肉体消散时，有可能被龙接纳、承载到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去。那么到那时，我的随龙飞翔到外空间的灵魂里，一定有我痴爱的文学。

我理解的文学，就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悟，生动、新美、精妙地写出来，自己看也让别人看。有人说文学是痛苦的，或既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我觉得文学基本上都是快乐的，即使有点痛苦，也是快乐的痛苦。当忽然来临的灵感被你抓住，变成新美精彩的语句时；当一篇诗文作品发出去，获得许多人点赞时，那感觉真是妙爽极了！

我既喜欢文学创作，也喜欢研究文化，尤其是龙凤文化。我觉得文学当然属于文化，或者说离不开文化；文化则是更广义的文学，或者说离不开文学。文学使文化喜闻乐见，文化使文学深刻隽永。文学创作偏重于形象思维但离不开抽象思维，文化研究偏重于抽象思维但离不开形象思维：二者互渗互补、相得益彰。只有形象、抽象两只翅膀都扇动起来，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才能飞举到高处。

今天大家的发言恳切、到位，多有褒扬、鼓励之辞，我将虔心地吸取、回味，以为继续前行的动力。

元旦即将来临，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7年1月29日于西安文理学院）

## 文学使生命星空璀璨

我与文学结缘，是在蒙昧初开的幼年时期。应该是识字以后的八岁左右吧，那天，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到镇街之外的村庄走亲戚，出门前从同学手中得到一本《董存瑞》，开本比一般小人书大一点，不厚，有插图，属于纪实文学吧。就捧着边走边看，看得津津有味，几次落在后面，让母亲反复催促。看完了，亲戚家也走到了。这是记忆中第一次阅读课外文学类书籍。

如果对生命历程的第一个十年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这个字对我来说就是“饿”。这个“饿”包括两个方面：吃不饱和能读到的书太少。那些年属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吃不饱的情况比较普遍。能读到的书太少的原因，大概是书出版得少，农村乡镇，买书、读书的人少，加上好些书都被封禁，不让看了。曾经在一个同学家看到一本没头没尾、毛了边的《说唐》，赶忙借来，趴到床上一夜看完。那本农村版的《艳阳天》，也是凑在煤油灯前——那年月经常停电，一口气读到下半夜，尤其对肖长春和焦淑红相爱的情节感兴趣，第二天早上，发现两个鼻孔全是黑的。

语文和数学是我喜欢的两门课。中考，我是全考区第一。上高中的第二年，临潼全县统考，我的语文和数学又拿了个第一，被树为典型，考卷和作文在全县各中学巡回展览，还出席了临潼县和渭南地区的教育系统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文学写作才能的发现也是在上高中时期。我写的作文，几乎每次都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那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观位于西安东郊灞桥洪庆的大地主“张百万”的故居，回来后要求写作文谈感受，我灵感涌动，竟然写出一首近一百行的长诗，这应当是我写的第一首诗歌，其中一句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凄风苦雨，送她离人间。”

那年月不仅书少，报刊杂志能看到的也不多。然而，大概是因在哪儿看到过的触动吧，远在大西北乡间一个中学上学的我，竟然自费订了一份上海的《解放



日报》。这报总是晚三四天才到，还常常缺份不全，但上面登的文章，尤其是副刊文章，雅而美，文学性强，我爱读。这期间，我给县广播站投了一回稿，大概一周后的某天。吃晚饭的时候，挂在饭堂梁柱上端的有线广播响了，我的文章被一字一句地播了出来。不少同学听到了，我也听到了。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如果算的话，当然也是第一次得到稿酬——十多天后，收到两卷方格格稿纸。

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刚恢复的高考。也许是下乡时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经历，志愿填报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我，竟被先行选录高分生的陕西师范大学录到了该校的政治教育系——工作后又到西北大学读取了文学硕士，这是后话了。政教系的主课是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我却不想丢掉痴爱的文学，甚至在入校不久就确立以文学写作为终身志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确立，原因大致有四：一是自小就爱文学。二是受当时文坛一篇小说就能造成全国轰动效果的感染。三是国家政治风云多变，感觉从事文学事业比从事“政教”风险相对小些。第四条比较私密：觉得自己长得不帅，在女生面前没有多少优势，文学创作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华，增加女孩子对自己的好感。

于是，就在学好本系课程的同时，一有机会就跑到中文系的教室里去听课，还尽量地多读中外古典名著、当代作家有影响的作品。寒窗四年，我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踩着午夜后月光星辉回到宿舍。入睡前，还要打着手电筒看一阵子。于是，很快，告别了一点五的视力，一头浓发也开始“挥手从兹去”。

苦读的同时，也开始练笔。那会儿没有互联网，每写成一篇小说，就一笔一划，誊抄得整整齐齐，主动递到同学们手中，请阅读提意见，或者贴在宿舍楼门厅过道的墙上让大家看。那时中文系的文学社团创办了一个名为《渭水》的刊物，我就投了一篇写下乡时见到的，关中农村青年娶妻难现象的名为《婚愁》的短篇小说，没想到竟被该刊作为第二期的头条发出，时在1979年4月。这是我的第一篇成为铅字的文学作品，其鼓舞性是很大的。这之后，我又给校外的报刊投稿，至毕业时，先后发表了十篇作品。

毕业时，本来已被分配到某学院任教的我，坚持让学校将我改分回临潼，只因该县文化局的文艺创作组可以接纳我。1982年到1983年，我又有十多篇作品面世，尤其是发表在省刊《延河》杂志上的《香火明灭》《皈依》两篇宗教题材

小说，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自己的文学功力，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于是，1984年春天，西安日报社扩版招揽人才，我便走上了副刊编辑的岗位。从此，日复日、年复年地阅读、修改、编发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等，和文学、文字亲亲密密，直到2017年春天离岗退休。退休前，2014年10月，获得了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2015年2月，获得了由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散文编辑奖”。

做编辑几十年，对汉语言文字的魅力有了深入骨髓的认知体验，也将自己的文学鉴赏力、文字表达力磨炼到了一个高度，还养成了敬重文字、从不马虎、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习惯。“为他人做嫁衣”之余，我当然也是踔厉发奋，笔耕不怠。粗略统计一下，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发表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著作三十多种。期间，1995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2年，散文集《灵树婆娑》，以“将峻思、妙悟、深情与精当优美的文笔相结合”的特色，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这当是我的文学事业的一个“高光时刻”，很受鼓舞；2006年，我当选代表，出席了在首都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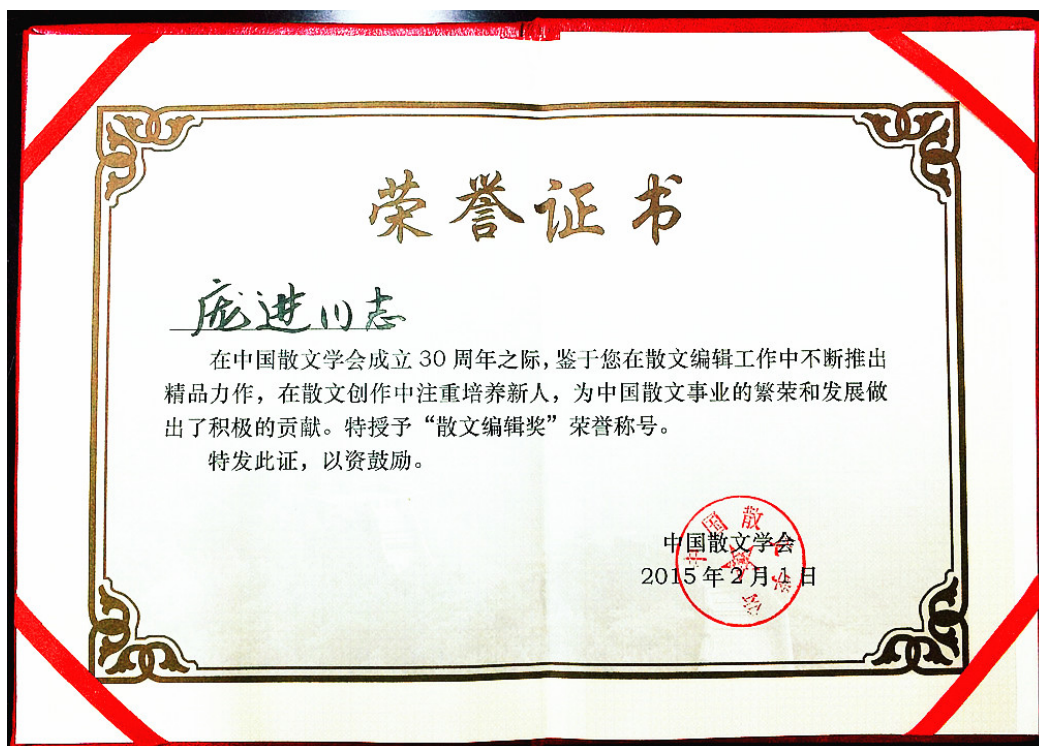
每个作家都会有代表作。我的著作代表作，是2008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七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西安出版社2011年更名为《秦人家事》再版），该著有“一部引人入胜的家族史”“开启了理解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新视域”“立体的家谱”“民间档案”“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之评。文章代表作有1999年发表于《都市》杂志的散文《天地苍茫一根骨》，该文有“作者深刻的思考、凝重的语言赋予了文章震撼人心的厚重感”之评，先后收入《当代散文精品1999》《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者作品选》等几十种选集，被全国各省区上万家教学单位用作阅读范文或中、高考练习试题。诗词歌赋代表作有2022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有“经典”“绝妙”之评的《中华字赋》等。

1988年（农历戊辰龙年）的一个机缘，我进入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三十多年来，撰文、著书，办网站，利用多种传媒宣讲、推广，以创建性、系统性、全面性、理论性、普及性相结合的特色，将此项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密切相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至高点，有了“从民族文化的深渊大海中‘淘腾’出一门学

问”“当代龙文化十杰”之誉。在我这里，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双轮滚动，互相促进，彼此渗透，相得益彰：文化研究使我的文学创作深刻隽永，文学创作使我的文化研究喜闻乐见。

写这儿，我想从人类面临和必须处理的人与天（自然界）、人与人（社会）、人与己（自身）、人与神（超越界）四大关系，简要地谈一下我认知的文学的功能。人与天，文学常把我变成翻滚的云、呼啸的风、奔流的河、斑驳的树、鸣啾的鸟……人与人，文学使我与贤哲讲道、与文豪谈诗、与英雄俊杰议论世界风云，与平民百姓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与己，文学使我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交朋友，使我心海踏浪、脑洞探险、在神经元的丛林里漫游……人与神，文学使我对话耶稣，觉悟佛陀，相会神仙，乘龙跨凤，翩翩飞升，溶入浩渺……总之，与文学结缘，我齐合天地自然，融渗社会斑斓，抒发美妙情思，成就人生璀璨。

（2022年12月作于加拿大枫华阁；收入《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成立七周年“我与文学”征文活动文集》，加拿大高校文学社2023年1月出版。）



# 食粮

《庞进文集》电子版面世后，有位网名“稻草人”的读者，按公布的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http://www.loongfeng.org)）网址，在下载了《庞进文集第六卷 慧雨灵树》后，大概有阅读纸质书的习惯，或觉得有收藏的必要吧，就自费印了出来。他把书样拍照了发给我，言“自己印了一本，拜读中”。

看到他发给我的书样，我有点欣慰。对作家而言，当然希望有人、有比较多的人，读自己写的书。但世界上的书已多到读不过来，而且，不读书，包括不读所谓的“名著”，也完全可以活下去。那么，人家凭什么要花费宝贵的时间，读你写的书呢？

两天后，他又将《庞进文集第四卷 云雀飞来》《庞进文集第五卷 大悟骊山》印了出来，亦将书样拍照了发给我，说“又印了两卷，真正的精神食粮”。

“食粮”一词，“百度汉语”的解释是：“1. 人吃的粮食。2. 比喻其他赖以生存或必不可少的东西。”“精神食粮”，“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让人觉得精神充实，不虚度时光的东西。”人既是生物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作为生物存在，人不能不吃粮食或其他赖以生存的食物，否则，人就会饿死。故可言“食粮是生物生命的营养”。作为精神存在，人也不能没有让精神得到充实的东西，否则，人的精神世界就会荒芜，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故可言“精神食粮是精神生命的营养”。

我下过乡，知道农民种食粮的辛苦，也记下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人勤地生宝”等农谚。我觉得，这些农谚也适合精神食粮的耕种。因此，看到来自读者的对我的著作“真正的精神食粮”的评价，我很受用，我觉得这七个字，会激励我到耕耘不动时为止。

（2023年8月2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 我说庞进散文

肖云儒

龙年、蛇年刚刚变幻过来的这个元宵节，几十个朋友相聚于一个精致而小巧的酒楼，像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滩的艺术家聚在一起那样，品茗、抽烟、谈文事，比之正式的会议室来，那是有情趣得多了。这次集中的话题是关于“朋友”丛书新出的一批散文集，共七种。我就其中庞进的《灵树婆娑》谈一些看法。

有几个因素构成庞进散文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且不能不左右他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视角，构成他构思、创作中的一种生命和艺术的动力，沉淀为他的散文特点。这几个因素也是庞进的几重社会角色和精神身份。

庞进是哲学学者。他大学学的就是哲学，毕业后在工作之余，写了大部头的专著《创造论》，以生命哲学（也包括生命审美）的高度，从发生论、过程论、特征论到认识论、方法论，论及了人类创造精神的方方面面。这部谈创造学的论著，本身便很有创造性。作为他散文写作的第一个背景，这使他的散文具有了与人相异的哲理感。

在关于“人妖”的描写中，他不但超越了一般旅游者的追异猎奇，而且超越了一些善思者感觉到的“人妖”命运的悲凉和社会的残酷，鞭辟入里地捕捉到，“人妖”以红色幽默的口气唱《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时，从生命深处穿越出一种

渴望健康和力量、美好和壮丽的期冀。他们在不得不堕落甚至甘于隋落中被发掘出了不甘堕落的一面。在《信仰之光》中对信仰的哲学的、心理的感受，在《回答》一组十来篇文章中，更是将他对人类创造力问题的思考作了审美化的种种表述，思想变成了情景、情境、情意，变成了叙述、描绘和感悟。他善于从生活现象、感情瞬间中发掘思维素材，用散文的笔调表达出来。

这表现了庞进散文写作的第一种能力，将哲理通俗化、大众化的能力，将精神沉淀为日常生活现象和家常话语的能力。

庞进又是民俗文化专家。这些年，他咬定我们民族的徽章和图腾——龙不放松，写了好几部逾百万字的著作，对中国龙进行了理论的、心理的、民俗的文化聚光。这是一项对民族文化、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上游和源头的考察、研究，是保护、开发民族文化源头之美的绿色工程。作为庞进散文写作的第二个背景，使他的文章具有特异的文化感觉和文化信息含量。

在《太平峪》和《净月》中，他能动用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来观照眼前的景物，景物便有了文化纵深，读者也便引发出历史人生记忆的种种联想。在对现在进行时的白描中，一旦渗透到历史文化和民俗心理层面，正在展开的生活画面便有了凝重悠长的底色。

当然，庞进还是一位报人，一位资深编辑。这是他的职业。这肯定构成了他散文写作的第三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以及他散文作品主要发表园地是报纸副刊，使他的散文和现时代同步，和老百姓交融，具有时代感和生活化的特色。他写的《奔赴》一组十几篇，以及《马师糊辣汤》《西安来了克林顿》等，切实而质朴，在记实的基础上，记游、记思、记感，陈事，抒情。

这中间，庞进表现出较强的白描能力。是学者而不作学问态，是作家而不作艺术态。他似乎只是在白描着自己经历过或身边发生的事物，却寄寓着文化思考、显示出感情倾向，江河俱下地挟带着时代的、心理的、文化的、思辨的信息。有时，如《西安来了克林顿》，还隐隐含纳着幽默和调侃。有时，如《马师糊辣汤》，又将白描与对话流水般揉在一起，使描述对象历历如在目前。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2月26日、《海口晚报》2001年7月30日。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

# 灵魂在理性的原野上寻觅

## ——评庞进散文的美学追求

常智奇

散文，是属于写性情的艺术样式，最不能虚掩作者的本性。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大众性的文化快餐——消闲娱乐性的写人记事；一种是学者性的精神炼狱——理性的沉思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庞进的散文，呈现着逼近后者的趋势。他喜于沉思，乐于精神性的追问。在他的散文集《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和《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中，漾溢出的是一种理性主牵情感、情感闪烁着理性思索的诗意光色。

《慧雨潇然》强调的是人类的智慧对整个天地间潇然润泽的思想。慧雨，是智慧、灵慧、聪慧、神意的写照。作着要把人性的慧能放飞在万里高天。把人性的慧根播洒在广袤的大地。他思考：命是什么：“命是一根游丝”，“只有做点什么事，把它缠住，这命才不至于过分飘忽”。他思考人是什么？“我们是人，不是猪”。在骊山老母神话中，他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存企盼和精神寄托；在爆炸的宇宙中，他焦虑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从石榴的意味中看到了“红火”与“多子”的人类学象征；从酱菜的闲话中，他引出：“中国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是不行的”等等。《灵树婆娑》强调的是人类的灵性顶雪冒霜，昂然挺立于苍茫的电闪雷鸣之中的胜利之姿。他心中的那棵灵树，“胚生于荒旱之时，发苗于荆棘之间，浇水、施肥、培土者少；脚踢、手折、刀扎者多”。他心中的慧雨，是“旱魔逞凶，田地龟裂，禾苗干枯待毙，一阵滂沱大雨降临，清凉、沛润”，是解人于危困之中的智慧之雨、仁爱之雨。在黄土高原的塞北采访，他在《沙蒿蒿》中见出了一种质朴无华，在艰难的环境下倔强生存的精神。一声“泪格蛋蛋掉在沙蒿蒿里——”使他怆然泪下。他写岑参赶考落第，写韩愈因谏迎佛骨遭贬，写韩非被陷害投进云阳大狱……



他写人生的苦难，他写人间的不幸，他写生命的坚毅和倔强，他写人格的挺拔与磅礴，他写精神的伟大，信仰的自由，灵魂的崇高。去加拿大，他参加了一次教会活动，就思考信仰在照亮人生途中的作用。“信仰实在是一种光啊，是一种能照亮心房、温暖灵魂、激活美好、激发真诚、带来喜乐的能量巨大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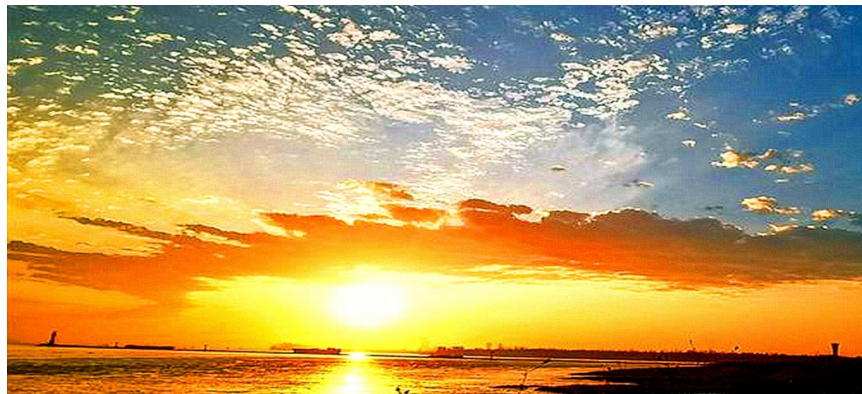
辋川寻古，面对“净月”，他思考文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方式。面对“大师”，他发出了《我们离大师有多远》的诘问：一个“淡泊”使许多人不易做到。作者剖析了“我们的天性不净、不纯、缺乏大慧根、大定力；我们好热闹，好让人说自己了不起”“我们有较多的欲求”，我们好虚荣。“虚的东西多了，实的东西肯定就少了”。是一种钢刀剜心式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在缅甸旅游，面对“人妖”表演，他沉思：“我们的肉体没有被阉割，我们可以为此而引吭，而弹冠，但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精神不被强暴、尊严不被践踏、权利不被剥夺、人格不被侮辱吗？”

这里，唱响的是一曲“天问式”的旋律，回荡着一股忧国忧民的悲剧情怀。

庞进先生是一位富于思考型的散文作家，他作品中跳动的理性，不是纯然的哲思，而是一种人生苦难体验的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激情。这是一种悲剧精神的艺术升华，是一种诗思与理性之思的情感凝定，是一种人性、人生价值思考的生活对象化的感性形式。他书写人生的苍凉，浇灌自己胸中的块垒，呼唤悲悯仁慈的大爱回归人间。

（刊于《百姓生活报》2001年6月12日、《汉中日报》2001年8月24日。

常智奇：著名评论家）



# 在庞进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方英文

一、庞进是陕西文学界、新闻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与他交往了三十多年，感觉是个温厚、细腻、严谨的学者型作家，在文学、新闻、文化几方面都颇有建树。

二、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庞进可以说对陕西文学做出了不可取代的，公认的贡献。陕西每一个有影响的作家，都由他编发过作品吧？对于他的编辑水准，众口有赞。媒体节奏快，紧张，因此很难有整块时间从事大部头文学创作，但庞进在散文、随笔、诗歌领域，还是写出了大量作品。他的散文创作，语言准确流畅，做到了“信、达、雅”。

三、庞进是作家向学者专家转型的成功范例。每一个人认识自我的优长，都需要一个过程。庞进先生中年以后忽然对龙凤文化产生了兴趣，四方搜集，八面研究，成果斐然，成为海内外有影响的，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龙凤文化专家。我觉得他的劳动与研究，与整个民族的复兴存在着暗合，因为中华民族被称为龙族，龙脉与国脉文脉，一荣三荣，一衰三衰。

四、我送庞进四个字：龙凤云霞，龙从云、凤若霞。正在给朋友儿子写婚礼字，所以给庞进也用了红纸，他快退休了吧？退休是喜事，拿红纸字祝贺好么。退休了可以更自由地干自己爱干的事；又不是领导，多数退休就无所适从了。文化是文化人的权，永不会丧失的。祝庞先生退休后，成就更大。

（2016年12月24日。方英文：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庞进：让西安晚报走向国门

他因西安晚报走上了文学之路，他在西安晚报成就了自己的作家、学者梦想。他每天穿梭在太阳庙门与四府街之间，埋头在稿纸与文字堆中勤奋地耕耘。在西安晚报的二十八年中，他首先是著名编辑，他参与编辑的副刊“曲江”“终南”以文化品位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可。他还是龙凤文化专家，努力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内外。他更是社会活动家，在他的联络和主持下，加拿大和美国的华文报纸上长期开设、出版《今日西安》专刊，使得西安晚报及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的名字走向海外，他就是西安晚报的高级编辑庞进。

### 敬业：从文学爱好者到资深编辑

在那个青涩年代，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庞进的第一篇随笔就发表在1981年3月5日的西安晚报副刊上，责任编辑是西安晚报副刊的创办人之一金江寒先生。当时庞进二十出头，还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看到自己文章变成了铅字，对一位文学青年来说可谓是很大的鼓舞。

之后，庞进就成了西安晚报的忠实作者。“那几年，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我的名字就会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出现。我的文稿，有通过邮局寄的，也有骑着自行车送到四府街报社文艺部的。金江寒先生、赵洪先生、米曦亭先生都当面指导过我，他们对工作的认真敬业、对后辈的热情扶持，深深地感动、影响了我。1982年元月，我毕业分配至临潼文化局写作组。邮局门前的阅报栏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上面有新到的西安晚报贴出来，隔些日子，想着该有自己的作品登出来了，走去一看，果然就看到了，心里那个热乎啊！”1984年西安晚报扩版，报社派赵洪先生和李敬寅先生到临潼考察庞进，因为出众的文学才能，庞进被借调到西安晚报文艺部工作了，后来正式办了调动。因为热爱文学，他便发挥所长长期编辑“曲江”“终南”副刊。

在文学风行一时的年代，西安晚报副刊是许多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阵地。耐心而不厌其烦地帮助、扶持文学新人和业余作者，修改、润色大量文稿，就是庞进二十八年来工作。在这片园地上，他辅导了不少文学新人，并牵线搭桥帮助他们出版作品。“有的作者提出让我帮其修改，然后将我的名字署在其名字前面出版。我说，给你提意见可以，帮你修改可以，修改后帮你联系出版社也可以，但署我名字不可以。编辑的天职是为他人做嫁衣，如果给人改了稿子就将自己的名字署上，这样的事情悖离职业道德，是做不得的！”

李秀山是西电绝缘材料厂的一位工人出身的业余作者，常给晚报写稿。他和庞进仅仅是编者和作者的普通关系，后来不幸患了癌症。庞进得知后立即带上礼品登门探望，为安慰这位勤奋的、已处于癌症晚期的作者，对他在重病中仍能坚持笔耕寄来的稿件，庞进总是非常看重，尽量编发。

### 钻研：从资深编辑到文化学者

在庞进看来，西安晚报这个平台至少有三个优势：一是开阔视野。报社是新闻媒体，信息量很大，在报社工作，不知不觉中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开阔你的视野，使你的参照系多维化、多样化。二是精炼文字。在报社工作，尤其做副刊编辑，几乎天天和文字打交道，修改他人作品的同时也是在提炼自己，时间长了，自己笔下的文字就会越来越精当。三是宣传给力。作为大众传媒，报纸具有新闻的快捷性和阅读的普及性。西安晚报发表个豆腐块，几十万人就看到了。

一次偶然的机，庞进踏进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经过钻研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在报社这些年，他陆续出版了龙凤文化著作十八种，他主编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已运行了十多年。他还受聘出任多家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文化顾问，担纲浙江、广东、广西、陕西、河南、海南、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龙凤文化项目的主题策划。2007年庞进被推举为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2011年8月，龙凤国际联合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成立，庞进被推举为主席。

庞进告诉记者，在报社工作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其中成立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的事情最难忘。2011年9月的一次聚会上，陕西报界的老领导任中南

先生向西安报社领导建议，说庞进的龙凤文化研究已成气候，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你们要成立报业传媒集团，何不将其收于旗下，这既是为中华文化做有益的事，也可以扩大集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揭牌后，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随即成立，庞进担任院长。他充满感激地说：“集团领导层的视野、胸怀和魄力让我感佩！”

## 开拓：让西安晚报走出国门

因为爱人和孩子远在加拿大，庞进有时会出国探亲，这期间他不忘宣传推广家乡的报纸。2009年，庞进在接受多伦多华人媒体采访谈中华龙凤文化时，联系到了当地的华文报纸加拿大商报。他与该报负责人商议，与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合作，将古都西安的美景、美食、美事等等介绍到加拿大。经过一番运作，《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出版了。这份专刊，是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与海外媒体合作在北美创办的第一个专刊。截至目前已出刊一百八十多期，发表了五十四万多字。加拿大的华人读者们从这个别样的窗口，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西安及陕西的资讯。尤其是大西北走出去的华人移民，更对《今日西安》专刊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接着，庞进又促成了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与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美洲商报社的合作，使《美洲商报·今日西安》专刊也于2012年8月成功开办。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学锋批示，认为“这是西安日报社扩大西安对外宣传的一个举措”。此事还引起时任中共西安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批示称：“做好西安的旅游、招商宣传，扩大影响”。

这两份远在海外的专刊，已在北美华人中产生了良好的、持久的影响。这不仅为西安在海外开设了两个“窗口”，起到了“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华人传送一个精彩鲜亮的西安”的宣传效果，更使西安晚报、西安日报成功地走出国门，走到北美广大华人的面前，为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借船出海”“借外报办报”的经验。庞进说：“研究龙凤文化，是为中华民族做件事；主编《今日西安》专刊，是为西安人民做件事。把两件事做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心怀中，常常因做这两件事而激荡着幸福感。”

（刊于《西安晚报》2012年11月12日。职茵：西安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 庞进的人格魅力

杜书文

庞进是《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副刊的高级编辑，我国著名的龙凤文化研究专家。缘于经常向该副刊写稿，和庞进有了较多的联系。在多年淡淡的交往中，让我对这位编辑的人品和文品产生了由衷的景仰。

我是一位普通作者，自从二十年前调进西安后，便和《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年年被聘为报社特约通讯员。除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外，也经常给副刊投稿。在副刊编辑们的真诚支持下，发表了不少稿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编辑就是庞进。他对我的最深印象是待人平和，没有架子，从不自视清高，让人完全没有拘束的感觉，很容易沟通和交流。他不仅具有睿智的编辑眼光和很高的处理稿件的水平，还很尊重作者及其劳动成果。对于作者的稿件，能用就说能用，不好用的就耐心说明原因。让作者心服口服。凡是他认为能用而有缺陷的稿子，总是打电话让作者修改，或请作者来报社当面指点。对认为能用而暂时不好上的稿子，从不乱扔，都妥善保存起来，等待机会安排发表。我也常发现，自己一些石沉大海的稿子隔了很长时间，突然又出现在报端。如我曾写过一篇《过宰牛市》的稿子，已经过了六年，总以为完全没有希望。一天，稿件却突然被发表了。这令我非常惊奇，立即给庞进打了电话，他说：“稿子写得不错，我一直放着，等待机会！”说明他对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非常珍惜的。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每次稿子发表后，都能及时地收到他寄来的样报。

听朋友们讲，《西安晚报》副刊每天来稿量很大。其中有不少是熟人、朋友，或名人名家的稿件，编辑们压力很大。有一天，我见到庞进说：“常给你寄稿，让你为难，很不好意思！”庞进笑了笑说：“为难啥？报纸就是发稿的，关键是要好稿子。编辑最高兴的是碰上好稿子。稿件质量不高，即便是名人名家也照样难上。我的编稿信条是‘看稿不看人’”。接着他耐心地向我谈了许多把握副刊

稿件特点的意见，他说：“报纸副刊品位较高，对稿件要求也高，报纸是反映时代新闻最快捷的方式之一，要求内容要新亮，面孔要亲切，形式要活泼，篇幅要精短，时效要快捷，要紧密贴近现实生活。”他还特别叮嘱我：“你现在写稿，需要的不是发得多，而是尽可能写得精粹一些，在文章内涵上开掘得再深一些。”在他的启发下，我尽量注意在生活中捕捉一些与现实紧密相扣的题材，经过加工提炼，在精细深透上下功夫。近半年来，我所写的几篇散文如《灾区的春天》《农民工》《溪儿湾的故事》《机杼声声》等均上了副刊头条，并被评为好稿，这里无疑也浸透了庞进的心血。

庞进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始终勤勉敬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总是以精选精编的态度对待每一篇稿件。他尤其很注重对业余作者的培养，经常热情、耐烦、负责地当面为作者改稿、提修改意见，甚至为其改写、重抄。一天，我送去一篇《洽川行》的散文稿子，他当即看了后说：“这稿子能用，但段落得调整，有些部分要删改。”于是，当即和我一起动手改了起来，花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满意为止。像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为了做好本身的编辑工作，常常把工作时间延伸至八小时以外及节假日。还经常到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为业余作者和初学者做辅导报告，讲解报纸副刊稿件的特色和写作要求。并多次为业余作者写序、写评，策划、出版丛书。2006年11月，庞进作为陕西省当选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悉，这是西安日报社的编采人员首次出席这样的文化盛会。

几年来，庞进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先后出版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灵树婆娑》《大悟骊山》等散文集，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其中《灵树婆娑》曾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他还出版了多部有独特见解的研究龙凤文化的论著。

作为一位资深编辑和有深远影响的学者和专家，庞进认识、结交国内外的学者和作家不少，社会活动也很广泛频繁，在西安文化界也算得上是一位有点身份的人物。但他却总是具有一种浓浓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结。李秀山是西电绝缘材料厂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普通业余作者，常给晚报日报副刊写稿。和庞进仅仅是编者和作者的普通关系，今年年初不幸患了癌症。庞进得知消息后，很是震惊，他





深知人到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精神安慰。于是立即带上礼品登门探望。对此，秀山感激地说：“庞老师，真没想到，你这样一位有影响的资深编辑、文化名人，还能在百忙中想到我这个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也许是为了安慰这位勤奋的、已处于癌症晚期的作者，对他在重病中仍能坚持笔耕寄来的稿件，庞进总是非常看重，能编发的尽量给予编发。李秀山去世后，庞进不仅编发了朋友为其写的悼念文章，还编发了他的遗作多篇。

在编辑生涯中，庞进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不浮躁、不张扬，埋头苦干，努力在新闻编辑岗位上干出点实事来。所以他不仅在百忙中默默勤奋地耕耘着，并在不断的创造中，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尤其是在当前物欲横流，对名与利趋之若鹜的年代，他没有去名利场上追逐那种浅薄浮华虚幻的东西，而是坚守其志，执着追求，以淡泊之心，老实地研究探讨着他所钟情的文化事业，拿出让社会和世人真正认可的东西，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人性和人生价值。

庞进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价值令人景仰，其人格魅力更令人赞叹！

（刊于《今传媒》2007年11月号。杜书文：作家）

# 业余作者心目中的庞进先生

郑义林

在业余爬格子的这些年，我同西安多家报刊打过交道，在遭遇酸辣苦涩之后，我的投稿锁定在了最讲诚信的《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因自己多写散文，便经常向副刊投稿。我最早认识的文学编辑是庞进先生。

那是 1999 年晚报副刊举办“香港回归征文”活动，主持人是庞进先生。我写了两篇稿子，先后寄给他，在文人们叹息“发稿难”的一片无奈声中，我的两个稿子却及时地刊发了。我寄稿的信封里只装稿件一篇，没有附寄多余的“稿外话”——肉麻的恭维，沾不上边的套近乎，炫耀自己是什么“会员”等等的。在我同庞先生互不相识的时候，庞先生对一个陌生作者的稿件如此厚爱，不但坚定了我写稿投稿的自信，同时也萌发了我拜望庞先生的奢望。

那是一个艳阳天，我去西安办完公事后顺便去报社，几经打问和周转走进副刊编辑部。我冒昧地怯怯地问：“哪位是庞先生？”办公室拐角一位中年男士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就是，请坐。”他同我热情握手，拉过一把椅子让我落座。庞先生的平易近人立时打消了我的拘谨，他的一脸慈祥更使我如暖阳入身。我掏出随身带的一篇“西安人”征文稿，庞先生看过后很是抱歉：“你的稿子写得不错，可惜征文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写别的稿子。”我试探着让他赐教作文之法，庞先生十分高兴，他以这次征文活动为例，说现在的稿件素材讲究新特奇，构思要独辟蹊径，文笔或泼辣或欢快或鲜活或灵动……我一向认为高深莫测的大报编辑竟屈尊下驾，向一名陌生的练笔人毫无保留地指点迷津，这让我受宠若惊。我说家里还有一篇散文稿《卖姜女》，庞先生说这个题材很新颖，你快寄来。编辑是大忙人，又是头一次见面，我不能太多的打扰他，庞先生送我至门口。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这次面见虽然短促，但对我后来的业余写作得益不少，以至于获得了四次征文奖。

我随后将写好的《姜情》《姜赋》《姜箭》《卖姜女》等先后寄给庞先生，都在《西安日报》副刊发表了。庞先生对我开玩笑说：“偌大个关中平原，似乎只你那个村子产生姜，写生姜成了你的专利！”两报没有寄样报的规定，但我的稿件每次见报后，庞先生都及时地寄来样报，他如此珍重业余作者的劳动成果，这又让我感动。

庞先生的大名印在了我心中。从那以后，我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常常留意他的大作以及介绍他为人文为史为学的各类文章，后来我又在新华书店见到了他的各种文集，特别是大本大本的关于龙文化研究的论著。我怀着崇敬之情掂量着拜读着庞先生数百万字的著述，让我真正认知了一位大写的编辑：他是一位文才出众著作颇丰的作家，更是一位学识渊博成果累累的专家学者，这让我庆幸又让我敬畏。我庆幸自己的稚嫩之作得到了一位大家的指点和赏识。而他的龙文化研究的权威性成果令我等学浅之辈敬畏三分。我甚至有点疚悔：他一个作家专家学者，同他打交道的自然都是文化名流，我一个无名小卒，给他寄稿是否有点冒昧和唐突。

但是，我心中无法抹去庞先生的热情和平易，我仍然给他寄稿，不过写稿时多了几分谨慎，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名人，不能因了稿件太多的瑕疵而浪费了他的金时。有时不得已打电话时，我都将要说的话浓缩成几句。可庞先生接上电话，仍是那般热情那般亲和，听不出丝毫的烦躁和讨厌。他说不要生分嘛，有啥事就拨电话，他还说作者写个稿子也不容易，打电话询问乃人之常理，作为编辑要设身处地，应该理解也应该答复，这是编辑起码的职业道德。

在我同众多编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深有感触：手中掌有“生杀大权”的编辑们，有时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给予作者鼓励也可能伤害了作者。而庞先生始终如一的热忱总是让我消除着顾虑，增加着自信，有时碰上一个好题材我便征询他的意见，他总是鼓励我：“好，你放开地写吧。”就这样，我又坚持给他投稿，几乎篇篇见报，还发了不少头题呢。

庞先生是一位做学问搞研究著书立说的大忙人，但他热爱编辑工作，甘为人作嫁衣，诚心培育文学新人。他审稿改稿，认真负责，思路严谨，文笔到位，能切肤般体悟出作者的心跳，更能道出作者表达不出的心声。例如，我的老堂兄是共和国的一位老功臣，当年空投“两弹”惊天地，如今默默无闻二十载。我将离

休后堂兄的百姓生活写成一篇纪实散文，标题拟为《堂兄》，但总觉得这个标题没有将文章“提起来”，有点太低调太平庸了，但又想不出一个更贴切的标题。庞先生接稿后，深思熟虑，将标题毅然改为《堂兄与“两弹一星”》，这一改可真改到我心上了：他将“惊天动地”和“默默无闻”两个画面对接，形成强烈的反差，既醒目又有份量。文章见报后，不但在家乡引起反响，还吸引了几家报刊派记者去采访堂兄。

庞先生经常编发我的稿子，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我遇见庞先生，邀请他中午吃顿饭顺便聊聊。庞先生连连摇头：“感谢你的好意，不必啦不必啦。编稿是我们应做的工作，以后多写好稿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有一次我曾冒昧的问庞先生：“听说现在的编辑，只用三种人的稿件——名人的熟人的大人物的。”庞先生一脸严肃，他说：“名家的稿件未必都‘名’，当然他们都是写作高手，不会轻易出次品；但山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有些好稿件就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编辑如果滥发‘人情稿’，将文字垃圾推上报纸，就砸了报纸的牌子，也毁了编辑的形象；不管是什么人，关键是把稿子写好。”这一席肺腑之言让我再次感受到庞先生高洁的职业操守。

我不敢恭维庞先生的学问，因为我太肤浅太幼嫩。但我常想：如今世道，权欲名利熏陶得一些人浮躁不安，总想弄出些响动以炫耀自己的不凡，而庞先生却耐得寂寞，潜心做他的学问。我偶尔提及这些话题，庞先生显得十分平静和淡然：“不管别人怎么去想，咱是个编报的，要好自己的工作，管好自己的言行。”

时至今日，我仍算不上庞先生的熟人。但他的操守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良知，总在感化着我。我虽然比他年长十岁（莫要见笑），我愿意虔诚地当他的小学生。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05年12月3日）

# 山高水长相对言

## ——答《西安之子网》主编张星利问

张星利

和庞进老师约见的时间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约在西安日报社四楼的办公室，因为SARS，单位的家属院都实行了严格的门禁制度。1点钟时刚过，庞进老师从家属院走了出来。我们相互打着招呼，夏日的阳光照射着，多年来庞进老师好像变化不大，仍是一副儒雅的气质，穿着灰色的短袖，从太阳下走来。

办公楼有人值班，我们上到了四楼，因为假日空调停开，办公室有点闷热，庞进老师打开了所有的窗户，然后搬了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的谈话随即开始。

张：《大悟骊山》是你的第四部散文集，比起上三本，你觉得这本怎么样？有没有听到过别人的意见？

庞：严格地讲，《大悟骊山》不是纯粹的散文集，而是散文和小说的合集，里面除收了四十八篇散文外，还收了三篇小说，一个中篇，两个短篇。不过，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写骊山的，或以骊山为素材的。我过去写过不少有关骊山的文章，前几个集子里也收过，但以一本书、十六七万字的篇幅，集中写一个地方，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当然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作家地理丛书”的策划、小说家姚鸿文先生，如果没有这个策划，出版社不出这套书，就不会有《大悟骊山》；即就是有这个策划，出这套书，他们不邀我来写，同样不会有《大悟骊山》。所谓“作家地理”，是说这套书不是一般的有关地理知识的读物，而是着重关照“作家个人精神构造中的地理”，它既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作家的精神游历之地，是作家眼中的“人文地理”。刘心武先生在《文学报》上评道，“我欣赏的是庞进所采用的完全个性化的叙述文本。彻底从

个体生命感悟出发，凸现主观真实，时有带棱带角的议论，文体介乎文化大散文与社会大杂文之间，而又一气呵成，如龙穿云，时而见首藏尾，倏忽摆尾掩身，最后则首尾呼应，全龙欢舞，令人读来兴味盎然，回味无穷。”李星先生在《文艺报》上评道，《大悟骊山》，“有文学家的激情，也有学者的严谨与透彻，还有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胸怀与视野。因此，他不是一般舞文弄墨者的语词游戏之笔，而是作家面对故乡土地、列祖列宗，才情心灵的一次大袒露。”作家“……游刃有余、心志从容，笔下张弛有致，能够将犀利的思想自然化入叙述和描写之中，表现出艺术和人格的别一种境界。”

张：你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你在书店看到你自己的书被别人买走的情景，自己的劳动被认可，的确是让人欣慰的事情。有人说，创作是一个劳动的过程，一个有欢乐、有痛苦的过程，是这样吗？

庞：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在钟楼书店，我眼见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架子上取下卖得只剩一本的《创造论》，前后翻看了一下，就去开票，交款，返过来拿书。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曾有瞬间的相遇，他注意到我在看他，心里可能想，这个人看我做什么？但见我再无其他表示，也就转身走了。当时，我是产生过叫住他的念头的，但犹疑了一下，还是没有吭声。说到这里，想到一位名家说的话，作家写作就像鸡下蛋，多下蛋，下好蛋，是鸡的本分，而人们呢，买的是蛋，未必非要看看下这蛋的鸡是什么样子不可。至于写作过程中的快乐，那就更多了，比如，前几日我写一篇有关数字化的文章，说到网上交易的方便，我写道，“坐在家里，手持鼠标，成千上万的买卖，嗑个瓜籽似的就OK了”。这“嗑个瓜籽似的”，就是忽然冒出来的比喻，感觉比较妙，于是就快乐。要问写作中有没有痛苦，当然有痛苦，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痛苦，想到了，也写出来了，但却因非文学的原因而不能见诸于世，也是一种痛苦，但更多的还是快乐，创造的快乐。

张：“读书，读好书；作文，作妙文，才能缠住我的这条命。”这是你在散文集《慧雨潇然》中的一句话。你从事写作已经二十四年了，两轮的属相过去了，今天再回头一望，有什么感触？

庞：我是1979年上大学期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的，那年是农历的羊年，今年又是一个羊年，转了两轮了。回溯走过的岁月，感触很多。人这一生，能干自

己喜欢干的事，就算是幸运了。我就有这种幸运感。还有下海经商，我也尝试过，办过公司，被人称呼过“庞总”“庞老板”，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才能，但后来我主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和当老板的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东奔西走、操心劳神的生活相比，我更喜欢清静、淡泊和平和，这是天性使然。所以，读书、写作和搞文化研究，对我而言，就是最佳选择。当然，我的这种选择，是以解决了生存问题为基础的，如果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不能养家糊口，我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状态。所以，说起来我还属于业余作者。在目前的中国，我觉得业余作者比专业作家好，没有压力——有压力也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不想写了也没人拿鞭子抽你。

张：很多人称你为学者型作家，你对这个称号或称呼满意吗？你更喜欢什么样的称呼？

庞：我对别人怎么称呼我不太在意，我觉得人活在世上，自己给自己定位，比别人怎么看自己更重要。给自己定位，大体上得有个目标，然后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在我走上文坛的时候，不说全国的状况，在陕西，已形成三个高峰，大体上可以以地域特色来划分，贾平凹代表着陕南聪灵秀逸派，路遥代表着陕北苍凉雄浑派，陈忠实代表着关中淳朴厚重派，而且他们都以写农村生活见长。我想，我不能跟着他们后面走，我得走出我的路子，这个路子，便是做学问和搞创作相结合的路子。这个路子，以前有人走，如鲁迅、郭沫若，当今也有人走，如季羡林、余秋雨，但在陕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走的人都很少。这条路子，相对于只做学问或只搞创作，难度要大一些，对素质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在大学读的是政教系，主课是哲学、经济学等，后来又读了文学的研究生，这便为我做学问打下了基础。做学问和搞创作有相同之处，这便是你得瞅准一个方向，然后下功夫。

张：现在你的龙文化研究事业进行得怎么样了？

庞：世纪之交恰逢庚辰龙年，龙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我初略地数了一下我的剪贴本，从1999年到2002年，我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龙文化的论文、随笔等近二百篇，还频频出镜、出声，接受电视台、电台的采访。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龙文化的魅力是长久的、全时态的，可以说，只要地球上有人，就会有丰富多彩的龙文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现象、价值体系、生活形态等等，都是多元的。面对多元，兼容的态度是最好的，它意味着，对人家好的东西，能吸取尽量吸取，不能吸取也允许人家存在，也和人家和睦相处。以这种精神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也很好，多看别人的长处，多学别人的长处，不用自己做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还有“与天和谐”——这里的天指的是自然界、自然力了，龙就是天的形象化，是先民畏天、敬天、悟天、追求与天和谐的产物。为什么会土地沙化、河流污染、山原光秃？为什么SARS等怪病会流行起来？主要原因，是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人的意念越来越狂妄，不再畏天、敬天，反而伤天、害天了。于是，天便要惩罚你、教育你。所以，龙身上所蕴藏的与天和谐的精神，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另一种途径是继续办好“中华龙文化”网站。我们的网站办了五个年头了，它不是大商场，是个专卖店，龙文化的专卖店。由于刊载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的原创文章，所以一直受欢迎，网上其他的有关龙文化的站点，多把我的文章拿过去。每天大约有几十人到几百人访问吧，不算多，但对一个专业的，没有花花绿绿抢眼内容的纯文化网站来说，就很不错了。访问者来自世界各地，东南亚、港澳台的人士比较多。我常在网上传复帖子，解答问题。上个月的十八号，台湾一位叫廖金文的教师发了一个帖子，称我为庞大师，说他从图书馆里借到一本《龙的习俗》，拜读后很仰慕，还想拜读我的其他龙著，但在好多书店都买不到。所以请我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回复他，说不敢称大师，一个龙文化的研究者而已。除答应将寄去他要的三种“龙书”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帮我购买两本《龙的习俗》的台湾版，因为这个台湾版，我至今还未见到。廖先生看到后，回复说书已买不到，但可以COPY给我。我再回复，说将全书COPY，比较费事，倒可以先将拙作的封面、封底、版权页、内容介绍、目录等扫录成文件，通过EMAIL先发一下。几天后，廖先生将我所要的发了过来——十几年前生的“孩子”，现在才得见其容颜，真让人感慨系之！记得我在去钟楼邮局给廖先生寄书的途中，曾忽来灵感，想出了这样几句诗：“黄河秦岭日月潭，万水千山结龙缘。期待天下大同日，喜泪纷飞告先贤。”那几天，中央台正在播电视剧《走向共和》，这首诗融进了观看时的感受。是的，龙文化的确是一个“缘”，它像一个纽带，能把天下的“龙的传人”，全都联系在一起。

张：很多人都希望别人评价自己，如果让你评价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

么样的人？还有，作为陕西作家群中的一员，你对陕西的几个大腕怎么看？

庞：人说“高帽子人人爱戴”，的确是这样，肯定的、赞赏的、褒扬的话，听起来就是顺耳，否定的、批评的、贬损的话听起来就是刺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评估。关中方言中有一个词叫“尺摸”，说“你尺摸着”，也就是让你把握好一个度，不要做过分的事，说过分的话。从干事的角度讲，我还算一个有信念、有智慧、有毅力，也能吃苦的人吧，尽管成绩不算很大。从做人的角度讲，有主见、有操守、有尊严、宽宏自律、温和沉稳，是我所追求的。我平时话语不多，不喜欢吹嘘张扬，也很少发脾气，多年前就有人说我像一尊佛，“头像大河落日圆，腰似弥勒粗且宽”，这当然是溢美、调侃之词了——那些年我比较胖，外形也似乎和佛菩萨接近些。其实，“金刚怒目”的情形也是有的，那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说到陕西的作家群，我觉得可以用“茬”来说，作家就像地里的韭菜，一茬一茬朝上长。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算第一茬，以柳青的成就最高。从年龄上讲，这茬作家是我的父辈，在历次运动中，他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们尊敬他们。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左”把他们害苦了。那可怕的，无时不讲、无处不有、无孔不入的“政治”，程度不同地奴化、萎化、异化了他们的灵魂，也制约，甚至扼杀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他们当年写的不少作品，现在已让人无法卒读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代表着第二茬。他们的年龄比我大若干岁，是我的兄长兼师友。这茬作家，赶上了改革开放和文化复兴的好时机。他们的对文坛造成轰动的重要作品都是八十年代后发表的。《人生》是路遥的高峰，《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稀释版。一个文学殉道者的精神是可贵、可嘉的，但不可学。为了一个百万字的东西把生命透支掉了，有点可惜。如果路遥能多活些年，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自从读书识字以来，文学类图书让我细读两遍者，是不多的，而《白鹿原》让我仔细地读了两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此书可堪两遍读？》，意思是判断一本书价值之大小，一个标准是看它能否吸引着你读两遍，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点经验。如果选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最佳长篇小说的话，我这一票会投给《白鹿原》。贾平凹的才情、勤奋和创作实绩，在当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相比于他的小说，我更喜欢他的散文。每篇文章，无论长短，你都能发现可以让你眼睛一亮的地方，所以，大凡平凹的文章，只要见到了，我都要读一遍。两年前，

我在《美文》上读到他的一句话，说“《怀念狼》引燃了一颗装满阴谋之药的炸弹而提前爆发”，我想他指的是“博士直谏陕西文坛”那件事吧。那件事我没有参与，但参与者我还都能说得上个熟悉，据我了解，好像并没有谁在蓄谋一场爆炸。今年，又在《美文》上读到了他的一段话，说“有一个人，我干什么他都写文章攻击，我浑身上下没有一样让他感到顺眼儿，好像跟我前世有仇一样……他肯定是把斧子丢了，老怀疑我是偷斧子的”。读到这段话时，我会意地笑了。我想，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除了平凹兄采取的这种态度外，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万物莫不有对呀，任何事物都有和它相对立的一面。对吃创作饭的作家而言，相对立的一面从暗处走到明处，未必不是好事情，起码可以让我们多一些参照吧。其实，你仔细想，人的最大的敌人不在身外，而在自身，在于自身的局限。地球是一个局限，生命是一个局限，人是一个局限，作家当然也是一个局限。以作家的聪明，按说是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的，但意识到局限和冲破局限还是两回事。打个比方，我们知道世界上某个地方比我们这个地方好，更适合人类生存，但要让你移民到那里去，你就未必去做了，因为要移民你得够人家的条件，得过语言关，还得有一笔钱，这就需要你费神吃苦了，而人总是好安逸的，斟酌一番，或碰几次壁，你就会选择放弃。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近来一直琢磨的一个命题：我是越来越相对主义了。我讲的相对主义，可以称作新相对主义或参照主义，因为它和哲学上过去讲的那个相对主义不一样。过去的相对主义，从把世上的一切都看成是相对的出发，推到最后，连客观世界都不承认了。我所讲的相对主义，只是说对事物的认识会因参照物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事，就看你怎么看了。比如，如果以过去的的生活为参照，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进步多了，文明多了；如果以地球为参照，人类的活动只能算是生命运动的一部分；如果以浩瀚无边的宇宙为参照，地球就只是数不清的星球中的一个，包括作家创作在内的，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显得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有了这样的参照观，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不会狂妄——觉得自己有多么多么的了不起了。

外面起风了，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走廊里依旧很安静，刚才喧闹的人已经走了。两个男人，一个年过“不惑”，一个临近“而立”，就这样相互注视着对方，听不见风声，听不见雨声，也听不见钟表声。桌上纸杯里的水已经没有了，

我们都已经喝了好几杯水了，毕竟，天热了，一天得喝好多水。

庞进老师说现在是他状态最好的阶段。前段时间，一朋友在家属院碰到他问：“SARS都快把人憋死了，哪也去不了，你怎么样啊，老庞？”庞老师笑着说：“我是老样子，看书，写作，编稿子，一切照旧。”

某报纸约庞进老师写一篇有关收藏方面的文章，庞老师在文章中写到：“河石出自山里，山是地脉的崛起，地呢，又是天的女儿，由此看来，悠悠苍天，才是最伟大、最永恒的收藏家哩！”

画家夜中会要出一个人像集子，请庞进老师去画像，结束后请庞老师在自画像上题字，庞老师写到：“既是我，又非我，我想着，我活着。”临走时，庞老师又写下几个字：“夜中会友，天快亮了。”他用直白、平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无尽的思考。

（刊于《灵岩》2003年第3期、“西安之子网”2005年6月14日）



## 《庞进文集第十卷·天地豁然》后记

本卷书稿的整理、修订，由2023年9月下旬开始，完成的时候已是10月上旬。虽然中秋节已过，该黄该红的树叶也都开始黄黄红红的了，但气温与往年同期相比，似乎还未凉到该到的度数。尤其这几天，简直还是夏末的光景，人们多穿单衣出门，门前路上走过的帅哥靓妹们，也多是T恤短裤。不过，据天气预报，再过两三天，气温会直降十几度；而到了10月的中下旬，就会与往年同期一样，雪花飘飘漫天舞了。

近年来，也许与过六奔七的年龄和不再熬夜有关，每天凌晨4点多就醒来了，躺在被窝里刷看一会儿手机，起床，洗脸，喂猫，5点左右就站在电脑前了。阅读，写作，到7点，打开“抖音”，一边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一边吃早餐。7点半左右，家猫就习惯性地喵喵叫着要出门“遛弯”了。于是，我随着猫咪来到户外。这时，西边天空往往还留存着半片白月，东边的朝旭已跃跃起身、辉光迸射了。脆鸣的鸟儿，机灵的松鼠，跳蹿的野兔……十几分钟后，路径上便有牵狗的男男女女出现，彼此打个招呼，就见近邻马来西亚人家的读大学的女儿匆匆地跑过马路，奔公交而去；而住斜对面的非洲裔女士也要开车去远处上班了。

大千世界的生命之轮，总是按照各自的方式滚动着，本人亦然且怡然。《庞进文集》已出到第十卷了，整个文集估计会出到二十卷或接近二十卷。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说到免费，有“书要买来看”的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看不用买的书”。想一想，不尽然。一是我们读过的书，既有花钱买来读的，也有借来读的，还有上网读的；二是即使买来的书，工具书之外，也有未必读或读一页几页，翻一翻，就不再读的。我的西安家中有若干个大书架几乎占了一面墙的书，有些书就是这

样的情况。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还是书的内容，是否与阅读者的需要相契合。读者若需要，就会寻着读、借着读、买来读，若不需要，你就是送给他，打开了摆在他眼前，他也未必读。

我公布《庞进文集》电子版可以免费下载后，有网友说“庞老师在做慈善”，我觉得这句话有抬举我的意思。我学习，研究，写作，发表，出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有意义且感到快乐，如果我的书让我之外的人也活得有点意义且感到快乐，那我就感到自己活得更意义更快乐。

（2023年10月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